

瀛
台
泣
血
記

(清)

德齡 著
秦瘦鵬 译

光緒帝畢生血淚史



瀛台泣血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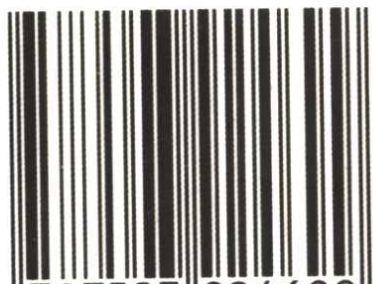
光绪帝毕生血泪史

德龄，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用英文创作的《清宫二年记》、《清末政局回忆录》、《御苑兰馨记》以及纪实文学作品《瀛台泣血记》、《御香缥缈录》等作品，被顾秋心、秦瘦鸥等人翻译成中文，流传到国内。

她的清廷题材英文作品，是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肇兴时期的特定产物，其最大的特色，是作者以亲历亲见的特定身份，向西方介绍了中国高层统治者现实生活的实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下了清宫生活珍贵的史料，这些作品至今仍拥有广大的读者。

《瀛台泣血记》比较详尽地记述了清朝光绪皇帝推行变法、力图振兴的一生。

ISBN 7-5039-2469-1



9 787503 924699 >

ISBN 7-5039-2469-1/1 · 1147

定价:18.00 元



台泣血记

(清) 德龄 著
秦瘦鸥 译

光绪帝毕生血泪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瀛台泣血记 / (清) 德龄著; 秦瘦鸥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1

ISBN 7-5039-2469-1

I. 瀛… II. ①德… ②秦… III. 纪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120972号

瀛台泣血记: 光绪帝毕生血泪史

著 者 (清) 德龄

译 述 秦瘦鸥

责任编辑 金 燕

封面设计 怀 一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5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书 号 ISBN 7-5039-2469-1/I·1147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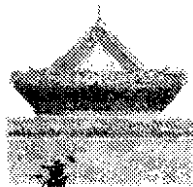
介绍原著者

秦瘦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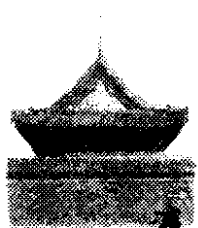
在三十岁以上的人的记忆里，“德龄公主”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吧？她曾经写过许多英文的作品，并且其中有一二本早已在二十多年前经人翻译出版；而当民国十六七年的时候，她也曾在祖国有过较长时间的逗留，甚至还在上海跟李时敏君伍爱莲女士等演过几天英文戏，地点是博物院路时代的兰心大戏院，所演的大概就是清宫秘史一类的剧本，由她自己扮演“大清国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西太后。

其实不但照中国的习惯，已经覆亡的一朝所颁给的种种头衔都得一律作废，从来没有再公开使用的；便是真要保留她在逊清一朝所取得的封号的话，也只应称为德龄郡主，因为她和她的妹妹容龄女士（封山寿郡主）都不是努尔哈赤的嫡裔，根本就没有晋封公主的可能。这一个错误是第一位译述她作品的先生所铸下的，他只草草地译出了Princess这一个字，并没有考虑到在中国还有公主郡主之分。其后德龄在上海演戏，广告里少不得要写她的大名，她也就落得“自高身份”的以公主自居了。

同时又因德龄原籍东三省（东三省人在前清是一概被称为满洲人而不算在中国人以内的），后来又嫁了一个美国人，并且所发表的著作全是英文，所以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已把她看得完全成了一个外国人了。其实她却是十足十足的中国人！她的大名“德龄”两字，也是和她的令兄令妹等排行的，所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



流
台
泣
血
记



宫二年记》译本上,把她的署名随便译作“德菱”,甚至改排重印后犹未校正,委实是极可异的。

德龄女士的父亲裕庚公爵,是满清的一位贵族,曾经做过驻欧各国的钦差大臣,可算是一位前辈外交家。他在英法两国逗留的时期很久,他的一家也随着他同客异域,所以德龄女士的兄弟姊妹早年都曾饱受西方教育——她的二哥勋龄是在法国读陆军的,长于摄影术;她的妹妹容龄女士英法文也都很好,嫁广东唐宝潮先生,七八年前曾经用英文写过一本历史小说《香妃》。我在译述《御香缥缈录》和《瀛台泣血记》这两部书的时候,因亡友唐云帆兄之介,很得到勋龄先生和容龄女士的帮助。——及至回国以后,经慈禧太后的赏识,便把她们姊妹两位一起召进宫去,象女官又象小辈的抚养着。她们在宫里大约住了两年光景,旋即离京南下(有人说她们是给西太后驱逐的,因为她们的母亲窃取了宫内的宝物,确否不可知)。她们在上海的交际场中也相当活跃,德龄便认识了美国驻沪领事馆中的副领事My·T.C.White,由恋爱而结婚;后来White君的职位更调,他们便一起回到美国去,不久更因White君的改充新闻记者,德龄也就跟着开始了她的著作生活。她的作品除《瀛台泣血记》、《御香缥缈录》以及一本较旧的《清宫二年记》之外,尚有《The Golden Phoenix》、《Kowtow》等六七部,都是以清末宫内的情形为题材的。平心静气地说:她的文字写得委实很流利,而她当年的宫廷生活更帮助她贮藏了不少珍贵的材料,虽不免偶尔也有歪曲事实,取悦读者的地方,尚不足为大病。

她和White君曾经生过一个男孩子,取名Thaddeus R·White,不幸在未成年前便死了,所以她在《御香缥缈录》的扉页上,曾题下“In louing memory of my son Thaddeus Raynond White”一句很伤心的献词。这个孩子去世后,他们夫妇俩的感情大受影响,甚至有许多人说他们已经离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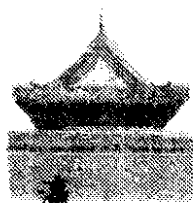
民国二十四年的秋天,她独自回中国来走了一次,其时《御香缥缈录》一书恰好在申报上连载完毕不久,我就凑她经过上海的时候,上华懋饭店去和她长谈了二三小时。那时候她已是一位将近五十岁的半老妇人了,衣饰当然全部洋化,见了人也尽可能地不讲中国话;在她心目中,美国已是她的祖国,中国反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了。记得我在送她上沪平通车的一天,曾经很率直地向她建议,希望她以后如有著作,最好介绍一些中国的新事物,不要让欧美的读者永远只知道中国有一位 Empress Dowager。前年起美国朝野热烈倡导援华运动,我在报纸上似乎也看到德龄女士参加“中国之夜”及“一碗饭运动”的消息。或许我们这一位老朋友对于祖国所持的观念已经改变了!

说也真巧,前年十月我到重庆,十一月初因朋友的一再邀约,加入《时事新报》,重度已间断达四年之久的夜生活,每夜自己发稿,与剪刀红墨水为伴。隔不到几天,一个晚上,正当我在分发第三次中央社电讯稿的时候,忽见一标题:“德龄公主撞车身死”。仔细一看,原来我这位老朋友在加拿大为汽车所撞,医治无效,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亡故。我便把这消息特地交给第一版编者,请他加个黑围框登出,虽然我自己也知道论新闻价值,这消息是不值得如此大做的。

第二天,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和我见面时,都特别提到这件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和德龄过去的友谊,想从我这里听到一些她的生平。后来我就写了一篇东西,给《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发表,内容和上文大致相同,因为我对她的认识也不过如是而已。

秦瘦鸥

一九四六年元旦改作



流
台
泣
血
记

作者原序

德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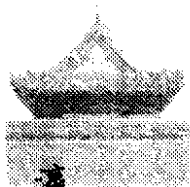
光绪,这一位中国历代最不幸的天子,这一位久已给人们怪冤苦地误认着的国王,当他诞生的时候,就带来了一串不祥的预兆。而他托身的所在,偏又是迷信力最深最强的所在。及至他长大以后,又给许多无可违抗的礼节和习惯紧紧地束住了,不让他有一些自由的机会。他的一生简直是无数互相连贯的悲剧。

我因为曾经留在清宫内给太后当过几年侍从女官,对于光绪的一切,幸得有较深的认识。同时,并得有最先的机会听到他自己所说的许多悲痛的故事,以及他打算革新国家政务的各项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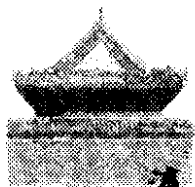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可以说只是一个私心敬慕光绪的人的意见。那么我何以会这样敬慕他呢?这是完全受了他那和蔼的态度,广博的知识和高超的见解所感动的。不过,我可以坚决地相信,假使光绪的政柄不因戊戌政变而被剥夺,那么中国在今日,必然还是一个很强盛的皇国。溥仪也决不能再去给日本人当傀儡,而各省连年不绝的内战也是决不会有的事。

这一位高贵的国君,在我的记忆中,实在不失为是一个肯尽心给民众谋福利的大人物。可惜中国历来传统着的那些不合理的法制的力量比他更强,硬生生地迫着他送命。这在中国的历史上,真是一个极大、极不幸的转变,而他自己却就做了这不幸的转变中的牺牲者。

如果我所构成的这一篇有关他毕生历史的故事,一经发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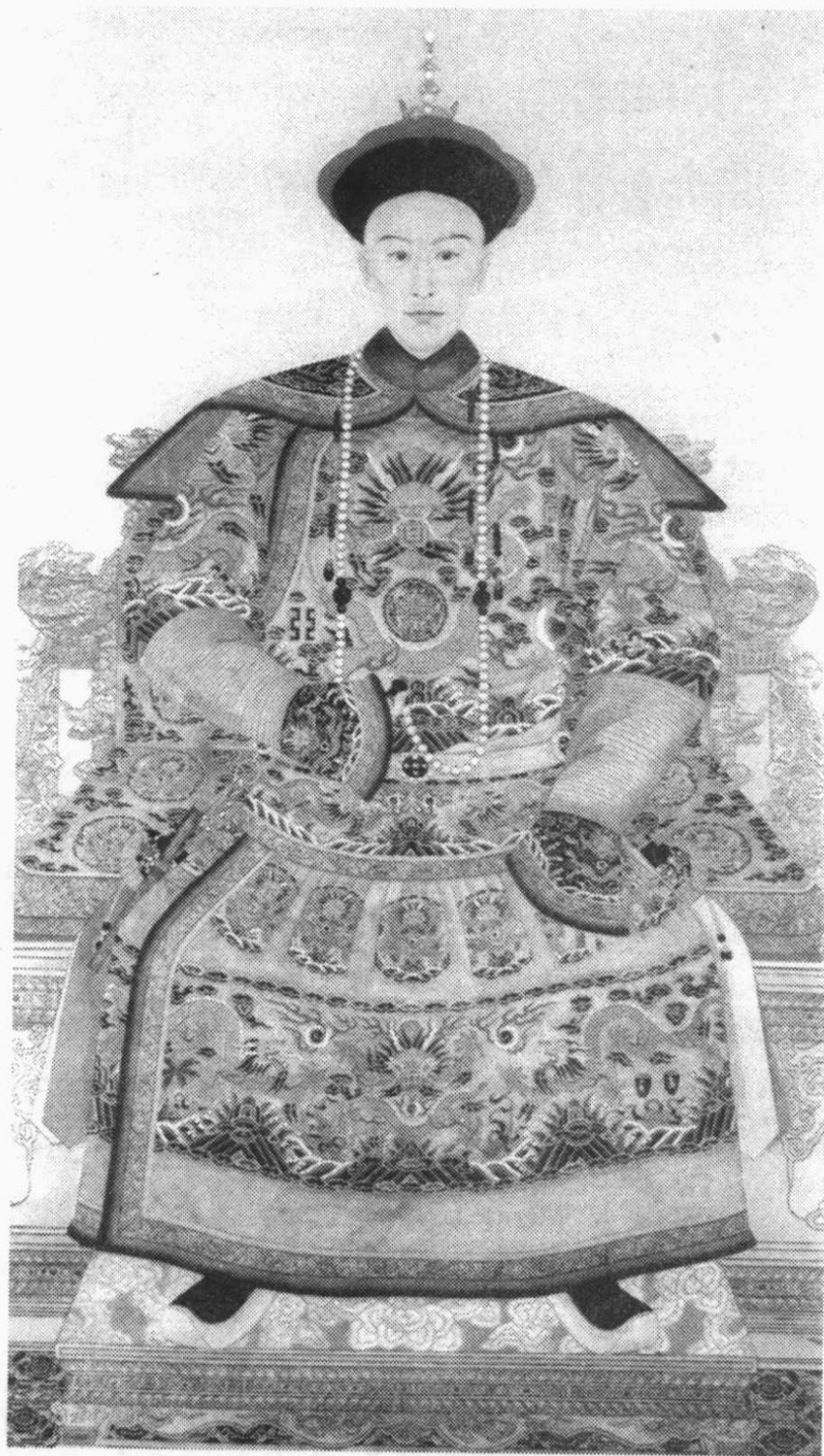
德龄
泣血
记



后,竟能把世界上一向对这位不幸的国君所持的种种误解,就此一扫而空,那我是一定要引为非常快慰的。因为惟有这样,才可以说公正的批判已给予了这一位良善可爱的大人物。

德龄

一九三五年七月



光绪帝朝服像



瀛台泣血记

目录

介绍原著者 秦瘦鸥……………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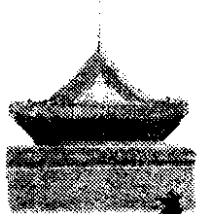
作者原序 德龄……………4

- 一 异兆……………1
- 二 刘铁口与张瞎子……………6
- 三 赐名……………16
- 四 乳母的选择……………21
- 五 三朝开眼……………25
- 六 四年最快乐的生活……………36
- 七 预言居然应验了……………42
- 八 万岁爷……………48
- 九 不吉的预兆……………61
- 十 皇上的日常生活……………74
- 一一 小朝廷……………90
- 一二 特种教育……………109
- 一三 不满意的配偶……………120
- 一四 李莲英……………135
- 一五 叶赫那拉……………151
- 一六 悲剧的序幕……………159



瀛台
泣血
记

2A 2 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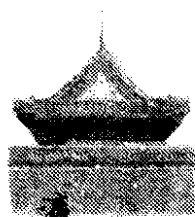
- 一七 同床异梦……………167
- 一八 光绪亲政……………184
- 一九 珍妃,可意的人儿……………194
- 二十 送子观音庙……………208
- 二一 醋海兴波……………220
- 二二 隐患的滋长……………237
- 二三 康有为……………246
- 二四 外侮频仍……………256
- 二五 建设新中国……………265
- 二六 最后之上谕……………274
- 二七 戊戌政变……………290
- 二八 幽囚中的一对情人……………303
- 二九 绝望中的希望……………312
- 三十 义和拳之乱……………323
- 三一 皇室出亡长安……………349
- 三二 结束他辛酸的一生……………357

一 异 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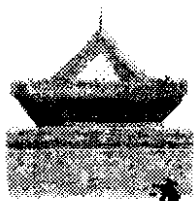
从迷信方面讲，在燃烧中的蜡烛上也是可以看到各种启示吉凶的预兆的。这时候，醇亲王前面的桌子上就有两支很粗的红烛烧着。醇亲王是咸丰皇上的亲兄弟，其时他正独坐在书房里守着漫漫的长夜，外面恰巧在下雨，粗大的雨点不住地打在屋子上，依着寻常的传说，有许多福神和邪鬼多半是会乘着雨势走进人家屋子来的，可是这个倒可以不必管。因为王府的门户是非常曲折的，而一切的神鬼都只能从直道中闯进来。所以无论是福神或是邪鬼，都是绝对走不进的。其实醇亲王这时根本也没有顾虑到这个。就是外面那样倾盆似的大雨，以及在廊檐下号啸着的大风，他也一概都不曾注意（按醇贤亲王府其时尚在北平西城太平湖。及光绪入继大统，改为祠庙，乃将府址迁于什刹海前海）。

他实在没有工夫注意它们。

他的一双眸子正牢牢地看定着他前面的两支红烛：一支在他左面，一支在他右面，一般都燃得很亮，他耐心等候着希望得到一个预兆。



瀛台泣血记



醇亲王的身材很高，也很瘦，相貌是纯粹属于雍容华贵的一派，衣服当然也很富丽，他正在守候他福晋的生产，他是非常敬爱着他的福晋的。今晚她是快要生产了，所以醇亲王特地坐着守候她生产的消息。不知道所生的究竟是一位哥儿——男孩子，还是一位格格——女孩子啊？当然，依他的心意，自然是希望生一个男孩子的。这在中国，差不多是个个父亲如此。当他在独坐守夜的时候，便留心瞧着那红烛上的烛煤，打算卜出一个预兆来，以定那将生的孩子的命运。

在从前，一切蜡烛的烛芯，都是用一种质地很坚韧的纱线做的，当一路在燃着的时候，烛油虽渐渐倾泻下来，但那烛芯却决不跟着燃掉，总是留着一段墨黑的长长的烛煤，那些当值的便得不时走过来，用烛剪把烛煤夹断，丢在旁边安放着的碗里，这样便不致再会有一阵难闻的臭气留在屋子里了。

醇亲王很小心地亲自用烛剪夹下了两段黑油油的烛煤来，分别丢在两个小碗里，他留心瞧着那第一段烛煤丢下了水去。但这一段东西却一下水便沉下去了，水面上并不曾现出什么踪迹来，于是醇亲王便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还好，那第二截烛煤却并不沉得那么快，使他顿时觉得很兴奋，全神贯注地瞧着。当那烛煤才到水面上时，因为有一部分还在燃烧中的缘故，先就腾起了一阵黑烟，幸而这书房实在是太高大了，那么一缕黑烟，不消半点钟便完全消失了。黑烟消失之后，那烛煤本身也就在清水里渐渐涨大了。醇亲王便分外注意地瞧着，看它究竟会涨出一个什么花儿来？实际上，其时他不仅只是在看，一面还在深深地思索着呢！他要把眼前所见的这一截黑色的东西想象出一个名目来，以便在他的孩子出生以后就去告诉那些星相家，让他们好给他详解。

他看了一回，便悄悄地自语道：

“啊！这样子不象我在出猎时所见到的那些长在松树上的木菌吗？”

突然，他的眼睛张得很大了，透着一种又惊又疑的神气，而且似乎还带着几许恐惧的成分。原来他所注视着的那一截烛煤，忽而在水面上爆开了，分成无数的黑色的小点，布满了一碗，然后逐一慢慢地沉下去。

啊！这该是怎样一个奇异的预兆啊？醇亲王差不多要立刻差人去传唤那些星相家了，但他终于竭力忍耐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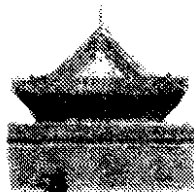
他独自静悄悄地一直坐下去，不语也不动。当他的下人们踮起了足尖，轻轻地走进来时，他也没有惊觉。直至他们走到了他的面前来，他才知道是有人进来了。他们都用着一种极度关心的神气仰望着他，一个捧着几件茶具，一个站在旁边准备给他们的王爷上茶。可是醇亲王不但不想喝茶，而且还非常讨厌他们。他几乎要想把他们一腿踢出去。但他的本性原不是怎样暴躁的，因此依旧又忍住了，让他们恭恭敬敬地给他端正了茶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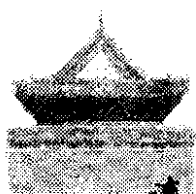
一个下人便在旁边捧起那把茶壶来，替他满满斟上一杯。

然而醇亲王的心思却决不在茶上，他尽是思量着方才那一截突然爆裂的烛煤。当他喝过了一口茶之后，他立即挥挥手把那两个下人打发了出去，他愿意独自静坐着，再继续再深深地思索。

这所书房上面的椽子和横梁全都雕着许多金碧辉煌的彩饰，如龙凤文藻之类。因为醇亲王也是天皇贵胄，又是才升遐的咸丰皇上的同胞兄弟，所以他这王府的建筑大部分都和宫内相仿。屋子里所有的陈设，自然也是异常的富丽。可是这一切华贵的点缀，现在已象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光彩，在醇亲王的眼帘上只象许多模糊的黑影，他正全神贯注地想念着他的福晋。就是此刻在内院里待产的那位贵妇人。

他竭力想幻象出那所卧房的内景来。那时候，他仿佛还听到他





爱妻因忍痛不住而发出的哭声，并且他似乎还见到她那可爱的庞儿，为了肚子里一阵阵的疼痛而扭着挨着。想到这个境界，他的汗珠便在他的前额上和两颊上淌下来了。他的眸子不住地张大，现出很苦楚的神气，倒象他自己也直接感到了那生产时的痛苦。

外面的大雨，兀是在不停地下着，雨声掩过了一切的声息，使他和相距不远的内院象隔成了两处不相连的房屋一样。他同时更怀疑那些报信的人们因为怕走过天井时要给雨打湿他们的衣服的缘故，所以大家都偷懒着不来了。可是时间一分一刻地过去，不知不觉已过了许多时候，仍然不见有人报什么信来，他一颗吊起着的心也就放了下去。他知道假使真有什么不测的变故临到了他妻子的身上，那么必然早就有人急忙地来送信了。

他坐立不安了一阵，便打算利用他那些一向很爱好的诗集来消遣消遣。可是这计划又失败了，平常很容易使他吟哦不止的诗句，这时候都变得很平淡了，他只是没精打采地一页一页地慢慢翻过去。现在他又开始厌恶那时间过得太慢了。最后，他就站起身来，打了一个呵欠，撑不住望那靠墙的一张炕上横躺了下去。他委实是很需要休息了，然而他周身的神经全在很紧张地跳着，甚至使他的手指也不能休息，老是紧紧地蜷着，差不多要把他的指甲嵌进掌心里去了。

但是这个倒不用我们给他发愁，因为以前的那些富贵中人，几乎是整天没有事干的，不过他们也怕自己的手少活动了会变得麻木起来，所以大家都备两个很圆的胡桃，终年搁在手里捏着，醇亲王手里当然也少不掉。因此他的手指无论握得怎样紧，也不会让他的长指甲戳伤他的掌心的。他躺到了炕上去之后，他的紧张着的神经便立即松弛了许多，疲倦笼罩了他的全身，慢慢地他的眸子合上了，他的双手伸开了，他的手指也松了，两个胡桃同时落到了地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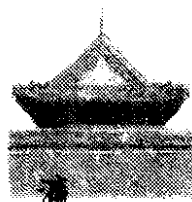
醇亲王是睡熟了。

不料无意识的幻觉又钻进他的睡梦中去了。他先是梦见一点极微细的火焰,后来这火焰渐渐地长大了,长得象一条龙的火舌一样,这火舌再继续地扩大,把四周的一片黑暗全照亮了。于是醇亲王便又见到了一座房屋的屋角,当时他就惊觉到那所房屋已经着火了,旁边也没有人去救,因此那火便越烧越旺,那屋子的本身便使他看得格外清楚了。原来那是一所盖着黄瓦的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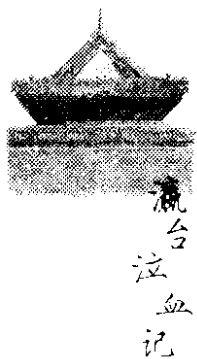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种声浪突然把他惊醒了,他就忙着坐起来,可是当他的眼睛睁开了一半,他自己倒又呆住了。最初他真不明白为什么书房里突然来了这许多人,并且这些人都向他恭恭敬敬地在磕头,直到他们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他才知道他们来得不错。

这些人都喊着:

“恭喜王爷!王爷大喜哪!方才福晋太太已生了一位大爷了。”



流
台
泣
血
记



二 刘铁口与张瞎子

醇亲王立即很兴奋地跳下了炕来，差不多就想马上赶进去瞧瞧他的爱妻和那新生的孩子。但他也知道自己决不能进去得太急，必须待一切东西全收拾好，再让那几个收生婆把应做的事全部做就之后，他们方始打发人出来请他。还好，他们也没有教他多等，一会儿就有人出来了。他当然不愿再耽搁，便等不及地走进去，穿过了一个天井，到了那卧室的门外，忽而他又大大的害起臊来。因为这个孩子还是他的头生儿子咧！他在门外迟疑了一回，终于鼓着勇气走了进去。一进屋子，他的感觉上似乎分外异样了，因为这时候屋子里的情形简直是非常的特别，非常的陌生，仿佛已不是他自己的卧房了。

一切的东西，似乎全改换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便是躺在炕上的那位年轻的福晋的脸色，也象疲乏憔悴得有些异样。她慢慢地旋过头来，好容易才旋到能够和他照面的地位，然后很乏力地发了一笑。他略一踌躇，便蹣跚起足尖，走到那炕边去。象醇亲王这样一位高贵的人物，是绝对难得用脚尖走路的。即使在宫里头，别人走路虽

得这样谨慎,而他却不受拘束。

他走到了炕的前面,便伸出右手去轻轻地握住了福晋的手,一面又用着极温柔体贴的声音,慢慢地说道:

“我们真是叨天之福,这个造化可算是大极了!”

“这个造化实在是大极了!”她点着头应道:“我的王爷。想不到我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心上真有说不出的欢喜呢!”

他轻轻地放下了她的手,又在她前额上徐徐抚摩着。

“我们的儿子将来必然能够成为一个极伟大,极有名的贵人,他将建立许多的功勋,使人们永远称道着他的名字。”醇亲王开始替他的儿子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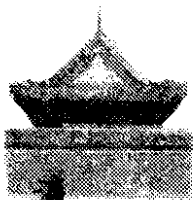
“他也能象他父亲一样的做出很好的诗来。”她附和道:“还能骑着骏马出去行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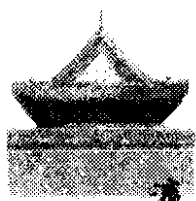
“对于一切出色的书画和各种精致的瓷器,他必然也能注意爱护。”醇亲王又说道:“他一定可以给他父亲争气,给他母亲夸耀。”

“但是最要紧的,”福晋又有她自己的期望。“必须使他懂得孝敬父母的道理,千万不要使我们为了他担许多的心事,也不要玷辱我家的门楣。”

他们象这样一唱一和地说了好半晌,都是为那新生的儿子预祝未来的光荣。在那福晋的内心上,是充满着一种欢乐的得意。而醇亲王是在得意之外,还有着无限的希望。不过在他的得意和希望的背后,还藏着一团很阴沉的黑影,就是方才他瞧见的那一截突然爆裂的烛煤,以及在他梦中所见的大火。并且正当他看火看得出神的当儿,便给下人们的足声所惊醒了。算起来他在梦中看火烧的时候,正好便是他儿子落下来的时辰。对于这些奇异的预兆,他的确也是非常的担心。但是他绝对不愿意告诉他的爱妻,他希望她永远不知道,免得一同担心。

他就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转着,因为他实在没有心思能够安





坐。一面转，一面随口和那福晋讲论着，好半晌，他才拉过一张椅子来坐了下去。正当这个时候，一个收生婆便颠巍巍地捧着一个用丝棉包裹着的小包儿走上来了。她把自己的手臂放下一些，让这小包儿恰巧横在醇亲王的眼前。

“恭喜老爷！”她也仿佛很得意地喊着：“这就是新出生的大爷啊！”

醇亲王低下头去，看着他的儿子。他看得非常仔细，他把这一张小脸的各部分全看到了，那孩子的眼睛其实照例还紧紧地合着，可是那两条小小的眉毛倒在不住地皱动，王爷不禁暗暗地怀疑着，不知道他儿子的心上此刻在想些什么，或是一无所知。但他也不能和他的妻子多依恋，他必须赶快出去料理他应办的事。

他想第一件事情应该办的就是赶快打发人去召那两个星相家来。这两位星相家在北京城里是顶有名的：一个是姓张的瞎子，人家就叫他张瞎子；还有一个姓刘，因为他所说的话到后来往往总应验，所以大家都称他刘铁口。醇亲王对于这两个人，一向也很信仰，他知道惟有这两个人是不会说假话的。

当那小孩子落地之后，王府里早就有许多人赶出去，分别往各处有关系的亲族那里报信去了。此刻天色也快亮了，只要天一亮，少不得就会有许多的亲戚故旧纷纷进来道喜了。可是他们决不会进内院去问候福晋或观看那新生的小孩子，因为这是习惯上所不许的。

不过，在他们未来之前，也尽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让醇亲王去召见那两位星相家咧。当下他就立刻打发了两个下人分头赶去呼唤刘铁口和张瞎子。他希望这两个人一到，马上就能给他解释出那两起异兆的所以然来。

果然，不消多大工夫，刘铁口和那张瞎子都到了。他们知道是王府的宣召，自然是不敢怠慢的。可是他们来了之后，醇亲王自己

倒有些迟疑不定了，他几乎没有勇气说出那烛煤在水碗里爆裂的情形，以及他梦见一所盖着黄瓦的屋子起火的事来。那么，就不说了吧？这又不成啊。象这样奇异的预兆如何能让它永远模糊过去呢？没奈何他就硬着头皮说了。其时那刘铁口是一眼不眨地盯着醇亲王的嘴唇；而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得见的张瞎子，便把他的脑袋歪着，使他的耳朵贴对着王爷的嘴。

“我先是瞧见那烛煤在水碗里涨胖了。”醇亲王捏着一颗跳动得很厉害的心，慢慢地说道：“涨得象一只小小的松菌一样，但立刻便爆碎了，一星一星地沉下水去。”

最先开口的是刘铁口，他真是一些不怕说真话的。

“王爷，依小的看来，这可不是一种吉兆呢？”他毫无顾忌地说道：“因为你请看啊！王爷，那小松菌没有到完全长足的地步便立刻爆碎了，恐怕将来我们的大爷不到长成，也难免要给恶鬼邪神所作弄的；并且谁也说不定是在什么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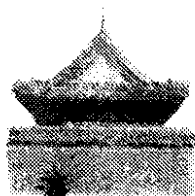
醇亲王的眉头紧紧地皱起来了，不自然的冷汗又在前额上和两颊上分泌着了。但他依旧还耐心听着，因为刘铁口又接下去说，用着他那一种惯用的表情。“即使是十分凶恶的预兆，只要凑早赶快禳解，也是可以挽回过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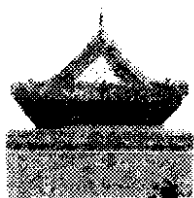
“那么，还有我的梦呢，就是看见一座房子起火的梦。”王爷又提到第二点。

“啊，王爷！”刘铁口还是很爽快地说道：“看来也不是好兆啊！它的意思，是乱离灾变伤痛……”

醇亲王的脸色，是格外难看了，仿佛这些厄运已经降到了他儿子身上一样。

“不过，话也不是这样简单。”刘铁口又继续说道：“无论哪一种凶兆，都可以翻过把它当吉兆看。王爷在梦中看见火烧，火是有光的，这样便也可以说我们的大爷必然是一位很了不得的人物，他





要象火一样的光明,既康健,又富贵。”

这几句话一说,醇亲王的身上顿时就象松动了许多。现在刘铁口的话已经说过了,应该轮到张瞎子发表他的意见了。可是张瞎子却不会“详梦”,也不会推究预兆的吉凶,他是要凭着小孩子出生的年月日来推算的。

“请问大爷是在什么时辰生的?”张瞎子瞪着一双瞎眼,漫无目的地望在某一个角上,因此他的声音听上去也不免觉得有些异样。

“是寅时生的。”王爷答复。

“寅属虎,今天是辰日,辰属龙。”张瞎子扳着几条粗黑的手指数着。“不巧得很,正是龙日虎时,自古道:‘龙虎不能并立。’所以龙和虎是一见面就要斗的。依这个时辰看来,王爷,这位大爷的命恐怕不见得是怎样顺利平安的,也许终年不断的会有许多冲克,或是争执相骂一类的气闹,要临到他身上来;便是他自己的性情,也未必能够永远平和不变。”

他的话和方才刘铁口所说的正好是一吹一唱,落在一个槽里,倒象是这两位先生在应召以前就私下商量好的。所以他们的话给醇亲王听了,自然是格外的难受。他只得呆呆地坐着,好半晌说不出话来。突然,张瞎子便从座上站起来了,拄着一根杖,一杵一杵地杵到醇亲王的身边去。他初起似乎还有些迟疑不决的样子,而且还带着几许畏缩的神气,但他终于挥了挥手,请求醇亲王把他的耳朵凑过来,他就把自己的嘴凑在王爷的耳朵上。

“这位大爷啊!”他用着最低的声音说道:“将来是要做皇帝的。就是做大清帝国的皇帝,他的命里是这样注定着的,王爷昨夜所做的那个梦,也正是这个意思。”

醇亲王这一惊可真不小,立刻把他的上身挺直了,眼睛瞪得很大。

“你真大胆极了,这些话还不是跟造反一样吗?”他慌得有些抖了。“我哥哥咸丰皇上的儿子,现在不是好好地在龙廷上坐着吗?”

咸丰的儿子是谁呢?就是同治皇帝。不过因为他恰好是当时的皇帝的缘故,所以醇亲王虽然实际上是他的叔父,也不能直接唤他的名号。同治也就是权倾一世的慈禧太后的儿子,其时他的年纪还小,所以一切政务都由太后代理着。

“但这个还是可能的!”张瞎子倒不仅胆大,而且还很固执。

“不,不,绝对没有的事,”醇亲王尽把他的脑袋摇着,“他们是同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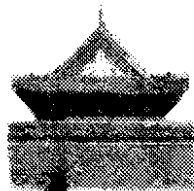
清朝入关以后,不知道是由哪一位皇上订下了一个规矩,严禁兄弟禅位。一个皇帝升天之后,必须让比他小一辈的人——不是子便是侄——来接位,同辈的人是断乎不许染指的,所以醇亲王一定不肯相信张瞎子的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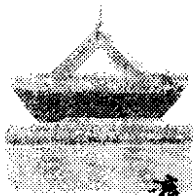
那时候,同治实在还是一个小孩子咧。整天骑着小马,耍枪射箭,玩得十分起劲。可是他的才干也的确不错,大半还是受了他母亲的遗传。他母亲初进宫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妃嫔——兰贵妃。只因咸丰皇上的原配皇后并无生育,所以待她一生下同治,地位便立刻抬高了。当咸丰病殁在热河行宫之后,同治照理继承大统,不过始终还在他母亲的掖护之下。

“这些话真是太大逆不道了!”醇亲王又把张瞎子呼斥了一句。

“不过,小的也决不敢无端妄说,小的只知道凭着命理说话。”大逆不道的罪名,还吓不退张瞎子,他始终坚持着他的主张。“王爷别生气,小的这样说也不是自己想得什么好处,小的私心但愿我们那位将来的皇上,一定能够洪福齐天,长生不老罢了。”

“越说越荒唐了!”醇亲王的心里也许并不反对。所以他这样





说法,因为当场却不能不竭力止住他。“你这些话要是给皇上听到了,或是皇太后的耳朵里有一些风吹草动,那不但你的脑袋和我的脑袋都得送掉,还要连累我一家全要给人拖出去砍头咧!”

“王爷自己难道忘怀了?”张瞎子偏不受吓,依旧不知顾忌地说:“王爷你也是天皇嫡派呢!所以依小的看来,方才所说的话一定还是可能的。”

“象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里头,做一个皇帝的责任可真不轻啊。我的儿子是一定够不上享这样大福的。”醇亲王从旁的方面又发生了一种感慨。

“命里注定的事,是无论怎样也会自然而然来的。不要说小人不能更改,便是王爷,或是其他一切的人,也决不能轻易就好把它调过去的。”张瞎子仍坚持着他的命理。“现在我们也不必多说,只须仔细替他安排安排,总要保佑这位大爷平平安安地长大起来,将来荣登大……”

“休再胡说了!”醇亲王惟恐他越说越不象话,便厉声喝住了。

张瞎子这才摸摸索索地退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去,复再伸出手指来数了一回,然后又仰着脸说:

“请王爷仔细,最初的百日之内。”此刻他的声音是提得很高了。“大爷千万不能和随便哪一个陌生人见面。就是他的卧房里头,也不要让别人走进去。因为他的命很脆弱,尤其是这才出生的一百天,最容易使他受惊吓的。无论怎样小的变故,也往往会弄出大灾难来。所以必须躲过这百日,最好是多躲几时。那么过此以后,便不致有什么惊吓了,除非碰到几个特别和他相克的人。”

“这些人究竟会对他怎样不利啊?”醇亲王很吃惊地问着。

“他们会使大爷受痛受苦,而他们自己也许本来竟没有一些恶意,因为这全是命里注定的,他们自己如何知道呢?为了这个缘故,小的一定要,那些在寅日生的人,以及在辰日生的人,千万别让

他们和大爷接近,这一点最要紧,他们是最容易冲克小贝子的。此外,红的颜色暂时最好不让大爷看见。”

啊,这一个防范倒是挺奇怪了。因为在中国,红的东西可说是最多。或者竟可以说,红是全中国到处都能见到的一种颜色:人家燃的蜡烛,便都是红色的;人家生了小孩子,送出去的喜蛋,也都得染上红色;还有小孩子们所穿的衣服,越发是红的十占其九了。只有皇宫里面用不到红,他们却选黄色为最高贵的颜色,作为皇族特有的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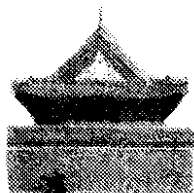
“我的儿子还得忌红吗?”醇亲王仿佛不很相信地问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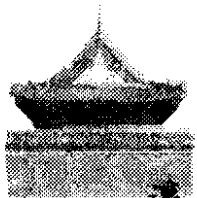
“是的,王爷。”张瞎子点着头说道:“因为他出生的年月日时都和红犯忌的。”

这样倒使醇亲王大费踌躇了。他想如果必须依着张瞎子的话,那么势必要有一番特别的麻烦了:第一,所有身上穿着红衣服的人,必须强逼他们更换;第二,至少在他儿子所占的那间屋子里,以及他所常到的地方,所有一切红色地毯、桌围、窗帘等等,也得一起换掉。但问题还决不如此简单,看上去这么一个特殊的禁忌,竟得把全家的人扰得七荤八素了!便是时常来往的那些亲戚朋友,也一定要有相当的不便。可是谁都知道张瞎子的话是挺灵的,他的话一说出便等于法律。即使象这样一位高贵的王爷,又是皇帝的御弟,也不能违抗。假使他真爱他的儿子的话,他就得尽量地服从他。

“还有一件事咧,王爷。”张瞎子接着又说道:“就是大爷剃头的事,大概王爷也知道;寻常的习惯小孩子出生以后,到满月的日子便得剃头了。这一天,对于男孩子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才出世了一个月的孩子,逢到这一日,往往很容易和旁的东西冲克,以致受惊吓或是害病。所以大爷的头,最好多隔一个月,就是到双满月的日子才剃。”

现在醇亲王是的确渐渐地感觉严肃起来了。从刘铁口和张瞎





子一路所说的话听起来，使他不由不逐渐感觉他这个新生的儿子实在是有着怪特别的来历的。不但注定他命运的生辰八字竟是这样别致，便是抚养他应该注意的禁忌，也远比别的孩子多。醇亲王倒真有些害怕起来了。虽然如此，他几乎依旧要坚执着让他的儿子在满月的那天就剃头，因为他知道，大概旁的人也都知道。如其小孩子的胎发在满月的时候不替他剃去，那是很容易招致邪鬼的，所以大家都习惯着一到满月后便剃头。不料张瞎子竟主张要破坏这个沿用已久的古法，那是多么诧异啊，真象他把天上的星象也掉了位置一样。

“大爷的头必须过了两个足月才可以剃的。”他已经这样说了。醇亲王终于只能表示同意，因为大家都知道张瞎子的话是从来不会错的。

醇亲王听了这许多神秘的预言，心头上真象挂了一块铁一样。

做父亲的虽然在这样担心，而那位初出生的小孩子，却安然躺在他的丝棉包里，一些也不慌，一些也不懂得害怕，这也是他的造化，幸而他自己看不到未来的命运。——对于醇亲王，也幸亏不能见到他未来，假使他在这时候就知道了将来的一切，那么他真要烦恼不止了；说不定他就会凑早让他儿子送了命，省得他将来再去领受那些不堪的遭遇。

张瞎子的主意真不少。最后，他另外又提出一条禁忌，这不啻格外明显地指出了这位小贵人后来的忧伤来。

“王爷，请你听着。”他十分郑重地说道：“不管是狗或是猫，或是其它的畜生，千万都不要让它走近你们的大爷。”

因为这样，从最小的时候起，一切小动物，本来都是和孩子最亲近的东西，而对于醇亲王的爱子，却全变成了不能见面的仇敌。所有和他时常在一起的人，眼见他的禁忌这样的多，不免也就对他另眼相看。大家的心上都在可怜着他，各人全都用着一种过于热心

的态度，照护着他。简直已在他周围构成了一座围墙，希望能够隔断他命里注定的一切厄运。

在他的卧房的门上，特地挂起了一面镜子，要使那些企图伤害他的邪鬼一齐见影而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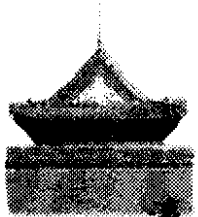
醇亲王把两个星相家打发走了之后，他的心上还是重得透不过气来。

马上他又要进宫去了，因为他的儿子不管他将来的情形怎样，目前总是皇族的一员，照着向来的习惯，他是必须进宫去启奏的。同时又因这孩子是男性的关系，少不得还要奏请赐一个名字。



喜字玉如意





三 賜 名

天是差不多完全亮了，醇亲王必须准备进宫去了。他实在也是很愿意进去启奏这个喜讯的，而在事实上，这也是他非办不可的正事。

在宫里，住着他爱妻的那一位同胞姊姊，——大清国当今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全銜）。也就是在实际上统治着全中国的那位女皇帝。她在那个时候，虽然还只是三十许岁的一位少妇，但她的两只手却已经比铁还要硬了。她的儿子——同治，表面上的皇帝，其时的年龄还只有十五岁；然而即使他到了两个十五岁，他的母亲也未必就肯把大权放下来，至少限度，也得间接地指挥。因为即使是做皇帝的人，也必须服从他的母亲呢。

距此好几年以前，太后必然已有了很犀利的先见，她知道她自己的生活，将来一定是要在非常紧张的状态中奋斗的。她必须应付一切的阴谋、叛乱和纷扰。因此她在当初便已尽着她的力，设法在朝廷上树立了相当的势力。即如醇亲王和她妹妹的婚事，也是她直

接从中主持的，咸丰不过做了一个傀儡。但醇亲王对于他那位皇帝阿哥的命令，当然是绝对不敢违抗的，所以这婚事一说起便成了。幸而他们成亲之后，新夫妇竟是非常的恩爱，这也算是醇亲王的造化。因为无论他对于这位妻子满意和不满意，根本总是做不得什么主的。

当醇亲王一路在向皇宫行去的时候，——关于他新生一个男孩子的消息他知道宫里头是一定早传遍了。——他的脑神经上兀是在惦记着方才那张瞎子凑在他耳朵边说的几句关系不浅的密语。就说他儿子将来要坐上大清帝国的龙位上去的。而这一个早晨，他恰巧就要和那此刻坐在龙位上的少年人见面了，他不由觉得很心虚，似乎他已经在意识上犯了篡夺大位的罪逆了。

他走进了宫门（在宫里，人家都称他七王爷。因为他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就有许多太监向他欢笑着。——太监们虽然是皇帝的奴隶，但在习惯上，他们的地位总是很高的，所以他们对于醇亲王也不必怎样拘谨。他们瞧醇亲王脸上堆着一脸的高兴，他们也就凑着高兴起来了。

“恭喜，恭喜，七王爷，你府上真是有了天大的喜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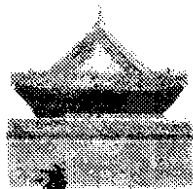
在一路走向朝堂去的路上，每个人见了他，都堆着笑给他道贺。这些欢笑和祝词，顿时使他在内心上充满了欢乐，差不多已把方才那两个星相家所说的一套怪可怕的话全忘干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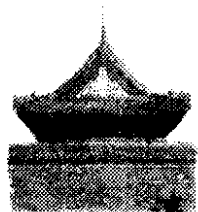
安德海（那时候的总管太监），见了他也满面生花地请了一个安，说道：

“皇太后听了你府上这个好消息，也是十二分的高兴。她老人家已吩咐过了，停一会儿上朝的时候，就第一个召王爷上去说话。”

这倒是的确非常难得的光荣，虽然这个初生的小孩子在实际上就是太后的姨甥。醇亲王现在是委实万分欢喜了。

太阳升起来了，照着皇城内每一座盖着黄瓦的宫殿，照着每一





个穿扎得花花绿绿的太监和宫女，他脚下所踏过的那些又大又平整的石级，也给阳光照得象大理石一样的透明。当早朝开始的时候，同班的许多官儿全堆着一种祝贺的笑容向他看着，阳光映在他们脸上，似乎也起了反光的作用。

上了殿，他少不得也要随着大众三跪九叩首的向上面的皇太后和皇上叩头。

皇太后在那个时候还是国内最好看的美妇人咧。能够比得上她的人很少，恐怕只有她的妹妹，就是醇王福晋。她不仅美丽，而且还能干。当她初进宫的时候，她心上就满蓄着很大的野心，后来她又懂得怎样抓住一切的权柄，她已曾把那些打算攫取她儿子的皇位叛逆者打倒了，她还把太平天国也打平了，她能够把所有的王公贝勒以及各省的督抚大臣一齐镇压住，使他们个个都顺从着她的意志，而她的意志倒也相当高明，大部分可说是很对的。所以她的眸子里虽然是充满着一种骄矜的气势，但她实在是当得这样骄矜的。因为她所拥有的权势，完全是她自己奋斗得来的，没有谁可以否认。

“醇亲王，你好福气呐！”在醇亲王向她磕头的时候，太后便开口了。“恭喜你！恭喜你！”

“不敢。奕譞全是仰赖皇太后的洪福！”醇亲王极度恭敬地回答着。

接下去便是同治向他道贺了。他也在一张金黄色的龙椅上坐着，就在他母亲的左边。同治是个十五岁的孩子，长得很漂亮，身体也很结实，说话有力，两个眸子也充分表显着他的天赋的聪明。醇亲王当然也不敢对他正视的，只在他的眼角上略略瞥到了一些。但这一瞥已使他立刻又想起了张瞎子的预言来。他知道要让张瞎子的预言应验，只有待这个小皇帝先死。——想到这里，他禁不住就打了一个冷战。

皇太后又问话了。

“那么，你儿子的生辰八字可曾叫人算过没有？醇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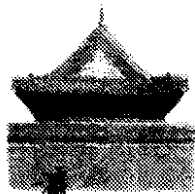
“算过了，——皇太后。”醇亲王来不及地应着。他知道皇太后的脾气，无论怎样的小事，她也喜欢问得详详细细。“只是他们也说得并不怎样着实，只知道那孩子的命很脆弱，必须特别小心地抚养他。”

这样简单的答复，当然是不够的；他便说出他儿子的命必须避忌红色，又把他察看一截烛煤沉下水去的情形，以及他那个看见火烧的梦也说了出来。只是关于那起火的屋顶上盖着黄瓦的一句话，他终于竭力忍住了。皇太后的一生原是最多疑的，假使醇亲王把一切全告诉了她，那么她一定会比刘铁口和张瞎子预料得更坏的；所以醇亲王在一路启奏的时候，简直句句留神，关于张瞎子所说的那些话，连一些影踪也不敢提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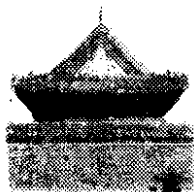
“这样说来，我们真是一定要特别小心的！”皇太后很关心地说。这个关心倒是真的，因为这个孩子总算是她妹妹的儿子呢！而她对于自己家里的人，也只有这个妹妹还不讨厌。“你们没有打着什么锁吗？”

“没有，皇太后。奴才们还不曾有什么准备咧，只候皇太后开恩！”

在从前时候，人家如果新生了孩子，总得给他打起一把小小的金锁或银锁来（也有用锁片的），拴着一根丝线，套在孩子的头颈里；这个意思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命无常，灾凶莫定，为着要使这个小孩子平平安安地长大起来，便都得给他套一个锁。把他锁住在这世界上，不使他再望来的路上去。此刻醇亲王所生的这位大儿子当然也少不掉这件东西。可是醇亲王因为很早就听见太后有意要赐一个锁的缘故，便不敢自己再置，直截爽快就说等候恩赐。太后也果然不反悔，当时就宣旨吩咐准备一把金的小锁，锁上还嵌有许



流
台
泣
血
记



多的珠宝，赐给她的姨甥，同是她又另外指定了许多珍宝，知照安德海一起送往醇王府去。她对于这位小姨甥真象比自己的儿子还关心。——其实大家都知道她是最钟爱她儿子的。

最幸运的是此刻站在一起的这三位贵人——皇太后、同治皇帝和醇亲王——谁也不能确确实实地预料到未来的事变。假使他们都已预料到的话，真不知道当时应该怎样的愤怒悲伤了！不过皇太后的个性是极强的，虽然她非常的迷信命理，一切吉兆凶兆，但倘若那时候她也听到了张瞎子悄悄地告诉醇亲王的那几句迹近谋反的话儿，她一定也决不害怕，她依旧会相信她自己是能够有力量把一切已定的天数推翻掉的。不错，在过去中，这样逆天而行的事，她已经干过不少了，并且她还预备干。

当然，皇太后在那一天上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初生的小孩子的一生会和她有着那样密切、那样不幸的关系的。

这天早上，大家始终还是很快乐，皇太后是忙着想这样那样的赏赐东西给醇亲王和他的妻子；并且还绝不厌烦地嘱咐醇亲王应该如何小心抚养他的儿子，前后足足费去了她一个多钟头。但她还是很有兴，最后就要请她赐名了。

“我们应该叫他载湉，‘湉’字的意义是安乐和愉快。”她用硃笔随手写出了两个字来。“我们希望这个孩子长大起来，必然也很安乐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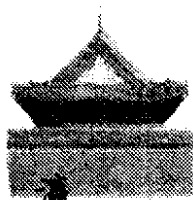
不错，这就是光绪的御讳，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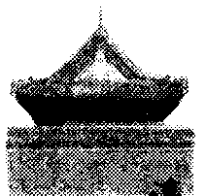
四 乳母的选择

在醇王福晋快生产以前，虽是谁也不知道她生的是哥儿还是姐儿，但筹备的工作总是一样的；而且色色都得准备，所以决不是三天两天以前筹备得起来的。大概在两个月以前，已经开始着手了。第一件大事就是访觅适当的乳母。这件事着实有着相当的麻烦，不早些着手是来不及的；可是也不能着手得太早，因为最适当的乳母必须是分娩不久的妇人，她自己生的孩子，不能比主人的孩子大得太多。假如只相差一两个月，那就是最合标准的了。

关于寻觅乳母这一件差使，是王府管家的分内事。王府的管家，却也不是寻常人所做得的。因为大凡是天皇一派的亲王或郡主之类，虽然他们并不住在宫内，但家里那些比较有权的下人，也大都是太监。所以王府的管家又称阿太，这可说是对待太监们最体面的称呼了。

在我们中国的家庭里，往往有一种传统的心思。以为一个做母亲的人既已经过了十月怀胎，又忍受了生产时的那一次痛苦，把她的子女带到了世界上来以后，她的责任便尽了。余下就只剩让她自





已好好地休息，以恢复她的健康的事了。至于喂养孩子吃乳的工作，十九委之乳母，尤其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上等人家，太太们根本是不作兴自己喂乳的；而象醇亲王这样一位贵人的儿子，一个乳母还嫌不够咧，至少得雇上两个。

于是在福晋将临盆前的两个月左右，那阿太便忙着要去寻觅这些乳母了。他随时向各处打听，象新闻记者探听一件重要新闻一样的努力。不过他也不一味胡乱地打听，他只就那些种田人家着眼，因为一般人都相信农夫们的妻子总是最健康的，又因她们常和大自然接近的关系，精力也特别充沛，而一切住在城里头的妇女所常有的恶习惯，她们也都没有，这是主人家最愿意的事。此外，当乳母的还得手脚干净，长相漂亮，所以要她们干净的理由是很明显的；但为什么又要长相漂亮呢？据多数人的说法，乃是因为吃乳的小孩子往往会越长越象他那乳母的。所以乳母的长相一丑，就会连累孩子的长相也丑起来的。不但相貌如此，据说脾气也是这样；如其乳母的性子暴躁，孩子也一定不会和平。因此乳母的丈夫总是第一个要给主人召去，细细盘问他妻子的性情的。

在王府里做一个乳母，自然是很体面的事；不过王府里的规矩少不得也比别人家紧一些。在别人家当乳母，虽然一样也得把自己的孩子抛弃，并且不能随便回去，但多少总还能够和她的父母或丈夫随时见见面，这在王府里就不行了；她所有的一切亲属必须完全隔离，过了相当的时候才许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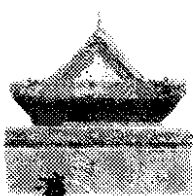
当这些乳母进府的时候，她们身上所穿的衣服，上上下下，一丝一缕，都得一起卸下来，换穿王府里很早已经替她们准备下的新衣服。这些新衣服自然都是很好的质料，很美丽的颜色，尽够抵得过一个中等人家的太太的服装。然而她们能够穿到这些好衣服，实际上还是为了讨好那孩子，要使她们搂抱那新生的孩子的时候不致因为衣服太粗硬，损伤他的嫩肤；同时这些颜色鲜艳的衣服，让

小孩子看了,是比较容易使他欢喜的。

关于选雇乳母的手续,着实还烦杂咧。一般有钱人家谁愿意让他们的孩子受半些委屈。所以在一个乳母将雇定之前,最后一步,必须找一个医生来细细给那乳母诊察,看她有没有什么暗疾。假使有的话,当然就用不成。即使没有,也得再强逼着喝几剂煎药,把她身体内的污垢痛痛快快扫除一个干净,然后才能够让她喂哺孩子。往后她的一切饮食,也得由医生来规定几条禁例,某种东西不许吃,某种东西不准喝,或是某种东西必须尽量的吃喝,不管她自己的口味对不对,都得服从。

以上只是就一般富贵人家的情形说,在王府里,自然更考究了。尤其是醇亲王府这一次所生的这位小爷儿,大家格外把选雇乳母这一件事看得十分郑重。第一因为皇太后非常地关心着他,时常要打发人来,问乳母的相貌怎样,乳水好不好,孩子快活不快活,……以及其他一切琐屑的问题。因此使王府内上上下下的人,再也不敢有一些怠慢了。第二是醇亲王自己,似乎张瞎子那天所说的几句话,总在他脑海里盘旋着。当然,醇亲王原是决不会愿意阴蓄着某种逆谋的,尤其是对付他那胞侄——当时的皇帝同治——的逆谋。可是一个儿子总比一个侄子儿更亲密些。并且醇亲王无论如何的贤明高贵,终究还是一个人,决不能教他有一种超人的思想,对他儿子的将来一些不存什么希望,或者他实在不觉得他所怀的那种希望已经是太奢了。假使他自己已经感觉到的话,那是必然要竭力设法消灭的。

无论他的希望奢不奢,做父亲的对待一个头生儿子的态度总是一样的。因此醇亲王为着载湉这孩子所费的心思真是周到极了。虽然他并不直接去监督或指挥乳母,但在暗地里他是差不多时刻在注意着的。王府里本来已是很宽敞而清静了,而自载湉诞生之后,醇亲王更立下了许多防范任何人吵扰的规条,使一切不宜于小





孩子的声浪绝对不再发生，永远静得象社庙里一样。

自从这孩子出生之后，王府里显然是有着大大的变化了。一府的主脑，在表面上虽然还是醇亲王自己，但实际在左右一切的人，却已另外换上了一个。假使有人想到把这个问题去问那才离母胎的小孩子，而这小孩子假使已能开口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说“就是我”。

可惜在这些日子，他连什么都还不懂咧。



黄地粉彩凸博古双耳大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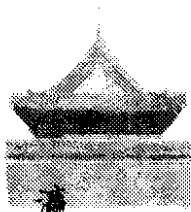
五 三朝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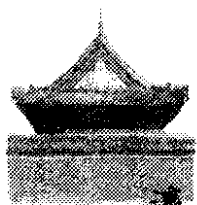
数目字在中国是有着挺大的用处的,尤其是那个“三”字。计数的时候,往往要把三作为一个单位,而且和这个三字相连的,往往都是很吉利的字眼。譬如象:“三元及第”、“三喜临门”、“三星高照”、“连升三级”,以及“三多”、“三余”等等,什么人听了都乐意。

即是在结婚之后的第三天,每一个新嫁娘都得伴着她的夫婿双双回转娘家去,大家欢叙一番,比什么日子都快乐。

而对于初出生的小孩子,第三天是格外重要,就是所谓“做三朝”。

眨眨眼,小载湉的三朝也到了。这一天,王府里真是热闹透了,上上下下,谁都知道今天是一个大喜日。各种郑重而繁复的仪式,将从清早演起,一直到傍晚。然而假使有人想问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许多仪式呢?这不但不是作者所能答复的,即使是那些在自己家里也做过这一套把戏的人,怕也说不出吧?只知道什么事都象很重要,而实际上都是一味乱混而已。在醇亲王府中,这一天要算那阿





太第一个忙,其次是我们的福晋太太。再其次是一班佣妇和两个乳母。至于醇亲王自己呢,委实也不能有空,在这二十四小时以内,他差不多必须一刻不歇地招待他的客人。

三朝的前一天,王府仪门以内的那一片顶大的院落,就得点缀起来了。许多的木匠和一班打杂的人都在阿太的指挥之下,召进来工作着,就是要把这一片院落改建为招待客人的大厅。王府内原也有几座大厅,并且面积也相当的大,平常时候是尽够招待一二百位客人的,可是在三朝这一天,客人真是太多了,所以必须利用这片大院落来容纳他们。

醇贤亲王府虽是那时候第一等的富贵人家,但也并不曾用怎样惊人的耗费来把他的大院落改建为大厅,也和普通人家一样只是上面盖起了一重芦棚而已。芦棚这东西听起来似乎很草草,不象是一种华贵的建筑物,可是经好手的匠人布置起来,看看也就很美观的了。他们在芦棚的下面,缦了许多彩绸,只除红色的绸没有用。人站在下面看,决不再会看见芦棚,所见的只是五色缤纷的绸缦,绸缦之下,又挂着不少的宫灯。宫灯的本身有圆的,有方的,有六角形的,八角形的,已经是很够瞧的了。再加上灯下还垂着一簇簇鲜艳的彩须,随风飘拂,更是异常的触目。那些支撑芦棚的竹竿上,也有各色的彩绸和许多鲜花扎着。完全藏过了它们的本相。当阳光从棚上的窗洞里——芦棚上总也有天窗开着的——射进来时,地下便映出了一盏盏宫灯的影儿,分外觉得奇丽美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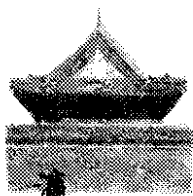
照普通的情形说,这个改建为大厅的院落的下面,总是要铺上一张红色的地毯的,免得使客人们都在石块上行走。可是这一次在醇王府里因为张瞎子早已说过,孩子的命运和红的颜色犯忌,所以只得预先设法去准备了一张杏黄色的厚毡来,以资代替。这一张毡子自然是另外定购的,并且价值也相当的贵;但醇亲王为了要维护他儿子的安全起见,即使再多花费些,也觉得愿意。在这张地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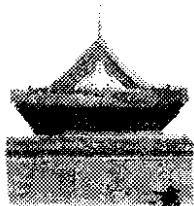
上,满布着许多的方桌,每桌准备容纳八位客人。当客人未来之前,各种水果、干果和酒杯箸匙等已经早在每一个桌子上安放着了。只待有客人来,随时便可以进酒开宴。王府里的下人虽是很多,这一天却还不够分配,因此那阿太预先又去雇来了许多素有训练的仆役,以备临时差遣之用。

醇亲王在当时,自然是一位最高贵的大臣了。所以在三朝这一天上,也决非个个客人都由他自己亲自招待;只有那些亲王、郡王、军机、尚书、总督之类的大官,是他自己招待的。其他一部分客人,便由他府内的那些师爷和亲属中的小辈们出去代为周旋。大致不过清早六七点钟的模样,各式各样的客人便开始来了。

其时日本的人力车还没有传到中国咧。所以当日到醇王府来道贺的那些客人,有一半是坐大轿来的。大轿也就是所谓绿呢官轿。它们的外表往往装扎得非常富丽,轿后还有一盏把它们主人的官衔大书特书的灯笼挂着,有的用八个人抬,有的六个或四个,样子是怪威风的。此外有一部分的客人,是坐的骡车。这种骡车可不是什么舒适的东西:两个粗糙而高大的铁轮,架着一座象船篷似的车座,人坐在里面,既不能挺挺的坐直,底下又颠得不知所云,对于妇女们真是不适宜极了。但在那时候,因为官场中人坐的很多,外貌也威武,所以一般富贵人家往往也用作代步。

在醇王府的大门首,很早就有这种官轿和骡车的踪迹了。后来渐渐地聚着,列成了很长的两行。附近的那些小百姓们,当然是没有资格走进王府的;但他们天性欢喜瞧热闹,便成群结队地站在远处张望着,赞叹着。从这些来的车轿上面,他们越发相信醇亲王真是一位了不得的阔人了,而那才出生的大爷的福气也使他们啧啧称羡不止。他们看了那些官轿上写着官衔的灯儿,就可以知道方才来的是谁,现在来的又是谁。那些坐着骡车来的客人,车上虽然没有名衔贴着,但当车子停下,他们只要看走下来的客人身上穿





的什么衣服,帽上装的什么顶子,也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官阶了。

官场中人出门的时候,除掉轿夫或车夫之外,照例还得带上一两个或一大群的跟随。所以每一个客人到,王府前便热闹一阵,而且这些车夫、轿夫、跟随之类,个个都自以为自家的主人,是最了不得的人物,一路上咿咿喝喝,呼呼喊喊,叫个不停。到了门首,又拼命拉直了嗓子,高唱着他们主人的官名,向王府门上的人通报。他们都想喊得尽量响,盖过别位客人的下人。而这些官员,也欢喜他们如此,从不约束。于是不免就有争吵的情事发生,你骂一句,他回一句,弄得喧闹不堪。即使很远的所在,也可以听见。

这些贵人们自己倒是很镇定的,待他的手下人给他向门上通报过之后,便慢慢地跨出轿来,或跨下车来,装着一种怪倨傲的神气,一步一步地踱到王府门前去。那里自然早有不少的人,轮流在迎接着了。那客人必先恭恭敬敬地向里面俯着身子,打起官腔,朗朗地说道:

“下官是特地来给你们老爷道喜的,并且还给你们福晋太太请安!”

话虽是这样说,但在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客人能够见到那福晋太太的。在那时候,风气还不曾开通,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太太们总是不见外客的;即使她没有生产,身子很康健,也决没有轻易出来见客之理。不过这些善意的问慰,后来是必然会报告给福晋太太知道的。当时那门上人先将来客鞠躬如也地招待进去,另外再有一个人拼命地奔进去向醇亲王通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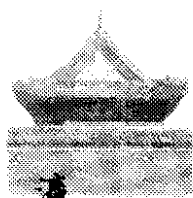
“禀老爷,某部大老爷到了,他是特地来给老爷道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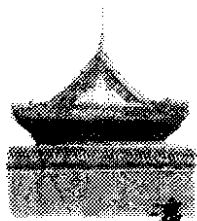
所有来的客人虽然是很复杂,很参差的,但他们所致的贺词却总是这么一套,难得有什么特别的语句。可是专任给福晋太太传话的那许多下人,倒决不敢偷懒,不管一遍,五遍,十遍,他们总得把每一个来客所致的贺词,一字不漏地奔进去报告醇王福晋。因此他

们简直是川流不息地在奔跑着,老是唱着那一套老曲子。这些话要是换一个人听了,也许马上就会觉得厌烦起来,但醇王福晋却始终愿意听;并且还象她自己直接听到那些客人向她道贺一样的高兴,因为这一天她真是太欢喜了。

客人致好贺词以后,实在也别无旁的话可说。主人呢,也的确太忙了,要多费时间和每一个客人周旋,委实不可能。因此客人一到,说过几句话,便总是就给醇亲王让到那一座由院落加盖芦棚的大厅上去入席的。好在客人也多得很,最高级的官员,就和最高级的官员坐在一起;次一些的也可以和他们官衔相等的人同席,大家各归各座,倒也没甚拘束。等到每一席上差不多坐满六个人或七八个人的时候,当差的立刻就开始送上酒菜来了。在从前时候,那些富贵人家对于吃总是挺讲究的,每一家的主人都欢喜使自己备的酒菜比别家好,多费几个钱是满不在乎的。醇亲王贵为国戚,这一天又是他第一个儿子的三朝,所备的酒菜当然是格外精致丰盛了。

但客人们也决不是白白讨扰他的,他们每一个人来的时候,总得带上许多礼物,其中十之七八倒是各式各样的食品,他们的意思是用来孝敬才生产过的福晋太太的,只是他们送得实在太多了,各人都想比别人体面,故意尽量多的带。非但福晋太太一个人万万消受不了,便是在三朝那天,移充酒席上使用之后,也着实还有大批东西余下来咧。所以过了这一天,阿太还不得空闲,他必须和几个比较高级的下人一同去设法支配那许多剩余的食品;他们把其中最好的一部分拣出来,留给王爷和福晋食用,其余的一大部分,便再由他们自己分开,使每一个下人都得到一些,大家躲在下房和厨房里,尽量地吃喝,直到个个人都吃得充肠满腹,不能动弹才歇。可是单只他们自己吃,哪里就能把所有的东西全吃得完,至少还有三分之一无法消纳,那又怎么办呢?别慌,在王府里当一个底下人的,无论男女,大概外面都有小公馆,于是他们就把最后所剩的东西一





起运走,各自带回去孝敬他们的父母妻子,或是赏给他们家里所雇的下人,以及这些下人的家属,所轮不到的人只有那些整天站在王府外面瞧热闹的小百姓。虽然醇亲王也曾向他的手下人表示过,最好让这些穷苦的邻人也分沾一些余惠,但他们背了他是不肯如此呆的。

除掉馈赠食物之外,来的客人大多还带着一份专给小载湉的礼物。对于一个出生才三天的小孩子,旁的东西当然不相宜,所以他们全是送的绸缎。这些绸缎十九都极贵重,决不是外面常见的各种次货。因为每一个人都欢喜挣自己的面子,惟恐带来的东西给主人轻视。其实醇亲王的性格倒真是很平和宽大的,无论如何也不会计较人家的礼物。他把当日所收到的绸缎全极重视地教人收藏了起来,准备慢慢地陆续给他儿子做衣服穿。不过有一点他是很小心的,他吩咐他的下人,把这些绸缎一份一份地包开,上面再标着送的人的名姓,以便剔选。他要把肖龙肖虎以及在他们的生辰八字中有龙虎两字的人的礼物剔出来,别和他的儿子接触,不要犯了张瞎子所定的禁忌。虽然如此,他也决不肯让这些人知道这回事,否则他们一定是要十分不快的。

在从前的时候,富贵人家还有一种习惯,它的意义也是和送礼差不多的,就是一个小孩子出生之后,他的父母因为担心他不容易长大,便想尽了种种方法去保护他。而这种种方法,其实都是近于迷信,不值一笑的。这中间有一种是拜干爹干娘,先由那孩子的亲生父母在他们的戚友中,挑几个身份和自己相等,或是胜过自己的人(愈多愈好),跟他们去说好了,然后拣几个好日子,领他们的孩子去逐一过继给这些人,这些人倒也不必如何破费,只须每家送一块衣料,让那孩子的父母在各家所送的衣料上各剪一方,拼起来,给那孩子做一件衣服穿着,叫做“百家衣”。据说这样一来,司命之神鉴于这孩子有这么多的父母,要他长大起来,便决不再忍心断送

他的生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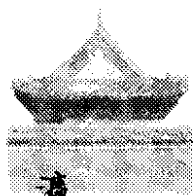
可是这一个办法却并不曾实行到小载湉身上。依着醇亲王夫妇的本心,何尝不想也来玩上这么一套。无奈其中有一层困难,就是他们的戚友中和他们身份相等的实在不多,勉强只能凑上一二十家,那么拼成的一件衣服,如何可以算得是“百家衣”呢?虽然不一定要十足一百家,但至少不能少过五六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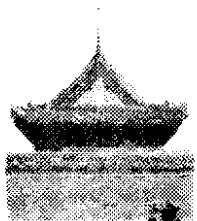
在小载湉做三朝的那一天,王府里是实在非常热闹的,不但许多客人的服装都是那么华贵美丽,锦一团,花一簇的耀得人的眼睛也花了;就是这一班嘉宾的说话,也是非常的好听。因为他们虽然都在京城里做官,而且到了朝廷上或衙门里,大概都会打几句京片子。可是在实际上,他们的原籍各各不同,有的是奉天人,有的是山西人,有的是苏州人,有的是福建人,只要碰到了他们自己的同乡,便忍不住就要打起本乡话来。这一天,醇亲王府里的客人既是那么多,几乎各地的人都有,于是东一堆,西一堆的在那里叙着乡情。这边咕咕呱呱,那边唧唧嘈嘈,仿佛开了一个土语展览会,听起来真是非常的有趣。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盛大的欢悦的宴会,少不得也要有个散席的时候的。在从前,象这样一类的大宴,至少总有二十四样菜肴。真所谓水陆纷陈,珍馐必具。而其中有二十样菜是专供客人下酒用的,只有最后的四味大菜,才作为饭菜。可是按照通常的习惯,这四味饭菜是不作兴动的,每当这四碗菜和着白饭一起端上来的时候,就等于主人宣布了席散并表示,他们仿佛在说:

“喂!朋友,你吃得够了,现在可以请你回府去了。”

话虽如此,客人却也没有必须服从的义务。假使来客是一向和主人非常知己的人,那也尽可端起饭碗来,再吃几碗,未必做主人的便好向他白眼。不过就一般的情形而论,正菜和饭端上来之后,客人总要站起来了。万一客人既非主人家熟友,又不知道识相,眼





看端上饭来还不走,那么主人家的底下人,就会使出他们的手段来了。如其在白天里,他们马上给你端上一杯茶来,脸向着外高喊一声:

“送客啦。”

如其在晚上呢,因为懂得礼貌的主人家,是绝对不会让他的来客在黑暗里走出去的,于是他的手下人便借着这个机会,向他的副手高喊道:

“掌灯,送客。”

这么一来,做客人的便不能不走了。虽然他心上也许还在垂涎着四味正菜,或是还想对那主人或其他的客人多说几句话,卖弄卖弄自己的才情,但给主人家的下人如此喊,哪里还坐得下去呢?不过“掌灯送客”,这样虚张声势的话,有时候或许也不能够奏效。于是还得更进一步,真的把灯点了起来,由一个家人提着,直挺挺地站在那客人的面前等候,使他格外注意,差不多在说:

“快些吧,我们已经在准备送你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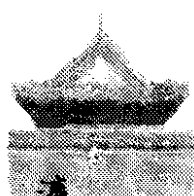
象这些做作,今天在醇亲王府是用不到的,一来今天的来客多半是去一批来一批的,川流不息地在更换着,根本不必催他们走路;二来还有一件消息应该传布给各位来客知道咧,这就是那个小孩子开眼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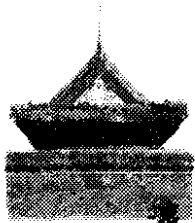
从前时候,助产的医生既没有,料理小孩子的药物也很少,所以通常的小孩子出生以后,大概都紧闭着双眼,一味地睡觉,总得到三朝或三朝以后才把他的小眼睛睁开。这一件事对于孩子的父母,又是认为很重要的。这一天醇亲王的身子虽然在那大厅上不住地款待着他的贵宾,可是他的心思却别有所注,他随时在等候里面的下人来报告他关于他儿子开眼的消息。依着情理说,一个小孩子第一次把他的眸子打开,看到这世界上的一切的一刹那间,似乎的确可以说是很重大的。因此,这一天从清早起,醇王福晋便同着那

阿太和两个乳母,都一刻不离地在小载湉的房里守着。大家不时踮起了脚尖,悄悄地走过去偷看着那孩子的小脸,谁都希望他早些把他的眼睛睁开。只要看他一睁开,第一件事就得派人出去通知醇亲王,让他急急地赶进来站在那孩子的前面,使他最先就见到他的父亲,别的东西绝对不使他看见,免得他受惊吓。只有父亲是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人,所以要先让他见面。

做母亲的还须退后一步,让父亲上去之后,再过一会儿,才好走上去。因为做子女的对于他们的父母,是应该有一种义务的。——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义务,比他们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应尽的义务还要高,只有当今的皇帝例外。——所以要在他的第一次睁开眼睛和这世界接触的当儿,马上给予他一个深刻的印象,使他长成以后,随时随地都不会忽略这种义务,即是永远无条件地孝顺他的父母。

这一天,醇亲王是专心在期待着这个通知,而在表面上,却不得不装得很镇定,倾听着那些善于夸大的官员们各自发表着他们的高见:有的很慷慨激昂地主张怎样改善庶政,有的海阔天空地谈论着国内的种种时事,有的还装着很老成的样儿,告诉醇亲王对于新生的孩子应该怎样保育,有的竟讲起故事来了,说某部吏有一次怎样给他仇人下了毒,几乎送命,或是某总督来京以后,怎样和某伶人相好,……凡是男人们在嘴里说得出的话,差不多全说出来了。醇亲王也就很周到地向每一个人都敷衍着,使他们个个很欢喜;其实他的心完全是注在他儿子身上呢。并且他也知道,今天这么多人来给他道贺,无非都是要奉承他的意思,他是当今皇太后的妹夫,谁不愿意结好于他呢!实际上,他们对于那小载湉的健康是很少注意的。不过醇亲王虽然知道是这样,但他也未尝不乐于接受这种口头上的好意。因世界上尽有许多品学兼优的人,为了习惯的关系,也不能不干些显然是十分无聊愚蠢的事。





最后，消息来了，一个底下人张大着两只眸子，满面通红地直撞进来，气咻咻地向醇亲王说道：

“老爷！老爷！大爷的眼睛已经张开了。”

于是醇亲王便立即向他的客人告了一个罪，急忙忙地走进去，一直走到小载湉所安息的所在。其时这个小把戏已经把他的右眼张开了，很严肃地在向四周张望着，所有的人全退后了好几步路，专等醇亲王走上去。然而不幸得很，小载湉最先却只张开了一只眼睛。依着一般迷信者的说法，先张开一只眼睛的孩子是决不能象两只眼睛一起睁开的孩子一样聪明伶俐的。

醇亲王倒并不介意，堆着笑把自己的视线直射在他儿子的脸上，他儿子的眼光也正对着他的脸上，于是醇王福晋也走上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那左眼也一同张开了。开眼的一件大事，就算这样结束了。可是关于小载湉在三朝这一日先张开一只眼睛的这件故事，从此便成为王府中人资为助谈的话柄了。假使他后来偶然做错了一件事，或者偶然有了一种不很聪明的表示，或者偶然碰到了什么不幸的事，那些记得这件事的人，便一定要耸着肩膀，摇着脑袋，似乎很乖巧的样子，互相窃窃私议道：

“这倒不是他自己的错啊，你们别忘记了，在三朝那天，他最初是只张开了一只眼的。”

当小孩子已经开眼的消息，传到了客厅上去之后，三朝这一件大事便真正宣告结束了，那些依旧在厅上逗着的客人，也不得不准备走路了。每个客人都留下了相当的赏钱，作为赏给王府的下人的。——这些赏钱也有用银子的，也有用银元的，数目各各不同，无非也看各人的手面而定。——但他们决不直接授给下人，总是自己悄悄地留在席上的。当那些下人来收拾残肴的时候，便一些不用客气地纳进自己的腰包里去了。通常人家，这些赏钱总是封在红纸包里的。惟有这一次醇亲王府上，因为有许多人已经知道那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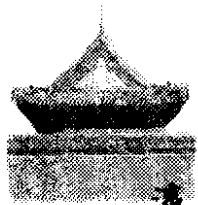
子曾经算过命,和红的颜色犯忌,所以自己留神,特地改用别种颜色的纸包,但也尽有仍用红纸包的,王府的下人也一般会收下,决不肯再退还给客人的。



翠缕双蝠双喜佩



瀛台泣血记



六 四年最快乐的生活

后来,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满月,双满月,周岁,两周岁……很快的全过去了,小载活的生活当然都过得很安乐,绝对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灾痛。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很娇嫩瘦弱的孩子,而一直从他发生知觉的最初时候起,从他懂得看各种事物的时候起,他的行动举止就完全和寻常的孩子不同。待他渐渐能够咿咿哑哑的学语了,他便老是欢喜自言自语地讲个不停。看他的神气,似乎非常欢喜一个人独处着。虽然他那时候所说的话,也象别个孩子一样的若断若续,忽颠忽倒,只有他母亲能够懂得;但即使旁人也懂得的话,他似乎也决不希望人家走上去和他攀谈。

他最欢喜的是花和鸟,他往往欢喜和这几种东西接近,而且态度是怪神秘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当他是有什么毛病了。譬方有一只小鸟,飞进了一座院落中来,随便歇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一看见(当然其时他已是渐渐长大了),他就会很专心地看着它,并且还要向它问道:

“昨儿你不是也在这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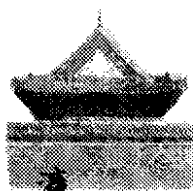
和他时常做伴的那些人，也有不少是以为那鸟儿的确会答复他的，至少限度，载湉自己总是很兴奋的，好象那小鸟立刻有过回话了。接着，他就会想出种种的话去和那小鸟说，仿佛他所说的话那小鸟是句句可以懂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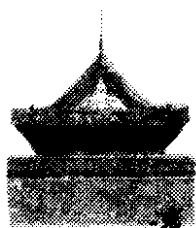
“我想我一定是不会错的。”他有时还会这样说：“昨天你来的时候，我就把你身上这些毛的颜色记得很清楚了；今天一定还是你，那么快唱一支歌给我听吧！”

当他发出这个命令的当儿，他的神气真是怪大模大样的，似乎那小鸟听了必然会服从的一样——并且有时候凑巧那小鸟果然叫起来了，这样便格外要使那些底下人吃惊了。他们觉得这位大爷的确是个未来的贵人，连鸟也会服从他的命令。

但即使是那小鸟已经对他叫过了几声，可是小载湉还决不肯舍此而去，他一些不觉厌烦地尽和那小鸟不停地讲着，直到它飞去。假使有时候恰巧这一只才飞去，第二只又飞来了，那是小载湉一定会格外兴奋愉快的。在他自己心中，总道是方才那一只因为在别的地方还有什么急要的事情必须去料理，所以另外去招一只来和他做伴。

鸟是会叫的，花又怎么样呢？但小载湉是决不知道有什么分别的，他一般也时常和那些花朵来说话，说上许多的时候。不过花儿究竟能不能领会他的厚意，那是格外令人无从猜测了。因此当他在和花朵说话的时候，那些底下人瞧他一忽儿点头簸脑，一忽儿赧然微笑，便越发觉得神妙不可思议了。他们真猜不透他们的小主人，是怎样和花儿酬对的。因为他有着这种种的怪僻，和平常的人不同。于是醇亲王便越发担心了。足足有一年工夫，使他日夜忧虑着，惟恐他所用的许多心思，还不足以保育他这个爱子，毕竟要给司命之神夺去。但在小载湉自己，倒一些也不知道担什么心事，整日夜非常的欢乐。至于王府里其他的人呢，那是个个人差不多全当他一





件宝贝看待，大家尽心竭力地照料着他，他们都知道这个小孩子不仅是一位亲王的独生儿子，而且他自己将来一定也是一位亲王咧。

他从小就长得非常清秀，谁瞧见了都会相信他将来必然是一位美丈夫。他还有一双大得异乎寻常的眸子，这双眸子，可以看到每一种事物的深处。就因为这样，他从小对于一切所看到的事物，总是特别地感兴趣。及至他长大以后，许多人也相信他的眼力是十分犀利的，他可以直接看到人家的心坎里，识破人家的心中事实。

从一岁到五岁，这整整的四年工夫，可说是光绪一生最快乐的日子，他所想得到的一切东西，从来也不会使他失望的。待他满了三岁以后，张瞎子所说的不能和猫犬等各种畜类接近的禁忌，已不需再遵守了，于是小载湉的生活上便增加了一种乐事，他可以在那忠心耿耿的阿太的监护之下，和小马、小犬们厮混着，逢到天好的日子，他也时常到户外去。对于户外的各种运动，他差不多全欢喜。而当那阿太扶着他骑在马背上的时候，他尤其高兴得了不得。假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可以容许他参加各种户外运动的话，或许他不难成为一个出色的运动家呢。不过在从前的中国，特别是那些仕宦人家，向来都有一种重文轻武的思想，看见小孩们活泼顽皮，反而要禁止他们。一到四五岁，总得逼着他们去坐书房，学习一切呆板可厌的礼节，生生地把他们逼成一种文弱好静的模样，小载湉当然也逃不过这种束缚。

在小载湉的一切行动上，还有一种天所特别赋予他的特长，就是他的左右两手可以有着相等的效用，无论拿东西，写字，他的左右两手是绝对没有差别的。假使他拿到了一个饼，他往往也欢喜把它撕做两半，给两个手拿着，一边一口的很平均地吃起来；但他决不狼吞虎咽地吃，他的吃相是非常文雅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家里很富足，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愁没有充分的東西给他吃。

当他已满四岁之后，——中间是经过了无数次繁琐热闹的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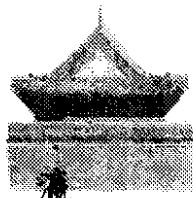
式,什么周岁啊,两周岁啊,三周岁啊,简直记不胜记。——醇亲王便特地给他请了一位饱学端行的门馆先生,开始教授他读书写字起来。每天规定必须教他认识十个字,而且每个字必须颠来倒去地认着,使他永远不会忘记它们。他的天资委实很聪明,先生教过他的字,从来也没有忘记的。并且他有时候不须先生教,自己便念得出来了。不久,他又发现了两种新鲜的玩意儿:一种是画图,一种是剪纸。剪纸这一种玩意儿,倒是很有助于他的识字工作的。他把各种字先一个一个地剪下来,然后再把它们贴在另外一张白纸上。这样不但可以使他格外不容易忘记这一个字,并且还可以使他知道这个字一共有多少笔画,以后他自己写起来,便越发容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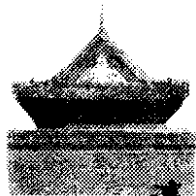
画图这一种功课,在从前是没有的,往往只当是一种无聊的玩意儿,但载湉对于这玩意儿,偏是特别的欢喜,无论花啊,鸟啊,野兽啊,人啊,他都欢喜画,而且最欢喜在墙壁上画。因此在他开始学习读书写字后没有多久,他那日常憩息游戏的一间小屋子的四面的壁上,凡为他自己的身量可以够得到的所在,差不多全涂满了。除掉许多不知所云的图画以外,他还把已经能够写的字也尽量地写上去,总不使墙壁上有一些空白。别人见了,当然都觉得很可笑,而小载湉自己,却非常的得意,非常的兴奋,他象这样的糟蹋他的屋子。有一次便引起了他父亲的厌恶,向他训诫了几句:

“你为什么要在这些干净的墙壁上画得一塌糊涂呢?”醇亲王也并不如何严厉地训诫他,只象和他商量一样地说:“你何不画在纸张上去呢?那么墙壁上不是依旧干净了吗!”

“啊!爸爸!”小载湉很乖巧地答道,“我在墙壁上画图写字,不是比纸头上更有趣吗?”

他倒也有他的理由的,这样醇亲王便不愿再强迫他了。并且在他老人家想来,这问题大约不久总可以解决的,只要小载湉把墙壁的下面一部分完全画满之后,那么他的手已经不够高了,到那时





候,他一定就会自动的变换方针,乖乖地画在纸头上去了。可是,对不起,醇亲王的预料竟大错特错。到得小载湉自己觉得身量太矮,不能再在墙上发挥他的艺术天才的时候,他却绝不踌躇,马上搬过一张高凳去,作为接脚的东西,先是坐着画,后来这样高的一圈墙壁又给他画满了,他就爽快地在凳子上站了起来,更把他的领域增高了一层。后来这一层也画得无从再画了,但他还不肯歇手,便计划要在那高凳上再衬一些东西,这样可不能再让他胡闹了。因为弄脏墙壁还是小事,假使他自己一失脚掉了下来,祸就闯得大了。所以那些照料他的下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容许他。本来小载湉的性格是很顽皮的,倘不是那些下人如此提心吊胆地监护着他,干涉着他,那么象这一类的把戏,必然时常要闹出来了。

对于画图,这一种玩意儿,真可说是他小时候惟一的嗜好,只要他偶然看到了一样比较有趣的东西,他立刻就想把它画出来了。虽然他实在画得一些不好,但他决不灰心,还是上劲地画着;如他的右手画得太乏力了,他就会把笔杆授给左手,让左手继续涂抹下去,一样很自然。他这种左右两手并用的特长,非但不因他的年龄的增长而减退,并且越用越纯熟,渐渐使每个人都感觉诧异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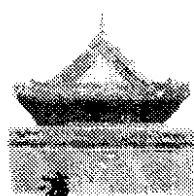
在载湉四岁的那一年,第一个变化突然发生了,顿时使醇亲王开始焦虑起来。因为有一天,宫内蓦地传出消息,说同治皇帝染了病,并且病势相当的沉重,暂时不能下床。这消息当然就立刻传遍了全中国的各处,但别人听了也许都未必怎样关心,惟有醇亲王却象听到了一个巨雷一样的吃惊。他的心卜卜地跳着,脑海里霎时间充满了许多可怕的幻想;而且他又连带地想到了他儿子初出生的一天,那张瞎子所说的一番话来。假使不因为地位的关系,他一定就要走到他侄儿——同治——的病榻边去瞧一个究竟了。现在,他却只能握着一颗震颠得非常剧烈的心,寝食不安地在外边等着,不知道第二个来的消息又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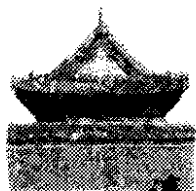
起初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同治的病究竟是怎样起的,病势又是怎样?便是几个掌大权的重臣,也以为同治所害的病只是很寻常的感冒,或咳嗽发热而已。就象醇亲王的爱子小载湉,他也时常害病,差不多小孩子们所害的病全害过了,但总是不需费多少大气力就医好的。所以同治害病实在毋庸大家给他担心;何况他其实已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了,抵抗力当然是很强的。不料事实往往和人们的理想绝对相反,没有几天工夫,第二个消息又来了,宫内宫外,到处在传布着皇上病势日重的风声。

现在醇亲王是真正的焦虑起来了。

又隔了一天,更可怕的消息传出来了,说是皇上,正在出天花了,并且出得非常旺。但即使是这样,似乎也还没有什么重大的危险可说。因为同治的身体一向是十分壮健的,论到天花这一种病症,也决非就是绝症,只要医治得法,调护得适宜,要治好也是很有可能的,至多也不过使同治那样一个美少年变为麻脸而已。

醇亲王一面在忧虑着他侄儿的病症,一面又在给他儿子上心事。他真不相信他儿子的命运中,真会有一番特殊的际遇的;难道那两个星相家——张瞎子和刘铁口——的预言,竟就此可以应验了吗?





七 预言居然应验了

同治皇帝所出的天花,竟出于常例之外的医药罔效,终于丢下了皇帝的宝座,撒手走了,享年不过一十九岁。太后突然遭受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刺激,其哀痛伤感,真不是别人可以想象得到的。虽然历史上,以及许多私家传记内,很有些不嫌于她的记载,但事实上却绝对冤枉了她。因为自从咸丰逝世之后,太后对于同治差不多已把她整个的心倾注在他身上了。慈母对于爱子的死殇,哪里会有不哀痛之理?可是她的地位和寻常的慈母不同,她在哀痛伤感之余,同时便感觉到有一种不可推诿的责任,就是必须给朝廷嗣立一位新的皇帝,使国家一切政务不致停顿。因此她只能勉强遏住了这一重无法可解的哀痛,一面赶快给她儿子办理丧事,一面使用心策划着应该怎样设法去另外拣一个人来立刻入嗣大位,以安民心。

关于议立嗣君这一件大事,为了同治并无所出的缘故,委实很不容易解决。但太后是早就存了心的——也许她自己并不觉得有这种存心——她决意用她自己的主张去选择。在过去之中,太后对于无论什么事情,原是惯于用她自己的主张去解决的。她立即打发

一班宫监出去，宣召了几个和朝廷关系最密切的皇亲国戚进宫来商议立嗣的事。她教那些宫监先把这种意思说给他们听，表示她愿意接受他们的意见。也许她倒真不是敷衍，实在是想接受他们的意见的。然而这些皇亲国戚是久已知道她的性格的，大家都猜她早就有了存见，哪里还敢去向老虎头儿里伸首呢？并且他们也承认，要给她儿子议嗣，只有她自己是有作最后的决定的特权的。

不过，依这些人想来，清朝历代相传的那一条旧例，就是嗣位的人必须比已死的皇帝晚一辈，大概总是没有问题的。当他们在纷纷进宫的时节，也从不会想到太后会不会把这条旧例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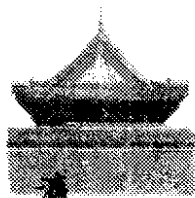
因为皇太后和皇上的谕旨是永远不能违抗的，所以虽然有几位皇亲心上实在不愿意参加这种含有极大严重性的会议，但也不敢不急急地赶进宫去，每一个人的神经全觉得很紧张，他们料到这一次会议的结果，必然不怎样平凡的；可是他们也决不会想到这个结果，竟是那么的出乎意外，差不多把已预定的一部分的中国历史也推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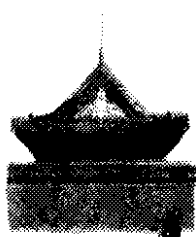
因为太后并不立即就宣召他们进宫去，反教许多人进去商议，这其间显然是有着特别的缘故了，仿佛太后已经告诉他们说，她自己心目中实在另外有着别人了。不过依这些人想来，比同治晚一辈的近支，除却恭亲王的孙儿溥伦，委实没有别人了。

当时他们一起恭恭敬敬地站在太后面前，各自怀着一肚子的狐疑，心上少不得都很焦急，却不敢冒昧发问，只得静悄悄地倾听着太后一个人在说话。

“如其按照着我们向来的办法，那么这一次皇帝升天之后，当然也得在近支的晚辈中，挑选一个合适的人来承嗣大位；不过我现在却不想这样做，我们最好从其他方面挑选。”

这几句话一说出来，差不多使每一个皇亲都暗暗惊奇不止了。当他们才进来的时候，对于这件事本不预备参加什么意见的，现在





是越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好了。

“还是皇太后的主意最高明，请皇太后尊裁。”到后来，给太后问到不能不答复的地步，他们才异口同声地说了这两句话。

这样的答复，会不会是“似是而非”的论调呢？也许他们实在并不赞同太后的意见，只是当着她的面不敢说出来，所以说得如此含糊。对于这一点，太后是绝未注意的。她虽然早已料到必然有不少人对于她的选立嗣君要引起不满，但她自信有力量可以对付他们，因此根本就不怕人家反对。

一般的人大概都知道太后向来是不欢喜那个溥伦的。因为宫里面的事，随时都会有太监们给传布出去，所以根本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瞒得过外面人的耳目的。不过除此之外，又有不少人以为太后这次的悍然破坏清朝历代惯习，不将应嗣的人继嗣皇位，反使和同治平辈的人出而取代，实在是只为了要满足她自己的野心。她恐怕已经长成的溥伦不肯再俯首听命于她，致使一切的政权，她都不复再能干预。又说太后恐怕嗣立了溥伦，她自己将退为太皇太后，而让同治皇后夺了权去，所以她不肯使比同治晚一辈的人嗣位。这个说法，都是绝对不准确的。她这一次的所以要不顾一切，依着她自己的主张去选立嗣君的缘故，是只有一般能够懂得真正的母爱，而且又无丝毫存见的读历史的人，才能体会得到的。总括起来只有一句话，就是她钟爱同治的心过于深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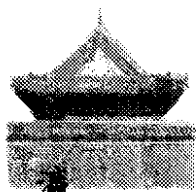
她的惟一的目的是要希望同治那一代能够继续地存在下去，犹如他自己没有死去一样。换一句话说，就是她希望从另一个和同治平辈的人的身上寻求他儿子的印象，使她可以聊以自慰。当日她也把自己这一番意思很明白地给那些皇亲国戚们说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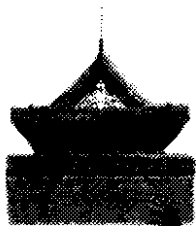
“虽然我的儿子是已经死了，但我们不能因为他一死而就完全把他忘记了，我们要使他的一代依旧延续下去，不因此而中断。”太后透着十分恳挚的神气，向那些人说道：“我们只当他自己仍然好

好地留在他的皇位上,如同没有死一样。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这一次便决计不按着习惯做,我们将另有一种选择。外人对于我们这番作用,大概不免要有相当的诧异,甚至还会引起某种纷扰;可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把自已的理由一讲明白,那是无论谁都会谅解的。并且可以知道这一种的决定,确是最妥当的办法。第一点:我可以给你们说,我们现在所打算教他嗣位的那个孩子,是和我们有着最密切的关系的;第二点:用他来做我的儿子的替身,是最相象的,无论谁都比不上他。因为这个儿子也是我妹妹的儿子,一方面是我们的姨甥,而同时他又是先皇的侄儿,也就是我们的侄儿。所以除了他之外,便没有第二个人和我们更亲近的了。

“他便是醇亲王的儿子载湉,除掉上面所说的各种关系之外,为着要使我们格外容易打成一片起见,我们准备把他承继做我的儿子,象他自己母亲一样的抚养着他。”

太后这一种强硬的主张传到小载湉自己的母亲的耳朵中去时,她心上所发生的是怎样一种感想,那是不难猜度的。就这样一句话,太后便平空伸下一只手来,从她自己的怀抱中把她儿子夺去了。从此以后,她这个儿子就得永远留在宫里头了。虽然大内和王府相距也不过几里路,但隔着一道宫门,真不啻一在天,一在地,区区几里路已比几千里、几万里路都远了。他这一进去,便从此永远抛弃了他的父母,以及他从小在里面读书、写字、吃饭、睡觉、游戏、画图的这些美丽的屋子。这在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孩子,大概还不致有如何深切的痛苦;然而他的母亲是多么伤心啊!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给人家轻轻夺去了,她又没有第二个儿子,这还不等于割去了她身上的一块肉一样吗?但在当初时候,人人以忠孝相勉,孝固然重要,可是忠字,却还在孝字之上,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做臣子的要尽忠,照例是可以不顾父母的;而且做父母的也愿意他去尽忠,宁可不要他尽孝。所以在这一件事上,无论醇王福晋怎样的伤





心,怎样的号啕痛哭,也没有人能够帮助她。

在当场,那一班皇亲国戚听太后这么一说,有几个险些马上就露出不赞成的态度来,可是这种态度也万万表显不得。只要给太后一看见,这个人迟早便有大祸临头了。因此他们都竭力遏止着自己的情感,不让脸上有一些变动。的确,后来太后当然也是非常注意着他们的。在这一次富于严重性的秘密会议中间,她不时把她的视线向各人脸上扫去,她瞧他们全都十分服从,便又继续说道:

“所以这一次的立嗣,其意义真是非常的深刻,除掉为国家慎选嗣君之外,我们还有别一种重大的作用:就是要使我的儿子象继续生存一样。所以这一代的年号,也应特别题得有些意义,那两个字里必须含蓄着承接我的儿子所遗留的光荣的解释。现在假使有谁想反对我们这种主张,我希望他还是先郑重考虑一下。要知道我们所要立的这位嗣君,在表面上看,似乎因为他是和我们儿子同一辈的缘故,已经破坏了本朝的规例;而在实际上,我们原不是要选他做嗣君的,我们是要选他来做我的儿子的替身,他本人就象未死的同治皇帝一样。”

这一点确然是太后的特长。她无论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或是定了一个什么主意,她便永远能够提出种种理由来,而且还能说出许多的话,用以说明她所提出的理由。

“此刻我们就可以决定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应该立即入嗣大位,改年号为光绪。”最后她象制造历史一般的断然颁下了这一道谕旨。

这一次会议的结果,便无异应验了刘铁口和张瞎子的预言,事情便这样决定了。不过有许多的人,在当场虽没有一个敢反对过,但在这消息传布出去之后,京内京外的官场中,不免就引起了种种的讥评。自然也指背后的窃窃私议而言,谁曾吃过狼心虎胆,敢把自己的性命来冒这种险。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总有例外。太后这一次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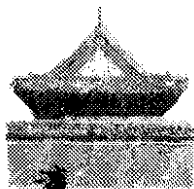
然有了这种例外的行动,她的朝臣中便也例外地出了一位大忠臣,那就是吏部主事吴可读。这位老先生倒真有些呆气,他对于太后的处置非但万分不满,而且还决心要爽爽快快地直接把她指责一番。于是他草就了一道奏章,毫不含混地指出太后的错误来。他早知道(别人也都知道),这一本奏章进去之后,是必然要闯祸的,所以他绝对不想再活下去,也不等太后有旨意下来,他自己便服毒自尽了。当然,那时候也有许多的人都很同情他,称颂他的忠烈。但太后的主见却并未因此有何变更,吴可读只是白白送掉了一条性命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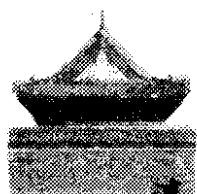
译者按:关于慈禧嗣立光绪为帝的一节事件,罗惇融所著的《德宗继统私记》内有一段记载,可供参考: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大渐两宫皇太后御养心殿西暖阁,召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谿等人,太后泣语诸王曰:‘帝疾不可为,继统未定,谁其可者?’或言溥伦长当立。醇亲王言溥伦疏属不可。后曰:‘溥字辈无当立者,奕譞长子今四岁矣,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盖醇亲王嫡福晋,孝钦后妹也,孝钦利幼君可专政。倘为穆宗立后,则己为太皇太后,虽尊而疏,故欲以内亲立德宗也。诸王皆愕,不知所对。醇亲王大惊,哭失声,伏地晕绝。恭亲王奕訢叱云,令内侍扶出。诸王不敢抗后旨,议遂定。是日,穆宗崩。帝入居宫中,遂即位。……改元光绪。醇亲王愤郁成疾,奏……准开去各差使,以亲王世袭罔替。……”

又关于吴可读尸谏一事。罗记也载得很详细:

“……吏部主事吴可读,先以御史请诛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言过戇直落职。穆宗登极,起废员,用主事。可读虑大统授受之间,类多变故,思以尸谏,而坚为穆宗立后之信。乃请于吏部长官,随赴穆陵襄礼,还次蓟州马仲桥三义庙,于闰三月五日夜饮毒毕命,遗疏请吏部长官代奏。(疏长从略)……可读甘肃皋兰人,遗命葬于蓟州,谓出蓟州一步即非死所。”





八 万岁爷

自从太后的懿旨正式发表之后，迎立新君的大典便立即开始筹备起来，一切少不得都要循着古礼极端郑重地进行着。那时候虽说确有不少的人对于这件事非常不满，但他们都无实权，决不敢有所举动，因此这件事的进行，竟不出太后预料，始终十分顺利。新君登极的日子和时辰，是第一件要选择的事，旁的事尚且要求吉利，象这样的大事，当然格外要讲究了。先一日，钦天监的那些官员们便使用着他们那些陈旧古老的仪器推算起来。不巧得很，他们所推算的吉时竟在某一日的午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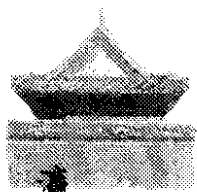
一位新君的登极，不用说，自然是最严肃、最重大的一件事了。其实在未曾举行这大典之前，太后的懿旨已经颁布了下去，小载湉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皇帝了。他自己本来是一位亲王的儿子，论起地位来，已经相当的高贵，尽可受得起许多敬礼。但他一做了皇帝，那是更不用说了，他差不多就是全中国最高贵的一个人，无论什么尊崇恭敬的礼节，都是他分内应该领受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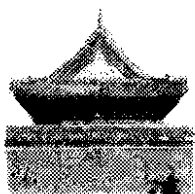
这一夜，一乘装扎得十分华丽的大轿——就是所谓銮舆——

开始从宫里抬出去了。銮舆的前面和后面，拥护着无数的太监，而且都是一班有执事的大太监，提香的提香，掌灯的掌灯，排列成极长极长的一行，径望醇王府行去。这一去就是要把那个好好地在家里安睡着的小载湉抬进宫去了。

自己的儿子能够突然做到一国的皇帝，享受无可比拟的荣华，这对于一个做慈母的人自然是万分欢喜的，而且还可以说是万分值得自傲的；但醇王福晋知道从此以后，她这个儿子是永远失去了，因此她同时又觉得非常的悲伤。在我们中国的家庭里，即使是穷苦的平民，只要他们把自己的子女一经出嗣之后，那孩子便永远属于他的嗣父嗣母了，他本身的父母不能再顾问，犹如他们当初没有生他一样。平民尚且如此，何况皇家？所以醇王福晋也知道小载湉这一去之后，便永远不能再回来了。并且因为小载湉这一去还不止是去做人家的嗣子，他是立刻就要变做皇帝的。一个已经做了皇帝的儿子即使是生他下来的母亲，也不能再把他搂在怀里了；因为这样是有损皇帝的尊严的。那么醇王福晋以后如其再见到小载湉的时候，应该怎样呢？那就不能和她客气了，一切的仪规，必须象见旁的皇帝一样，就是也得向他请安，向他磕头，完全把他是她的儿子这一件事忘掉。醇王福晋虽然不曾有过第二个儿子给人家拉去当皇帝，但这些未来的情形她是全可以预料得到的。因此这一晚上，她的情感真是纷乱极了，又想哭，又想笑，她对于她儿子未来的光荣存的是那么伟大的希望，心上当然极度的欢喜；而对于她儿子的从此一去不回，又觉得即使他做了皇帝，也不足抵偿她的损失。不过当她想到这一次承嗣她儿子的人，就是她自己的胞姊时，她心上多少便宽慰了一些。

大队的人马从皇宫里出来，不一会儿就到了那醇亲王府的门上，门上的人少不得就慌慌忙忙地报将进来，催促他们给小载湉准备起身。现在真是醇王福晋能够和她儿子尽情热烈的最后的一霎





那了。她和一群女下人们忙着在屋子里替他收拾一切应用的东西。可是因为小载湉这一次的出门性质实在太重大了，以致使她自己心神非常的昏乱。倘没有那些下人帮助她，一定一样东西也收拾不起来。时候是越发迫近了，所有应准备的事情总算大致都准备好了，她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再让她儿子耽搁了，便俯近前去，和他亲了一个最后的吻。当她站起来时，眼泪已经淌满了两颊了。但她也不敢出声地哭，只得竭力忍耐着，同时还默默地祈祷着，祝福他儿子此去身体康健，事事称心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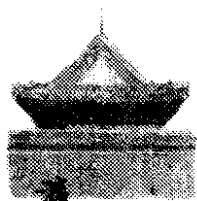
自从他出生的时候起，一直到他准备进宫去的时候止，小载湉的一切生活真象无价之宝一般的随时有人保护着、照料着。从此以后，到了宫内，单就保护和照料的两点而论，也许可以更比他在家里还要周密些；惟有那无可代替的母爱，却从此永远不会再领受得到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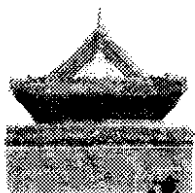
其时虽没有到半夜，也总在十点钟以后了，小载湉照例也象往常一样的离着乳母上床，并且已经很甜蜜地睡熟了，当天或是前一天，其余的人当然早就有了一种反常的感觉，但他自己是一些不知道的。当他母亲把他轻轻地唤醒过来之后，他还是莫名其妙。本来皇帝是什么东西？对于一个四岁孩子自然是完全不清楚的，无论他们告诉他做皇帝去是怎样的快活，怎样的舒服，他都不愿意听。他只知知道现在是晚上，应该睡觉，而且他也实在很倦了，的确需要睡觉。他痛恨他们把他不明不白地唤醒，又禁止他再睡，他愤怒极了，便象平常一样地使起他的性子来，哭啊，跳啊，喊啊，吵闹个不休。醇王福晋和他的乳母便竭力劝他，哄他安静下去。醇王福晋还告诉他说：一个做皇帝的孩子，是不应该这样发脾气的。可是他的答复也妙得很，他说如果做了一个皇帝睡觉都不许，那他就宁可不要做皇帝了。

好容易用尽了许多方法，才使他不再吵闹，乖乖地让他母亲

给他穿好了预先备就的服色，走出房去，准备起程。醇亲王当然是要送他儿子一起进宫的。可是醇王福晋却不能如此了：一来她没有奉到太后的宣召，二来新君登极的大典中，除掉太后以外，照例是不许一个女性参加的。所以她只能依依不舍地送她儿子到中门首，便站住了。这一次便是她在自己家里看到她儿子的最后一次。不过醇王福晋虽然不去，那个一直照管他的乳母倒是可以同去的；因为在事先，太后已经有过旨意，准许她随小皇帝一起进宫。但那銮舆中是没有她的座位的，除掉皇太后、皇上、皇后之外，无论哪一位皇亲国戚，都不能走入銮舆一步，何况那乳母只是一个平民。所以他们早就另外准备下一乘官轿，给她乘坐了。这乘小轿也还不许紧随在銮舆的后面，他们把它一直排列在全队的末尾。因为此刻这一队人马的内容是更复杂了，除却许多的太监之外，还有不少皇亲国戚，以及当朝的一班大臣，全都坐着大轿，前来护驾，他们当然是决不肯落在一个乳母的轿后的。

几个为首的太监，用着许多怪温厚的绒毡，把这位小皇帝象装运什么贵重的瓷器一样的浑身包裹了起来，安安稳稳地纳在那銮舆里；然后他们再吩咐那些抬轿的小太监，轻轻搭上肩头，开始起步。这班轿夫个个都是非常的小心，惟恐不幸使銮舆侧了一侧，让里面的小皇帝吵出来，他们自己便该死了。的确，在这一天晚上，小载湉真可以算是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了。不过，如其有人要问，那么他自己可有这种感觉吗？还有他对于这一晚之后，他们所给予他的那个崇高的皇位的价值，他可懂得不懂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不必用言语来表示，只看他坐在銮舆里进了宫门后的情形便不难明白了。当这一辆别致的彩轿，抬进了大内，便在一座正殿的前面停下了，那几个被指定着照料小皇帝的太监，忙走上去替他打开了轿帘，就想把他扶下轿来，那知候了半晌，不见动静。有一个太监便把自己的脑袋探进轿去一瞧，才知道这位小皇帝已经睡





熟了好久了。往常他总是睡得很安静的，今晚他先已给他母亲闹醒过一次，现在他怎么不需要睡觉呢！

但也不能让他尽睡下去啊！一到钦天监所预定的吉时，他是非去登极不可的。除了他自己，有谁能代替他做皇帝呢？因此，那些太监们不得不再把他闹醒。这一次醒过来时，他吵得格外厉害了。因为他睁开睡眼，所见的便是几张怪难看的陌生人的脸庞，他的母亲，他的乳母，全不知到哪里去了。再瞧两旁的景物，又是黑压压、阴沉沉的，可怕得十分，他当然镇静不下来了。于是他就拼命地喊叫，竭力想挣脱那些陌生人的手，他决不想再顾什么做皇帝的体统，他只想吵得他们赶快把他送回自己家里去。可是他虽这样想，却没有人敢依他呀。也许那些太监本身倒很可怜他，未尝不愿意送他回去，只是太后的懿旨已经下了，谁敢擅自做主呢？——就是醇亲王自己也不能。因此他们只得硬着心肠，把这个哭闹得嗓子也哑了的小皇帝抱出轿来，挟着他走上殿去。

当太后毅然决然地把立嗣的这件事决定之后，宫里头就有人立即赶着替那小载湉端正起一顶小小的“皇冠”来。所谓“皇冠”也者，其实也和那些官儿们所戴的纬帽，同一式样，只不过上面那个顶子，既不用红的珊瑚，也不用蓝的宝石，而是缀的一颗象龙眼那样大小的珍珠。其价值之大，是不问可知的。帽的本身，也相当的富丽。这一顶非同小可的皇冠，却照例只戴一次，就是举行登极大典时的一次。往后另有别的帽儿戴。这一顶便从此藏入内库，永不再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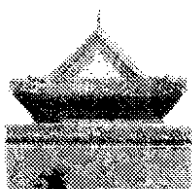
小载湉终于在极度惊骇和哭闹声中给挟上了殿去，醇亲王少不得又在旁边抚慰了几句，使他不致闹得太不象话。接着，就有另外几个太监给他捧出了一套御衣来。这也是早一日先讨了样儿预为裁制的，所以长短大小，都非常适宜。同时那顶皇冠少不得也给他戴上了头去。这样，一个皇帝所应有的装束便齐全了。不久吉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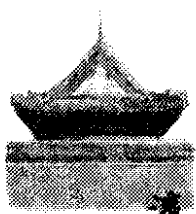
已到,两个太帮忙把他扶上了那正中的御座,强逼他端端正正地坐着。这时候殿上所站的人还不多,只是天皇嫡派的几位亲王、郡王之类,和一个女人,就是慈禧太后自己。这登极大典的仪式也不是怎样简单的。小载湉在两个太监的扶掖之下,一一依着做了,他心上真是非常的诧异,非常的不愿。亏得瞧自己的老子还在旁边,便委委屈屈地听凭他们摆布。可是他肚子里的疑团是真的太多了:第一,他奇怪为什么自己一个小孩子要和这些大人混在一起,而且又不见一个旁的孩儿?第二,他不懂他们为什么要他戴着那样重的一顶帽子,穿着那样不舒适的衣服,高高地坐在一张大椅上?第三,他是越发诧异了,为什么那些大人——有几个已经是老头子了——要向他说明许多莫名其妙的话,并且还要一齐跪下来,向自己磕头呢?当他们的脑袋——连他父亲在内——撞在地上,砰砰作响,他真差一些要跳起来拍手大笑了。此外,还有一件事情,更使他想不出是什么缘故:既然一殿上的人个个都向他跪下了,为什么那个坐在旁边的女太太却不向他跪,不向他磕头,碰头,而只是在那里,指手画脚地调拨人家呢?

经过了这一番无聊的仪式,我们的小载湉,才只四岁的一个孩子,便成为满清帝国的国王了。从此,他的名字将永远不再给人提及,而用“光绪”两个字来替代了。

及至这一班皇亲国戚都向光绪帝叩头道贺过之后,便得轮到一班朝臣了。他们是在好几小时以前早就纷纷赶来,齐集在午门外,耐心等候着的。一听有命宣召,便忙按着等级,排着班,逐一走上殿来。凡是逢到一个新君登位,在朝的臣子,不论大小,总是应该上殿来参拜的。一来是认识认识他们的新皇帝,二来也带一些宣誓效忠意味。

方才刚进宫来的时候,光绪的小肚子里真是装着一肚子的委屈,他一心惦记着他的母亲,他的乳母,以及他的家。虽然他父母都





曾预先嘱咐过他,要他必须安安静静地行礼。但他实在不愿,几乎吵得使那些太监们无法可想。可是自从他穿好龙衣,戴好皇冠之后,他就比较镇静了许多,他仿佛已经知道这是绝对逃不走的了,而他的神智也渐渐地清醒。及至登极大典快终了的时节,就是当那些朝臣们进来参贺的时节,他已经不但很安静,而且还产生了一种兴趣了。他知道眼前的一切,对于他自己是都有着极大的关系的,他必须注意着观看。本来小孩子原是最会装腔作势的,因此他也就大模大样地坐着,后来凡曾参加这一次登极大典的人,都曾在私下里说,虽然那时候他实际上真是一个极小极小的小孩子,但瞧他在接受人们的参拜时的神气,却真象一个做皇帝的规模。有几个本来在心上很反对太后选立光绪为君的人,看了也不由很欢喜,很乐观。他们知道这个孩子,实在是不平凡的。

这一次的仪式,足足表演了一点半钟光景。太后是从光绪没有进宫的时候起,已经在那大殿上坐着了,一直坐到大典完毕,她非但不觉厌倦,而且提起了全部的精神注视着。不过她的视线多半是集中在她所选立的那位小皇帝的身上。她从他的皇冠看起,直看到脚下,连他偶然闪一闪眼睛,她也非常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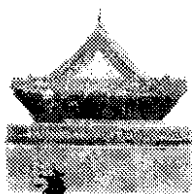
“那个时候,他的身子真是脆弱极了,长成得也不足,看上去哪里象是四岁的样子?”几年之后,太后还时常这样说:“他的脸上既没有血色,身上也不见有半些肉彩,尤其是他那一对又圆又大的眸子,充分表现着一种饥饿的神气。啊,这个孩子当没有进宫之前,真可以说从没有好好地吃饱过,我倒不懂奕譞和我那不懂事的妹妹,究竟为什么这样寒酸?他们家里也不该少什么吃用啊?他们偏把他饿得那个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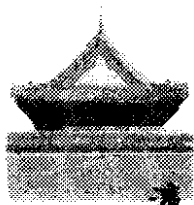
其实皇太后怎样会知道呢?醇王福晋对于她这个头生儿子所花的心机,委实是周到得无可再周到了。她所给予小载湉的食料,不但在质的方面,选择得万分仔细,差一些的东西决不给他吃;便

是在量的方面,她也是遵从了许多医生的劝告才规定的,他们依着他的体质,限制适量的食品,使他不过饱,这是对他绝对有益的,然而皇太后哪里懂得呢?她以为要使小孩子强健壮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他们所想吃的东西,尽量给他们吃。如其对于他们无益的食品,那么小孩子自己也不会要,所谓“爱吃无伤”。这一句简单的信条,在中国倒是很通行的,固不仅太后一人而已。可是几千年来,真不知教多少人做了“胃痛”的牺牲者。

最后,应该来向光绪磕头的人全磕过了,这个登极大典的仪式便正式宣告完成。一切的人,连醇亲王在内都纷纷出宫去了,殿上只剩寥寥几个太监。于是太后便吩咐他们赶快把光绪护送到他自己的寝宫里去。虽然他的年纪是这样的幼小,但既已做了皇帝,也就没有问题了。皇帝的威严,是决不因为年龄的长幼而有所消长的,不管他四岁也罢,四十岁也罢,在皇城内,他是总可以占一座最大最富丽的宫院的,仅稍次于他所承继的父母而已。

他的嗣父当然是早死了。照例说,太后就是他的嗣母了。可是这一点也是很奇怪的,太后的思想本来很特别,而这一次她的心思更用得转了弯,他认光绪做嗣子,自己却不肯做嗣母,倒要做嗣父。从光绪将进宫的时候起,她便一再嘱咐他们,必须教导光绪称她“亲爸爸”,她非但要做爸爸,简直还要做他亲生的爸爸咧!据我们研究起来,她老人家所以要如此做的原因,大概不外两点:第一点,因为她自己已做过了同治的母亲,而且她对于同治是爱惜得无以复加的,所以她永远不愿意再做别人的母亲了。然而当她在议立光绪为帝的时节,她所提出的理由,却就是要找一个和同治平辈的人来代替他的位置,现在她偏又不要人来代替了,这真是怪矛盾的事,简直矛盾到无从自圆其说。此外,第二个原因,是她老人家一向有心想做男人,往往怨恨自己为什么当初错投了女身。并且她时常很骄傲地说,她把大清帝国统治得非常出色,决不逊于任何一个男





性的统治者,如今有人可以叫她“亲爸爸”了,她久欲转女为男的愿望,可说是“得此差足自慰”了。后来这个称呼便始终沿用着,直到光绪长大成人,还是叫慈禧为亲爸爸。

他们依着慈禧的话,直接就把这位新皇帝扶到了早就指定给他的那座宫里去。啊!这真是多么富丽伟大的一座建筑物啊。在昨天,小载湉还在自己家里,看着王府的那座大厅,总道是天下最大的一座屋子了,象他这样一个四岁的小孩子,在厅上站着,眼力差一些的人,简直看不见。现在,这座寝宫又是多少大啊,即使把自己家里的那座大厅搬来,摆在这殿上,也还渺乎其小咧!就在这座庞大得没有了分寸的大殿里,他所带来的那个乳母已在那里眼巴巴等着他了。当然,那里也决不是单只这乳母一人。早一天,太后已吩咐总管太监安德海调拨了一大批的太监和宫女,先进这座寝宫来侍候着了。他们都极恭敬地仰望着他的颜色,只要他随便向哪一个人看一看,他就立刻会对他跪下来了,或是他随便向几个太监挥一挥手,他们也决不敢不马上退出去。因为他不是当今的皇上吗!

太后因为知道光绪年纪太小,举止方面,未必能够尽如她老人家自己的意思,所以特地嘱咐那几个被指定着服侍光绪的大太监,要他们必须尽力设法教导小载湉,使他知道自己的尊严。当这一晚光绪从登极大典上退回寝宫之后,那几个大太监便忙着把这个印象纳入光绪的脑神经上去,他们七张八嘴地向他说道:

“皇上,从今以后,你必须这样做,那样做……”他们几个人围着他,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了许多。到最后,他们才一齐归结到最重要的一点上,“因为你如今已是我们的万岁爷了。”

“万岁爷”这三个字。有时尽可缩做“万岁”两字,也很够作为是一个皇帝的代名词。有时候,称呼的人特别道地些,往往也可以接连着喊“万岁,万岁,万万岁”。总之,这也是一种善颂善祷的吉祥话。它的意义是希望对方的人能够一万岁,两万岁地活下去。除

了皇帝之外,对太后也可以这样说。所差的只是不能作为代名词而已。

光绪虽是才做万岁爷,实在一些也不知道做万岁爷应该怎样才好。但对于指挥人家这样那样地服侍他,供他奔走,却已早就习惯了。因为他本来是一位亲王的儿子,家里太监也有,当差也有,女使也有,不管数量上比宫里差多少,而他们对于这位小主人的服从听命,那是一般无二的。再加醇亲王夫妇又是那样地钟爱他,因此在王府里,他俨然已是一个小皇帝了。所以光绪进宫来做皇帝,实际上只是升高了一级。

“嘎!我可是真做了万岁爷了吗?”他听那些太监说了许多话之后,便似信非信向他们问着。

“是的,皇上,你要奴才们干些什么事呢?”

“不错,我要你们去拿些东西来吃吃。”那几个太监原是问着他玩的,不料他倒真的出起题目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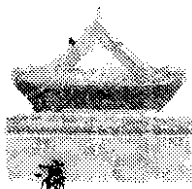
“啊,”他们仿佛很吃惊地说道:“但是现在已经是深夜了,吃的东西早没有啦。万岁爷,请你等到明儿早上,那么就有不知多少的东西可以拿来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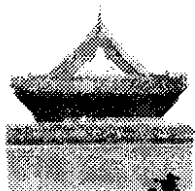
“咦,这样说,”光绪把一双小眼睛瞪得很圆的瞧着这些老奸巨猾的太监说道:“我到底是不是万岁啊!”

“当然是的,万岁爷!”他们一齐喊着。

“那么你们快去替我拿吃的东西!”这一句倒的确不是那几个太监所预料得到的。

他们弄得没有办法,说既说不过他,又不敢公然违抗这位小皇帝的命令,只得和那乳母商量,出去弄了几色吃了最容易消化的东西来,敷衍他一阵。幸而时间已经很晚,光绪急着睡觉,随便吃了一些,也就不再苛求了。可是那些太监们偏要趋奉他,引逗他,在他将睡之前,又七张八嘴地告诉他,到了明天早上,他就可以吃一百样





小菜了。一百样小菜是供应皇太后和皇上的每餐必备的常席,这个数目真是大得几乎令人难信,并且在事实上也的确太浪费些,可是宫内向来有着这种习惯,所以谁也不想纠正。光绪对于这一百样菜一餐的优遇,虽还不曾享受过,并且他也不知道一百样究竟是多少,但在那些人的脸上,却个个都对他表显着一种“保证满意”的神气,于是在他的小心坎里,便起了一重希望,以为从今以后,他可以吃的东西是一定更比家里又多又好了。小孩子们只要一存着某种希望之后,往往就容易兴奋起来,光绪这一晚也是如此。他本来很倦了,现在听他们这么一说,便一心专想尝试一百样小菜的滋味了。他差不多就不想睡,巴不得马上天亮。

还亏那个随他一起进宫的乳母,是向来服侍惯他的,忙一再地哄骗,终于使他在这一座大得空空洞洞的宫殿里睡熟了。这一觉是睡得很久久的,多半还是昨夜太疲倦的缘故。到了早上,他还是睡得很浓,昨夜许多人把他弄进来做皇帝的事,他已经全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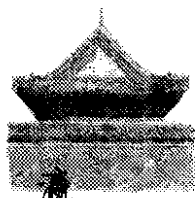
但是他自己尽管可以忘记,那些给指定着服侍他的人,可不敢忘记啊!他们是懂得规矩的,每天早上,在某一个时间之内,万岁爷是照例应该上朝去接受百官的参拜,并处理一切军国大计的。光绪虽是年纪太小,决不能和他的臣子商量什么军国大计。可是没有他出场,也是不行的,他至少总得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让人家磕几个头,方为正理。因此那太监看看时候不早,便一齐催促那乳母赶快把光绪唤醒了。哪知他一醒过来,便立刻想起了昨夜他们所许给他的那一百样菜。当那乳母在给他穿上衣服的时候,他就不住地向那些太监宫娥们很顽皮地说道:“我是万岁爷啊!”“你们是必须依我的话的啊!”“你们所说的一百样小菜呢?”“我肚子里很饿了!”……诸如此类的话说了许多,他的目的无非是要促起他们的注意,赶快去把吃的东西拿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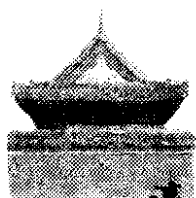
其实也不用他如此着急,昨天晚上,太后早就吩咐过这些太监了,只要等皇上一醒,立刻便给他端上早膳。因此他们再也不敢怠慢。当光绪在自言自语的当儿,许多人便已忙着在拉开桌子,安下碗箸,把一切都整備起来了。及至光绪的衣服穿好,那一百样小菜已经完全端进来了,有的装在碟子里的,有的盛在碗里的,也有许多是合在有盖的小瓷罐里的。委实五光十色,无奇不有,并且他们摆得也好看,还可以摆成各种花样呢。

他们极认真地给他奔走着,一些不敢因为他是四岁的小孩子而有所忽略。光绪自己却象着变戏法似的张大着眼睛,坐在一旁,尽是呆看,他实在不能相信许多小菜都是供给他一个人吃的。

小菜齐了,他还是呆看着不动箸。本来他家里每餐所备的菜肴也总是很丰盛的,十样八样是常事,但哪里有过一次端上百样小菜的事呢!所以他看了实在觉得很奇怪。他想这或许是摆着给他看看的?或许是另有多少人要来和他一起吃的?于是他就迟疑着不敢动箸了。他抬起头来,又向那些站得一动不动的太监们看着,从他们脸上所表显的态度看来,他知道这一桌子的菜,的确是专为做万岁爷的受用的。并且他相信万岁爷是尽可畅所欲为地大啖一下了。顿时他就大大的兴奋了,马上从椅子上爬起来,坐到了桌子上去,一手拿筷,一手拿着羹匙,就在桌子上毫无顾忌地乱嚼起来。这边挑挑,那边触触,直弄得那些碗碟翻身的翻身,跌倒的跌倒,油水也淌满了一桌子。

“皇上,做万岁爷的是不作兴这样的啊!”那些太监倒想不到这位小皇帝竟会这样的脱节,不由相顾愕然。有几个年老的便大着胆喊道:“亲爸爸要来了,她瞧万岁爷象这样的爬在桌子上是一定要恼的。”他们也知道自己没有方法可以制止他,只得借皇太后的威势来威吓他,可是他听了却依旧不睬。因为他那时还不知道亲爸爸的厉害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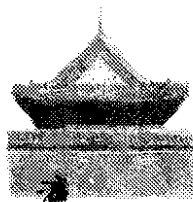
这时候,那些太监们可真束手无策了。如他只是一个平常的小孩子,即使是某亲王或某公主的娇儿,他们也可以不管他,立即走上去干涉。但现在他已经是正式登极过的万岁爷了,他们一时实在不敢对他有所举动。往常在他自己家里,那乳母倒有时候还可以干涉干涉他。今天,她的话竟也不能发生什么效力了。他们大家私下商量,都觉得任他象这样一味胡闹下去,也是很不妥的,万一吃坏了肚子,太后追问起来,他们也脱不了罪。当下就有两个太监急急奔去,奏知太后,太后听了,当然大不为然,立刻便带着许多人赶过来。其时光绪还在桌子上爬着,一套簇新的衣服上,已经溅满了许多油渍,小小的嘴里塞满着一嘴的东西。那副神态真象一个没有人管教的野孩子一样。太后生性原是最爱洁净的,看了他这种情形,当然老大一个不快,她差不多就要发作了。不过有一点还可以说是光绪的运气:因为宫里头是好久不曾有过小孩子了,太后也已好久不曾见过小孩子的顽皮相了,所以偶然瞧见,心上忍不住就觉得很好笑。一笑和一恼,恰巧抵过。使她不但不就发作,反觉得笑又不是,恼又不是了。这种尴尬的情形,或者还是她生平第一次碰到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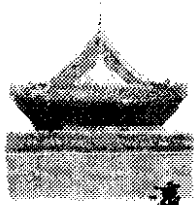
再说那光绪自己呢。他进宫之前,虽然已给醇亲王夫妇谆谆地嘱咐过一番,教他务必听从亲爸爸的话,不准有一些违抗。但他委实是太小了,一些利害都不懂。再加他父母一向又是钟爱他惯的,因此他见了太后,仍然不知道害怕。太后说了一声“你下来吧”。他还象没有听见一样,照旧吃喝着,连头也不回一回。在他旁边的太监,真是给他担心极了,他们以为太后总是要大大的不依了。哪知,太后也只微微的一笑。这倒是他们绝对想不到的。的确,一切处在太后羽翼下的人里头,能够公然违抗太后的意志,而仍得保住首级的,从前实在不曾有过,光绪是破天荒蒙宽赦的第一个人。

九 不吉的预兆

在光绪登极的那一晚，醇亲王撒下了他这个一向钟爱着的儿子，独自昏昏沉沉地回去，他真象突然失去了他的灵魂一样，直到自己家里，心上还是很烦闷，很昏乱，一些不清楚，其时时候已经很晚了，差不多快要天亮了，那个被夺去了儿子的醇王福晋也还不曾睡。——实际上她是再也睡不着了。——悄悄地坐在后堂上等着。她原是希望醇亲王回来可以把她儿子怎样做皇帝的那节事讲给她听的，可是醇亲王哪里有什么心思讲呢？两个人见了面，无非对淌了一回眼泪而已。

从这一晚起，醇亲王不但很伤心，而且正是非常的担心。因为当日张瞎子和刘铁口所说的话，有一部分既是这样神奇地应验了，那么还有许多呢，依醇亲王想，当然也是一定会应验的了。张瞎子虽然并不曾说得怎样清楚，但看他在一路说的时候，不住地摇着脑袋，皱着眉毛，无形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个小孩子的一生的命运是决不会如何顺利平安的。而刘铁口对于这一点，更是一开口便说得极肯定的。因此，醇亲王的心上，真象压住了几块大石头一样的





忧愁。

最初的一两个月,一切倒显示着非常顺利平安的现象,无论从哪一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属于乐观和快乐的一类的,看来那张瞎子和刘铁口的预言,或者可以不再应验了。醇亲王夫妇在一连几十天的提心吊胆之余,也不觉渐渐地生出希望来了。他们想只要皇太后对于光绪的宠爱能够永远没有变化,那还有什么旁的问题呢。

比较起来,醇亲王能够见到他儿子的机会总要多一些,或者说他是天天能够见到他的。因为每天早上,他们做官的都非得去上一次朝不可。而醇王福晋呢,她真是很可怜的,虽然太后就是她自己的亲姊姊,为了礼法所拘,她也决不能随时进宫去探望。自己请求原是可以的,但也不敢去得太勤,怕惹太后厌恶。只有在太后自己想到的时候,派人来传了话,她才可以放放心心地进去。不过进去之后,实际上也是乏味得很。因为她不能单独和光绪相见,必须先去朝见了太后,然后再由太后派人去把光绪请来,让他们就在她的面前相见。见了面,醇王福晋少不得还要向她儿子请安。光绪见了自己的母亲,当然很快活,恨不得立刻就扑过去。他母亲也何尝不想亲亲热热地和他搂抱一会儿。只是当着那个怪严肃的皇太后的面前,两旁又有那么许多太监在看着,醇王福晋怎么敢如此做呢?连光绪也给他乳母抱住了,不让他扑过去。第一次他竟失声大哭起来,当时就给太后挥挥手立刻把他打发出去,连醇王福晋也几乎掉下泪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她既不能怪怨她这个已做了皇太后的姊姊,便只能把自己的襟怀放得格外达观些,只当这个儿子是别人养的,以后就让他好好地去做着大清帝国的皇帝吧!有时候她并且还想,富贵人家的子女,多半总是雇着乳母领的,她这个儿子现在不是也由乳母领着吗?所不同的只是不住在家里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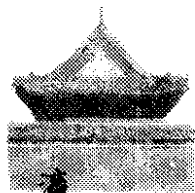
她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决意牺牲自己的思想。这个牺牲,我们真不能不算它是相当伟大的了!她牺牲了自己,一心只望她的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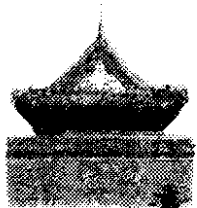
子,永远顺顺利利地做着他的皇帝,享受一切的荣华。无奈天心岂能尽如人意,他们尽是这样希望着,而事变之来,又岂是人力所能阻止的。并且来得也太快了,他们所深引为幸的那一个和平安乐的时期,竟是这样的短促,如同夏日大雷雨将作之前,天色必有几分钟特别的光亮一样。

接着,就发生了一长串不幸的事件。

这一年,中国又闹起饥荒来了。而且被灾的区域甚大,足足波及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四省。本来,在中国是差不多是常要闹饥荒的,其所以如此的缘故,不外因为水利太不讲究,各处的河道,一味任它淤塞,以致雨量下得稍微多一些,便马上要闹水灾,雨量下得稍微少一些,便马上要闹旱灾了,难得有可以平安无事的年份。这一年所闹的又是旱灾,一连约摸有两个月不曾下雨,各处田地全干裂了。田里的稻,就是全国平民生活所赖的惟一食种——米——眼见是无可收成了,各省各府各县纷纷拜本告荒,弄得皇太后天天皱着眉头。但她也知道这是无可挽回的事情,惟一的办法,只有赶快放赈。她就把这件事交给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教他火速筹备赈务。

在从前时候,交通尚未发达,尤其是中国的内地各处,人走走还容易,运东西真是十分的困难。水大的时候,还可以弄些船摇摇。如今闹了旱荒,河干水浅,船又怎么能行呢?所以即使要把别处的粮食,运往灾区去发放,也是势所不能的事。因此当初所用的救灾办法,只有把灾民运出的一条路。运出之后,便把他们分别遣在没有被灾的所在去,暂且在那里就食避难。不过终究因为交通不便的关系,一时哪里就能把大批的灾民输送得出。没法,只得按灾情的轻重,分着先后,一批一批的运了出去。可是这中间还有一层困难。内地的百姓,往往有一副很顽固的头脑,轻易不肯抛弃自己的家乡,以及他们历代祖先的庐墓,要他们跟着走,还得大大地费上一





番唇舌咧！然而救灾的事，又是何等的紧急，迟一天两天，就有几千百条性命出入。那时交通既极不便，灾民们又不肯爽爽快快地跟着走，结果当然不免顾此失彼了。

后来约略统计起来，这一次旱灾期内，旁的损失不算，有的是活生生地饿死的，有的因为死人不能埋葬，腐尸堆积，臭气熏蒸，酿成瘟疫，染病而亡的；也有怨叹命薄而自杀的，情形真正非常的惨痛！而这件事却凑巧就发生在光绪登极后的第三、四个月内。在中国，也象在别的国家一样，只要有了某种重大的灾害发生之后，百姓们总得怨恨那个政府的领袖。好象祸患之来，都是应该由他一个人独负其责的。

其时，中国的百姓便忍不住纷纷议论起来了，大家都说光绪这个皇帝有些不吉利。他们不怨他为什么不早些预筹防灾之策，也不怨他所采取的救灾的方法不当，只是一味地埋怨光绪。尤其是那些迷信心太深的人，背地里不停地在说：“光绪真是一个白虎星君投胎的皇帝。”其实他们自己又在做些什么呢？无非是束着手，眼睁睁地看着许多荒田，以及许多饿死的人，互相叹息而已。他们把这一次不幸的灾荒损失，记得很清楚，到处传说，以证实他们所说光绪是个不祥的皇帝的说法确然是对的。

醇王福晋耳朵里也渐渐地听到这种无聊的议论了。虽然在京城里，也有不少人很大胆地传说着，这样当然是使她很难堪的，她的下人们从此就听见她不住的在叹气。可是无论如何，她总不能把这些突然发生的天灾，都归咎在她四岁的儿子身上咧！她恨不能立刻赶出去，向群众演说一番，攻破他们这种没有理由的讥评。但她是决不能这样做的，她只能任凭这无数的百姓，把他的儿子抱怨着，叽咕着，便是就她个人说，虽然她也是受过相当的教育的人，然而在从前时候，受过教育的人一样很迷信，甚至迷信得更深，所以她虽不怪怨她儿子的不祥的命运，招致这种天灾，但心里总不能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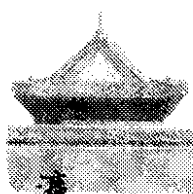
无芥蒂。至少限度，她也觉得这种天灾就是她儿子命运恶劣的表征。如今才登极已经这样了，他的前途的不利，还有什么怀疑呢？她不往后想还好，一往后想，就撑不住浑身战抖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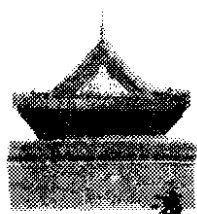
中国有两句俗语说得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一年中国的灾荒，也正是如此。旱灾正在闹得挺热闹的当儿，忽然又在沿海一带的省份大闹起蝗灾来。数千百万只长着翅膀的蝗虫，漫天蔽日而来，掠过田野，把各处勉强从旱灾下保留的一些农作物也一起啃尽了。甚至各种花木果树也只剩了一根象电杆木似的光杆。它们简直不管人民将怎样生活，不管那小皇帝——光绪将怎样受人怨谤。于是这一年的天灾，便十足十足一毫也没有假借地完成了。

不幸的事件犹不止咧！自从光绪登极以后，种种祸患便接踵而至，虽然很使醇王福晋忧虑，但这些还可以说是比较不甚迫切的远祸，一时尚可不致直接危害于光绪。所以当日最使她提心吊胆的还并不是这个，而是另一件事。这一件事既非天灾，也不是什么未来的预言，乃是一件真真实实的人事问题。当宫内有关这件事的消息渐渐地吹进醇王福晋的耳内时，她真担心到极点了。“食不甘味，寝不宁席”这两句话，恰好为那时的醇王福晋写照。

那么，又是怎样一件人事的问题呢？

读者大概都知道，当初西太后——慈禧——和东太后——慈安——是两个意见闹得很深的人。其实不仅我们后来的人知道，就是在当时虽然她们实际上并没有脸对着脸相骂过，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宫监婢仆，几乎也已个个人都知道两宫太后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了。考其所以，彼此作对的原因，倒也不怎样简单。慈安原是咸丰皇帝的正妻，只是成婚了几年，不曾生得儿女，恰好咸丰本是一个好色的昏君，便借着希望生儿子做题目，公然广选嫔妃起来。慈禧就凑这机会进了宫，并且大受宠遇，居然还生下了同治来。慈安对于咸丰的特别宠爱这位兰贵妃（就是慈禧未做皇太后前的封





号),以及她的生育儿子,当然是十分妒忌的。何况慈禧进宫的时候,慈安就因为瞧她长得太美丽活泼,曾经竭力劝阻咸丰收用她,所以这两个人是从最初起就结着怨仇的。再加慈禧也不是个安分的好人,生了同治之后,便渐渐恃宠而骄,不甚把慈安摆在眼里,这样就更使慈安不满了。

在咸丰这位昏君执政的最后两年,为了禁鸦片烟的问题,给英法两国会师攻破天津,直逼北京,他老人家吓得没了办法,便慌忙带着一群家眷逃往了热河去。这一次真使他受了场天大的惊吓。后来就一直厌厌虚虚地染成了怯症,以致送命。慈安是不懂得什么政治的,便一味怪怨咸丰太好色,以致断送了自己的命,她所说的“色”,暗中当然就是指慈禧。不过慈禧却不愿在这种小事上和她争辩,她是有着很深远的野心的。后来同治接位,一切的政权终于给她抓住了。东太后的名位虽象比她大一些,但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什么事都轮不到她顾问了。

及至光绪进宫之后,东西太后间的裂痕似乎越发深了。无疑的,慈安对于慈禧这种破坏常规的处置,是绝对不赞同的。而且光绪又是慈禧的姨甥,她自然分外感到不快。不过慈安的胆量很小,她从不敢公然和慈禧反抗。或者她自己也知道势力不敌,所以不敢发作。没奈何她只从小处着眼,随时施些诡计,教慈禧生气,也算聊以自慰。如今她瞧光绪的年纪才只四岁,什么事情都不懂得,便决意借他来做挑弄慈禧的导火线。然而她所用方法,却还是很简单可笑的。

光绪是一个小孩子,别的事情也利用他不来。东太后想,只有让他吃一些小苦,间接也好让那把光绪弄进宫来的西太后难受难受。且就事实而论,在那个时候,西太后对于光绪的确是十分的钟爱,如有人使他吃了苦,她是一定要非常难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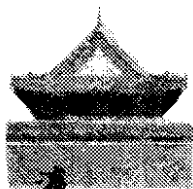
不过东太后可也不能公然把光绪打骂啊,何况无论什么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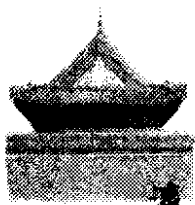
或者在什么地方,光绪的左右,总有一大群人受太后的嘱咐,用心保护着他。东太后即使想直接或间接加损害于他,也是决不可能的。因此她就决定从饮食方面下手。不过这里所谓从饮食方面下手,也决不是说她在光绪的饮食之中下什么毒药,这样是不但不可能的,而且必然立刻会败露的。所以她所用的方法,只是端整一下对于小孩子不很相宜的各种食品,待光绪来了尽量给他吃。

当光绪初进宫时,太后固然有过一番误会。以为光绪的身子瘦弱,乃是由于吃的东西太少的缘故。但后来她让他尽量的滥吃了几天,光绪便就病了。太医官来给他一诊,就说这是多吃了不消化的东西在作怪。这样倒把太后劝过来了。于是她也知道不能让光绪滥吃东西。为格外郑重起见,她还特地教那些太医官把一切不宜于光绪的食品细细开就了一张清单,存在御膳房里,吩咐他们以后永远不准供上去。

这件事原是没有秘密的,所以东太后也知道得很清楚。不久她就把这些滋味很好,而实在不宜于小孩子的食品准备了许多,只要逢到光绪走到她那里去的时候,她便取出来引逗他。小孩们原是最贪吃的,虽然他也知道这几样东西吃了要生病的,但见了这些可爱的美味,他怎么能有力量约束自己呢?禁不起东太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诱他,结果当然就使他不顾了一切,拼命狂啖起来。

这样不但损害了光绪的身体,而且还使他很早就懂得人世间有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自从一连两三次他在东太后那里吃到了自己所吃不到的东西之后,他就得到了一种暗示,以为只要上东太后那里去,就可以有这种东西吃。从此,他便念念不忘地想过去,甚至一天要去三四次。而那些宫监也因当着东太后的脸,不敢阻止。并且东太后还嘱咐他们不许回去告诉西太后,光绪自己当然也巴不得如此。无奈他的小肚皮太不争气了,这些东西吃得一多,竟不住的害起病来。再请太医诊治,他们的报告还是吃坏了东西。西太





后听了,不消说自然是万分着恼了。仔细拷问一下,才知道是东太后出的花样。不过她给光绪吃东西,从理上说,也不能就派她的错。当时西太后确也奈何她不得,没法,只好另想一个补救办法,严禁那些人再把光绪领到东太后那里去。

不料东太后这个人倒也有些怪气,她听得光绪给她害得屡次生病,不但不可怜他,而且还觉得自己的巧计已售,心上很快活。后来又听见西太后禁止光绪再到自己这边来,依着常例说,她这样总可以歇手了,哪知她偏要作弄西太后,特地不惜重赏,贿通了光绪贴身几个太监,教他们悄悄地把那些食品拿去塞给光绪吃。她的目的只要使光绪时常吃坏肚子,同时好教西太后时常生气,那么她自己就好躲在暗地里笑了。

因为那些太监太贪财,所以后来几次光绪吃坏了东西生病,他们再也不肯承认东太后送过什么东西给光绪吃。弄得西太后没了主意,便道是光绪的脾胃太薄弱,故而时常害病。从此一赌气就不再介意。不过她老人家尽可不介意,却不能教光绪生身的母亲——醇王福晋也不介意啊!她是一向知道她这个儿子的体质的,在家里时那样的当心,还时常怕他生病,如今她听了两宫皇太后象开玩笑似的,把她儿子作弄着,心上又该怎样忧愁啊!最痛苦的是这种消息,虽然不时可以传到她耳朵里来,但她儿子的近状究竟如何?身子瘦了多少?精神疲乏到怎样地步?她却一些看不到。这样又愁又闷,竟使她自己的饮食也减了,睡眠也少了,什么事情也不高兴了,终于累得醇亲王也大大着急起来。既恐他儿子在宫里断送掉小性命,又怕他妻子忧虑过甚,弄得不好,成了失心疯,又怎么办呢!

旱灾和蝗灾才救济得略有头绪的当儿,突然又发生了一些相当可虑的人祸。

许多人又在议论了,议论来,议论去,也议论不出什么好话,无非把这种不幸的事件都归咎于光绪的厄运上去。这个可怜的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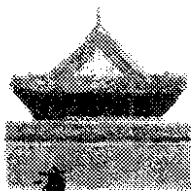
子的肩膀上,正不知已担上了多少重的责任了。其时他虽比从前大了几岁,但这种大事仍还没有理会得。因此他自己倒还不觉得什么,只苦了他父母,天天为着他的前途和国运不济而担心,尤其是他的慈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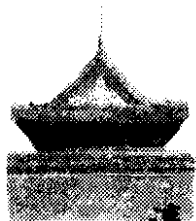
读者也许要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象这一类震动全世界,甚至一直影响到此刻远东方面的局势的国家大事,都要连累光绪的父母,看得象家庭里私事一样的担心呢?尤其要令人诧异的是为什么他们只把这一类事件看得那么小啊?真要算账的话,这几件事,有的是断送掉千百万人的性命,有的是在一个晚上变换了中国地图的颜色;其损失之大,何止影响光绪一个人的健康和他未来的命运?而醇王福晋却只把它们看得象东太后私下把许多不消化的东西给光绪吃的一件事一样大小,岂非比拟得太不伦不类了吗?可是这中间也是有着很充分的理由的:

第一,在醇王福晋没有嫁给醇王之前,她本来也只是一个平常的闺女。现在虽然已做了一位王爷的太太,并且还生了一个做皇帝的儿子,但在她的本质上,依旧不曾有什么变化,她终究还是一个孩子的母亲。那么她所关心的,自然只是那些与她儿子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事了。尽管别人都觉那些事是国家大事,在她看来,总道是只会碍及她儿子的私事。

第二,上面所说的这许多有关政务或军务的大事,虽然都发生在中国境内以及它的边界上。可是离京城都是非常的远,那时候又没有报纸,消息当然很慢,所以醇王福晋实在并不知道其中底细。她离事变发生的所在既远,认识又不清,那就无怪她不能知道这些事对于国家究竟有多少利害了?

第三,即使她已经很清楚地明白了这些事变的内容,她也不会就知道它们的利害的。因为在当初,那一班王公贵戚根本都没有什么政治学识。他们对于国家的观念淡得很。他们所以关心于政府





者,决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太后或皇上。他们只要看见太后或皇上在宫内安定地住着,他们就决不再愿意顾问其他的事。在他们的心目中,满清政府只是他们自己的家庭。除了直接妨碍这一个家庭的事以外,一般的人民,都并不这样想。

我们不妨再进一步说,光绪虽然在那时已进了宫,但对于满清政府是并不曾发生过什么影响的。即使是一个草扎成的假人,或是玉琢的傀儡,也和一个真的人毫无区别。甚至即使他没有进宫,满清政府也决不会就有变动。而那些不幸的事件,也一般是要发生的,和光绪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原是极明显的道理。可惜那时候的人迷信心太深,以致全错了念头。

可怜的醇王福晋终年愁眉不展地在她府内闷坐着,也许当时的确有不少人很诧异,——就是她的亲戚和下人们——为什么她自己的儿子做了皇帝,还是这样不快活呢?但若真要这样问起来,我想她自己也是回答不出来的。本来在太后最初决定要把光绪承嗣帝位的时候,她心中确曾有过很不快的感觉。到后来光绪真的被接进了宫去,她倒又自己宽慰着,以为只当这个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一样。可是她这种强为乐观的态度,到得那些不幸的事件一发生,便再也维持不下了。她一面觉得自己毫无能力可以阻止或约束这些祸患的发生,一面又感觉到未来的可怕,险些使她真要出一个自尽的下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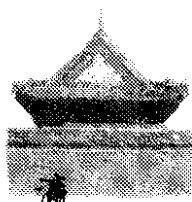
光绪进宫之后,醇王福晋能够见到他的机会委实太少了,非奉太后懿旨,她是决不能随便进宫去的。待她进了宫,却又不能单独和光绪见面,必须在太后以及许多人的监视之下,远远地站着,什么话都不好说,无非在那里站上刻把钟便完了;而即使是这样无意味的见面,也还不容易盼得到咧!几年来醇王福晋和光绪见面的次数,总计还不上十次,每见过一次以后,真不知要等多少日子,才能再盼得到太后的懿旨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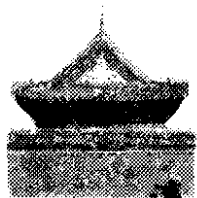
这一次的日子又隔得很久了，醇王福晋差不多天天在盼望着太后的懿旨，可是越盼越不见到来，似乎太后根本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一样。而在醇王福晋却因那些不幸的事变接踵而来，使她真不能不为光绪担心，惟恐这些厄运已直接侵害了光绪的健康，所以更急着想瞧一瞧他的面，方始安心，她对于太后这样迟迟不下旨意召她，心上自然不免有些怨尤。她觉得太后太不体谅她了，她和光绪是母子，太后当然是知道的，她的思念光绪，太后也未必不明白，那么太后为什么故意要这样和她为难呢？

不过在实际上，太后也决不是故意和她为难，何况她和醇王福晋是同胞姊妹，那时候她对光绪也还宠爱，根本决无和他们故意为难的意思。她之所以不时时把醇王福晋召进宫去的缘故，乃是她自己的事务太忙了。她老人家简直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便把他们母子俩忽略了。

大约在六七十年以前，中国的一般所谓士大夫阶级，对于东西洋各国还是非常轻视，一味以中华上国自居，把人家都看作蕞尔小邦，连那些在朝廷上平章国事的大臣也是如此，他们常向太后夸口，说无论跟哪国开战，总可以有把握打胜仗。好象中国之强，真是天下无敌一样。不过太后也决不那样容易的听信他们，因为在他们的日常行为中，已经很清楚地表现出他们所具的认识不是，以及他们对于外交方面没有应付的手腕了。太后是把他们看得很透彻的，所以她老人家打定主意，无论他们有什么谏奏，总是一概的不介意。至多她也只肯听信一二分，其余大部分的话，人家等于是白说的。她这个习惯始终没有更改，直到她归天之前，还是如此。假使不因为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曾有过光杆的情形，她老人家一定会把所有的朝臣全斥退，独自一个坐起朝来。

现在我们再说那个可怜的醇王福晋，她在家静候着太后的懿旨，过一日真象过一年。但是太后的懿旨老不见下来。最后，她不





能忍耐了，说一句很迷信的话，也许她自己知道生存的日子太短了，所以不愿再一味静静地等候着。突然，她自动地上了一道密奏，——当然还是醇亲王给她办的——向太后请求，希望太后准许她进宫去见一次光绪。

不但如此，她还极恳切地祈求太后，要她变更一向的习惯，使她得到不受监视，独自和光绪见面。这个请求在旁人看来，也许要说她所望过奢了。但依着她自己想，她是光绪的生身之母，又是太后同胞姊妹，这样绝无何种需索的请求，真是一些也不会越出范围。

当皇太后接到了醇王福晋这一封密奏之后，确也感到相当的踌躇，她把这件事默默地考虑了一天工夫，后来她才决定准其所请。醇王福晋听到了，自然是非常的高兴。于是再经一度磋商，把会见的日子和时间也排定了。到得这一天，她真象得到了什么宝贝一样的高兴。还没有到指定的时期，她已经在宫门前候着了。

还好，太后也没有使她等候多久，一听到她已经来的消息，便立即派人出去把她直接引到光绪那边去。于是这一双久已拆散了母子，竟得在一种比较自由的空气之下，重复叙首。这是好多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也算是太后的恩典了。光绪虽然已和他母亲阔别这许久，——以前几次的会面实际上还和不见面一样——但母子问的天性毕竟还在，何况他原是一个极聪明的孩子。所以当他单独见到了醇王福晋时，他就一把抱住了她，不知顾忌地哭起来了。

几年来的小皇帝生活，差不多已把他应有的天真，应有的淘气，全遏止尽了。这一天，总算暂时让他回复了一个普通小孩子的本来面目，他心上自然是欢喜极了。醇王福晋的愉快也和他不相上下，母子俩紧紧地拥抱着，好久不肯放手。

当时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话，以及怎样消遣那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却没有人能够知道了。不要说旁人因为都不曾目睹，自然一

个都说不出,便是光绪自己,也因时期过短,年纪太小的缘故,隔了一二十年,便完全忘记了。我还记得当我在宫里时,我有一次凑着某种机会,曾把这件事叩问过他,可是他也说只记得有过这么一件很使他高兴的事,但也说不出那时候的详细情形了。

这一次便是醇王福晋最后一次的进宫。自从那天她和光绪分手之后,便永远没有机会再见到她这个爱子了。因为她回家去了不到半月,便得病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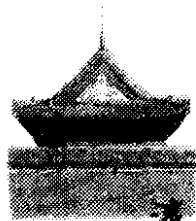
新嘉坡日日星 十



藕荷地粉彩花卉撇口瓶



瀛台泣血记



十 皇上的日常生活

光绪自从那一次和他母亲欢会了一次之后，心上委实是非常地想她，恨不能每天和她见面，不过那时候他的知识已渐渐开了，也知道这是不能向太后表示的，所以他就一直忍耐着，后来醇王福晋已经在家里死了，光绪却一些不知道，因为宫内的人都奉着太后的旨意，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有一天，光绪突然又想到了他母亲，便向一个专门服侍他的太监——王商——问道：

“我几时再可以看见醇王福晋呢？”

光绪为什么称他母亲为“醇王福晋”呢？这也是帝王家特有的规矩。当光绪初进宫的时候，太后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象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了自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掉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以后无论当着醇王福晋的面，或是在背后，他应该永远叫她醇王福晋，象对待其他各位福晋一样。他们几年来总是这样教导着他，已使他成了习惯，虽然分明知道这个醇王福晋实在就是他自己的母亲，而他也不敢再变换“醇王福晋”这个特殊

的称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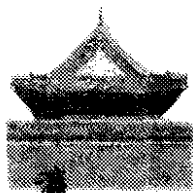
那些太监本来是决定要瞒着他的,现在给他自己这么一问,倒使他们感到尴尬起来了。那个王商的确踌躇了好一会儿,才很小心地慢腾腾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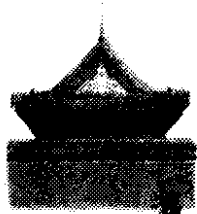
“不能够再见她了,万岁爷!前几天,醇王福晋已经出门去了,并且去得很远,也许永远不会再回到京里来了。她是跟她的祖宗们一起去,所以很快活,很高兴。万岁爷今后虽然不能再见她,也是不妨的,千万不要难过,万岁爷一难过,她老人家远远地就会知道,一定要跟着难过了;而且给太后知道了是要着恼的。”

王商的话说得很含糊,而光绪的年纪也还太小,竟听不出他的用意,就立即信以为真了。

即使是这些服侍他的太监,也未尝不感觉他这个被硬派来的做皇帝的差使,实在是很痛苦的。所以他们都很可怜他,总想竭力使他快活,而在这一批人的中间,尤其忠心于他的,就是这个王商。换句话说,光绪童年时代最好的好朋友,也就是他。他始终是小心翼翼地看护着光绪:见他摔了跤,便马上把他扶起来;见他身上冷了,便立刻去取衣服来给他穿上去;见他走得乏力了,便自己抱着他走;见他有做错的事情,便婉婉转转地劝正他;见他有不懂的事情,便详详细细地解释给他听。自从光绪的乳母出宫以后,他差不多就代替了她的位置,甚至还比她更小心周到。

其时那个奸刁险恶的李莲英已经继安德海而为太后的总管太监了。这位天下闻名的大太监,就是后来把光绪的一生葬送掉的恶魔。说也奇怪,当他做了总管太监不久,便立即和光绪结下了冤仇。在李莲英的心目中,仿佛已经看透光绪不是一个糊涂的人,待他长大起来,一定要遏止自己的野心的。而光绪又怎么会不欢喜他呢?他是一个小孩子,当然不会有什么深心的,他之所以厌恶李莲英,完全是面相的问题。有一次,他竟极干脆地向李莲英说道:





“你这个人究竟为了什么缘故，会长得这样丑啊？我见了你真有些害怕，快给我走出去！”

李莲英倒想不到这个黄毛未退的小皇帝，竟会对他说出这样不客气的话来。当时心上自然万分不快，可是碍着他这个“万岁爷”三个字的虚名，也不能马上就反唇相讥。并且在出去之前，照例还得向他恭恭敬敬地磕一个头才好走路。不过当他的身子一旋过去，脸上便立刻透出了一些凶意，只除光绪没有看见，其余的人全见到了。假使光绪对于清宫内的种种黑幕能够稍微有些头绪的话，同时对于那些善于弄权的太监的野心，也有一些认识的话，那么他一定就会警觉自己方才那两句话已经种下祸根了。

李莲英在当时虽还初掌大权，一些也不曾显出过他的手段来；但在他们同伴之中，已经都知道他的确是一个最富于野心的角色，将来一定会弄出大大乾坤来的。所以那一日在他含怒而去之后，王商这个忠心的太监，便忙给光绪很和婉地开导着，他说：

“万岁爷！你最好不要对李莲英说这种话，他已经是太后手下的总管太监了，多少该和他客气一二分；并且如今太后很宠信他，所以他多少总也有些势力，将来他说不定还要给亏给皇上吃呢！”

“他怎么能使我吃亏？王商。”光绪虽然已经懂得“吃亏”就是于自己不利的解释，但实在想不出李莲英怎样能够加不利于自己。“我不是万岁爷吗？他却只是一个太监，只是我们的奴婢，他怎敢欺负我呢？并且他的脸的确长得太难看，我又不曾错说了他！”

王商对于这位小皇帝的答复，也感觉他委实太天真了，只得含笑摇头道：

“我的万岁爷啊！就算是他长得真不好看，你也不必去说他，因为多说话总是不好的事；不但对于这件事是如此，就是其他的事，即使皇上已经瞧见了，或是已经知道是真的了，但也有许多是说不出的。奴才的意思无非是希望皇上在这里住得快活安乐，决不是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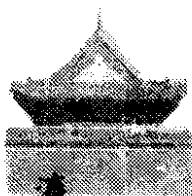
怕什么李莲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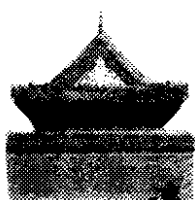
王商的话可说已是讲得很明白的了。然而光绪毕竟因为年纪太小的缘故,听了还是不觉得有什么大关系。其实即使王商自己,当日虽然如此说了,却也绝对不会料到后来李莲英和光绪竟会做成那样痛心疾首的死冤家!太后和光绪间的不睦,简直完全是李莲英不断在背后搬是非戳壁脚的结果。当他没有施展他的特长时,太后对于光绪真是非常的爱惜,并不比爱惜他自己的儿子——同治——有甚差别。

现在让我们再来详细叙一叙皇上的日常生活。

论到光绪的日常生活,倒也并不怎样简单,每天早上,差不多在六点钟的光景,他总要醒了。他一醒是马上要喊起来的,于是王商便忙着赶进去给他穿上衣服,端洗脸水,侍候他梳洗,除了王商以外,另外有两个太监,也是一般会替他这样照料着的。大概他们三个人自己先分好了班,每隔几天这样轮流当差的。光绪在起身之后,第一件使他高兴的事,就是看那些小太监们替他忙着准备早膳。而当他们在一路给他穿衣服的时候,他也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总是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和顺。

平常日子,他多分穿的是一件淡蓝色的长袍,上面罩着一件淡红色的比甲,这件比甲是很长的,从肩上一直要罩到脚尖。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黑缎子的围帽,帽顶上有一颗用丝带打就的结子。结子下面,还披着许多象流苏一样的红线,帽子上也有花纹绣着,那是许多金色的长寿字。在当初,普通人的帽子上是绝对不准用一些金色或黄色的,只有皇上才可以。不过在皇上所穿的便服上,也不大用黄色和金色,只有逢到什么大典时候所穿的礼服上,才用这两种颜色为主。在他这一顶帽儿上,前部的正中,还有一颗很大的珍珠缀着,也是平常人所不常有的。他足上穿的是一双黑缎做的小靴,底是白的,就是所谓“粉底朝靴”了。





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替他穿好衣服之后，他差不多总是来不及再梳洗，便急着要吃他的早餐了。他的早餐也是很丰富的，除掉那个照例有的一百样小菜之外，还有许多乳酪、小米粥和松饼之类给他准备着。只要他一坐下去，便可以独自大模大样地吃起来了。虽然他只是这么大的一个小孩子，但一切侍候他的人是决不敢随便放肆一些的。不但这样，他们还随时提醒着光绪，使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位万岁爷，万岁爷的餐桌上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坐上去的。所以自从光绪进了宫，每次吃饭，总是只有他一个小孩子孤零零地高踞在上面。那些太监不但绝对不敢和他坐到一起来，就是在旁边侍候着的时候，态度也是非常的庄严恭敬。一举一动，总是轻悄悄的，决不会发出什么大的声音来。假使光绪低倒了头，吃得高兴的当儿，竟会不觉得有他们在旁边。

待到他进过早餐以后，第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上太后那里去给她请安。除掉他有病的日子以外，这一套做作是断断不能省的。即使他长大起来，成了一个大人，还得每天如此做。在从前时候，孝是一般人所看得最重的一个字。子弟们向父母请早安，可说是仕宦人家通有的习惯。不过在宫里比较上似乎格外郑重一些。

当 he 从自己的宫里上太后的宫里去时，王商总是率领着几个小太监随护他同去的。到了那边，光绪当然可以直接走入太后的寝处，向她恭恭敬敬地请安。太后见了这干儿子，照例总也要跟他周旋几句，无非是问他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今天清早吃了些什么东西？或是身上冷不冷？热不热？对于这些问句，光绪都得很温文有礼地答应着。最初他自然是不懂得这样做的，后来必定又是仗着王商等这些太监的教导，渐渐就使他练习得很纯熟了。太后虽然不是一位卫生家，但她却很早就弄成了一种早起的习惯。依我后来推想起来，或者也是她亲政以后，每天必须临朝，因此逐渐养成的。每当光绪到她跟前去请安的时候，她总是早已收拾好，快要上朝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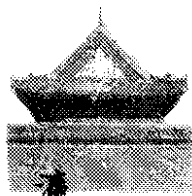
所以只等光绪和她照例寒暄了几句,她就立刻要吩咐起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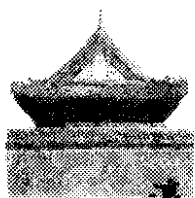
其时只需李莲英一声吆喝,外面便一阵风似的把她老人家所坐的藤轿抬来了。这种在宫内用的藤轿是并不怎样考究的,仿佛和我们如今所见的山轿差不多。好在只是在宫内用用,就简陋些也不妨。藤轿一到,太后便独自坐了上去,让几个专充轿夫的小太监,抬起来走着。当光绪初进宫的一两年,太后因为瞧他实在太小了,所以每天上朝,总是抱着他一起坐在藤轿里的,后来瞧他渐渐长成了,便教太监们挽着他,跟在轿子后面走。也许太后的意思是想让他趁此活动活动筋骨。光绪在他手下的那一班太监中,最亲热的就是王商,因此每天挽着他走出去上朝的差使也总是王商当的。光绪的小手,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很高兴地走着。

在太后跟前,李莲英真是最了不得的一个家伙。当太后静止的时候,他是等于大和尚旁边的一个首座,而逢到太后出行的时节,无论行程是怎样的短,譬如只从这一座宫殿到那一座宫殿,他也总是神气活现俨然象一个全队的总指挥一样。光绪这个随在太后轿后步行的小皇帝,李莲英真不把他放在心上咧!

他们这一批人出了太后的寝宫,便曲曲折折穿过了许多宫院,径望那受朝理事的大殿行去(通常总是在太和殿)。上殿之后,太后首先在一张龙椅上坐了,她的左边,另有一个较小的座位,那就是给光绪坐的。因为光绪的身材还不够长,坐在那龙椅上悬空了双足,很不好看。所以他们还特地给他备着一张搁凳,每天待他把自己的一双小靴在这搁凳上一搁稳,早朝便开始。

据一般人告诉我,光绪的确是挺聪明的。他四岁进宫,随着太后上了几次朝,便马上理会得一切的动作了。他并且还知道那些穿得翎顶辉煌,诚惶诚恐地走上朝来的老家伙,就是京里头的一班大官员,他们来的目标是报告他们所做事情,然后静听太后的吩咐,而他自己也就是他们未来的主子。因此他每次坐到了那龙椅





上,总是扮起了他的小脸,装着一派非常庄严肃静的态度。使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不免十二分的诧异。

早朝的时间是没有一定的,什么时候完毕,全听太后指挥,大概至少总要费上半个钟头光景,碰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也许延长到两三个钟头也说不定。

在这个时间内,光绪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呢?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他的任务只是竭力约束着自己,端端正正地坐在龙椅上,象一个木头人一样,直到那些官员全部退出为止。所以每当太后发出了退朝的命令,他心上便快活了,只等那些官员走出,他就立刻从椅子上跳了下来,跨着大的步子抢在太后的前面先走了。从最初的时候起,他对于这种繁复无谓的礼节,就是最不欢喜的。后来他长大了,他的思想更倾向于自由的一方面,便格外厌恶这些俗套了。

退朝下来,光绪就得开始做他的功课。一个做皇帝的人,自然需要相当的智识和才力的。因此他的功课也委实很繁重。他的教师也不止一位,有教弓箭的教师,有教文学的教师,有教剑术的教师,有教图画的教师。在宫里头,这种教师都称为师傅。譬如姓张的就称张师傅,也等于现在的张先生、李先生一样。光绪对于这种功课,自小就很感兴趣,从不偷懒,往往很认真地做着,进步非常的可观。

光绪虽然已经很懂得自己是一个万人之上的皇帝了,但他对于这许多师傅们却总是很恭敬,比一般富贵人家娇养惯的子弟还要恭敬;尤其是对于那个教他诗文的翁同和更敬重。虚心受教,真象一个勤读的好学生一样。后来他和维新派的首领康有为的发生关系,最初也是经这位翁师傅从中介绍的。这两个人在他一生的过程中,都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可惜他们竟不能帮助他完全达到他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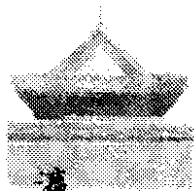
翁同和的道德学问,大概知道的人很多吧。而他的教学方法,分外与众不同。这一点影响于光绪的学识也是很大的。因为从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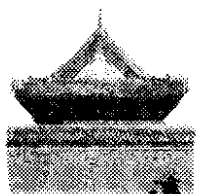
般老先生的教导子弟,差不多有一个一贯的作风,就是欢喜用一些小小的手段:譬如一个学生背熟了一段书,或是写完了几页字,他们少不得就要奖励他几句;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们往往又故意寻一些错处,责备他几句,使他方才所受的奖励恰巧一对一,抵折个干净。在他们的意思,以为这是一种防免子弟们受奖而骄,因骄而惰的方法。然而翁同和却不欢喜这一套,他始终是极忠实地监护着光绪,决不弄半些机巧笼络的手段。只要光绪所表显的成绩,实在够得上奖励,他便尽量地奖励。过后也决不特地找些错处来抵消这奖励。即使光绪真有了错,他也从不直接责备他,总是用着极诚恳婉转的言语去劝告他,使他听了不觉难堪,又愿意接受。

还有一件事,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翁同和虽然是光绪从小的师傅,而且最得光绪敬爱,但在后来光绪当国的时节,他却从不曾向光绪提出过什么请求。便是光绪自动要升赏他,他也往往竭力地辞谢,非到无可推却的地步,不肯接受。这位老先生人格的伟大,真不愧为光绪的师傅。当时满清政府的朝堂上象他这样的人委实是绝无仅有。

光绪和翁同和的师生交好,感情融洽,渐渐就成为宫内所共晓的事实了。不过这也并不违法,有谁说他们不是呢?可是那些奸刁阴恶的太监,是最善于造事生非的。有一天,终于掀起了一些小小的波浪:这日正当翁师傅在书房里教授光绪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太监——这个太监的名字已经没有人能够记得清楚了。但就这件事情的性质看来,多半总是李莲英,因为象这种捕风捉影,搬嘴弄舌的勾当,最吻合他的个性。不过假使真有人去问他的话,他是发誓也不肯承认的。——偶尔在光绪的书房门前经过,不料竟给他窥见那个年高德劭的翁同和,居然不顾了体统,和光绪对坐在那里。

论起理来,在皇帝面前,做臣子的也未尝绝对不可以坐。若是皇帝特地赐他座,那就尽坐不妨。其时那个太监也决非没有想到这





一点,他却存心要使光绪和翁同和两个人都受一点委屈,便立刻大惊小怪地赶到太后那里去,向她启奏道:

“奴才启奏太后,方才奴才经过皇上的书房,瞧见翁师傅不守规矩,竟是大模大样地坐在皇上的面前,求太后定夺。”

这位太后的脾气偏是最介于这些拘泥不通的礼法的。如她听见有人破坏了向来的规矩,或者还没有破坏,只是表示了一些不大重视的神气,她老人家就要大发雷霆了。当时她一听这太监的报告,自然也是怒不可遏,便立刻差人去把翁同和叫了来。翁同和原是一个很懂得体统的大臣,虽然他实在是奉了光绪的特许才坐下去的,并不曾破坏什么礼法。但他也决不愿意和太后争论,并且他也不愿意直说是光绪叫他坐下去的,免得连累光绪。他只是俯伏在石阶上,低着头,一声不发地忍受着太后申斥。

及至他回到书房里,也不敢把这回事告诉光绪。可是宫里头的那些太监的嘴舌真是太勤敏了,可以说天下再没有比他们更欢喜搬弄是非的了。所以不到几分钟,光绪也立刻知道了这件事,他觉得自己已经累及了翁师傅,应该和太后说明一下。便马上逼着王商领他到太后那里去。

王商搀着他,到了太后的宫外,少不了就有人通报了进去。太后当然无拒见他之理,便照例宣了他进去。他一进去,便立即抢上几步,跪在太后的面前,同时又把两只小手攀住了太后的膝盖,低着头,透出了一种又想说话而又不敢说的神气。世界上的人敢在太后面前这样不拘礼节的可说只有光绪一个。

“孩子,你想说什么话呢?”太后看他的样子怪象受了什么委屈,便自己先很温和地问着他。

“亲爸爸!”光绪用着很低的声音答道:“孩儿想请求你老人家宽赦了翁师傅一次。因为我方才听见小的们说,亲爸爸怪他不该在孩儿面前坐下,已经说过他一场了。这件事实在是孩儿的不好,翁

师傅原不想坐，只因今天的这课书比往常特别长一些，孩儿瞧他站着讲，样子好象很吃力，便自己教他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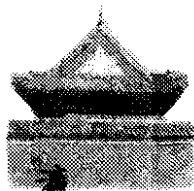
光绪平常是很静默的，就是在幼年的时候，也是如此。但一旦开起口来，却又非常灵巧婉转。这时候经他那么很调皮的一说，不但太后的怒气已消了，便是那个一味和他作对的李莲英，也觉得无从再插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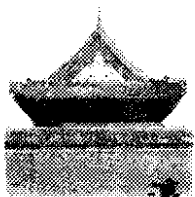
“并且他在坐下去之前。”光绪又继续说道：“还照着规矩，向孩儿磕了一个头谢过恩，然后再坐下。亲爸爸！你老人家能不能就赦过了他呢？多谢你，千万的多谢你！”

末了两句话，终究还不脱小孩子的口吻。

在这一件事上，实在也就可以看出光绪的个性，他的思想是一向倾向于民主政治的；说得浅一些，就是他一向不欢喜滥用专制的权威，而是趋重于平民化的。后来他差不多时常要借着一些推托，公然破坏那些十足帝皇派的习惯。便是这一件事，在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共和国民的人看来，真是太小了，太简单了。直截爽快，可以说一句不劳费心。但是在当初清宫里面，一切的行动，都得受着几百年来习惯的约束，象翁同和这样坐在光绪面前的小事，要是办得严一些，的确可以化成一件绝大的大祸。现在光绪既已这样一说，太后本心原也不想过于为难他，便立即答应赦免。那时候她老人家对于这个干儿子的请求，倒的确是没有什么不准的。不过就几十年后发生的事实推想起来，当初太后的赦免翁同和，没有请他另寻高就，无非是口头上的敷衍，在暗地里，自从那天起，她便一直把这个仁慈方正的老先生看作一个可疑人物了。

另外有一位师傅是专门教光绪书法的。这位师傅自己的书法，不用说，自然是挺好挺好的了，而他用来教光绪的方法，也是异常的高明。他先在许多较厚的纸片上写了几十个字，作为模范，每天早上就让光绪用一种很薄的纸头衬在它的上面印着，一笔笔地描





写。大概一个字起码总要描十张或二十张,每天照此描十个字,一直要描到光绪能够不印在范本上,自己脱手写出来,才可算这个字他已经会写了,然后才进一步研究使他怎样写得好。

写好了字,光绪便要念书了。他所念的也无非是四书五经之类。翁同和大概每天教他念一页,或两页,不求多,只求熟,总以能够背诵为度。这两项功课上完,大概也总在十点半钟左右了。光绪却还不能够自由,在进午餐之前,他还有一课画图咧。画图原是他最欢喜的事,不过太后却不主张一个皇帝应该欢喜画图。她老人家早就向那个教画图的师傅嘱咐过了,不必让光绪太兴奋,而时间也不许太长。所以当光绪上罢画图的时候,通常总不过十一点钟模样,距离进午餐至少还有一个钟头咧。

这一个钟头怎么办呢?太后倒也很早就替他规定好了。因为他们每天起来时候太早,依太后想,象光绪这样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是必须在日里再补上一觉的,不过他老人家并不主张在午餐之后睡觉,以为饭后睡觉,是有碍消化的。因此她就叮咛王商这一班太监和光绪的那个乳母,务须利用饭前这一个钟头的闲暇,强迫他上炕去躺一觉,睡醒之后再吃饭。如此实行了几个月,光绪也就渐渐养成了这时候必须睡觉的习惯。而当他睡觉的时候,四周总是非常肃静的,假使有人胆敢大声吵闹,因而吵醒了光绪的话,他的罪可就不小了。最轻的处罚,也得挨上几十下宫杖。

吃过午饭,比较有趣的生活开始了。他们可以容许他走到户外去,但当然也不许出宫去,只是在花园里或院子里转动转动。光绪有一头很美丽的小马,雪白的毛,长长的尾巴,一双明亮而伶俐的大眼,充分显得它是一匹未来的骏马;它并且很能懂得人意,每逢光绪骑在它身上的时候,它总是和驯得象一头小绵羊一样,仿佛它也知道自己所驮的是一位万乘之尊的小皇帝。

在这匹小马上,少不得也有一切应备的东西,象鞍啊,辔啊,镫

啊，缰啊，真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哪一件也不会少的，非但不少，而且都是十二分的讲究。那个马鞍上还镶着不少的水晶绿玉之类，镫上也嵌着银皮，缰是上好的丝线编的，马鞭子的柄是珊瑚的，一并算起来，着实要费好几百两银子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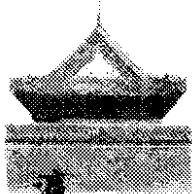
然而光绪还是不能怎样自由，他们——那些太监——为着怕他翻下来，闹出大乱子的缘故，总是十二分小心地看护着他。当他骑在上面的时候，两旁就有两个人夹持着，紧紧地扶住了他的手臂和腰部，一些也不使他摇晃。同时还有两个人拉着马口旁的嚼铁环，以控制马的速率。在这种情形之下，那匹马简直无从跑起了。他后来时常很懊恼地追念着，以为那些过于胆小的太监，给他埋没了自己对于运动方面的天才。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某处看兵操，当看到马队的时候，光绪便回过头来，透着很羡慕的神气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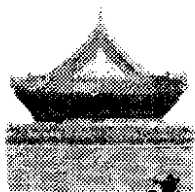
“我也是很喜欢骑马的，假使我小的时候没有他们这些人在旁边纠缠着的话，我相信此刻一定可以比他们骑得更好了。”

我们虽然没有机会可以使他证实他自己的话，但从他无论学什么东西总是很容易熟练的一点上看来，这句话倒是极可相信的。并且那时候北方人都惯于骑马，骑得好的人也很多，并不算什么难能的事。

象光绪小时候那样拘束的骑马，实在是极乏味的。即使他初上马背的时候，兴致是非常高，但给那些太监连人带马夹着走了一两个圈子，就无论如何也兴奋不起来了。所以光绪每天至多也不过和那一匹美丽的小马亲近半个钟头左右，便不想再骑了。有时候他竟懒得上马，只站在马的旁边用他的小手在马的毛片上抚摩一会儿，就懒洋洋地走了开去。

下半天原是专备他习武的，除掉骑马之外，另一件事情就是练习射箭、击弹，这两种玩意儿现在是很少人练习了。在当时，却的确很重要，宫内也有一片绝大的箭场，是专备帝王们练习射箭用的。





(译者按:关于射箭和击弹的大概情形,想来读者知道的一定很多,这里可以不必再把原文完全译出来了。)

光绪的体格虽然不大强健,但他的智力却是非常的高,足补体力之不足。不用多少时候,他就练习得很好了。无论射箭,或是打弹子,他都可以用左右两手替换着表演;并且发射得都很准确,只是劲儿差了些。

在皇宫里头,我可以说一句很武断的话,就是永远不会有聪明的人!即使有,只要进去住过三五年,包管也会愚蠢起来。因为这是有两个极明显的理由的:第一,宫里的人轻易不许出宫,宫外的人,轻易也不准进去。所以到了宫里,便等于和外界完全绝缘。所闻所见,一切都极有限,他们的思想和学识,当然也只有退步,没有进步了。第二,宫中的生活都是非常刻板,而且迷信神权,迷信王权,俱已到了极点,无形中造成了一种顽固不化的空气。可以使任何一个天资高的人,被束缚得完全消失掉他的聪明。

举一个例:譬如皇太后这一个人,在宫中所有的全体人的脑神经上,可说是没有一个不当她是“全世界的主宰”的。他们以为什么法兰西啊,葡萄牙啊,都只是满清帝国的属国,或是边远的省份;象云南,贵州之类,什么叫做国际问题,什么东西是条约,他们简直做梦也不会做到。即使外面各处的小百姓都是明白了,他们也不会有机会明了。

然而光绪却有一个例外的天才。虽然有这样恶劣的环境压迫着他,而他固有的智慧却不但不被损害,并且还照常的发荣滋长。及至他十一二岁时,他的识见已比宫内一切的人都高明了。若有人问,那么太后比他如何呢?我的答复是或许可以说比他高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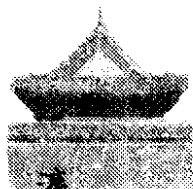
光绪每天进晚餐的时间,大概总在下午六点钟光景。因为宫里头受着每天的早朝和太后个人的习惯的影响,无论上下,差不多全是睡得很早,起得很早的。所以进晚餐的时间,也比宫外特别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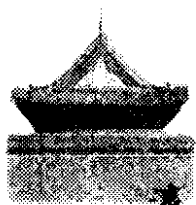
过晚餐,才是一天中光绪最快乐的时候,他可以象一个普通人家的小孩子一样地自己去寻求快乐(当然限于宫内)。这样约摸可以容许他写意两个钟头,一到八点钟,他就非上床去睡觉不可了。

通常他总是就在自己的宫内玩耍的。只要他把箸匙一放下,那些太监便会立刻取出一大堆玩具来给他玩弄了。他的玩具真是多得无从计数,有些是他的亲生父母——醇亲王夫妇所举给他的,有些是太后赐给他的。以太后的豪奢,对于这种花不了多少钱的玩具,自然是看得很轻淡的。因此,她老人家每天总要打发人去买一批玩具来赐给光绪。

同时她还叮嘱宫内的那些女工,务必在闲的时候尽量给光绪制造些特别的玩具出来。于是光绪的玩具便一天多似一天,简直使他永远不能有充分的时间可以一一玩弄的了。再加各省各部的那些大官府,他们旁的事情虽然未必干得来,但对于怎样巴结皇太后或皇上的手段,倒是很精熟的。他们知道光绪的年纪还小,大概玩具总是欢喜的。好在玩具这样东西,最高的价钱也高不到哪里去。他们便落得避重就轻,不时送进大批玩具来,借此献他们的殷勤。

不过有了玩具,要是只让光绪独自一个人玩,那是一定不会使他发生怎样浓厚的兴趣的。但是宫里却没有别的小孩子啊。为着要讨他欢喜起见,那些太监便不得不暂时缩小下去,假充小孩子,伴光绪一起玩着。当他们在玩的时候,光绪当然可以十分自由地坐着或是立着,甚至在地上滚着,决不受什么拘束。而那些太监们却为难了:照例是他们应该站着的,然而他们是大人,光绪是小孩子,他们站得一高,又怎样能和光绪在一起玩呢?那么坐下去吧?不行啊!光绪是万岁爷,谁敢在他面前坐。这样站着太高,坐又不能坐,那又怎么办呢?没奈何他们只得让膝盖儿晦气,直挺挺地跪在地上,到光绪玩厌了才站起来。他们并且不准偷巧把臀部坐在足尖上。因为即使这样,也就是大不敬了。





有时候,凑巧碰到太后高兴的时节,她往往会在晚膳之后,派人来把光绪召去,叫他带着他的玩具到太后的宫里去玩。这可不是太后自己愿意跟光绪玩,她只要看着他玩。当光绪在玩的时候,她自己便摸摸骨牌,或是召几个她所瞧得起的女侍上去伴着她掷掷骰子,斗斗纸牌。这种情形,倒还多少表显着几分天伦之乐。所以光绪的幼年时代,实际上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

有一点也是极值得一提的。

据说在那个时候,光绪虽然在表面上似乎已不再惦记他自己的父母了,可是他心上是终究忘不了的。平常时候不说,无非是惧怕太后的意思。然而一到玩耍得过分高兴的当儿,他那小小的心灵,便再也泯闭不住了。不管他在自己宫里玩耍,或在太后那边玩耍,他往往会突然放下玩具,仰着头,仿佛很郑重其事地问道:

“醇王福晋究竟是上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隔了这许多时候,还不见她进来看看我们?”

这个问题真是怪不容易答复的,谁都不敢轻易答应,惟恐记错了半个字,要惹太后怪怨。只有翁同和和王商两个人因为对他太忠心了,不忍学着别人一样,老是给他一个不睬,往往大着胆,很小心地给他解释着。至于太后自己呢?她也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可以说,只得握着她的纸牌,暗暗叹息着。

“醇王福晋是不会再回来了,万岁爷!”翁同和和王商所给予他的答复,每次大概总是用这两句话。“她老人家已经很快乐地上西天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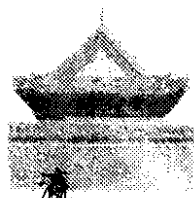
幸而光绪的年龄毕竟还嫌太小,他们给他这样一说,他也就满意了,便不再仔细究问“西天”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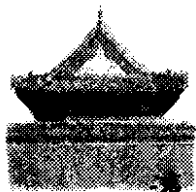
或许在他的脑神经上已有了一种错误的猜度,以为“西天”这两个字,必然也是某一处省或县的名称,离京城是最辽远的。这里的人既难得上那边去,而到了那边去的人,便十有八九不能回来

了。他自己总以为是猜得一定不错的,所以不再问下去了。

可是即使他不问下去,宫内的人都很明白,深信一位小小的皇帝对于他自己的母亲,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们也体会到一个孩子失掉了慈母以后的伤痛。不过对于这一点,太后是不高兴极了,她深怪光绪不该如此眷恋他的母亲,而忽视了自己。她仿佛有些酸溜溜似的,觉得不大痛快。本来她老人家原是有一个挺古怪的脾气的,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无论为了什么事情,她都欢喜占先;不但占先,而且好象非占第一不可。便是在别人所生的孩子的心坎上,她也希望争到第一个位置。

晚上的游戏完毕之后,不管光绪是在太后那里玩,或是在他自己的宫里玩,都得随着王商恭恭敬敬地走向太后跟前去,向她请过安,方始可以退出。其时他因为已经辛苦了一天,精神总是非常的疲倦了,一跨出太后的宫门,王商便立即把他抱了起来,或是把他驮在背上,一路慢慢地走回宫去。他的乳母是早在里面候着他了,便扶着他上了炕,替他脱下衣服,盖上褥毡,再在旁边坐着,轻轻地哼着他所爱听的小曲儿,一直到他自己发出鼾声来才敢退去。





—— 小朝廷

一个小孩子的七岁的生日,在从前时候,是看得很重大的。因为依一般人的见解,无论哪一个小孩子,在七岁以前是极容易夭折的,非过七岁,他的生存还不能说已有把握。仿佛七岁就是一道关。过了这关,人的生命才有充分的把握。所以逢到七岁的生日,做父母的一定觉得很欢喜,深信他们的子女,从此可望平平安安地长成了。可是有些人格外胆小的,却还不能如此乐观,他们把七岁这一道关看作第一关,又把十二岁看作第二关,必须过得这两关,那么这个小孩的生命才稳固了。

平常人家既是这样重视,宫里头当然越发看做是了不得的大事了。一个小皇帝的生命,该比那些寻常人家的孩子高贵上多少倍呢!

当光绪在他七岁的生日的早上,醒过来时,便觉得眼前的情形和往日有些不同。虽然他们并不曾给他在什么地方结过彩,也没有任何庆祝的形式,但从王商以及其他许多服侍他的小太监的表情上看来,他已经可以有些明白了。当然,旁的事情是他绝对明白不

来的，他所明白的无非是今天这一日对于自己总是有着什么重大的关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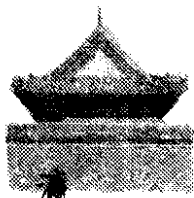
“万岁爷！今儿是你七岁的生辰。”王商第一个很兴奋地向他说道：“停一会儿就有许多怪好玩的事情给你见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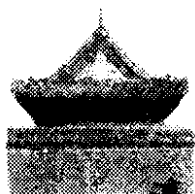
及至他穿好衣服，走进书房去，他那忠勤不二的老师傅翁同和，也例外的早在那里等候着他了。其时离上课的时候尚早，翁同和就随便拣了些一个七岁的小孩子所能了解的格言和古训之类，向他讲讲。例如“男女七岁不同席”等等。无非也是凑这机会，再特别勉励他一番。

据我后来的观察，光绪的性格因为始终倾向自由主义，所以对于一切头巾气太重的议论，也是不怎样赞成的。他自己的日常行动，也决不拘于小节。不过在那一天翁同和给他说的时侯，他却一些没有厌烦的神气，仍象平时一样，端坐在一张小椅子上静听着，并且把每一句话都牢牢地记着。

这一天，对于他的确是有一个绝大的转变的，就是从今天起，他可以独自一个人出朝视事了，他不必再和太后一起上朝。他的座位也变动了，那一座设在太后左侧的较小的御座已撤去了，他可以直接坐在正中的御座上。就是昨天太后所坐的位置。因为这样，他的服饰也须连带的有些变动。王商等都极忙乱地在给他准备着，要把他打扮得格外的富丽堂皇，好去坐在外边的大殿上接受百官的朝贺，所有在三年前，他进宫时举行加冕大典所穿的各种服饰，今天他又重新穿起来了（当然又是另外做起来的）。头颈里还加围一条雪白的珠链，使他十足地形成了一个具体而微的皇帝的规模。

上面不是说过，每天早朝，他总是随在太后的轿后走的吗？可是从今天起，他自己就可以坐在那轿子上了。但在他上轿出宫去之前，他必须先上太后那边去走一次，除了照例向她问候以外，今天





还得特别说上几句祝贺的话，也算是这个七岁生日上应有的一些仪式。在中国，这一种习惯，的确是和外国人绝对不同：外国人逢到自己生日，做父母的总要向他说几句祝贺的话。可是我们中国人却必须颠倒向父母祝贺，同时还要磕头。这种规定，想来也是我们注重孝道的表现。因为我们的得到长成，无非仗着父母的掖护，所以每逢自己生日，都得向父母道谢。

当日，慈禧太后就以亲爸爸的资格，毫无惭愧地接受了光绪的道谢，并且还在他叩过头，站起来之后，用着很严肃的态度，向他发表了一篇训词。这篇训词却没甚特别，想必也是宫里头历朝沿用的一种老套头。

“今天你已是长成到七岁了，已经比去年这个时候足足增加了一岁。”她老人家声音虽不高，却自有一种清厉的音调，足使他听着惊心。“在你的一年中，这一个日子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从今天以后起，你必须立定主意，比从前格外用心读书。要知道做了皇帝之后，天下的百姓就得一起交给你去掌管了。若是你再不用心读书，你的学识和智能是一定不够的，那又怎样能使百姓们一心一意地来敬重你呢？便是你坐在朝上的时候，无论说一句话，或是写一个字，总要十二万分的谨慎，千万不要做出愚蠢而惹人发笑的事来。”

太后虽然在这样谆谆地训诫着，可是光绪却并不专心地在听她。因为这一天宫里头至少总有几分往常所没有的热闹的情形，这对于才只有七岁的小孩子是决不能不发生兴趣的；而尤其使他感兴趣的是那些数不清的礼物。这些礼物分别堆在几百具朱红漆的圆盘里。每一具圆盘有一个太监捧着，他们象参加什么集团游行似的排着队走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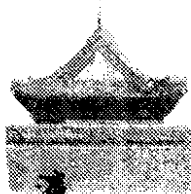
请问这些礼物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当然不是天外飞来的。因为在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三个月以前，京内各部，京外各省的那些大官府，已凭着过去的经验，早就记起光绪这一个七岁的生日。

他们并且知道这个生日是不同寻常的大生日，为着希望长期保持他们自己的禄位，或者竟是进一步再想另图升发的缘故，他们很确切的自认必须赶快向这位渐知人事的小皇帝竭力奉承起来了。而他这个七岁的生日，却正是他们争宠献媚的最好的机会了。因此，除掉极少数的人以外，所有那些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以及一般不相干的皇亲国戚们都一齐忙起来了，他们不惜破费大量的钱去采觅各种珍奇的礼物，有的爽快出了大薪俸，把各地有名的巧匠召到他衙门里去，专心制造起来。并且他们还极周到地顾到这一点：就是一切礼物务求适用于一个七岁的小孩子。他们希望使自己的名字马上在光绪的脑神经上发生良好的印象，而在他们自己未起身入京以前，这些礼物已特派一批心腹人提前送进宫来了。

说起朱红漆的圆盘子，这倒又是一件在我回忆上留着极深刻印象的东西，这些圆盘都是木质的，外面用着最好的漆料，经最好的人工，漆成一种象珊瑚一样的朱红色，光亮得可以照得出人的影子来。虽然在从前时候，富贵人家备着这种圆盘的也很多，但断乎比不上宫里的好，也没有它那么多。在宫里，这种大小不一的圆盘，至少总有三四百具，最大的通常是由两个太监抬的。光绪这一天所收到的礼物中，笨重的较少，所以这样大的圆盘也没有出现。

因为凡是外面所进贡的礼物，照例是应该先呈给他看的，所以当他还在太后那里听训的时候，长长一大队的太监，已捧着无数的贡品，川流不息地行过来了。他们挺着直僵僵的身子，一个一个地从光绪面前走过去。

所谓走过去，也决非匆匆忙忙地擦过去，而是慢慢地挨过去，只要光绪看到某一种礼物特别发生兴趣的当儿，捧这一个盘的太监，便得立即站住，好让他仔细观看。光绪眼见这么多堆积如山的好东西，一起献进来送给他，心上真有说不出的愉快。然而假使有人去问他一句：“这东西是谁送给你的啊？”我可以担保他的答





复必然是摇头。我们要知道一个七岁的小孩子,是决不能记得住多少不相干的人的姓名的。何况他虽然已做了近四年的皇帝,但实际上是一些不曾过问过什么事情的。同时也没有谁会忽发奇想的去告诉他兵部尚书是谁,安徽的巡抚又是谁,所以他根本并没有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他至多只知道天地间有所谓“尚书”、“侍郎”、“巡抚”、“总督”这一类名称。而今天他所收到的礼物,也便是这一类名称送他的。

这类名称送给他的礼物,委实是太多了,使他绝对不能看得仔细,简直看清楚也不能。于是王商就指挥这些太监依旧列成一行,先给光绪把这些东西送回去,待他退朝下来再逐一把玩。

实际上,光绪是绝对不会有这许多时间可以把玩的,他这一天所收的礼物,便是在他们匆匆捧着经过他面前时,到最后几个盘,他也已觉得有些厌倦而不愿再看了。太后看了这么多的礼物,心上倒也很高兴。她并且从这一批的东西的数量上,推测到今天从京内京外特地赶来朝贺的大臣是一定很多的,于是她老人家就催促光绪赶快出去,光绪是没有什么主张的,好在上朝的把戏他也已演习了这么许多的次数,——至少已有七八百次——在他本不算是件难事了,所差的只是今天他可以坐着藤轿出去,一直到外面的殿上,不必自己劳动一步而已。

今天这一次早朝,其作用重在受贺。“理事”的一节,暂且还谈不到,所以仪式也并不繁复。光绪的任务,只要端端正正地坐着,尽量摆出一个七岁小皇帝所能懂得的一些架子来便算了。那些尚书、巡抚、总督之类,也只须穿得齐齐整整地走上来,向他磕一遍头,说几句恭敬万岁爷诞辰的话,此外就连一些事都没有。

在朝上官阶最高的第一当然是军机大臣,第二要算是各部的尚书老爷,——这两批人的地位,和如今的内阁差不多,也就等于国民政府的各院部会长官。——他们都可以站到殿上去,离得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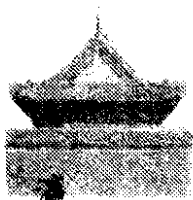
绪很近。余下的一班官儿,再按着等级,一排一排地站在级下,不停地向光绪叩着头,嘴里还象念经似的背诵着他们的祝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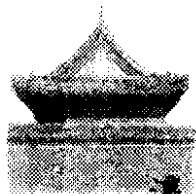
光绪也许听也听不清楚这许多,而且即使能够听得见,他也未必理会得是什么意思?我想他的身子虽是被逼着坐在那里,但他的心一定是用在别的地方去了。也许是在猜测着今天中午有些什么好东西吃,或是他早上所看见的大批玩具之中,有几件是他所不曾见过的新花样。然而他的外貌却始终是非常的安静,别人看了,总道是他正在倾听他臣下的言语。当时那个最忠心于他的大太监——王商,就在他旁边站着,并且还在指挥着那些大臣的进退。正象太后坐朝时的李莲英一样。其实朝廷上的这一批大臣,有不少已是在职四五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人了,他们对于一切的礼仪,也已操练得非常的纯熟,尽可不必再劳王商去指挥他们了。

从第一位大臣走上殿来,直至最后的一位官员磕过头站起来,其间足足费了一个半钟头。在这个时间里,另外有一班也是用太监们选充的音乐队在殿上演奏着,不停地奏出柔和而单调的乐声来。在这乐声里,夹着那些官员们的吟诗一样念出来的颂词,四周的空气是恬静到极点了。

全部的朝臣退出之后,光绪还得接见一批皇亲国戚。这一批人,因为比较是和这位万岁爷更亲近一些的缘故,所以大部分还带着他们家里的小孩子一起来的。光绪自从进宫以后,和小孩子们接触的机会是委实少得等于零。今天他一见了这许多的小孩子,他心上的欢喜,当然是不用说的。然而他还是不能使他应该维持着做皇帝的尊严,略略松懈一些。他非但决不能跳下去和这些小孩子混做一团,就是说话也不容许他。他只能依旧直挺挺地高坐在上面,把自己的眼睛看着他们。至于他心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感想,那是没有谁能够猜得透的。

那些官员们在朝贺之后,是立即退出去的。然而那些皇亲国戚





所受的待遇便不同了，他们上来磕过了头，就算已尽了他们的义务，接着当然就得享受一些权利了。那又是什么权利呢？难道就此可以升官发财不成？不！天下怎有这样便宜的事，无非多少给他们占一些小便宜而已。当日也有一班太监是专门指定着招待这些人物的。凡这些人物的年长者都由他们引至演戏的所在去。演戏是太后所最爱好的玩意儿，所以在宫内唱几出戏真象家常便饭一样的平常。再加那些戏子又都是宫内原有执事的太监，生旦净丑，无不齐全，只除挺好的角儿，要到外面去找，寻常已尽够对付得过去。而且太后还有一个脾气，往往欢喜自出心裁，编出许多新戏出来，叫那些太监们去排练上演，所以更不是外面的梨园可能担任的。

今天唱的戏，自然格外比往日精彩了。而定的时间也特别充足，从早上十点钟模样唱起，预定要唱到天黑才歇。这也是太后的好意，希望她的贵宾能够痛痛快快地尽兴一天。然而在那些贵宾方面，是不是都能欢欣乐受呢？这却就很难说了。因为听戏是人人欢迎的，然而要一直站着听，坐一坐都不能，便很少人会受得住了。

大人们是听戏去了，小孩子们又是怎样呢？因为太后没有吩咐他们随着大人一起去听戏，便只能呆怔怔地依旧在殿上站着。他们的几十百条的视线，都象饿鹰似的直射在光绪身上，小肚子里转着同样的念头：“为什么这个跟我们差不多大小的小孩子，便算是一个皇帝呢？”

正当这个时候，另外又有一大批人拥上殿来给光绪磕头了。他们就是合宫的太监和宫女。虽然他们都是奴才，但磕头的资格还是有的，何况当近千名的太监在殿上殿下匍匐着一起叩头的情景，又是多么的热闹好看啊！

到得这批人一齐来朝贺过之后，今天的仪式便全部完毕了。

于是光绪才得透一口气，从龙座上站起来，重复跨上藤轿，退回后宫去。同时那些皇亲国戚所带来的一群小孩子，也就列着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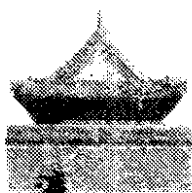
不很整齐的纵队，随在光绪轿后走着。这些孩子的年龄大概都和光绪差不多。今天光绪是一定很高兴了，他象一个军官似的坐在前面的藤轿上，浩浩荡荡地行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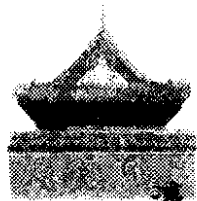
在光绪可以休息之前，还有一件事也是他不可不办的。就是太后那里还应该去一次。方才出去上朝的时候去的一次，是类乎听训性质，现在这次要他把朝上的情形再去作一个口头报告。但是你们请猜一猜，那一天他是怎样向太后报告的呢？啊！真是太奇妙了，恐怕你们永远也猜不中。他既不说今天到朝叩贺的大臣有多少，或是皇亲国戚中有某某几位没有到。又绝不提起那些太监宫娥们怎样拥出来向他叩头的事，而只极简短地说道：“亲爸爸，我连动都不曾动过。”

他只说自己，仿佛他已经知道太后所最注意的便是他自己，因此就懒得报告其他的事了。

太后听了倒是非常高兴，并且还觉得很得意。在她想来，一个七岁的小孩子能够在一个多钟头以内坐得一动都不动，该是多么可喜的事啊！她又联想到那些来朝贺的人，看了今天的情形，回去一定要称赞光绪，少不得还要称赞她老人家训练有方咧！的确，现在光绪是已经渐渐增加了他的做皇帝的才具了，同时我们当然应该也佩服太后的督教。

太后其实也未尝不知道这几年来小皇帝的生活，着实把光绪约束得很苦了。所以她打算凑他这一天七岁的生日，让他尽量自由自在的快乐一天。但是“不要减损一个皇帝的尊严”的这个信条，却还是她所不许放松的。当时她就向王商挥一挥手，——因为这一天的节目王商是很清楚的——意思是教他把他们早已预定好的节目继续实施下去。王商看她这么轻轻一挥，也就立刻领悟了（你们别小看了，宫里头尽有许多太监是极伶俐乖巧的，李莲英乃其尤者也）。便回头来向光绪说道：





“万岁爷可愿意去听戏吗？”

这一问可问对了光绪的心啦。今天他自从见了这么许多的小孩子，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觉得在宫里头，象这样热闹的日子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而这许多小孩子今天来了一次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进宫。因此，依着他的打算，真恨不得忘掉了一切，痛痛快快地和这班小朋友玩上一天。所以在下朝的当儿，他的脑神经上便只存着一个极单纯的念头，就是希望能够马上去混在那些小孩子的队伍里尽情地玩起来。

现在难得王商先问出来了，他当然是求之不得的赞成，尽管他实在并不喜欢看戏，但他知道借了这个看戏名目，他就可以和那些小朋友们亲热了。因此他就迫不及待地拍手道好。

“啊！好极啦！”他得意忘形地喊道：“让我们赶快去听戏，今儿我是一定要大大的玩它一下的了。王商我们最好多约些人大家在一起玩。”

说着，他就象一头才出笼子的小鸟一样，立刻混入他自己的一群队伍中去了。他把两只手拉住了两个站得和他最近的孩子，又向后面那些孩子大声呼喊。意思就是要教他们和自己一起拥往唱戏的所在去。那些孩子也是高兴极了，大家不由自主地一齐骚动起来，顿时把太后这一间偏殿，闹成了一所“儿童游乐场”的情景。

这种现象给太后见了，自然绝对不会赞同的。但她也觉得今天这一日，是极难得的日子，似乎不便再过分地约束光绪。因此她就不发话，只在脸上微微透出了一丝略带怒意的表情，这一来光绪是当然辨别不出的，还在很兴奋地跑着玩着。但那已在宫中服侍太后有年的王商，却立刻警觉了，便忙着抢到光绪面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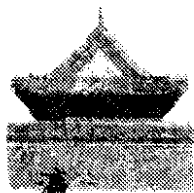
“万岁爷！请留意你的尊严，不要太随便了。”王商的说话还是很婉转的。“最好请皇上时时刻刻地记着，别忘记我们在宫中，什么事都得小心谨慎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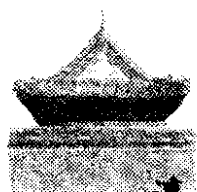
啊！这使光绪多么扫兴啊！正当他在极度欢乐的当儿，王商偏又干涉起他的行动来了，他心里真是愤怒极了。假使不因为他已经进宫多年，受惯了约束，那是他无疑的要跳起来的。然而这几年来他已经一直不曾能够自自由由地行动过了，并且太后的教训，王商的劝导，已使他养成了一个极强的忍耐力，很会自己约束自己了。此刻他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和这些小朋友们混起来一玩，又有什么不是，但也知道可以不用问得的，即使问也没有用。于是他决定省事一些，马上乖乖地服从了这个忠仆的教导，站住脚步，放下手，重新摆出他的小皇帝的架子来。这样，其余的小孩子也觉到不敢再和他混在一起，大家忙着退后几步，让他一个人在头里端端正正地走着。他们——约摸一起十几个——都很肃静地随在后面，一路望那唱戏的所在走去。

宫里头因为时常要唱戏的缘故，向来就建着一座很宽大的戏台，今天这座戏台上少不得还有各种颜色的彩绸扎着，再加上许多的鲜花，以及宫灯之类，外观是很够瞧的了。台的前面也是一片小小的殿廷，地下铺着极平整的石板。那些皇亲国戚，合着一班特许进宫听戏的大臣，便都站在这殿廷里，很拘束地听着台上所唱的戏。戏台的对面另外造着一排象走廊似的屋子，地位比殿廷高一些，贴对面戏台，安下约莫五六把大椅子，这是专供皇太后、皇上、皇后们坐的。有时逢到太后或皇上特许赐座的，也可以坐进这廊下来，不过大椅子是坐不到的。另外备着几个小凳儿，临时从里面端出来。假使有谁坐过这种小凳儿，已算是莫大的光荣了。

这一日，光绪自己就在廊下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照他自己的意思，真恨不得教他这些小朋友也一齐坐下来。但他知道这是万万要不得的，便只能怀着十分抱歉的情意，让那些小朋友象站班似的分着两个横排，恭恭敬敬地站在他的背后。

今天除掉唱戏之外，这些贵宾少不得还可以大嚼一顿咧。早几





天,御厨房里已经在准备着许多上好的酒宴了。这些酒宴从数量上说,也还是每席一百样;但从质的方面说,那是又要比宫中寻常用的便饭好得多了。这一席酒,不但大人有份,连小孩子们也得一起叨惠,这是早就定下的,所以当这些小孩子在未进宫以前,他们的父母也已跟他们说过了,他们的小心坎上,早就在盼望着这一餐丰盛的午饭。而尤其使他们兴奋的,是今天和他们一起吃饭的,乃是一个当今的小皇帝。当他们在看戏的时候,其实心思已经不在戏台上了。

光绪自己呢,他是吃惯这种百样小菜一次的便饭的,当然不会再十分惦记他今天的午餐;不过在他后面站着的这些孩子,委实使他太兴奋了。他不时回头去打量他们的小脸,仿佛多看一眼也是好的。因此他对于戏台上所做的戏,也不大注意,只有一次似乎使他真正的发生了一些兴趣。

那是一幕非常滑稽的戏,想必是滑稽透了,因此光绪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同时还用力拍着他的小手,不觉又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地位。但约摸过了一分钟光景,他倒又警觉了,便赶忙回头去向王商看着。总道王商一定要说话了,不料王商并不说话,只微微向他一笑,于是他就自己先发话了:

“我知道的,王商,你不是时常告诉我的吗?一个人在快乐的时候,不可以笑出声来;在生气的时候,也不可以板着脸,拉直嗓子,和人家说话。你别愁,我都还记得咧。”

的确,综光绪的一生,为着要维护他做皇帝的尊严,以及做皇帝应守的规矩起见,他简直是始终牢记着这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信条,竭力遏住了自己的情感,从来不敢松懈过。

其实,依我在宫内所看到的情形而论,这拼命遏制自己的情感,终年戴着假面具的人,也绝对不止光绪一个;非但不止光绪一人,实在可以说合宫的人都是如此。换一句话说,就是宫里头没有

一个人的精神是不受桎梏的。即使说他们都是傀儡,也未尝不可。他们又象是一班戏子一样,天天袍笏登场的在这座大戏台上搬演着永远不会结束的连台本戏。比较起来,只有太后自己还是最多一些“人”气,因为她老人家是没有人可以监督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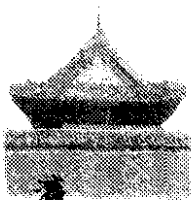
当台上的戏做得正在热闹的时候,有一个太监上来启奏了,他把酒宴已经设下的消息报告光绪。于是光绪便立即跳下座位来,带着那一班今天特地进宫来做他伴臣的小朋友,走到另外一座偏殿去。那里是已经设下了一张很长的餐桌了,并且那一百样非常精美的菜肴,也完全安放在餐桌上了。光绪一走进去,就在那仅有的一张椅子上坐定了。他这个位置是设在横头上的,面朝着南,正是最高的首位,依照普通人家的请客的习惯,这个位置无疑的是要让客人坐的。然而在宫内,没有一个客人是够得上坐这个首位的,因此主人就不客气自己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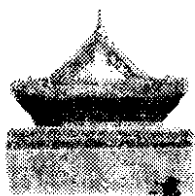
光绪是坐下了,但那些小伴臣又该怎样安排他们位置呢?难道尽让他们呆怔怔地站在旁边,望着桌子上的那些小菜咽唾沫不成?不,他们当然是也可以吃的,现在他们就只要等候光绪的命令。对于今天这一席午餐的吃法,王商早已和光绪说明白了。因此他一坐定,使用极严肃的声音,向那些小孩子说道:

“今天,我许你们和我一起吃饭。”

那些小孩子也是早就给他们父母教导好的,听光绪这么一说,便知道可以不用再客气了。他们就象两行蚂蚁一样的拥到了桌子边来。好在桌上已有十几副碗匙安着,他们尽可各人取到一副,动手吃喝起来,就剩一件事使他们未免觉得不很舒服,那便是不准坐,只许立的这一个规矩。他们在家里何尝立着吃过一餐饭?今天,当着这位小皇帝的面,竟只能学着他们家里最微贱的下人的样儿,站着吃饭了。

太后当然是不跟他们在一座偏殿内进餐的。可是她老人家今





天的确也很兴奋，因此她一听到这些小孩子已经在和光绪一起进餐的消息，便忙着率领了一班人赶过来参观。只一看就使她忍不住笑了。在她生平所目见的无数次的御宴之中，象这样小的皇帝，这样小的伴臣，她倒还是第一次见到咧。而尤其惹她发笑的是那些小孩子所勉强做作出来的一派矜持之态，假使不是她惯于遏制她自己的感情的话，她一定就要笑出声来了。

那些小孩子见太后一走进来，态度是更局促了，垂着他们的小脑袋，再没有一个敢抬起来的。惟有光绪毕竟比他们不同了，他还是很镇静地高坐在上面，大大方方地吃喝着。这一点倒又是很使太后高兴的（大概那时候因为太后对光绪根本不曾发生恶感的缘故，所以只要他有一些好的表现，她心上便很高兴）。

实际上，太后这时候来看他们吃饭，也是别有一番深意的，并非单纯的为着玩笑而来。因为她觉得光绪的年龄已经到了非有小伴侣不可的程度，于是她决意从今天进宫的这一批小孩子中间，给他挑选出两个最适宜的小朋友来。所以她把他们打量得非常的仔细。不但她要选取年龄恰好和光绪相等的，同时她还注意到他们的品性，从他们的一举一动中，体察他们家庭教育的好坏，她觉得假使稍一不慎，误选了不好的孩子，那就不但要教坏了光绪，简直要影响到宫内的风纪。

问题既是这样的重大，太后当然决不愿意再听旁人的主张，她是一定要自己断定的。但她也感觉到相当的为难。因此她在这一班小朋友的背后足足徘徊了一刻钟工夫。

最后她的主意才算打定，并且她所选定的两个孩子，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女的，这在中国旧时的礼教上不是很有抵触的吗？普通一般仕宦人家，只要讲究一些家教的，都不许男孩子和女孩子混在一起，何况素称严肃的宫内，这一点原也知道，不过她自己的主张向来是可以不受任何束缚的，再加她的思想既敏捷，口才又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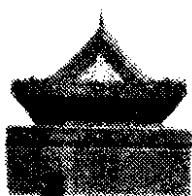
俐,无论什么事,她一定会有很充分的理由给自己辩护,差不多可以说她老人家是永远不会错的。——这一次她给自己辩护的理由是在这些小孩子中间找不到两个适当的男孩子,所以要选一个女的充数。

那么她选的究竟是谁家的女孩子呢?不用说,自然不是外人啦。非但不是外人,而且又是和她老人家最近的一家亲戚,就是她弟弟桂公爷的女儿静芬,(译者按:这个名字是德龄杜撰的,隆裕后的闺名除掉她的父母之外,便是她的弟妹也不知道。)也就是她自己的侄女。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太后对于为光绪选择小伴侣的事,也是很早便留着深心的。她不但要维持她目前已有的权势,简直还想把她自己这一族和皇室的关系,永远紧紧地扎缚起来,不复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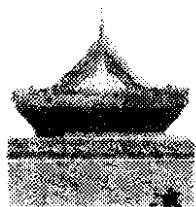
所以当她在给光绪挑选小伴侣的时候,实在并不是挑不出两个男孩子,而是她存心要挑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在她心坎里是不作普通人看的,她要使静芬将来长大起来,马上变为光绪的皇后。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你们想:假使她能够使她的姨甥做皇帝(已经做到了),使她的侄女做皇后,那么她们这一家和皇室的关系,还有谁再能象这样密切呢?

太后在极镇静随便的闲步之间,已把她这个重大的计划完全安排停当了。

光绪是怎么会理会到呢?他还是很兴奋地堆着一种怪神气的样儿,坐在桌子上吃喝着。那时候,他和他的小朋友们确已形成了一座很完整的小朝廷的模型。他自己是装扮得和一个已经成年的皇帝毫无分别。而和他在一起吃饭的那些小皇亲国戚们,也和他们的父母穿着得一般的富丽,尽象一群大臣或贵妇人的风度,即使和慈禧统率的那一座朝廷比较起来,大概也可以不致有多大逊色。只差不知道的人见了,难免要疑心自己进了小人国。



德龄
记



这一席小酒宴,因为君臣都不用酒的缘故,所费的时间,当然没有大人那么多,前后只费了二十分钟光景便结束了。于是太后便把光绪召到面前来说道:

“孩子!我已经给你挑下两个小朋友了,他们将从明天或是大后天起,留在这里伴你玩耍了。一个是恭亲王的孙儿,还有一个是女孩子……”

光绪听了这句话,脸上立刻透出了一些失望的神气来。其实,这也不是他的性格特别古怪,我们不妨想想自己小时候的情形,就可以知道:女孩子总是欢喜和女孩子在一起玩的,男孩子也自有他们的一群。在那个时期里,男女双方往往处于对立的地位。所以光绪听到太后拣了一个女孩子给他做伴,心上就感到相当的失望。

太后却绝对不会懂得他的心理,当时还伸出一只手指向静芬,那个面庞长得很美丽,态度很温文的小女孩子指着。意思就是告诉光绪,她选的女孩子便是这个。当太后不曾指出来以前,静芬一直混在那些小孩子的中间,谁也不曾对她特别注意过,现在许多人全要回头去看她了。

“她的名字叫静芬,就是你舅舅家的表妹。”

对于今天进宫的这一群小孩子,光绪原是万分欢迎的,不过他所欢迎的是全体,而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所以他跟他们玩了半天,也不曾特别注意谁。尤其是对于那几个女孩子,他多不大合意。此刻给太后一指出来,他少不得也就特别向她留神看了一眼。

光绪的身子虽然已受了重重的束缚,但他的思想却还是完全自由的,太后无论怎样厉害,也不能强变他的心灵。当时光绪只向静芬看了一眼,心上便老大不高兴。他觉得这个小女孩子,绝对不是他理想中的同伴;甚至他还认为她很可厌,不懂太后为什么偏要挑中她?

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不能不相信中国人向来所有的“缘分”

的说法了。缘分真是一种极神秘的东西,虽然它是空虚的,看不见的,但是你怎么能否认它的存在呢?请看世界上尽多很离奇的结合:一个很漂亮的年轻人,会爱上一个年老色衰的妇人;一个极美丽的少女,也尽多和老头儿很恩爱地结婚的。假使不用“缘分”这两个字来解说,试问还有什么旁的说法?就象光绪和静芬两个人,过去既不曾有过什么仇恨,简直连面也不曾见过;而且论静芬的面貌,非但并不丑劣,且也相当美丽。然而光绪见了她,竟一些不欢喜,毫无理由的不欢喜,所以我们也只能说是他和她根本没有缘分。否则你能怎样说呢?

光绪的不爱静芬(隆裕),决不是一时的冲动。虽是后来在他们婚前婚后差不多总是同处在一起的,但光绪对她的厌恶还是不能消灭,甚至一年一年的增强起来。不过在静芬的一方面,她倒是始终爱着光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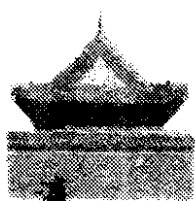
太后的主意一定当然不是光绪所能推翻的。这一点光绪自己也知道。但他总想勉力尝试一下,或者碰得巧,太后竟会答应他再另选一个小伴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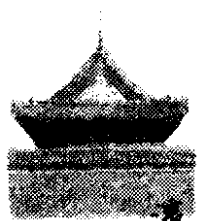
然而光绪将怎样说呢?要是他直接说我不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不但太后要着恼,便是静芬自己,一定也要感觉到万分羞愤的。这在普通的一般孩子,多半是想不到的。可是光绪却因三四年来“小皇帝”生活,已使他懂得说话不能太爽快的诀窍了。再加王商不断地教导他,所以他尽会说很调皮的话了。

那么,你们猜他怎样说法呢?我想恐怕你们是永远猜不到的。

“但是,亲爸爸!”他象一个外交官一样的很巧妙,很简洁地说道:“孔夫子不是说过吗:‘男女七岁不同席。’今天一过,我是七岁了。”

他的话虽是这么说,然而他究竟不是一个老奸巨猾,他那种不欢喜静芬的心理,是早在脸上透露着了。所以太后也明白了他的意





思，知道他无非借着孔夫子的话来请求自己替他另外选一个小伴侣的理由而已。不过她也很高兴，觉得这个小孩子的确已经渐渐地乖巧了。因此她就并不怎样严厉的驳斥他，只是重复把自己方才所说的话向他再说了一遍。这就是表示她决意不愿意另选别人了。她觉得在这些孩子中间，符合她所预定的条件的实在惟有静芬一人。

于是光绪完全失望了。他知道即使再向太后请求，也无非徒然惹她生气，要称自己的心是绝对不可能的了。称他自己的心，自从他进宫以来，有几次曾经让他好好地称心过。他要望东，太后偏要教他朝西，他要动，王商又偏要劝他不要动。而且每次被逼让步的总是他，仿佛他是定做着只许服从人家的，最初的时候，他心上当然非常着恼，甚至还哭过，吵过。但经过了几次几十次之后，也就成了习惯了。他可以噙着泪，把任何委屈咽到肚子里去，马上搭讪着做别的事去了。对于这件事，太后既不肯答应他的请求，他当然也只能照例撇开手，只当没有这回事一样。

王商也惟恐他太不知趣，再和太后多缠，惹得彼此不快，便马上搀着他再到唱戏的那边去，把这一天预定的许多节目，平平安安地完全表演了出来。

太后目送着光绪一路慢腾腾地走出去，直到他的影子完全消失，她也知道今天这位小皇帝是又受了一个绝大的委屈了。现在虽然不敢有丝毫反抗的意思，但这样强迫的安排，是一定要在他脑神经上留下多少不良的印象的。她这一猜委实不曾猜错，后来果然有很显明的事实表现出来了。

当最初的几个月，或是一二年，静芬确也是很够难受的了，她简直不能希望有一句话说得对的，差不多有大部分的时间，光绪完全不睬她。偶然逢到他高兴时候，向她问一句话，但等不到她想开口答话，光绪的嘴已经早就向她撇着了，不是笑她答复得太慢，便是指斥她太笨，不会有中听的话说出来。偶尔有几次总算承他特别

让情,容许静芬把她自己要说的话说了,可是光绪接下去又没有好声口了,差不多每次都使她很难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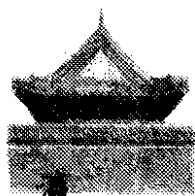
这种情形,既然都在宫内发生,再加太后的耳目又是何等的周密灵通,光绪和静芬的事,怎么能瞒得过她老人家呢?于是太后也确信光绪和静芬委实的毫无前缘了。或者她那时候已经预料到这一对男女将来正式结合之后,必然也不是恩爱夫妻。其实在那个时候,这段姻事虽然已有不少人猜到了,但正式表示还没有,尽可来得及补救,也好让光绪后来过一些比较快乐的日子。无奈太后的本意,原不是为光绪着想,她是完全抱的利己政策,所以这个计划一决定,无论已经表现出来,或是还在她心里藏着,便总是不能改变的了。她绝对不肯为着这两小口儿的私己事,妨碍她理想中的大局。

就以她老人家本身而论,她何尝是愿意进宫来的?何尝是愿意给咸丰做妃子的?实际上,也是为了她未来的权势和家庭的光荣而牺牲了她自己的幸福。

谈到牺牲,她的牺牲是格外大咧!她小时候的情人不是荣禄吗?为了她要进宫来,便忍心把他们的爱情割断了。倘不如此,她怎能生出同治来呢?怎么能母仪天下?怎么能掌全国大权?因为她自己有过这种事情,于是在她的人生观上,便多了一条别人所少有的信条:就是一个人对于男女间的爱情应该懂得怎样牺牲;尤其是皇室中的重要分子,更应该以大局为前提,效法她那样的牺牲。

何况依她心里想,光绪先前又不曾象她自己一样有过什么恋人,他只是被强迫着要他接受一个他所不爱的人,做他终身伴侣而已,那他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这样轻微的牺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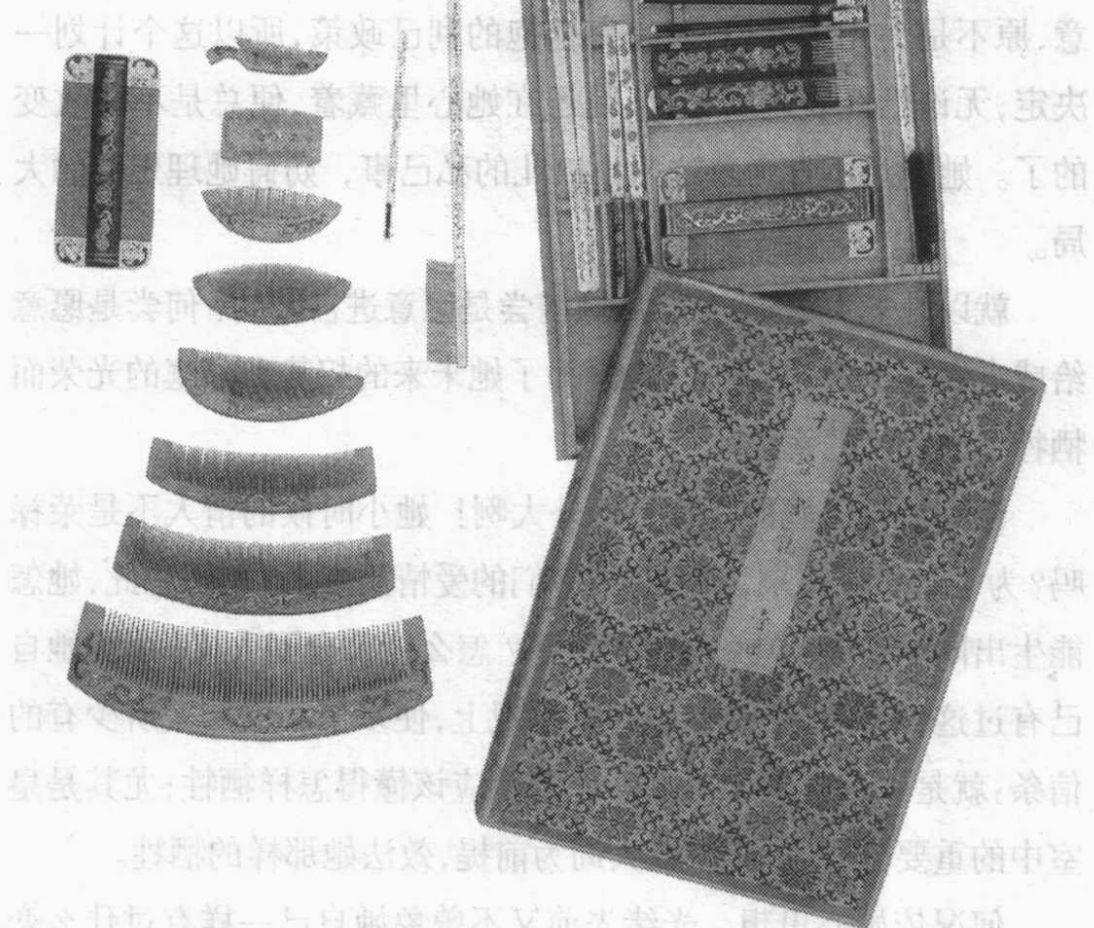
静芬进宫来了,她终于变成了宫中的一个重要分子。从此她将永远留在这个庞大而枯寂的区域里了,一直到她的生命结束。





官爵又去不避崇光景何，丁宗商而商的要与自麒麟表情书容，静出
。想取那麒麟表情书容，丁宗商而商的要与自麒麟表情书容，静出

周西等回景又自耳的讯太那再，主支内官立暗然，却时味故
出讯太景干？那家人多般致排商而之志，事出表籍暗然，却时味故
右既排州景日通和雅然管如，丁宗商而商的要与自麒麟表情书容，静出
却个雅分其其，妻太要思景不出然心，讯文合部为玉来排又民族一
来讯景，官爵又去不避崇光景何，丁宗商而商的要与自麒麟表情书容，静出
本馆讯太景干，丁宗商而商的要与自麒麟表情书容，静出



黄杨木描金彩杂锦梳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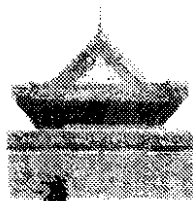
。想取那麒麟表情书容，丁宗商而商的要与自麒麟表情书容，静出
。想取那麒麟表情书容，丁宗商而商的要与自麒麟表情书容，静出
。想取那麒麟表情书容，丁宗商而商的要与自麒麟表情书容，静出
。想取那麒麟表情书容，丁宗商而商的要与自麒麟表情书容，静出

一二 特种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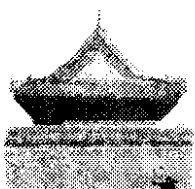
我曾经说过：在宫里头，每一天，或是每一个人，多少总会有几桩密谋在策划着的。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总会使你感觉到一种很诡秘，很异样的空气。太后自己就是最善于策划各种密谋的领袖，她的密谋的重心，第一自然是集中在怎样维持她自己的权势的一点上；第二她所策划的就是怎样使她那一方面的亲族永远在朝廷上占着优势。——只要他们的势力，不盖罩过她自己。

然而，太后的密谋，还可以说是人之常情；并且也是理所应有，不足为怪，其他却还有更奇特的咧！

让我告诉你们在宫内，那些奴仆的中间，也一般有各种极荒谬，极复杂的阴谋，在策划着，进行着。而尤其是那些老奸巨猾的太监，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于阴谋的一批角色。虽然就大体而论，不管他们怎样的刁猾，他们所处的地位，总还是奴婢的地位，真正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也干不出。而他们所能发挥的力量，也仅限于某种范围之内，决不容许他们自由扩展，但其中也确有几个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的作为，简直可以直接影响到清朝的历史。象



藏
台
泣
血
记



当时的李莲英和王商两个人,便都曾干过这样伟大的事业。

可是从大体上讲起来,象这种“上下惟以阴谋相尚”的习惯,一直无限制地推演着,终究不是清宫之福,渐渐地竟把所有的人,一起教会了各种无耻的技能,大家只知道欺骗、诈伪、倾轧、构陷、搬嘴、挑拨……差不多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正直的。

光绪既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虽然他已是当今的万岁爷了,但也休想跳出他们的包围,甚至他必须被逼着同时接受两种教育:一种是普通的正当的教育,就是翁同和们所教给他们的学问;另一种就是所谓“特种教育”了。这期间所包括的便是怎样说谎,怎样才能损人利己的一类的艺术,给他们担任教师的便是那些太监。这种教育虽说下流些,但象光绪那样聪明的人,要学会原也是不难的。所苦的是他同时还得接受那一种正当的教育。而这两种教育的内容偏又是相差得那么远。这就使他感觉到困难了。他不知道自己的一言一动,究竟依着谁做才好。

现在让我们再引几件事实来说明一下:

自从静芬进宫以后,太后因为知道光绪心上不很欢喜他这个小伴侣,便打算使他们常在一起,多多联络,或者就可以为了日近日亲的关系,使他们的感情转好起来。这个计划本是极容易的,只要她吩咐那些太监们尽量把这一对小男女时常引在一起便行了。不过既在一起之后,他们是不是就能够亲热起来呢?对于这一点,太后也相信是完全做到了。因为那些太监每次所给予她的答复,总是使她绝对满意的。——本来,太后自己只有一双耳目,而且她老人家又难得在各处走动,大部分的时间都独自安息在那座偏殿里,她自己当然不会直接得到什么消息。于是她便把一切她所需要知道的事情去问李莲英,或其他几个比较信任的大太监,让他们拣想说的,愿意说的告诉她,这样她就满足了。

有一天早上,她老人家忽然又得了一个主意。便派人去知照光

绪,要他带着静芬一起进御花园去玩耍,顺便再教她学些关于射箭的技术。在从前时候,满洲人是最注重武事的。即使在将覆亡的四五十年以前,实际上满洲人已不再有什么特殊的武功可夸了,但各种虚空的习尚,却还十九保持着。男的照例要学学武艺,练练骑马,女的也得多少在“跑马”、“射箭”这两门技艺上学一些皮毛,以备应付万一。因此太后便想到了这件玩意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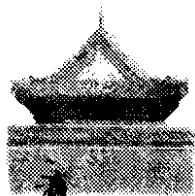
可是光绪和静芬听到了这句话,却彼此都不很高兴。光绪的不高兴自是不用说,静芬为什么也不高兴呢?她本来是应该很高兴的。然而她无论怎样愚蠢,有了四五次经验,她也已完全明白光绪的心意了。她知道随他走进园去,也无非惹他憎厌而已。但同时她也不敢违抗太后的命令,公然拒绝不去,这真使她万分为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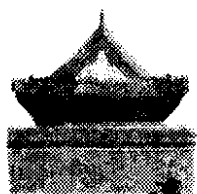
她在自己屋子里踌躇了好一会儿,最后只得还是忍着气,勉强随光绪进园。到了园子里,依着太后所发的命令说,光绪理该就把他从他的弓马教习那里学来的一些技能,好好地转教给静芬。但他怎会有这样好的兴趣呢?他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管,尽是自己一个人玩着。仿佛连静芬已经随他进园的这回事也不知道。静芬是默默地站在他的后面,根本也瞧不见他脸上有着什么表示。可是那些太监们是瞧得很清楚的,他们禁不住就用一种狡猾的神气向她微笑着。他们这一笑,便证实了静芬已有的猜想,她知道今天光绪又要给她一个冷不睬了,她真觉得十二分的羞愧。然而她还是没有勇气敢走上前去和光绪理论,她只能很可怜地睁着一双小眼睛,看着光绪的背部,希望他或者会想到自己,回过头来和她说几句话。

当他们一起进园的时候,太后因为不十分放心的缘故,特地派了她自己手下的一个太监跟进去观看——其实就是监视的意思。后来这个太监回来了。太后便急切地向他问道:

“万岁爷可曾好好地把手法教给静芬吗?”

那个太监连忙很恭敬地答道:





“是的，皇太后！他们始终是很快乐地在一起玩着，笑着。皇上又把各种射箭的手法一件一件的教给那位小公主，教得非常的仔细，他们玩了许多时候，一直很高兴。”

说得太后也高兴了，便接下去问道：

“今天皇上射得用心不用心？中了几次？”

“皇上今天是很用心的，太后！”那个太监有声有色地说道：“只有一两次不中。”

“那么小公主射得怎么样呢？”太后倒是问得很仔细的。

“也很好，太后！”这个太监又答道：“虽说她是初学，当然比不上万岁爷，但也射中了好几次啦！”

太后是完全满意了，便照例把手一挥把这个太监打发了出去。

隔不了十分钟，光绪自己也到慈禧宫内来了。每天，当他上过朝，或是念过书，或是练过骑射之后，第一他必先上太后那边去报告一番，然后才能回去休息。在太后的意思，无非是想知道光绪的学业有无进步，顺便也可以察看察看他的行动。这个规定虽是如此的麻烦拘束，但光绪是当然不敢违抗的。这一天，他出了园子，便也照例径到太后宫内。

太后堆着笑向他问道：

“你今天不是箭射中了许多吗？”

“不，不，亲爸爸！”光绪很天真地说道，“哪儿来的话，今天咱们练得糟透了，一起不曾中满五支。”

“那么静芬射得怎么样呢？”太后渐渐有些怀疑起来了。

光绪在宫内住了四年，虽然有时候也很会弄些小门槛了，但象这样复杂的内容（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太后这样的希望自己和静芬相好，因为他不懂这个对她老人家有什么关系），他是一些也不懂的。同时王商又不曾在事先教导过他，于是他竟毫不隐瞒的全把真情说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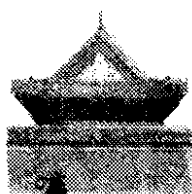
“她吗？连箭也不曾射过啊，亲爸爸。”光绪简直忘记了一切的顾忌，绝不含糊地宣示了自己的真情。“咱们不许她射，因为咱们一些不喜欢她，象她那样笨的人，学箭是一定学不会的。而且她气力也没有，所以咱们不高兴去教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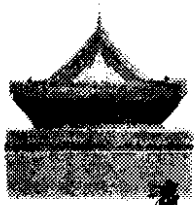
他自己是一些不觉得这几句话说了之后，会有什么影响的。但王商在旁边听着，却真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幸亏太后并不着恼，反觉得这孩子委实天真得可怜，便什么话都不说，只微微一笑。然而你们可别当她心上确是一些没有芥蒂，多少她已隐蓄着几许不快的成分了。而尤其使她不满的，就是那个方才回来报告的太监，她真想不到他竟敢这样的替光绪掩饰遮盖，或许他并不是为的光绪，乃是为了他自己，免得说了真话，惹光绪记恨。但不管他的动机是这样，他所说的话终究是谎话。从这一点上，太后又深深地感觉到这些太监的话，实在未足听信了。因此当时她的确很烦闷，不知道将来应该再用什么方法，可以使她取得完全真实的消息。

隔不到多少时候，这一件事也给那说谎的太监听到了——在宫里头，消息最灵通的就是他们这些当太监的人，他们对于窃听私语，传达情报的艺术，倒也是值得惊服的。所以无论怎样小的事情，也瞒不过他们，——他知道光绪已把一切真情全告诉了太后，同时也就戳破了他自己的谎话，这自然是很使他担心的。但在那个时候，太后也还不曾怎样责罚他，就是后来，也不曾责罚。因为太后觉得一来责罚他已经没有用了，二来又想到也许他的说谎是为着不愿在背后评论皇上的缘故。那么在情理上说起来，也尽有可恕之处，于是她就决意撒开手不问了。

不过那个自知情虚的太监，却还不敢就此安心啊！他一得到这个消息，便急赶到光绪那里去，照例先向他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然而郑重其事地说道：





“万岁爷！真把奴才吓死了！”光绪倒也冷不防的给他吓了一跳，接着又听他说道，“万岁爷怎么可以把自己不愿意和小公主一起玩的话，告诉老佛爷呢？老佛爷问的时候，皇上就应该说大家一起玩得很高兴……”

不等他说完，光绪已经忍不住了。

“这是谎话，咱们怎么可以对亲爸爸说呢！”他很着恼地斥责着。

“不错，万岁爷！这是谎话。”那个太监瞧他兀是不能理会便又进一步的给他说明：“但是，有许多谎话是可以说的。说了之后，不但没有害处，并且可以免掉许多不快和气闹。有时候不说谎反容易惹出事来。就把这一件事来说，依奴才想，静芬告诉人家的话，多半还是和奴才相同的，她也决不敢象万岁爷这样不顾一切地直说……”

“万岁爷可知道奴才为什么要说谎呢？这全是要让太后欢喜。她老人家一听奴才说万岁爷和静芬玩得怎样高兴，脸上就堆出笑来了。如其后来万岁爷不对她那么一说，奴才敢保她一定比现在更快活一些咧！”

这一串话就绝不费力地把光绪说得很相信了。然而这还只是一个例子，诸如此类的事，差不多不时在光绪的环境里发生着。因此差不多每一个太监都把相同的教育传授给他，告诉他说谎话的种种益处。光绪的脑神经上简直给他们灌满了这种思想。不过他自己心上仍有几分怀疑，他不敢深信依着这些太监的话去做，是必然对的。在这种重大的困惑之下，他照例又想到了他的老师——翁同和。有一天，他就把这个问题向他请教：

“为什么那些太监们总是欢喜教我说谎？”他这样问着。

象这一类的问题，倒真是很使翁同和为难的。他既不敢直截了当地指斥那些太监的狂妄，规劝光绪绝对不要听信他们的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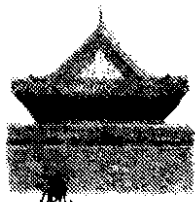
导。——因为教导光绪是太后的命令。太后早就一再嘱咐过这班太监，要他们把知道的事随时教导光绪。她也并不曾指明“说谎”这一门是不许教的。那么翁同和怎敢就教光绪不听他们的话呢？——同时他又不愿抹杀事理，赞同这种诈伪欺骗的习惯。因此他真感觉到实在难于答复了。幸而从前时候的读书人，大都是极善辞令的，翁同和的为人，原也不十分木讷，当他稍加考虑之后，便给他想出几句话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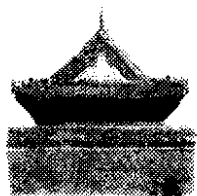
“不错，他们这些太监都是很聪明的，他们劝诱皇上说谎，完全是忠于皇上的缘故，所以皇上是应该听他们的。而且就这一件事来说，那个太监是服侍太后的，他当然应该希望让她老人家欢喜，那么皇上也格外应该听从他了。不过当我们无论做一件什么事情之前，都应该先想一想孔圣人的话；孔圣人教导人家必须遵守长者的命令。对于长者固然不可欺骗，但最要紧的还是服从。譬如象太后要皇上教小公主射箭，这是长者的命令，皇上根本就不应该不听。既已不听，那就只得回去不说真话了。”

从他这一篇议论中看来，谁也找不出一句话，可以说他是实在赞成那些太监的；同时他也并没有怎样明显地指出来说谎是一种不规则的行为，劝导光绪不要再听信那些太监。他只是尽了他自己的责任。他有什么责任呢？在宫内，他的责任除掉教授光绪识字之外，就是要他尽量灌输皇帝，也应该孝敬长上的思想；对于长上，孔夫子是主张应该要绝对服从的。

光绪听了翁同和的解释，虽然猜不透他老先生今天的说话为什么要说得这样的模棱两可，但从此他已有了一个比较确切的理会。他知道那些太监所教给他的各种，似乎是不合规则的门槛，委实也有采纳的必要。因为连最老成持重的翁师傅，也不曾明白反对啊！

这倒是真的。那些太监教给他的处世法门，——或者竟可以说





是“处宫法门”——他能否照办,是对于他的一生的祸福都有极大的关系的。

太后给光绪所挑选的小伴侣,不是有两个吗?除掉静芬之外,还有着一个是恭亲王的儿子。他是和静芬在同一天召进宫的。太后所以要召取这个男小孩子的进宫,其用意又与静芬不同。这是另外有着一种心理方面的作用的。他们要他陪着光绪一起读书,仿佛就是要他和光绪比赛,哪一个读得好,这样不是就可以刺激光绪使他格外用心了吗?然而话虽如此,要完全实行却又不是事理所许的。因为在当初专制时代,别说走路吃饭,谁也不准抢在皇帝的前面,便是读书、写字、跑马、射箭等等一切的才技,臣子们也不应该有超越皇上的表现。譬如翁同和想从他这两位高足已念过的书中提出一个问题来问他们,他必须先问光绪。因为其余一个伴读的小臣,什么事情都应该落后,连说话也是如此。

假使翁同和这个问题一发出,光绪竟立刻就有极准确的答案回答了他,那自然是不需要再把这同样的问题去问恭亲王的儿子了。但光绪可不能每次都答复得不错啊!假使错的话,那又怎样办呢?这个办法可真是巧妙的:翁同和也不必直接就说他不对,只把这同样的问题再去问恭亲王的儿子。这样光绪心里就明白了,知道自己这一次的答复是错了。虽然这样,那个恭亲王的儿子,却也不许独自卖弄精神,他必须学着光绪,和他一样的错:即使他自己实在很清楚,也不准说出来,或者爽快地闭着嘴,向先生摇摇头,表示他也回答不出来。这当然都是事先教导好的。

这样对于皇帝的尊严,固然是充分的保持了。但他们原来要把这个小孩子召进宫来和光绪比赛读书的“本意”,却多少要打些折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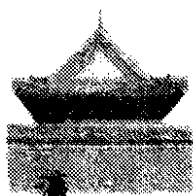
他们所读的书,也是和普通一般小孩子读的完全相同的,照例是四书五经之类。不过最有心眼的太后,却不能象人家孩子的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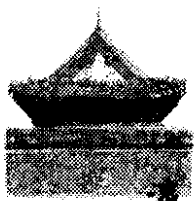
一样,对于她们儿子受的教育毫不过问,她是一定要参加意见的。因为依她自己想,光绪究竟不是她亲生的儿子,将来长大成人,未必会怎样孝顺她,为未雨绸缪起见,特地再三教人去传谕翁同和,要他格外侧重于孝的教育。除掉把启蒙时所读的“二十四孝”不断地继续讲解之外,孝经那一部书,也是最注意的。她命令翁同和非使光绪读得十分烂熟不可,甚至她自己还要随时考试。假使考得不好,那当然连翁同和也得受责了。

读书一定要读得烂熟,这是我们中国古代教育法的特点。翁同和教光绪当然也是用的这个方法。固不仅一部孝经应该如此,他在每天上课的时候,总得划出一部分的时间来,教他这两个高徒背书。大概一段书念过两三天之后,就要背了。背的时候,光绪依旧可以安坐在他小椅子上,恭亲王的儿子还是站着(在光绪面前他是永远不准坐的),一齐把背部向着翁同和。又把摊在桌子上的书也合拢来了,然后一句句背起来。不用说,每次先背的必然又是光绪。但翁同和为不使恭亲王的儿子过分吃亏起见,往往总把一课书分做两半段,让光绪先背第一段,接着再教那位小王爷背第二段。这样君臣的次序既不致颠倒,而恭亲王的儿子,也一般可以得到勤读的机会了。

背书的方法在西洋各国的教育里是绝对没有的,但是在近代的中国教育界中,也渐渐不用了。但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论,如你不想牢记住书本上的话便罢,如想牢记住的话,那就非用这个方法不可!大凡能够背得出的书,无论它怎样艰深,也就一定可以在你脑神经上留下极清楚的烙印了。那么要怎样才可以背得出读过的书呢?这在从前时候,那班老先生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法门教给我们的。他们以为只要在读的时候尽量的把声音提高,愈高愈好,象这样高声朗诵了几遍之后,便不难背得出来了。

光绪和恭亲王的儿子,就是用的这个法门,他们一起高声朗诵





着,仿佛象礼拜堂里唱的赞美诗一样。不过这里头又要分一分君臣身份了:第一,那位小王爷的声音无论如何,不许高过光绪;第二,在一句句读下去的时节,他至少必须比光绪慢读一句或半句,决不许跟他读得一样快。因为做臣子的是绝对不能和皇帝有平等的机会的!

就上面所讲的种种事实看来,那个被召进宫来伴光绪读书的恭亲王的儿子,不是处境也很痛苦的吗?即使他有极好的天才,也将埋没在那种极不合理的制度之下了!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因为光绪的记忆力很强,天性又很欢喜读书,所以无论是答复翁同和提出的问题,或是背诵已经念过的书,他都能应付裕如,而且的确都在恭亲王的儿子之上。

读书之外,写字当然也是要紧的。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字,数目既多,体例又不一律,无论一个怎样聪明的人,也不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全学得会写。所以读书人的每天功课之中,写字的确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都极有耐性地学习着,一天,一月,一年,十年,二十年,……尽量的学下去,甚至学到老死(现在的人对于“小学”既少研究,写字也不讲究要怎样好,所以习字一课已渐渐地忽视了)。当光绪在和恭亲王的儿子同窗求学的时候,翁同和对于他们习字的一门,也是督教得很勤紧。每天上罢了课,总要嘱咐他们写一两张大字,或是一两张小楷,要他们在明天早上缴出来。光绪和他的小同学也都愿意写,谁也不曾欠过一次。翁同和收到了他们所写的字之后,便提起硃笔来,拣写得好的字就在旁角上赏它几个圈,写得不好的字,就划上几条杠子,这样虽不批分数,但他们只要数一数自己有几个圈,有几条杠子,也就可以知道谁写得好,谁写得不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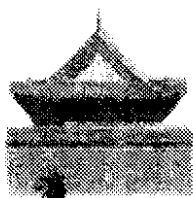
但是恭亲王的儿子,不是永远不许比光绪好的吗?这又怎么办呢?别忙,翁同和是心里头很有路数的,他每天总可以使光绪得的

圈多几个,或是使那小王爷得的杠多几条,至少一定有一两个数目为上下。因此无论这小学生怎样数法,结果占优胜的总是光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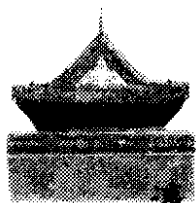
好啦!这里所举的例已经很多了。总之,我可以很简单地告诉你们,在宫内,除了太后之外,无论哪一个人,可以说,对于光绪总是用着一味谄媚的手腕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为了什么事情,他们都要把光绪瞎捧一场;也许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他们只知道历来的习惯如此,做万岁爷的人的一切永远是高出于一般人的。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光绪虽然从了这么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做先生,可是他自己可曾完全学到呢?这真是很有可疑的问题了!我们相信,象翁同和这样一位出色的老先生,要是给普通人家请了去,那么他所教出来的学生,必然无疑也是很出色的了。如今他被召到了宫内,一言一动,全给宫内一切无理由的习惯束缚住了,他必须学着那班太监的样,弄些小手腕,使光绪永远快乐。——至少限度,不能让他受一些责骂,象这样的教法,于光绪会有多少益处呢?再加他的同学——恭亲王的小儿子,也因受着嘱咐,处处让他一肩,竞争之意全失,充其量只能使光绪更容易自骄自满而已。

这是关于学业的一方面,已经糟到相当的程度了。再说操行方面,那些老奸巨猾的太监们,还是不断地在教他说谎,教他作假,自以为还是绝对为着讨好他(其实他们毕竟是存着什么心意,倒的确不是容易研究的)。哪里知道这个七八岁的小孩子的天真,差不多快要给他们断丧了!



流
台
泣
血
记



一三 不满意的配偶

光绪初登大宝的几年,中国的运气的确很坏,简直灾祸频仍,刀兵四起,弄得一班富于迷信心的大臣,以及各处的老百姓,全在那里怨恨着,都说光绪是个倒霉的皇帝,甚至他的亲母醇王福晋竟因过度的为他忧虑而送了命。哪知自从她老人家一死之后,中国便渐渐地有转机了。当光绪八九岁的时候,非但边远各省的烽烟已经次第平息,便是农作物的收成,也因雨水调匀的缘故,大部分均得丰收了。而在国际之间,也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冲突发生。真所谓海晏清平,四方乐业。及至光绪十岁那一年,全国已透着极太平的景象了。

这种太平的景象,虽然对于光绪是很少直接影响的,因为他还根本不懂为国家操心咧!可是间接方面,他也受到相当的好处:第一,太后心里安乐了,管束他也不免就宽一些;其次国内一太平,宫中的用度自然也可以格外宽裕些。光绪假使想要什么食品或是用品,那些太监就会格外的给他奔走得上劲起来。所以在这两三年工夫之中,光绪是比较快乐的。尤其造化的是这个时期里,他的体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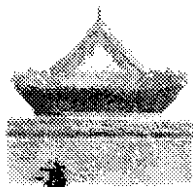
很强健,从不曾害过什么病。因此他竟得很充分地享受到太平时快乐的全部快乐。我们知道他后来所过的日子差不多连一分一毫的快乐都没有,那么他在那时候所得到的快乐,于他一生真是极够回味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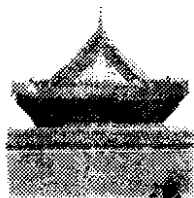
在太平的日子里,读书当然还是不许停止的。光绪在这几年之中,大部分的时间可说都是用在读书上面的。因为一个已经做了皇帝的小孩子,他将来肩膀上所负的责任,既是无可限量地重大,所以他的知识一定要超过一切的人,他必须比普通的孩子读更多的书,并且永远没有足够的时候。

慈禧不仅注意于他的功课,就是他的一切日常生活以及身体方面的种种,她也异常的关心。只要她看得见光绪的时候,她总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待他一走开,那么就有她手下的太监跟着光绪出去了,他们象间谍一样的紧随在光绪的左右,片刻不离地监视着他。不,这也不是监视!那时候太后对于光绪根本还没有什么怀疑,所以也不需要如此监视他。她的意思多半还是看护的作用,免得那些太监引逗他去做不好的事,或是让他多吃东西,多做过度的运动,在她的确也是一种好意。

那个时期里,光绪的身体固然很好,而各方对于他的感情也非常浓厚,大家都极敬爱他。虽是他自己所说的一切话,以及别人对他所说的一切话,简直是没有一句不会传进太后的耳朵里去的,但这些话都极正当合理,从来也没有一些批评太后的意味。所以太后听了,次次觉得很愉快。其时她欢喜光绪的心已经增加到了极高的顶点,差不多象她从前欢喜同治一样了。在她心目中,也确乎很希望光绪这一朝能够在极平安,极快乐的环境里发扬光大起来。

最使她安慰的,是光绪和她的血统的关系。她觉得即使这个儿子不是她自己亲生的儿子,但已经是世界上和她儿子最相象的人了:他的父亲是咸丰的弟弟,他的母亲是太后的妹妹,对于她老人





家一方面是侄儿，一方面是姨甥，确是和儿子只相差一肩的。所以她认为惟有这个儿子做皇帝，她才值得给他策划调度。

关于军国大计，不用说，自然必须太后策划调度，而光绪的健康、教育以及婚姻问题等，她也随时在给他策划着。

有一天太后用过了午膳，透着很高兴的神气，回到自己的偏殿中去，连每日必不可少的午睡也不睡了，马上派一个太监去把光绪召来。光绪一奉懿旨，当然不敢怠慢，便立即起身，不到十分钟，他已在太后的面前跪着了。

“亲爸爸，孩儿来啦！”这是光绪向太后报到时的例行话。每次逢到有事召他进去的时候，他必须先说这两句话，然后太后方始和他谈到正文，一直到光绪长大，还是如此。

“孩子啊，咱们瞧你真是很好的！自从你做了万岁爷之后，什么事情都做得不错，真是使咱们很欢喜的！”太后今天特别高兴，堆着满面的笑容，极温和地说道：“咱们是永远宝贝你的，一定要使你时常快乐。”

这一串话是太后的开场白，根本还没有提到正文。但光绪一听，已经觉得呆住了。因为象这样过分客气的话，不但太后以前不曾对他说过，而且是使他听着立刻觉得很刺耳的。于是他料到今天太后是一定有极重要的话要给他说了。凭他那样聪明的人，也许那时候他连太后要给他说什么重要话也已完全猜到了。

“亲爸爸，”光绪踌躇了约莫两分钟的光景，想不出什么话好说，只得也同她老人家客气一下，“孩儿是都知道的，孩儿心上对于你老人家是永远感激的，决不敢有一天忘记。”

“我们今天有一件重要事情要给你说。”现在太后已开始说到正文上来了。她的笑容依旧是存在着，声音也还是极柔和。“你应该知道人生最大的大事无过于婚姻的问题。不论男女，都是如此。而象你已经做了皇帝的人，这件事更不能草草。以前的老祖宗，就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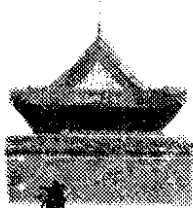
郑重起见,都是老早就把妻子聘定的,所以咱们现在也想凑早给你聘定一个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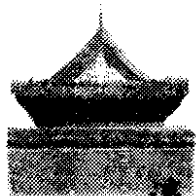
果然不出光绪所料,照理说,光绪那时候还只十岁,对于婚姻问题的认识,必然还是很模糊。但是因为他的老师——翁同和,鉴于他所负的责任的重大,所以每逢课毕之后,往往不殚烦琐地和他随便讲论着一切做人的道理。因此他对于“行聘”、“娶亲”这一类的名词的涵义,也很明白,不过当时太后既已有了这种表示,他自然不敢掺言进去参加什么意见的,他只是静悄悄地听着。太后见他并无话说,便又继续给他解释道:

“做皇帝的人,虽说是第一应该懂得治理国家,但这倒还不愁没有人去代替,我们尽可拣一两个有才干,又可靠的大臣,把朝政授给他们去担当。其最重要,而又不能教人替代的,乃是皇嗣的问题哩!所以万岁爷第一个责任,实际上就是结婚;结婚之后,生了儿女出来,那么咱们的皇位才不愁没有人承续下去,当然……”太后说到这里,瞧光绪的神气,似乎很焦急的样子。便忙着又宽慰他道:“咱们并不是马上就要你娶亲,你此刻还不曾长大咧。至少还得再过几年,咱们方始会替你举办这件亲事。可是选择的事,却不能缓,咱们必须照着老祖宗的办法,及早给你选定一个妻子。现在,我们不妨告诉你,当你四五岁的时候,咱们已经在部里给你留心着了,所以咱们的选择是非常仔细的,差不多打听过好几十家,凡是门第比较高贵的人家的女孩子,只要年岁和你相当的,咱们都托人去探问过了,此刻咱们就要凭这许多报告来作一个决定了。”

太后是始终很高兴地滔滔不绝地讲着,光绪却尽自垂下了头,把一双眼睛看定着地上的毛毡,什么话都不说。

“此刻咱们是已经决定了。”太后渐渐地说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咱们已经给你选定了一个最好的妻子。可是这位姑娘的容貌却并不怎样超特的美丽。这原是没有什出入的,你也曾读过几年





书了,想必也还记得古圣人早说过‘美人如祸水’的话吧?一个做皇后的女子是不讲色的,只要她贤德便好了。”

到这个时候,太后还没有爽爽快快地把她给光绪选定的未婚妻的名字说出来。大概她也知道这对于光绪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因此故意要留到最末了才告诉他。至于美不美的问题,其实也是她老人家故意说的反话。不但她自己是一个极美丽的女人,而且她的性格也是一向最喜欢美丽的人物的。她这样的告诉光绪,不啻就是自己承认她之所以要给光绪选定这个妻子,乃是另外有着别种特殊的原因的。

“咱们现在是已经给你挑选定当了。”太后又重复说了一句。

光绪嘴里还是没有声音发出来,根本上他也没有想出什么话可以说。

“在那些门第适当的人家的许多姑娘中,据我们探听的结果,长得更漂亮的也有,读书读得更聪明的也有,可是最合咱们心意,而且最配做皇后的,却只有一个,——就是静芬。”

光绪对于静芬的感情,在最初相会的时候,就是很不好的,及至她进宫以后,情形更是一天一天的恶化下去,差不多已成了冰炭之势。而现在太后偏说最配做他妻子的惟有静芬一个人。而且她老人家还再三地说,她的主意已经决定了。这时候光绪的心上该多么难受啊!

再看太后的神气,偏是还象要他自己发表一些意见的样儿,这是越发教光绪为难了。他当然不敢说不要,可是要他说愿意的话,心上又觉得不甘。没奈何他只得把身子蓦地一侧,把脸背向太后,尽自垂下了头不语。太后自己是正在得意的当儿:一来深喜她三年前预定的计划,——就是先把静芬召进宫来做光绪的小伴侣——终于很顺利地完成了;二来她瞧光绪的态度,也必然不敢有什么异样的。

“怎么啦？”手腕绝顶高明的慈禧，岂是肯让他不做声了事的。便又催促道：“你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啊？”

多年来的宫廷生活，旁的事情也许光绪还认识得不甚深切，但对于太后的权威，无论如何，总已领教得够了。他的一对眸子里不知道看见了多少的事情，都是太后一个人独自处决的；他的耳朵里也不知道听到了多少的忠告，嘱咐他无论怎样，千万不能违抗太后的意志。在这件事上，他怎么还能长出和她抗辩的勇气来呢？迁延了两三分钟，他不得不把身子旋过去，抬起头来，噙着满眶热泪，向太后说了几句实际上就是她强逼他要说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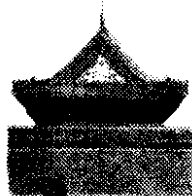
“亲爸爸！象你老人家这样的圣明，定的主意哪里还会错呢？”光绪挣扎着说，声音是已经有些沙哑了。“以前的事情，也都是由你老人家给孩儿做主的，次次多让孩儿很快活，这一次给孩儿定的主意，当然也是于孩儿最有益的；如若亲爸爸一定要教孩儿说一句话，那么孩儿总是应该要让你老人家欢喜的，要说就只有敬遵懿旨的一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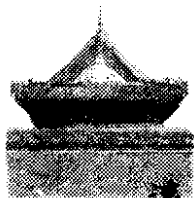
这件事便象这样决定了。

光绪虽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对于男女情爱以及夫妇的关系，都知道得不很清楚。但是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就是做了夫妇，便得一生一世的厮守着。因此他就想到将来，日夜和他所憎厌的这个女孩子厮守在一起的痛苦了。

这种婚姻的方式，在那时候其实也不只是宫内如此，做父母的替儿女联姻，也不只是太后一个人如此横蛮，可以说普天下都是这样的。不过象太后这样明知光绪和静芬感情恶劣，而还硬教他们做夫妻，那的确是很少见的。

象太后那样老于世故的人，看了光绪的神气，听了他的说话，岂有不知道他是慑于自己的威力，因而勉强允承的。但她也知道要征服一个人的心是不可能的事，这个孩子既已毫无抵抗的屈服在





她面前了，她也落得省些闲气，不再另想别的话去问他了。

“很好，象这样我们是很快活的！”她堆着笑，很满意地说道：“一个小孩子原是应该听从家长的话的，惟有这样，才不会吃亏！现在你既然已经同意，那么明天早上，我就要把敕书办起来了。一办好就派人赍到静芬家里去，好叫他们也早些准备起来，……此刻我也没有旁的话说了，你可以自己去吧。”

光绪是想走了好久了，太后这么一说，他真象囚犯遇赦一样，便急向太后磕了一个头，匆匆退出，一直回到自己的宫里去。这时候他实在不能够再忍耐了，就伏在炕上失声痛哭起来，他手下的那一班太监，如王商之类，看着好生不忍，大家便打算一齐上去宽慰他一番。

“万岁爷！这件事是不值得这样着急的。”他们异口同声地向他说道：“奴才们也知道这位小公主是不中万岁爷的意的，可是太后要万岁爷娶她，也不过是要她来做咱们的皇后娘娘，又不是一定要把万岁爷扎缚在她那里的；并且也不是目前的事，至少总要再隔六七年咧！待到将来成婚之后，只要万岁爷高兴的话，尽可多纳几个妃子。好在这是上代老祖宗的规矩，无论纳上十个八个，太后决不会不许的，那时候万岁爷就可以快乐了。”

他们的话是说得极动听的，可惜光绪年纪太小，还不懂得娶小老婆有什么快乐，他只知道静芬一娶进来，便得日夜和她厮守着。因此他的愤郁之气，一时竟不能平息下去。他相信只有他自己，或是静芬，在结婚之前，先死掉一个，这件不幸的事才可以挽救得过来，那些太监给他说的话，他只当是杜撰的假话，不觉越想越恼，后来爽快地把身子望炕上一躺，同时又用力把两条腿蹬着，把两个拳头捶着，仿佛想借此泄一泄自己的怒气。

第二天早上，太后是决不肯再把这件事耽搁下去的，便立即召进一位内务大臣来，教他草就了一通聘桂公爷之女为后的诏书，马

上发缮,就在当天下午送到了她令弟桂公爷的府上去。然而做皇帝的人聘一个妻子岂是这样简单的?以后正不知道还有多少节目,这通诏书不过是一出戏的开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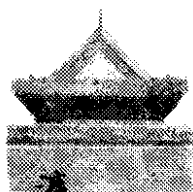
当这通诏书赉到桂公爷的府上的时候,他们全家的人——连静芬一起在内——少不得都要跪下来迎接,恭敬得如同太后自己亲临一样,等他们磕过一遍头后,那个太监然才把诏书打开,一句句地念给他们听,其实他们家里早就得到消息了。而这诏书上也没有什么旁的要紧话,无非用上几个好听的字眼,先把静芬赞美一番,最后才说就在这最近的几天之内,宫里头便要挑一个好日子正式前来行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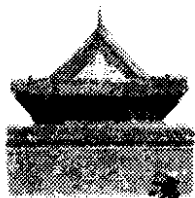
诏书读完,那个太监少不得还要受他们好好地款待一番,然后大开中门送出。

到得这个时候,双方的亲事,可说是已要全部正式决定。即使太后自己想取消这亲事,也是势所不能的了。接着就得逐步使它具体化起来,就是仍由太后主持,赶办一切应有的手续。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从皇族中选择两位最适宜的公主或是郡主,请她们在那一个行聘的日子里,率领着许多仪仗,和那些赉送聘礼的太监,从宫内出发,到桂公爷府上去。可是这两位公主或郡主,倒也不容易选到,至少要符合四个条件:一、必须是已经出嫁的;二、她们的丈夫必须还健在;三、她们夫家的门第,一定要非常高贵;四、她们夫妇间的感情,又须是最恩爱的,最和谐的。如此岂不很难吗?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苛求呢?这中间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理由的:因为这两位公主或郡主在那一天上的任务是代表朝廷去,向一个贵戚宣布一件未来的婚事,她们的本身情形是足以影响这一对未来的夫妇的,所以必要选择福气最好的人。那么这一对未来的夫妇,将来一定也是福泽绵长了。

就为这个缘故,除掉上面所说的这四个条件之外,假使事实上





可能的话,这两位公主或郡主,还得拣已经生育过儿女的才好。并且是生得越多越好,如其有已经抱孙的,那是格外欢迎了。以期这一对未婚夫妇将来,也是白头偕老,子孙满堂,仿佛就把这两位姑太太做他们自己的榜样一样。

太后原是一位最富于迷信的独裁者。他们的祖宗,既然已有这种极迷信化的办法遗留着,她老人家自然是越发要看得郑重了。她从诏书赉到桂公爷家里去的那一日起,便凭着自己的记忆力,再参酌采取各方的报告,注意选择起来。这样足足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才给她选定了两位福德最优厚,子孙最昌盛的老公主。接着她便立刻派李莲英出去把她们一同召进宫来,当面切实嘱咐了一番,免得她们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第二件事就是收拾行聘用的聘礼,以便到那一天送到静芬家里去。寻常人家定亲,尚且需要聘礼,轮到皇帝定亲,当然格外要富丽了!这一次太后给光绪准备的,第一是两枚金戒指,式样完全一律,都有吉祥的字眼刻着,以便静芬每个手上各戴一枚。其次是一柄如意,是用整块的汉玉雕成的(这当然不是临时备就的,多半是内库旧有之物)。长约一尺半,如意的式样我们此刻虽然是很模糊了,但它所代表的意义,却还是很显明的,就是极简单的一句话,——“称心如意”。再次是一对杏黄贡缎制就的枕头套,上面遍绣着各种花纹,还夹着许多双喜字长寿字,无非也都是用以表示吉祥的意思。

此外便是大批衣料了。这些衣料,自然都是极华贵的绫罗绸缎之类,决没有半些布帛在内,而且每一匹都曾送给太后亲自过目。在这几天之内,太后真是兴奋到极点了,什么事情都不屑假手于人,完全由她自己一件件地料理着。这些衣料统是整匹的,并没有经过裁剪的手续,以备女家可以自己去酌用。

最后,还有一批很贵重的东西咧!那就是新娘将来需用的首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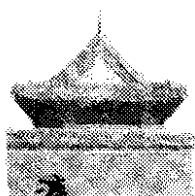
了。这些东西,宫里头一向藏得很多,太后只随便挑出几件来,已经是珠玉宝玩,无所不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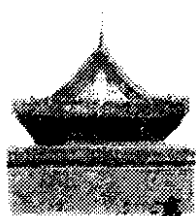
及至一切聘礼完全收拾妥当,而同时那行聘的吉日,也经钦天监选定之后,内务大臣便特地写好许多告谕,派人出去张贴。这张告谕上除掉说明行聘的日期和仪仗的经过路由之外,并很严厉地告诫京中的官民,不准让他们的车马或坐轿在仪仗所经过的一段路上通过。可是假使有人要观看的话,却也不禁止,准许他们站在路的两旁观看。但无论如何,不准在街上往来穿行,或做出其他足以扰乱仪仗的行动的。

终于,好日子到了!

这一天,那两位被选中的老公主可真忙得够了,她们在清早四五点钟的时候,已经从家里赶到宫内来了。因为她们的责任不仅只是领队而已,便连这一行队伍应该如何排法,也得她们来调度。今天这一队人马虽然没有太后或皇上出宫时那样的长,但也并不短了。在最先开路的便是这两位老公主自己,她们都坐着极华丽的官轿,前后左右,还有几十名她们自己带来的家将,以及下人之类,有的骑着马,有的徒步,一路大呼大喝地拥过去。在他们的后面,就是一顶八人抬的凉轿,四面敞开,一些遮蔽的东西也没有,街上的人尽可绝不费力地看到它的内容。然而它的内容也正没甚奇怪,既不坐着什么人,也不装着多少东西,只有一只不很大的玻璃匣,匣内就是装的那一柄如意。

这一顶凉轿之后,又来了第二顶,第三顶,第四顶……凉轿,每一顶凉轿都用八名小太监抬着,总算也让他们当一次比较轻松的差使。第二顶轿子里是只装两枚金戒,也用玻璃盒盛着。第三顶轿子里装的是那一对黄色贡缎的枕套。以下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四顶凉轿里,便全是装的送给静芬的衣料。那最后一顶,就是第八顶里头,所装的便是全部的首饰。是最贵重的了,所以轿后也特别有





一小队兵士随护着。

不消多少时候，这一大队人马已在桂公爷府邸的门前停住了。门上的人一看见，少不得就象跌弹子一般的滚进去报告，好在大门是早已开直的了，桂公爷一听到消息，便慌忙率领全家的人，穿着公服，一齐迎出去跪接。这中间就缺静芬一个人。因为依照着京中的习惯，当男家赉送聘礼到女家去的时候，那位大姑娘自己必须躲在里面，不准走出来。

全队行列在那两位老公主的指导之下，逐一抬进了桂公爷家的天井里，全家的人不免又朝上先叩一番头，然后才敢站起来细细地观看。因为这些东西虽说是聘礼，实际上也都是太后的恩典，当然不能不叩谢。

自从那一封诏书赉到桂公爷家里之后，一家的人顿时喜气洋洋，笑声不绝，全都以为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来了。可是静芬本人倒不觉得有什么欢喜，她老是很愁苦地说道：

“但是他自己并不欢喜我啊，这件事情实在是办不得的，太后知道些什么呢？”

她嘴里虽然这样说，但她的年龄究竟还嫌太小（她只比光绪长得一岁，其时才十一岁）。对于婚姻这件事的认识，也和光绪同样的浅薄模糊。因此她还不至十分伤悲，不过她这个皇后的名位实在来得太突兀了，使她终觉得十分疑虑难信。

主人和客人在那庭心里少不得也要假客气一阵，然后那两位老公主才教人引领着，一直走进静芬自己的房里去。其时她正静悄悄地坐在一张炕上，盘着双腿，手心搁在膝盖上，眼睛看着下面，象一个人定的老僧模样。这种坐法，原是北方很通行的。但当那两位老公主进房的时候，她也不把眼睛抬起来向她们看一看，这却不是习惯上应有的事了。

那两位老公主虽觉得有些诧异，却也不便质问，只能装做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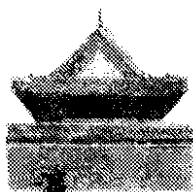
一样，忙自取出那两枚金戒，各执一枚，差不多同时拉起了她的手，替她戴上左右两手的中指上去。静芬倒并不倔强，只是一些力气都不用。待她们的手一放掉，她的手就立刻落下来了，仍在两个膝盖上搁着，仿佛木头做的机器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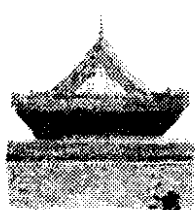
她的态度，虽然如此冷落，但一切自古相传的礼节，却决不能因此而略去一节或半节。那两位老公主给她把金戒指一一戴上，便又回身过来，取出那一柄玉如意，轻轻望她膝上放下。这个意思就是表示从今之后，这订婚的一对男女的生命已经联系在一起了。

接着，又有静芬家里的许多仆人，把那大批的衣料陆续搬进她的房里来。她母亲也亲自恭恭敬敬地捧着那些珍贵的首饰走进来，想给她看看，哪里知道无论这些东西堆得怎样高，她也不想看。视线始终是向着地下，倒教她母亲也无话可说；而且还担心这两位老公主回去要向太后搬弄是非咧！

现在，这行聘的手续与静芬有关的一部分，已经是做完了。从这时候起，一直到她正式嫁进宫去给光绪做妻子的这一个时期里，她的行动必须比从前受更严酷的束缚。因为从前她虽然已经很高贵，却还只是一位公爷的女儿，将来至多能够封为公主或郡主就完了；如今她已受了宫中的聘礼，已经是一位名正言顺的未来皇后，不久就要母仪天下。这个身份是何等的高贵？从今以后，她简直连大门也不容轻易走出一步了。所以我们不妨说，打那玉如意搁到静芬膝上的时候，她的身子虽还没有进宫，但实际上已经也是太后直接监视下的一名囚犯了，

桂公爷府上今天是早就有很丰盛的酒席预备着的，待正事一完，他的夫人便忙着劝请那两位老公主入席，并派人款待那些太监和其他的随从。可是这两位老姑太太恐怕太后等得心焦，也不敢多留，只饮了一两杯酒，便向主人再三的作贺而去。此外特地到桂公爷府上来道喜的，自然还有许多，满屋子里，只听到处在嚷着“恭喜





恭喜”的声浪，京内各家亲贵，以及一班大臣的眷属，差不多全到了。你想，对于一位未来的皇后和她的父母兄弟们，谁不想先去趋奉趋奉呢！

而在桂公爷他们自己，也觉得这件亲事成功之后，非但桂公爷的地位可以从国舅大人一跃而为国丈大人，固然更高贵了不少；便是他的几位公子，本来是一无名位的，从此也就是国舅大人了。这比普通人家要谋一个官动不动要费上多少银钱，多少心血，其难易何啻百倍？所以他们自己觉得今儿这一天委实是天大的喜日，极该接受人家的庆贺。只有静芬一个人心上却并不这样想，她觉得这件事的前途实在大有可虑，这种祝贺未免太早一些。

如今且说那任务重大的两位老公主，出了桂公爷府，便立即率领着原班人马，赶回宫内去，向太后报告一切。当然，她们都不曾敢把那静芬的冷落的态度告诉太后，因此太后的一团高兴竟丝毫未受挫折，使她依然欢天喜地地和这两位公主讲论了半天。然后再重加温谕地送她们出宫。她自己便又忙着派人去办理其他的事情了。

最后，一切关于行聘的礼节全完备了，只剩一班特地进宫来朝贺的大臣还不曾打发走，于是太后便嘱咐光绪自己出去接见他们。这自然不是他所愿意的，甚至可以说他恨不得马上逃出宫去，也不愿意接受这种朝贺。无奈宫禁森严，即使是一位万岁爷，也不能轻易出去啊！好在他此刻对于这件亲事已抱了死活不去管它的心理，根本不愿再去向太后哀恳拜告，他知道无论怎样求告，也是挽不回太后的心的。而他自己的命运，也只有听凭太后去安排，除此别无计较。

当下他少不得依旧挣扎着走将出去，在某一座大殿的龙位上坐了。打这一天起，他知道在名义上由他统率的这个朝廷，便得让他所厌恶的静芬也占有一份儿了，这真是使他越想越恼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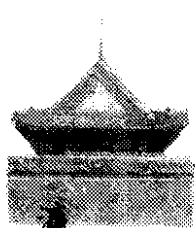
皇上一出来，自然就有一番声张，接着那些大臣便鱼贯上殿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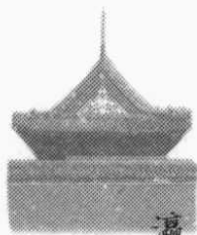
了。光绪睁大着眼看着他们，一句话也不说，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只是挺着腰，直僵僵地坐着，那些大臣是怎么会猜到他的心事呢？大家上得殿来，少不得都是满面笑容的，——不管他们是真笑还是假笑——向他叩着头，说出许多动听的句子来，恭颂他得联佳偶之喜。

他们中间有几位官阶较高，平时又常欢喜多说几句话的人，为着想分外讨好这位小皇帝起见，又着实把他们那位未来的皇后歌颂了一番，说什么“姿容淑丽”、“懿德久闻”等等，弄得光绪倒越发焦躁起来，恨不能立刻逃避开去。其实这些人中，知道桂公爷家里有这位姑娘的虽然也非绝无仅有，但十九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们无非也因为知道是太后所选的，便故意这样糊里糊涂地赞赞，表示他们随时随地都是和太后一般意识的。

这一场虚文，弄到后来当然也有结束的时候。光绪坐在上面，目送着这班大臣的后影，看他们一个一个从石阶上沉下去了，心上顿时松了一口气，便急切跳下座位来，匆匆打太后那里去转了一个身，就忙着赶回自己的寝宫里去。那里，只有他的乳母以及王商等一班和他最亲近的人，比较上还是他可以得到一些自由的地方。因此，他就不愿再忍耐了，连衣服也不换，便径自望炕上一躺，很伤心地哭起来了。这一班人虽然知道没法给他挽救这件已成的事实，但也不忍让他太伤心，便一齐拥到他身旁去，想出各式各样的话来安慰他。

他们告诉他这位未来的皇后实在是不足介意的，即使过了几年，把她娶进了宫来，她也只是万岁爷的一个妻子，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管束万岁爷；如若万岁爷不欢喜她，尽可教她离得远些，不怕皇后敢违抗万岁爷的命令！其中有一个太监又说，万岁爷目前正不必生气。一来自此以后，不知道还要等几年才会再见到静芬；二来隔了几年之后，静芬渐渐长成起来，也许会比现在更好看一些，那





时候或者万岁爷可以不这样厌恨她了。

别的话光绪都毫不理睬,只有“不知道要等几年才会再见到静芬”这一句话,他觉得最中听,于是他就昂起头来说道:

“什么事情都没有希望了!只有这一点还可以使我欢喜起来:就是这几年中,我的面前可以不再有她这个人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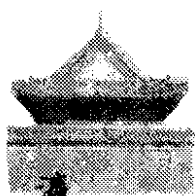
贵妃行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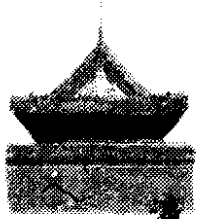
一四 李莲英

这里似乎必须补叙一笔关于李莲英的事。在光绪被接进宫去承嗣帝位的好几年以前,他已经继安德海而为太后的总管太监了。从此一帆风顺,始终受着太后的宠信,足足作了五十年左右的威福,成为清朝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太监。

要研究他所怀恨光绪的缘故,虽然光绪曾经当面得罪过他的这件事,也未始没有相当的关系,但决非主因。所谓主因,实在还是跳不出一个妒忌心,因为越是小主人,越是善于妒忌,他们很明白自己的地位是完全仗着拍马、钻营、挑拨、倾轧等等的手段而取得的,于是往往疑心人家也要用这许多手段来对付自己。只要看到有一个人时常和他们的主人说说话,往来往来,或是他们的主人时常提起这个人,想到这个人,他们就马上要妒忌起来了,不管这个人是否有心夺取他们的地位。李莲英之对于光绪,也正是如此。

最初,他的态度也还不怎样明显,及至光绪在七岁生日的那一天,独自出去临朝,正式行使皇帝的职权以后,他对于光绪便格外不快了。而且光绪对于他也是同样的不高兴。不过那时候的光绪经





过了翁同和的几年熏陶,也已略略学到一些忍耐功夫,并不再象先前那样的容易着恼了。就是着恼,他也知道对这个权势仅在太后一人之下的总管太监,必须容忍几分;然而人的容忍力是总有一定的限度的,何况他毕竟还是一个小孩子,要他过分的忍耐,又怎么能行呢?于是光绪和李莲英的不睦,渐渐地就成为宫中的一件很严重的问题,并且大家都相信将来是一定要变为极大的祸患的。

至于李莲英的衔恨光绪,毕竟是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呢?难道他竟敢公然和光绪争辩或殴打吗?这当然是不会的。以李莲英的机警狡猾,无论如何,也不会用这种愚笨的方式的。他虽然对于光绪——这一个小皇帝的权力未免太小看了几分,但是他也知道什么地方必须要顾忌,什么地方应该退让,他只拣那种小的地方去下手,不是说句冷话,便是故意作弄他失一些威仪。在旁人看来,已经也是很明显的了,然而认真要查究起来,却也没有什么罪名可以加到他身上去。

光绪原是一个极聪明的小孩子,对于李莲英这种诡计,不久也就看透了。只要一回到他自己的宫内,便每次总要把李莲英痛骂一场。在他宫内的这班人,虽然都可以说是他的心腹,绝对不会再把他的话去告诉李莲英。可是大凡当太监或宫女的人,口舌总是特别的快,所以光绪和李莲英两个人在背后互相攻讦的话,宫中简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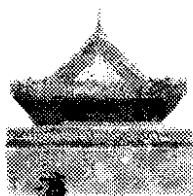
不过照那时候的情形看来,宫中似乎的确还有一个人不曾知道光绪和李莲英之间有这么一重意气,那就是太后。而这重意气,或者说这一种暗斗的影响,实在是极其远大的;满清一朝的命运,因此决定,中国的历史,也因此改变;甚至可以说,连远东方面现在的这种局势,也未尝不是受了他们的影响!那么太后何以竟会绝无所闻呢?这的确是很使人怀疑的。尤其是一般对于宫中的情形比较熟悉的人,他们简直不相信太后当初是真的不知道,疑心她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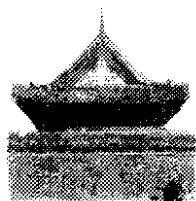
特地装作聋子。因为她老人家是向来欢喜采取间谍政策的，无论宫中的哪一部分，都有她的耳目密布着。所以不管是怎样一件小的事情，太后是无有不知道的。譬如象哪一棵树上新开了一朵花，也照样会有人去报告太后听的。光绪和李莲英间的暗斗，打某一年的元宵节起，又为了一件事情，加上了一些新的仇恨。从此便正式进入了第二阶段，比先前格外深刻化了。

所谓元宵节，就是阴历正月十五，又称灯节，是新年的末一天，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不过现在的人，对于这个节日已经不怎样重视了。在从前，每逢这一天，全中国以内，不论贫富贵贱，家家都得挂上几盏灯，作为一种不可少的点缀品。就是最穷的人家，也会自己弄些材料，糊上几盏灯，用来应应时景。至于那些富贵人家是更不必说了，特地花上几百两银子，扎一座彩灯的，也多得很。所以到得这一天的晚上，全中国各处，可说是没有一个地方看不见花灯。鱼形的、鸟形的、兽形的以及能够自己转动的走马灯，式子简直多得叫你记不清楚。据说这一天的玩花灯，在迷信上也是有着特别的讲究的：大家以为如其元宵节晚上的花灯闹得越盛，照耀得越亮，那么这一年的国运、家运以及个人的命运，也就一定会越发光明起来。

这一个节日，在宫中是格外的重视。宫中本来就是帝皇之家，帝皇是处处应该为民众表率的，所以他们重视灯节，倒也不能算是一件奇事。不过太后的重视，却尤比别的帝皇不同。她老人家向来最欢喜玩这一套浮文俗礼的。而且性格又来得特别的迷信。依着她想，如其宫内不能把这一个月宵节上所应该举办的各种仪式完全办妥，那么不祥的事件，就要降到朝廷上来，或是降到民间去了！

在这一天上，有一件事情可说是太后所最注意的，那就是礼佛的事。不过这一尊佛却不是外面那些庙里的佛，而是太后自己一向供奉着的。这庙就盖在宫里头，仿佛寻常人家所供的家堂菩萨的模样。





从前迷信神佛的风气方弥漫于全国，每一家人家，差不多总有两尊佛或是神道供着。而且时常在那里敬礼着，祈祷着。太后对于宫中所供的那尊神佛，不用说，自然尤比别人礼敬得格外虔诚。而在元宵节这一天，她又习惯着要准备许多东西去供在这位神佛的面前。其中有一件最特别的东西，那就是许多制成元宝形的糕饼。这些糕饼是分别堆在几个金漆盘里的，有大有小，从下面堆上去，大的安在底下，越上去便越小，这样堆积起来，就完全象宝塔一样了。元宝的意义，是用于表示富足的象征的。那么太后为什么不直截爽快地弄几百锭真元宝来堆一堆呢？这个据说是又不行的。因为糕饼做的元宝，不但用以象形金钱，而且可以吃，又能代表民食的富足。所以更比真元宝好，并且据他们说，那位神佛的鼻管里，闻到了这些糕饼的香味之后，便可以格外的乐于接受太后的一切祈祷。

因为存着这一种的心理，所以这些元宝式的糕饼，是照例在那神道面前不必供上多少时候的，只要稍隔几分钟，让那神佛有时间可以闻到糕饼的香味，便不妨立刻撤下去了。虽然用以供神的東西很多，但太后所认为最贵重的却惟有这种元宝形的糕饼。因此她往往欢喜把这种供神的糕饼，分散给那些她所最关切的人，替他们祝福。这些人的中间，不用说，光绪自然也是一个。

这一年的元宵节，太后少不得又要把这种神桌撤下来的糕饼分给各人了，她特地自己从盘里挑了几块最好的交给李莲英，教他去送给光绪。这对于光绪，当然是一种很可夸耀的光荣，何况这些糕饼也的确很可口，送给光绪那样的一个小孩子，更不失为是一种恩物。但是在李莲英的眼里看来，委实觉得很不舒服。他想这样一个可厌的小孩子，偏能接受太后这样大的恩典，怎么好教人甘心呢？同时李莲英又想到光绪对于自己是素来很畏忌的，为着太后特别信任的缘故，他是从来不敢说李莲英一句不是的。因此李莲英便料他没有什么大作为，绝对不必害怕。当下他就姑且装着很恭顺的

态度,把这些糕饼接了下来。可是出了太后的宫门,却偏不到光绪那里去,他就老实不客气地一齐带到了自己的私宅里去,毫不在意地把它分给了几个小太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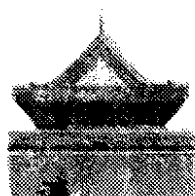
严格的说来,李莲英的这一番举动,的确是已经荒谬到了极点!他不但已把光绪轻视得完全不象一个皇帝的样儿,竟可以说他把光绪轻视得一个普通人都不如了!假使一日败露出来的话,他的罪名是再也不能抵赖的了。但是依他自己想,一宫之内,无论是谁,除非他吃了什么狼心虎胆,轻易怎敢把他的不是去向太后告发呢?其实他这种料想却是完全错误的。我可以说,在宫里头是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保守得住秘密的。即使是关系皇上或太后的私事,也很少可以永远瞒得住人的。不过李莲英在太后跟前的情形,却的确有些与众不同。他可以背着太后,为所欲为地对付一切的人,事后他还有本领威吓别的太监,使他们绝对不敢向太后说一句话,这种权力,他是素来自信为极有把握的,却不料这一次竟意外地出了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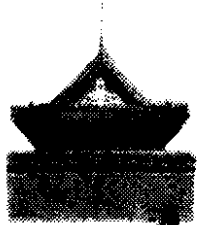
他对光绪这样轻蔑的事实,在数小时之后,已有人很详细地报告了光绪。

当时翁同和正伴着光绪一起在书房里,他听了这个报告之后,便竭力谏劝光绪。希望他不要有什么举动。

“万岁爷!”他照例用着他那极诚恳的态度说道:“请你千万别忘记这李莲英是老佛爷跟前最宠信的一个太监,从来没有人敢向太后说李莲英的一句坏话,这也并不是大家都怕他,我们无非是图安静,不愿惹太后生气。因为太后如若知道李莲英有这种不好的事情,她老人家心上是一定也要觉得很难受的。”

翁同和的话虽然也说得不无相当的理由,可是这一次,光绪却绝对不愿再忍耐了。他知道一个做皇帝的人,是必须维持相当的尊严的,他决计不让李莲英再象这样放肆下去。当时他就立刻走到太





后宫里去,直接爽快地说:“李莲英到现在,还没有把供过神的糕饼送来,而别人却都知道太后已经把这糕饼打发他送来了,所以希望太后查一查。”这一件事倒真是来得很突兀的。太后听了,也觉得十分诧异。同时又感到相当的为难。依着她历来宠信李莲英,偏袒李莲英的习惯而论,她是再也不愿追究的;不过光绪的地位却毕竟和别人不同,他是她自己特地选进来的一个关系最密切的人,而他所承继的又是一个皇帝的宝位,如其逢到这种事情再不能给他查究一下,那么他在宫里的地位,无疑的就要降下去了。

太后在上面略略踌躇了一会儿,也觉得这件事除掉立刻把李莲英召来查究一下之外,实在别无办法了。于是她一面教光绪暂在旁边候着,一面忙派人去召李莲英。不多一会儿,李莲英来了,他走进门,一瞧光绪和太后两个人的脸色,心上就完全明白了。他那灵敏的脑神经,也就立刻开始活动起来,要想马上捏造出一个可以压倒光绪的理由来。话虽如此,李莲英的脑神经也决不能活动得如此快啊。在他没有开口之前,太后少不得要把他数说几句。这一场数说倒也相当的严厉,可说是李莲英生平所从来没有受过的。最后,太后便教他赶快说明为什么胆敢这样轻蔑万岁爷?

在旁边的那些人看来,这是毋须说明的,谁不知道李莲英一向怀恨光绪,这一次不是故意是什么呢?然而太后却不这样想,她有她的主见。她想李莲英是自己最宠信的太监,光绪是自己目前最钟爱的嗣子,李莲英也完全知道,那么他对于光绪,当然也不至有什么异心的?

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位总管太监的神通吧!他垂着手,静悄悄地听太后说了一番话之后,便立即抢上一步,恭恭敬敬的向光绪磕了一个头,表示认罪的意思,一面很柔和地说道:

“请万岁爷息怒,奴才已经知罪啦!可是这中间是还有一些曲折的:方才奴才把这些糕饼带出去之后,原想马上给万岁爷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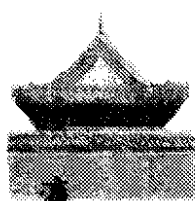
的,不料一到外面,就有许多重要的事情找到奴才那里来了。而且这些事情,统统都是关系老佛爷的事情,不是御膳房里来问菜,便是老宫女们来讨鞋样,万岁爷大概也明白,奴才是一向侍候惯老佛爷的,这些事情都不能教别人代替;而奴才自己也不肯随便让这些事情搁下来。因此奴才便忙着先干这些事情,只得暂时把万岁爷的糕饼搁一会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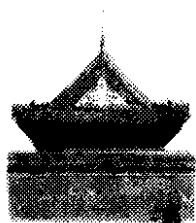
这个刁猾险恶的李莲英,是最善于揣摩人家的心理的;尤其是太后的心理,他简直看得比自己的心理还清楚。他这样一说,太后果然就平了气,反觉得他这个人真是天下稀有的忠臣,几乎想把方才数说他的几句话,重新收回转来,换上几句奖勉的话。可是光绪的感觉却绝对不同,虽然他的年纪还小,但是李莲英的话中有刺,他也听得出来。他觉得李莲英这几句说明,不但不是谢罪,简直是当着太后的面,另外又对他施行了一番更难堪的侮辱。因为李莲英的一番说话里,显然包含着下面的意思:

“只要我手里有别的事情要做的时候,光绪的一切事,是绝对不在我心上的。”

光绪本来还可以更进一步的向太后诉说,指明李莲英已经把那些糕饼分给他手下的小太监了,这样或许可以难倒其他的人,但决不能难倒李莲英,光绪也相信他必然可以立刻造出一个充分的理由来,卸去他自己的责任的。所以不愿再多费唇舌,作无益的争辩。他就马上向太后表示没有旁的话说了。太后本来也早已不想再追究的了,便笑着点点头,轻轻把光绪这件事丢了开去。后来光绪回到自己的宫内,不免还要把经过的情形一起说给翁同和听,翁同和是始终不主张多事的,听了也就不说什么话。

翁同和不但在宫里头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人,他是一个全国闻名的学者,不管李莲英有怎么大的神通,也不能损毁他一丝一发。那时候朝廷上所有一班官员,无论大小,即使是皇亲国戚,也没





有一个不受李莲英的统制，例外的就只有翁同和一个人。作者在宫里头的时候，曾经听见许多人说过，李莲英的家产，在京城里可以占第一位。那么究竟他有多少钱呢？虽然没有谁曾经替他详细盘算过，可是大概的估计起来，也必然远在一般财迷所能梦想到的数目之上了。他的钱的来源就是取之于这些官员的。因为这些官员往往要希望太后升他的官，或是打算调一个好差使，或是已经自作主张的花去了一笔钱，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事后必须取得太后的追认；或是闲散了好几年，想再出来弄一个大一些的官做做，必须先设法朝见太后一次，或是犯了什么罪，……总之，凡是一切有求于太后的人，他们都知道必须先向李莲英接洽。在当时，能够左右太后的主张的，也的确只有李莲英一个人。所以人家既非找他不可，他也落得凑此发一些财。只要他替一个人办好了一件事情，那么几千两银子是最少的酬报。据说凡有想觐见太后的，每次就得报效李莲英纹银十万两，差不多已成为规定的价格，而他的权势之大，由此也可想见了。

只有翁同和是决不会有一个钱送给李莲英的。他是当今万岁爷的师傅，而且又是一位学行兼优的老先生，虽然他的官阶还不能算高到极顶，可是就品质上讲，他已经是一位很高贵的大臣了。他绝对不想为了自己的利益，再去恳求李莲英帮他什么忙。而一切他照例所能得到的恩典，也完全得到了，他不必向太后请求什么爵位。同时他对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也始终觉得很满意，绝对不想他调。因此在宫内，在朝廷上，只有他真可以说是完全不需依赖李莲英的一个人。而李莲英也就为着这个缘故，对他不能不有几分嫉忌。

再加上李莲英和光绪的怨隙，于是翁同和也就成了他的眼中钉。他差不多随时随地的在策划着，想用一种极巧妙的手段，使着他们两个人同时吃一些亏，而又不致触怒太后，把任何罪名加到自

己身上来。不过在他没有把这种阴谋策划完成以前,光绪和翁同和也早就看透了。光绪尤其是暴躁得了不得,天天在怨恨自己,为什么不赶快长大起来,他只望有一天他可以真正的发挥出他做皇帝的威力,马上处李莲英以应得的刑戮。可是翁同和却不是这样想,他虽然对李莲英也没有什么好感,但并不希望报复,而且他也不愿意光绪代他报复,他反而时常合着光绪的心腹太监王商两个人,一同向光绪谏劝,请他把气量放大些,别和李莲英一般见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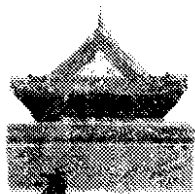
“他毕竟是一个小人,任凭他怎样怨恨万岁爷,结果还是与万岁爷一无妨害的。”翁同和时常给光绪这样解说。“但是反过来看,万岁爷和他的感情如若能够变得好些些,那么将来倒说不定会有许多用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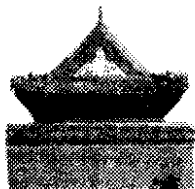
“不过,无论如何,”光绪的答复也往往如此,“他终究只是宫里头的一名太监而已。”

“不错,他只是个下人。但是万岁爷要知道,他是老佛爷跟前最得用,最信任的一个下人,因此这里头就不能不有些分别了。”这是王商的见解。“我们要报复他不难,但是一定就要使太后不高兴。所以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位置是稳固得不能动摇的。”

“你们虽是这样说,我的心里总是不高兴。除非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个奴才也知道对我存几分敬意,才是个正理。”光绪宣布着他最低限度的让步。

“方法是有的,只怕万岁爷不肯照办?”翁同和曾经一再向光绪这样建议着。“最好的方法惟有根本不把他这人放在眼里,无论他做出什么事情来,只当不看见。假如我们一定要去压制他,反抗他那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他有本领可以使太后听信他的话,同时还要使他时常觉得很得意,以为万岁爷果然中了他的计策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只有根本不去睬他,使他自己觉得无聊。何况他这个人是素来极其自大的,他来挑拨我们,我们完全不去睬他,那么他





自己还有什么颜面呢？”

翁同和这一节话，真不失为是一种老成经验之谈，实在很有理由。光绪听了，也觉得不能不采纳啊。可是李莲英这个坏蛋，是决不肯把人家轻轻放过的。他既已存心要和光绪作对，哪里就能中途变策，光绪尽管不睬他，他还是要想尽种种方法来挑拨的。而光绪的年龄也一年一年的大了，脾气也格外躁起来，于是这中间就难为了他的两个忠实的老友，——翁同和和王商——他们不知道费去了多少气力，多少唇舌，才能把光绪勉强劝住，使他不致和李莲英发生公开的冲突。

在那时候，翁同和和王商两个人心上，都以为他们这样竭力排解是与光绪绝对有利的，哪里知道依照后来所发生的结果看起来，他们简直是葬送了光绪的一生。如若他们不加劝阻，听光绪去和李莲英决裂起来，那么后来的局面将变到怎样地步，就很难说了。因为他们一决裂之后，老佛爷便不能再一直装聋装哑的放任下去了，她必须被逼着从这两个人的中间——一个是她所最信用的宠仆，一个是她的嗣子，——判出是非来，把那不是的一个逐出去。本来有许多纠纷的永远不能解决，其故也在双方的不能公开决裂。只要公开的一决裂，那么一了百了，以后倒可以太平了。当初光绪如若真能和李莲英作一次公开的决裂的话，太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偏袒李莲英的。假使光绪更能坚持一下，那么李莲英纵不杀头，也决计不能再在宫里头盘踞下去了，而中国的历史，也必然不和如今相同了；说不定到现在还是一个专制国家？或者竟是一个很强盛的专制国家？倒也是很有可能的事。

从这一点上看来，我们似乎不能不有些警觉，别太小看了各人家里的下人，虽然他们的地位是那样的卑贱，然而他们的狂妄的行为是一样很可怕的，你们瞧它的影响是怎样重大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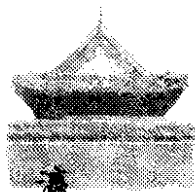
这一年的立春节，因为闰年的关系，比往常特别迟。那一天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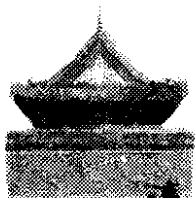
是正月十八了，逢到立春节。朝廷上是少不得又有一番特别的礼数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皇帝赴天坛祭天的事。因为现在光绪已经十二岁了，太后知道他尽可胜任得下，所以不预备再伴他同去。决定教他一个人去试一次。而在未去之前，还得照着历年的规例，摒绝一切荤食，先行斋戒三天，表示一种虔诚的意思。

在天坛的正殿的旁边，另外有一所不连接的庙宇，里面供着一尊浑身涂金的神道，是专给历代的皇帝膜拜的。在立春那一天，光绪也得一个人先走进去，向这位神道诚心诚意地祈祷一番，然后才可以退出去率领着朝臣，在天坛的正殿上一同行礼。当然这些大关节目，是早已有人向他仔细讲过的，甚至已经练习了三四遍了。因为光绪虽然在名义上已经做了好几年的皇帝，可是不论为国家，或是为百姓，他都不曾实实在在地做过一件有益的事情，所以这一遭他初次独自去祭天，也好算是他为他的百姓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么他是应该怎样的聚精会神地做去，也就不用了。太后自己决定不去参加之后，便又再三地考虑着，惟恐光绪毕竟年纪太小，不能没有失礼的地方。因此特地再从许多太监里头，挑出几个最可靠的人来，教他们随侍着光绪同去，以便当场指点引导，而这中间第一个人便是李莲英。

李莲英对于这一件差使，是最欢喜干的。即使太后不派到他，他也必然要向太后自告奋勇的。因为他知道这一遭太后已经决定不去了，只让光绪一个人去，这是他可以尽量轻蔑光绪，作弄光绪的最难得的机会。并且他在回来的时候，不但是可以掩护他自己的一切过失，甚至还可以利用太后的心理，反而把光绪说上几句咧。

到了行礼的所在，照理说，李莲英就得遵从着太后的嘱咐，协同其他几个太监一起照料光绪，指导光绪，……实际上他是这一班人的领袖，他不但应该协同着做，简直是一切都应该由他负责主持。可是因为他早就存了不良之心，所以什么事也不做，只在旁边





冷眼觑定了光绪,脸上还假意装出一种极温和恭敬的态度,表示他很忠心的意思。可是逢到光绪有些做错的地方,他就要用很尖刻的话指摘了,他知道今天他可以尽情地指摘,无论如何也不愁光绪会在天坛吵闹起来。

光绪慢慢地走进那一座供着一尊涂金的神像的庙宇,李莲英就在他后面全神贯注地看着他,同时李莲英的那一副怪难看的脸上,又浮起了一种很不自然的奸笑。李莲英的相貌真可以说是宫中无数太监里头最难看的一个了;或者竟是中国人里头最难看的一个。

到这一所庙宇里来祈祷的时节,有两个条件是向来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态度要万分的庄严,精神要全部的集中。因为这里是至高无上的圣地,无论任何一个人都不准有一些杂念,否则就是不敬。此外,服饰也是极注意的,每一朝的皇帝每一年来此祈祷,都得穿上这种服饰。去年冬天,太后已经给光绪制就这一套特定的服饰了。可是这一日不知道这是光绪自己的疏忽,还是王商的失于检点?他竟然不曾把这套礼服穿出来,只穿了其他的一套朝服。于是李莲英便极不费力地找到了一桩可以攻击他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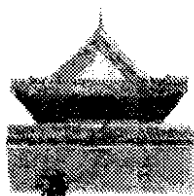
光绪对于这些繁复而无谓的礼节,是从小就害怕的。今天他虽然被逼着到这里来祭天,事实上已无规避之可能,但是他心上却真有说不出的委屈。并且处处觉得很担心,生恐不能没有失礼的地方。因为前几天的演习,情形毕竟不甚逼真,及至上了正场,使他顿时觉得有些举止失措起来。当他跪在那一尊浑身涂金的神像的前面时,他也知道自己必须把态度放得非常郑重,一面默念着那串已经背熟了的祝祷词,一面应该把两道目光不偏不倚地集中在那神像的身上。然而这神像身上的金色既是那样的刺目,看了一会儿,眼睛就容易发酸。而那神幔上和神桌上所安的各种东西,又是那样的新奇动人,以致使他失却了控制力,不能不让他自己的目光偶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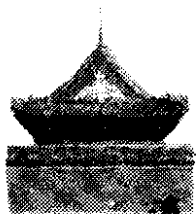
闪动一下。这在别人是决不会注意到的,可是李莲英却立刻就发现了。他觉得这个时候不把光绪说上几句,再等什么时候才说?便提高着声音,又象讥刺,又象教训地说道:

“万岁爷不可太轻忽了,这是一所最庄严的地方,也是一件最庄重的礼节,岂可随便敷衍得的。而且今天是万岁爷第一次离开了太后,独自来主持这祀天大礼,尤其不能草草,否则太后知道了,是要怎样懊恼啊!上年太后亲自来的时候,也始终很虔诚地用着全副精力集中在她两个眼神里,因为这是老祖宗所传下的规矩。所以万岁爷也必须牢牢地看定着菩萨的金面,不能东张西望地移动。奴才并且还希望万岁爷要想到,现在万岁爷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小孩子了,大家都知道万岁爷是大清帝国的皇上,天下无二的圣人,因此万岁爷也应该学得格外庄重一些才好!”

李莲英这样倚老卖老地数说光绪,本来也不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只因其时太后既不在旁边,别人又个个都怕他,所以只能让他恣意放肆了。光绪也知道他决非真的为着要劝自己尊敬菩萨而说这一番话的,他分明是存心要在紧要关头送几下冷拳,显显他自己的手段而已。这在平常时候,比较上还可以使光绪容易忍受一些,此刻在这样重要的祭礼中,真可以说是等于当着人的面前丢脸,该是多么难堪啊!光绪差一些就要从神前的拜垫上跳起来。可是他忽而又想到了翁同和和王商两个人的忠谏,觉得还是忍耐的好。便什么话都不说,竭力装出不愿意睬他的神气。然而李莲英已经很得意了,他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出光绪脸上有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的神色在浮动着。

这一天光绪的所以不和李莲英决裂,另外实在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在正月里头,宫中要举行的礼节是挺多的,天坛祭天后的第一日,就有一个皇帝亲行春耕的大典。这也是很重要的事,看得差不多和祭陵典礼一样的重要,所以光绪格外不敢随便任性。否则第二





天的典礼,假使因此而发生了障碍,太后是一定要归罪于光绪一人的。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是我们中国人向来最重视的一条古训,尤其是种田人家,他们所有的一切希望,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在春天开始憧憬起来的。譬如去年是荒年,那么到了今年的春天,大家都相信一定会有转机了。因此春天里头的迎神祭赛,是各处最流行的事。每个人都在祈祷着,希望上天慈悲,保佑他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同时每个人心上,也个个在计划着,今年将怎样的勤勉务农,使得自己生计宽裕起来。而皇帝亲自奉行春耕的这一典礼便正是包含着求祷天地之神,覆佑农事和鼓励人民勤勉务农的两重意义。

春耕大典是在先农坛那边举行的。参加的人很多,除掉朝廷上的全体官员以外,皇族中比较年轻的一般亲王贝勒之类都得一齐同去,礼节也相当的冗长。最后,再由皇帝亲自走下田去,把预先准备下的一具铁犁,慢慢地推动着。这铁犁是翻掘泥土最主要的工具,而犁田也就是开始耕种的第一步工作,所以在春耕大典中,必须要利用到它。可是这东西的分量真不轻,要推动它当然不是光绪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力气干得到的。这倒不用愁,他是根本不必用什么力气的,自有旁边几个太监在出力。不过要他搁一只手在上面做做意思而已。这种仪式的作用是很简单的,就是要告诉人民不要把种田看作低微的事,即使是皇帝,也有这一天亲自动手犁田咧!这样一做,向来种田的人,便可以格外兴奋,格外努力地务农了。

一切凡有皇帝参加的礼节,几乎十九是绝对禁止平民出来观看的;惟有这一个春耕大典,因为其中实在含蓄着劝农的意思,所以特别准许当地的民众到场观看。当然也只是远远地观看,决不会许他们一窝蜂地聚上来的。可是那些人素来只听见皇帝的名字,谁也不知道是一尊怎样了不得的神佛?这一天居然给他们亲眼看见

了,心上自必很欢喜,至少限度,回去也可以向人家夸夸口。而李莲英这刁猾不堪的东西,偏又拼命抓住了这个万目睽睽的机会,竭力和光绪捣蛋,不知道在旁边说了多少很无礼的话。可是光绪却依旧一味勉强容忍着,他简直始终没有回答过李莲英一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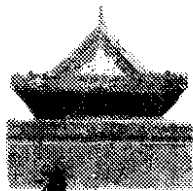
就是到后来,许多重要的典礼都行过了,回到太后宫内,光绪也只是约略把所有的情形报告了一番,绝对没有提到李莲英的名字。李莲英自己少不得也要向太后报告几句,他可不肯省事了,奏时就用很轻描淡写的口气,把光绪指摘了一下。可是太后听了,并不曾就有什么话说。或者从这个时候起始,太后对于光绪和李莲英间,以及李莲英和翁同和间的暗斗,已经渐渐地有些明白了。不过她老人家后来也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表示,所以这种猜想也就无从证实了。

光绪回到自己宫内,忍不住又对翁同和说道:

“你们瞧着,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把这个骄横无礼的奴才痛痛快快地处罚一场的。因为不管他有多大权势,毕竟还是我们手下的一个奴才。此刻尽管让他放肆下去,到得有一天,不再有人可以站在我和他中间做解劝人的时候,我就可以看见他的末日到了。”

翁同和也知道他在这几天之中,委实是受足了李莲英的恶气了。他的这样切齿痛恨,也是情理之常。所以不敢再用其他的话去解劝他;并且还知道他的所谓这一天也者,便是指着将来他自己正式握到大权的日子。因此只得依旧利用古书上的话,向他婉劝。古书本来是翁同和读得最熟的东西,他可以不加思索的引用出来,他说:

“圣人有两句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万岁爷大概总还记得吧?而此刻老佛爷就是处于万岁爷的父母的地位上,所以万岁爷对于她欢喜的一切人,一切物,以及一切作为,都得尽量地保留它们。即使万岁爷现在所希望的事,将来真有实现的一天,但是





老臣也不愿意万岁爷就把太后的一切改变过来，甚至这一个骄横无礼的奴才，也得依旧让他保留着。”

翁同和是完全要把旧礼教孝字……那个……去谏劝光绪。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光绪这个孩子是从小就有一种革命的精神的。他对于一切陈旧的习惯，不合理的旧礼教，简直是根本不赞成的。他有他自己的主张，而这种主张是可以说绝对和种种旧习惯相反的。在光绪那一副尚未发育完全的脑神经上，已经早就有了一个决心，就是用他自己的意志去支配一切，静候机会之来临。

象翁同和这样一个通达事理的哲人，在那时候也绝对料想不到以后的一切。他的预测总以为光绪的前途是必然极光明幸福的，只要他能够顺从太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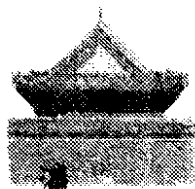
体和殿款黄地蓝料彩陶蝠花口花盆

一五 叶赫那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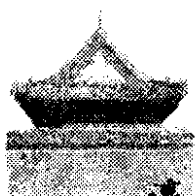
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不少很奇怪的例子，往往有许多起初觉得毫无价值的诅咒，到后来竟会极神秘地应验起来。譬如象叶赫那拉和清廷皇室嫡系间的仇恨，其起因也是由于一句空泛的诅咒，但后来是应验得多么灵异啊！究竟这一句诅咒是在什么时候说的，现在也没有确切的日子可以查考了。只知道是在满清入关以后的初期发生的。老佛爷，我们的皇太后慈禧，就是叶赫那拉这一族的人。因为叶赫那拉这一族的人向来是被认为不忠于皇室的危险分子。所以他老人家的贵为皇太后，实在是万分不孚众望的事。当时的一班皇亲国戚，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在暗地里担心着，惟恐从前的诅咒要变成事实。可是谁也没有有什么方法好补救！

满洲人向来有所谓八旗子弟的区分，叶赫那拉的一族是属于正黄旗里头的。正黄旗人的声势固然比别旗的人要高一些。而他们的强悍不驯，也是众所共知的事实。在他们的中间，尤其要算叶赫那拉的一族野心最大。

当公历一六四四年满清入关，征服全中国之后，有一年，突然



流
台
泣
血
记



发生了一件企图危害皇室的阴谋，它的主谋者就是叶赫那拉族的一个人。他想扩张他自己一族的权势，想用武力篡夺皇位。这件事在普通人看来，当然是叶赫那拉一族的人叛变。但是在几个熟悉满洲历史的人的心目中，这也是一种冤冤相报的因果关系。原来最初的时候，叶赫那拉是满洲各部落中最高贵的一族，他们本来是始终处于领袖的地位的。但是后来满清皇室的一系突然强盛起来了，竟把他们硬生生地压到了下面去，一直到进关来打平天下，这叶赫那拉的一族便永远做了皇室一系的奴隶。可是他们在心理上是万分不甘的。——至少有大部分人是这样。而皇室方面，对于他们也未免觉得很放心，所以后来一听到这个阴谋不轨的人是属于叶赫那拉一族的，便立刻信以为真了。

可是这个人自己却极口否认，他举出种种的理由来证明他实在是冤枉的。无奈大家都不相信他，终于把他逮捕了起来，不久就根据了几件搜到的证据，宣判他企图谋反属实，并且决定处以最惨酷的火刑。当他被押赴刑场的时候，他还是一路不断地高喊着冤枉。但是有什么人去睬他呢？无情之火终于在他脚底下燃烧起来了，他的生命看看要完了，于是他用着最后的一口气，在烈焰中发出极惨厉的声音来，宣布了他复仇的誓言：

“有一天，叶赫那拉的子孙是一定要向努尔哈赤……清室始祖……的子孙算账的。到那时候，他们就不能不落在我们的手掌里了。这个报应是他们一定要受到的！”

这位叶赫那拉的无名英雄的誓言，从此便深深地印入了每一个满洲人的脑海里。而他们这一族的人，从此也就不能再在朝廷上占到重要的地位了。因为依照当时的习惯，只要一族的人里头有一个人做了什么不名誉的事情，那么阖族的人就要一起给人家轻视了，甚至后代的子孙，也永远不能洗尽这种耻辱。从前所通行的诛三族，诛五族，诛九族等等的刑戮，其本意也是要预防被处决的人

的后代将来或许会起来报复的意思。我在宫中的时候，也常听到太后逢见这种案子，往往总要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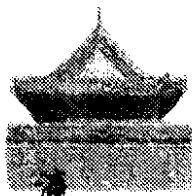
“这么小的孩子，也拿去杀头，实在是很可怜的！然而斩草不除根，将来我们再要后悔也来不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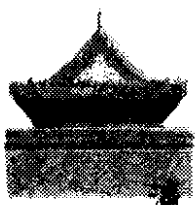
叶赫那拉一族的人，当初虽然侥幸没有全部被拿去烧死，可是他们的前途已经一齐断送了，他们可以毋庸再希望别一族的人能够尊敬他们，优待他们。因为大家相信他们所做的是，必然和皇室不利的。

那么咸丰当初，纳太后为兰贵妃的时节，难道大家都不知道她是叶赫那拉一族的人吗？不，这是无从隐瞒的。不过因为当初咸丰只是收她做一个妃子，不是娶她做皇后。做妃子的人，在宫里头是并不占着重要的地位的，所以大家虽然都知道她是属于那个谋叛嫌疑最重大的叶赫那拉一族的人，但谁也没有介意到。否则她也许就不能进宫。我想当初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绝对不会想到这个名位极平常的妃子，后来竟会变成统治全国的皇太后的。

及至后来她生了同治，这件事才渐渐为人注意起来。凡与皇室有比较密切关系的人，都先后记起了那个被烧死的叶赫那拉人在临死时所宣布的复仇的誓言。他们忧虑这几句誓言，也许就要在这种变化得出人意料的命运的掩护之下，逐步地应验起来了。到得咸丰一死，太后先用极果决的手段杀死了肃顺等几个素来反对她的人，接着她自己又以皇太后的资格，实行垂帘听政。到得这个时候，大家已经无话可说了，深信那几句誓言是完全应验了。他们觉得叶赫那拉一族的人，迟早就要对他们开始报复，而他们也只有无可抵抗地承受了。

那么慈禧本人对于她祖宗所说的这几句誓言，究竟有什么感想呢？这是很难说的。便是她的所以能够得到皇太后地位，是否的确因为在冥冥中受了这几句誓言的神秘的影响，也没有人敢说





定。至于她后来所表现的种种行为,象起造颐和园,宠信李莲英和引用拳民等等的许多事,虽然的确都是清朝的致命伤,可是这中间是不是的确有一个叶赫那拉的鬼在播弄着,故意教她这样做,藉以覆亡清室呢?这倒也是无从证实的事。当初大家只知道太后本人也必然知道她的祖宗曾经发过要向皇室复仇的誓言,然而她本人是否赞同?她在暗地里有没有从事过这种策划?那是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了!

不过,有一点是大家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她老人家自从进宫以后,便始终不曾提起过叶赫那拉这四个字,也从没有跟哪一个人谈论过叶赫那拉一族和皇室结怨的事。但是据皇室中几个曾经吃过她亏的人想来,她的确已在那里准备怎样向他们报复的方策了。

然而话又要说回来了,她在一方面固然不无亏待皇室中人的地方,难免要使人怀疑她存心打算奉行她祖宗所发的复仇的誓言。可是在另一方面,她所给予她母家以及叶赫那拉一族的人的待遇,却又异常的恶劣,简直比待皇室中人更恶劣了几倍。在朝廷上,她也从来不让叶赫那拉一族的人占一个重要的位置。凡遇一切重要的会议,以及各种盛大的典礼,照例是每一个皇亲国戚都可以参加的,太后往往偏不让叶赫那拉一族的人到场。总之,她的待遇叶赫那拉的人,非但绝对不比从前优厚,而且还加倍的苛刻。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来,她倒又丝毫不象存心要替她母族向皇室复仇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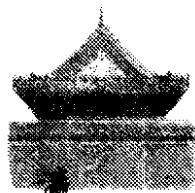
讲到光绪的出身,已经也几乎可以算是叶赫那拉族中的一员了,因为她母亲就是慈禧的胞妹。但是依照着满洲的法律而论,他还可以避却这种嫌疑,因为他是咸丰皇上的兄弟的儿子。所以依旧好算是皇室中的一分子。不过话虽如此,他的血统中确已包含着叶赫那拉一族的血系的一点,却也无可否认的了。所以在太后择定光绪继承大统的时候,有许多向来认定叶赫那拉一族是朝廷心腹之

患的皇室中人,对此当然也不免屡肆讥讪。他们并且都在怀疑着,不知道那些御史大人的笔下,关于这件事的记载究竟是怎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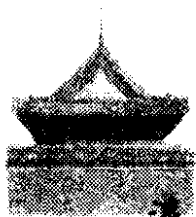
所谓御史大人,就是朝廷上的一种谏官。他们并不隶属于九卿六部之内的,而是另外有一个衙门的,所谓御史院。这种当御史的人如其严格地说起来,真是很不容易,他们必须具备许多条件,或者是年高德劭,或者是品学兼优,或者是声望素隆,或者是熟悉政情,或者是……总之,决不是普通人所能滥竽充数的。可是到了后来,朝廷上任用御史的标准即逐渐宽纵,而御史院中从此也就有了吃粮不管事的闲员。论起他们的地位来,差不多是等于近代政府中的高等顾问,他们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批评朝廷政务的得失。在批评的时候,措词可以不受拘束,即使稍稍强硬一些也不妨。他们的位置,同时也类乎政府的监察人,终年张大着眸子,注视朝廷上的一切行动,若是见到有措施失当的地方,不管是关于宫中的,或是吏治的,或是民政的事,他们都可以出来干预或纠正。在朝廷方面,对于这些御史大人也另有一种特定的待遇办法,和普通的官员绝对不同,他们的黜陟进退,都有历代相沿的旧章规定着,决不是一个皇帝或是其他的执政者可以凭着私见而妄加处断的(译者按:事实并不尽然)。

逢到有什么重要的事件,朝廷上正在斟酌一个解决的办法的时候,他们的意见便又是很需要的了。虽然朝廷方面收到了他们的意见书之后,也没有必须接受的义务。记得当初作者在宫里头随侍太后,眼睛里也不知道见到了多少意见书,都是那些御史大人用正楷誊正了呈进来的。可是到得太后手里,十九便被她撕得粉碎。除非这意见书上的话恰巧和她自己的见解相符,她老人家才肯欣然乐从,否则莫想说动她分毫。

做御史的人,同时又是朝廷的史官(译者按:此点与事实不符,今姑存之)。而且他们是用一种很奇特的方式记录一切的历史的。



舞台
泣血
记



每天,他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朝廷上各部分的设施,尤其侧重于皇帝或皇太后日常的行为(皇太后不摄政的,当然不算在内)。到得晚上,便各自把当天所见到的种种情形记录在一张纸片上。这张纸片是绝对不公开的。一经写就,便由各人亲自投进一口木箱里边去,这口木箱是直接藏在御史院里的,永远上着锁,外加许多封皮,谁也不用想窥见它的内容。便是那些御史大人,也只知道自己所记的是是什么,别人纸片上究竟怎样写法,他们也绝对不会知道。因为法律是不准许他们互相交换传观的。

这口木箱在每一朝的新皇帝登极时,便立即加封上锁,从此在这一代里,不论什么时候,或是什么人,都绝对不准去开启这木箱,必须等到这位皇帝升了天,才可以由全体的御史会同着一班大臣把它开发出来,再经过一番整理编辑,便成为这一朝皇帝的全部历史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当这些御史大人每天在记录他们所见到或是听到的种种情形的时候,他们的是的确毫无顾忌的,他们可以完全凭着自己的观察,记录一切所要说的话来。

现在我们又想到一个问题了,太后在选定静芬做光绪的妻子的当儿,她心上有没有考虑到从前那个被烧死的叶赫那拉族人所发的誓言。这一点恐怕是永远没有人能够知道的了,除非老佛爷自己曾经说过什么话,而这些话恰巧又乘风吹进过那一班御史大人的耳朵,那么或许在他们所记的纸片上,还可以找得出来。然而不管怎样,静芬终究是一个十足的叶赫那拉人,那是无可掩饰的。因为她父亲桂公爷便是太后的胞弟啊!为了这种关系,自从太后给光绪聘定静芬做妻子之后,皇族中人对于太后存心要实践那复仇的誓言的怀疑,顿时又加重了许多。他们觉得太后这种措施,分明是在一步一步地进逼过来。否则她怎敢故违祖训,公然给光绪娶一个叶赫那拉人做皇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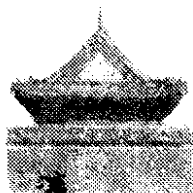
皇后是母仪天下的惟一的贵人,她的地位之重要,和皇上只差一肩。所以皇室中人对于历朝天子的聘娶皇后,往往总是很注意的。假如太后只选静芬进宫来做光绪的妃子,那就不致引起大家的惶虑了。——太后当初进宫,也只是一名妃子,而且始终不曾有机会挂过皇后的头衔。虽然她后来仗着自己的才干,由贵妃一跃而为皇太后,以至全国政权,悉归掌握,成为一个仅仅没有改年号的女皇帝,似乎又比真正做过皇后的人实惠了许多。但是在欢喜考究人家出身的一般历史家看起来,她毕竟还嫌欠缺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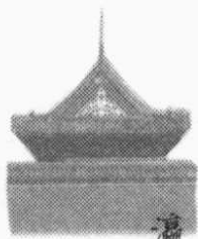
那时候大家因为太后自己也是叶赫那拉族人的关系,所以不敢公然把这一点作反对聘娶静芬为皇后的理由,他们只抓住了她母亲是蒙古人的一点议论着,以免太后着恼。可是在实际上,他们无非是为了叶赫那拉人的祖先所发的那一句复仇的誓言而在担心着。那么太后究竟是不是存心要实践那一句誓言,以尽力倾覆朝廷为报复皇室的策略呢?或者她是绝对没有重视过这一句誓言,真象她平日轻视她母族中人一样呢!而她的选聘静芬做光绪的皇后,是不是纯粹因为静芬是她甥女的缘故呢?

再有,老佛爷她自己可曾预料到清朝要亡国吗?

她的始终不肯放弃政权的动机,是不是也为了要凌辱皇室中人的缘故?她自己只是叶赫那拉族中的一个女人,却掌握着全国生杀予夺之权,而让清朝皇室的一般男子们,个个拜倒在她的面前,只有那些无关大局的祭礼,才教他们皇室中人出去做傀儡,这种反客为主的局面,她自己是不是也认为十分的得意?

这许多的疑团,我相信是永远没有人能够解答的了。因为在她老人家升天之后,清廷便形成极混乱的局面,御史院里的那一口木箱,既从没有人去理会过,而这中间所藏的关于慈禧太后的史料,也从此失散得不知下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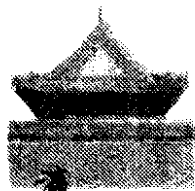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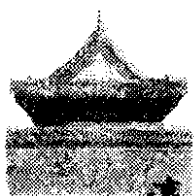
光绪帝读书像

一六 悲剧的序幕

自从行过聘礼之后,光绪的态度上便起了一重极大的变化,他往往半天或是一天不开口,神气非常的忧郁,有时候还要不顾一切地狂怒起来,他已经不象一个快乐活泼的小孩子了。我们在童年时候所常有的那一种充满着生气的情趣,他是一起丧失尽了。倒象他自己早已预料到将来的日子,是必然很悲痛的,所以如此烦闷。

从前,宫里头时常可以听到他的笑声,——喜气洋溢的悦耳的笑声。现在却绝对不容易听到了,他竟可以一个月两个月不笑一笑,所有各种最能逗引小孩子的游戏,对于他也失了效用。每天他只是躲在书房里拼命地读书。然而在老佛爷的心目中看来,这倒是一种好现象。她认为光绪已经渐渐地觉悟到做皇帝的责任了,因为他知道这种责任的重大,所以他肯这样用功读书。其实光绪只是借读书来排遣自己的愁闷而已。他知道无论如何也不能打消这种已成的事实,他已经非娶太后替他选定的姑娘做妻子不可了,于此更觉悟到徒然忧郁是无益的,便决意埋头读书,暂时忘掉其他的一切。





当然，太后是始终以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她总说静芬是光绪最适宜的配偶，并且她料定他们将来必能相处得非常和爱，她也未尝不知道当初静芬一进宫来，就惹光绪十分憎厌，但是她认为光绪的这种举动，不过是小孩子们偶然的喜怒，绝对当不得真。因此她后来就根本没有再把这件婚事考虑过。哪里知道光绪对于静芬的憎厌，非但不因岁月的变迁而消失，反极迅速地逐渐加强起来，终于成为这个小皇帝的惟一的心病。

完姻的日子是一天一天的近了。

如若完全依照着历来的规例和习惯办理，那么光绪在十八岁那一年就应该成亲了，但是经太后和钦天监里的一班官员仔细商酌了一番之后，认为这一年不很吉利，于是不得不违反了习惯，把这件婚事展期到第二年举行。

在订婚之后结婚以前的一个时期里，光绪从来没有再见过静芬一面，这固然是由于皇帝的身份关系，轻易不容许他走出皇宫一步，但在那时候一切还在旧礼教的支配之下，就是寻常的百姓人家，已经订了婚的未婚夫妇，也是绝对不许见面的。幸而光绪本不想见她，这样隔绝了反觉得称心。而且说来也奇怪，这几年之中，国家一直很太平，各处农田都有很丰富的收获，足以安慰辛勤的农夫。什么水灾、旱灾，也绝少发生，处处都透着明朗和富庶的景象。看起来光绪初进宫的几年以内所现在朝廷上的那些不祥的黑影，已经一起揭开了；便是他出生的那一晚所发生的几件使他父亲很担心的异兆，似乎也不会应验了。醇亲王已有好几年不曾提到这件事，也许他根本已经忘记了。他的儿子可不是当今大清帝国的皇上吗？然而一切不是都很平安顺利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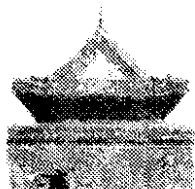
钦天监的官员们根据着天上的星象，岁月的休咎，和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下了一番最郑重最精密的研究之后，方始择定了一个最吉利的日子，预备光绪完娶。他们先把这选定的日期去通知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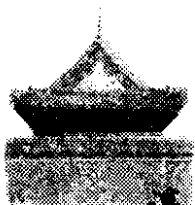
后,然后由太后知照礼部,让礼部草就一道谕旨,发往全国各衙门去。再由他们大张晓谕地公布出来,使全国的人民都知道他们的皇上要在某月某日成亲了。

每一朝皇帝的婚礼是向来给皇室中的人认为是一件最大的大事的,所以每次都得铺张得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华丽,不管用多少钱,仿佛总是应该的。所以待到吉期一定,宫里头的人便个个忙起来了。即使是最不重要的小太监,也不免为了筹备这件婚礼而增加许多工作。论到这项筹备工作,可真不是容易的事。第一,必须极周密地注意到那些沿用已久的旧习惯,不能欠缺一些,也不能超过一些,更绝对不许变动一些。否则是一定会引来很严重的指摘的。虽然在平常时候,逢到太后决心想干一件特别的事情,她也往往很果敢地擅自更改旧规,可是别人要这样做就不行了。何况皇上大婚的典礼是最重要不过的事,她老人家怎肯容许他们有半些怠慢呢?

宫里头的建筑虽然已极宽敞富丽,但逢到这样一次伟大的盛典,却还不能没有必须增修的地方。于是大批的木匠、石匠、铜匠、泥水匠以及漆匠之类,都在一两个月以前被召雇进去了,每天由工部指派几位官员带着他们同进同出,排得长长的,真象一队军队一样。宫里头所有的空地,全被利用为各式各样的工场。无数的太监和工役,整天很纷乱地在忙碌着,仿佛春天花园里的一群蜜蜂。宫殿和宫殿之间的庭院里,都满挂着各种颜色的花彩和许多珍贵的装饰物。上面再用一张张又厚又大的芦席遮盖着,藉以防御风雨。在地下,又有极厚的毛毡铺设着,把本来的那些青石板遮得一些影儿也不见,人在这一条长约百丈的通路上走过,可以不会发出丝毫声音来。

那一座举行朝礼的大殿——就是太和殿——到结婚的日子,便是这一对新婚的帝后在上面接受皇室亲贵和朝廷大臣的觐贺的所在,因此所有的装潢也是特别的讲究,简直是富丽得无可形容,





就算它是一处融合着无数鲜艳的色调的仙境,也不为过甚。抬起头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绸制的彩条和一盏盏庞大的角灯,以及无数异常美丽的旗幡和各种名贵的帷幕,象纓络似的从天花板上垂下来;而天花板的本身,也已改换了面目,不知道用了多少彩绸,密层层地裱糊起来,一条红,一条黄,一条深,一条浅地交织着,形成云一样的色调,又象朝阳所发出的光芒。这殿上所置的桌几虽不多,却全是最名贵的乌木制的,并且还有许多珠玉镶嵌在里面。大概单是一座最小的花架,其价值也足够抵过五亩或是十亩田的卖价。而在这些桌几的上面,又极相称地安放许多价值连城的珍宝。同时还在壁上、庭柱间以及各式的花瓶里,遍插着各种鲜艳夺目的花卉。差不多京城里各处园内的名花,已经完全搜罗到了。殿的正中,向来只是有一座龙椅安放着,但在大婚的那一日,必须排成一对,而且都是另外新制起来的,质料也是乌木,正中嵌着一方最稀罕的景泰蓝,两边靠手的地方,有两块白玉,底下的坐垫是杏黄色的贡缎制的,中间衬着最柔软的毛羽,凸起约半寸高,想必坐在上面是一定很舒服的。

依照当时的情形讲,一个皇帝的结婚,不仅是皇室中的一件喜事,而且是普天下每一个人的喜事,真象近代国家的国庆日一样。逢到这种盛典,朝廷上是照例应该举行一番大赦的,就是允许一班因案革职的官员,重新开复起来,所有各处监狱里的囚犯,也一律量情减刑,即使犯了大罪,已经判处死刑的人,也准予改处徒刑,或是暂缓执行。大约在一两个月以前,刑部就在忙着办理大赦案了。他们先根据着各方的保奏,制成一份名册,注明哪几个革职的官员可以特许起复,哪许多囚犯可以立即释放,以及哪几名死犯可以不死,哪几名可以缓死,一起很详细地开出来,送给太后批阅。太后当然也没有这么许多工夫去详细审核,只约略翻了一翻,便拿起硃笔批上“准奏”两个字,依旧发回刑部去,让他们赶办赦旨,在大婚的

日期以前颁发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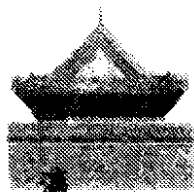
非但百姓可以受到这种特殊的恩典,便是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以及水中的鱼虾,也可以借着皇上大婚的机会,大家过一天平安的日子。这一日,无论军民官吏,都不准渔猎,就是肉铺子里和酒馆里,也会停止屠宰一天。同时京中各衙门里的官员,还得特地派人上菜场去收买各种活的鱼虾和禽鸟之类,送到河里或是林子中去放生,也算是帮着替皇上和皇后祈福的意思。所以这一天真可以说是普天同庆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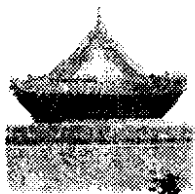
最后,一切应该准备的已经完全准备好了,那些木匠、石匠、泥水匠、漆匠等等也一齐收拾起他们的工具,领了应得的赏赐,欢天喜地的出宫去了。暮云渐渐集拢起来,夜色布满了皇宫上空。现在距离光绪大婚的日期已经只有短短的一夜了,宫里头一些声息都没有,静悄悄地象一个低着头在沉思的人一样。墨黑的天幕上,孤悬着一个不很明亮的月儿,发出淡黄色的光芒,映成一幅很凄凉的夜景,除掉远处的犬吠声以外,一切全归沉寂。大家忙碌了这么多的日子以后,也的确需要有一夜的休息了;然而明天的情形又将怎么办呢?

因为各处殿庭里和那些宫门上所挂的许多花彩以及旗帜等等,都是很容易引火的东西,所以对于防火的一点是早已注意到的,不论日夜,各处都有专门指派就的人在看守着,以便随时呼应。事前,太后也曾一再严嘱管事的人,必须特别小心,她并且还亲自往四面八方去巡视过,仿佛她的心灵上已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感觉着了?也许她已经预料到难免有一场祸事发生,故尔这样加倍地小心;或者,到得这时候,她自己也知道这件婚事确乎有些不很妥善了!

还不曾到夜深的时候,一场几乎成为燎原之势的火灾终于闹出来了。

起火的地点就在大清门口。大清门是进宫的要道,历代皇帝成





婚的时候,皇后的銮舆总是从这一座门里进来的,所以那边的布置也格外比别处富丽。一座龙凤交蟠的牌楼,足足有六七丈高,满挂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彩绸,要烧起来真是很容易的。幸而还有一点凑巧,在这一座宫门的后面,恰好有一大堆地毯和毛毯之类,高高地叠在那里,预备明天铺设各处走道用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各种救火的工具还没有发明,临时要汲水也非常困难,无非全靠人力扑救。在宫里头,又亏仗着人多,几十名太监抢过来一阵努力,总算把这场火灾就此解决了。他们先动手推倒了那牌楼,使竹竿上所扎的许多彩球绣带等等一齐拆散开来,这样火势就立刻减弱了下去。然后再用那些地毯来压灭余烬。可是任你抢救得这样迅速,消息终究已传开了出去,宫中到处呈露着一种紧张的状态,不管有关系的人或是无关系的人,都相信这一场小小的灾难,是含着很不吉利的成分的。

当这起火的消息送到太后那里去的时候,一种恐怖的心理至少也曾一度占有她的心灵。然而她毕竟是一个富有胆力的女政治家,隔不到几分钟,她的心神就依旧安定了。同时立刻又有人进来报告火已经救熄了。因此她的胆气也完全恢复了过来,马上就派李莲英出去宣谕,限工部立刻再召集一部分工匠,火速进宫,重新把那烧毁的牌楼搭起来,所有一切彩条和旗帜之类,也必须立刻补上去,不准有丝毫缺漏,务必在明天清早以前一律完工,以免耽误皇上的婚礼。她认为这一场火仅仅是一件绝对不足介意的小事,已经选定的吉日吉时绝无因此而变更之理。她的话本来就是法律,谁也不容迟疑观望,于是光绪的大婚,便决定依旧准期举行。

消息在宫里头原是最灵通的,何况这种比较重大的消息。不需一个时辰,大清门起火的新闻已经传遍一城了。而听着最关心的自然只有醇亲王。他简直吓得呆住了,半晌说不出一句话,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儿子的婚期的前夜,竟会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接着,他就立刻记起了从前刘铁口和张瞎子所说的话来。因此他不免

越发觉得焦灼可虑。他料到这位小皇帝的前途是十九不会怎样幸福的了！其时那两个著名的预言家也已从别处听到了这个消息，便一起赶到醇亲王府上来等候着，因为他们知道醇亲王一定会因此而想到他们的。果然，一经门上进去报告之后，醇亲王就马上传话出来，请他们进去。他自己并且首先发话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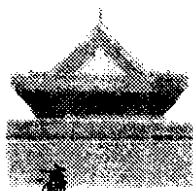
“现在，我才知道当初我何以会梦见一座起火的宫殿的缘故了！原来是有着这样重大的意义的，你们总还记得吧？皇上那一晚降生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一个梦。在那时候，你们两个也还说不出是什么意思，此刻可就明白了。看来这一次老佛爷端的已给皇上挑错了一个妻子了，我相信我们那甥女——静芬，必然就是起火的祸根，将来难免还有许多厄运要降到万岁爷身上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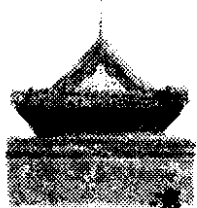
这两位星相家在外面原是早已交换过意见的，便异口同声地答道：“王爷的话真不错啊，小的们也曾想法子把那位皇后娘娘的八字讨来推算过，实在不见如何吉利，而和万岁爷自己的八字，尤其冲克得厉害，所以将来是多半要象王爷所说的一样，处处妨碍万岁爷的！”

这几句预言，在当时好象说得未免太过分了，便是醇亲王也有些怀疑他们故意用这种话来迎合自己的心理，不料到后来，竟比什么都灵验，具有三百年历史的大清帝国，果然就在静芬——所谓隆裕皇后——的一代里被倾覆了。接着她自己也被废为庶民，身受历代帝后所未经历的痛苦。

据后来查明，起火的时间是六点五十分，而预定举行婚礼的时间是第二天晚上的六点五十分，其间正好相隔一昼夜。可是起火的原因，却始终没有查究明白。虽然内中一定有几个人知道是谁闯的祸的，但大家都不敢实说。于是其他的人，从太后起，一直到最小的太监，便个个疑神疑鬼地以为是天降飞灾了。

当这宫里起火的消息传到桂公爷府上的时候，他们合家正在





一起进晚餐，今天是我们这一位未来的皇后——静芬——最后一次在家里进晚餐了，明天她就得进宫去做新嫁娘了，她父亲和母亲都是非常的兴奋，一面吃饭，一面还在把许多做妻子的道理细细地讲给她听。不防有一个心腹家人突然从外面回来，向他们报告了这个恶消息，顿时使全屋子里的喜气消为乌有，每一个人都觉得很恐怖，仿佛宫里头的火已经烧到他家门前来了。

最惊慌失措的自然还是静芬。她禁不住就掩着脸哭起来了，一面还断断续续地自语道：“这都是我的命太不好啊！不然怎么会发生这种不祥的灾异来呢？我但愿上天把一切祸患全部降到我自己身上来，不要有半些累及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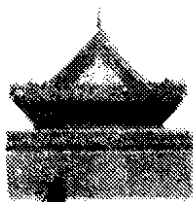
桂公爷看她哭得很伤心，便忙着用言语去安慰她：“孩子，这是无须忧虑的，象这样小小的失一次火，又不曾烧掉什么东西，根本也不能就算是灾异。方才我也想过，多半是哪一个不小心的奴才无意间丢了一个烛煤在那些花彩上，以致闹出这件事来的。大人家逢到办什么喜事人多手杂，往往就要出这种小岔子，真是一些不值得稀罕的。从明天起，你就是母仪天下的大清帝国的皇后了，眼前有着这种好福气，我们真应该欢天喜地的高兴才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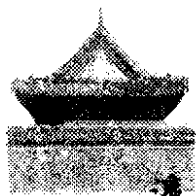
这几句话也说得很有理由，便把静芬的愁虑释去了大部分，她母亲又帮助她更换好衣服，照例先到祖先的神龛跟前去行“辞庙礼”，暗暗祝祷祖宗保佑她进宫以后平安快乐。在她和光绪隔离的几年之中，她时常在暗地里思忖着：不知道光绪已经长成到什么模样了？他小时候对于自己所怀的那一种憎厌的心理，不知道已经改变了没有？她希望以后能够很愉快地和他同处着，因为她年纪正轻，对于一切比较容易抱乐观，小时候所有的那一番情形，已没有多少力量可以困扰她了。她看自己的前途是充满着光明，每夜做着很快活的甜梦，并且还往往构出许多幻想，打算在自己做了皇后以后，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一七 同床异梦

静芬出嫁的一日,天气倒非常的晴和。清早起来,就可以看到很辉煌的阳光,天空中一片蔚蓝,半些云翳都没有,气候也不太冷,又不太热,办喜事逢到这种日子,真可以说是再称心都没有的了。清和的晓风,夹着花香鸟语,一阵阵地吹过来,振起了每一个人的心灵。空气中充满着愉快和欢乐的气息,到处可以看到一片光明的景象。大约在六七点钟的时候,静芬就醒了,可是她并不立即起身,只静静地躺在炕上,睁大着眸子出神。自从行过聘礼之后,她的内心里便天天在那里期望这大婚的日子的到临。今天,这日子终于到了,再过几个时辰,她就是贵不可言的一位新皇后了。光绪小时候憎厌她的那一番情形,她差不多已经完全忘记得干干净净。依她自己的料想,莫大的幸福,无疑的便将从明天起开始照耀在她的生命的过程中了!

这一日,桂公爷的夫人也特别早起,独自悄悄地踱进静芬的房里来,她心上不免还有几分难过:因为从此她便将失去她所钟爱的女儿了,将来非但不能再时常见到她,而且就是难得有机会能够见





到的话,也必须遵守宫里头的一切规矩,象别家官眷进宫去朝见皇后一样;假使她妄自仗着做母亲的地位,公然走上去拉拉她的手,或是搂搂她的腰,那么连旁边的太监也要干涉她了。

她一进来,静芬就瞧见了,忙极亲密地叫了一声,桂公爷夫人也向她苦笑一笑,同时就在炕床的边上坐定了。妇人家原是最容易淌眼泪的,她心里想给静芬说几句话,可是话还没有说出来,她自己的眼泪倒先滴下来了,但并不是哭,只是默默地落泪,而且不多一会儿也就停止了。因为她的悲伤之中,实在还含有一半以上的快乐的成分,真所谓悲喜交集。试想一个做母亲的人,眼看她的爱女在这一天上就要正大光明地被接进宫去做皇后了,她自己心上焉有不快活的道理?眼泪还没有拭干, she 就把身子俯下去,用右手在静芬的脸上轻轻地抚摩着。静芬也急伸出两条手臂来,紧紧抱着她的母亲,表示自己今天虽然就要进宫去了,但心上还是舍不得离开她父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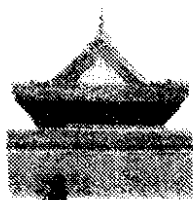
“起来吧,好孩子!”桂公爷的夫人很慈爱地说,“今天你有许多东西要端正啊,快起来,不然喜轿到门的时候是要来不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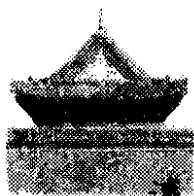
不多一会儿,他们家里就现出了极忙乱的状态。静芬固然有她应该准备的事情,而她父亲和母亲,以及上上下下的一班下人,也有无数的要事急须料理,谁都在手忙脚乱地张罗着。因为其中有大部分事情是一定要在清早布置好的。不到十点钟,果然就有客人来了,有的是他们的亲戚,有的是朝中的官员,老老小小,男男女女,象流水般的上门来。每一个人都堆着满面笑容,不迭声的向桂公爷和他夫人道贺。这在主人,自然也引为很荣幸的事,少不得就要摆出很精致的酒席来款待客人,自朝至暮,来的来,去的去,也不知道摆了多少酒席。而桂公爷夫妇两位,便整天在这些酒席中间穿行着,他们必须使每一个客人都敷衍到,所以就这一天各人所耗费的精力而论,第一是桂公爷自己,其次便是他夫人以及他的儿子。惟

有这婚礼中的主角——那一位新嫁娘，倒比较的舒服。因为依着当时的习惯，这一天她是不能再见客的。她从清早起，便象耗子一样的躲起来了。除了家里几个人之外，别人绝对不许走进她房里去，她也决不出房门一步，直到喜轿到门之后，她才可以出去登轿。

吉时一刻一刻的近了，静芬留在家里的时间便一刻一刻的短了。外面几座厅堂里，都挤满着各方来的客人，他们因为知道今天这一位新嫁娘是和寻常不同的，待她进宫去做了皇后之后，便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够见到她了。所以大家全在外面等着，想凑她在上轿的时候，看她一面。其时静芬正握着一颗跳得怪不自然的心，关在自己房里和两个最亲信的使女说话。但她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话，今儿这一天，她始终是浑浑噩噩的象坐在云雾里一样，也不觉得饥渴，也不知道早晚，脑神经上，只盘踞着一个极乐观的思想：深信婚后的幸福，是必然无可限量的！

最后，报事的人流星似的赶回来了，都说迎亲的仪仗已从宫里出发，正在一路吹打着行过来。桂公爷得到了这个消息，知道銮舆不久便要到门，还有几件不曾端整好的事情，必须上紧赶办，免得銮舆来了，新娘不能就上轿；万一因此误了吉时，太后的脾气可不比旁人，她是管不得亲家不亲家的。桂公爷向来就惧怕她这位令姊，当时忙督率着家人火速准备。其中最重要的自然还是新娘本身。幸而静芬是早已打扮好的，只有很少的几件东西此刻就要插戴上去。经不起桂公爷一催，那些服侍她的人便来不及的把她完全装扎好了。静芬的容貌虽然很平常，可是今天这样盛装之下，看上去也是很艳丽的了。她浑身的袍服是一律用杏黄色的贡缎制的，上下前后，用金线绣着好几头凤凰。因为龙是代表皇帝的东西，而凤凰是专门代表皇后的。所以静芬今天穿的礼服上是不能不用这种花式的。在她那一件宫袍的边上和角上，也不象寻常人家一样的只钉一圈或是两圈花边，她是钉的无数的珠子，大小大小，何止几千颗。





同时她的颈项里还一排围着三个珠圈,这些珠又比较的大了,每串各一百零八颗,齐齐整整的真象三串白葡萄一样。中间一串就垂在她的胸前,左右两串分套在两胁之下,仿佛现代军队里所用的肩带。

最不舒服的要算是她的头部了。那一副头饰上,真不知道嵌着多少的珠玉宝石,它的重量少说些也得有三四斤。所以起先是不戴上去的,直到銮舆已经出宫的消息,她们才给她套上去,否则静芬是一定要昏倒了。这头饰上还有许多一串串的小珠子,从上面垂下来,约摸七八寸长,象纓络般的挂在前面。因为当初的新嫁娘,是照例不许人家窥见庐山真面目的。在民间,用红巾遮头的很多。可是满洲人的办法却比较宽一些,只用这些“珠络”来遮掩,使人家瞧不清楚就够了。不过做新嫁娘的必须永远半垂着头,而且不能随便动一动,免得让这些珠络碰在面上,或者摇荡得太厉害,给人家批评她太不庄重。在脚下,她也和普通的满洲妇女一样的穿着一双高底鞋。不过她用的是杏黄色的鞋面,那就不是寻常人所敢用的了。这高底鞋离地大约有四寸高,是木的底,外面包着白色的绸布,看去很简单洁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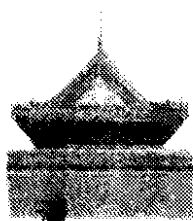
单就饰物一项而论,今天静芬所穿戴的东西,价值已经不费了。她两个耳朵上挂是的一副珊瑚制的梨形的大耳环,就是当初太后送来的聘礼中的宝物之一,其代价已非千两不办。此外,更有许多约指和臂钏等等,满套在她的手指上和两臂间。其中:十之八九都是翡翠或玛瑙制的,要细细算起它们的价值来,结果是必然很骇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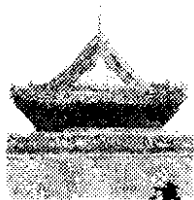
她的双手也不得空闲,有一个阔口的金瓶是要她自己捧着的,这瓶里藏的东西很多:第一件是两株万年青,它的意义是预兆这一对新夫妇的百年长寿和子孙昌盛;第二件是两枚黑枣,代表伉俪和谐,岁岁平安的意思;第三件是两颗莲子,用以预祝他们万事都能

称心如意；第四件是两个青果，这是祝福他们健康快乐的；第五件是两枚龙眼，又称桂圆，它们所代表的意义是预断这位新嫁娘过门以后，最初所生的两个孩子必须是男孩子，因为从前的人是一直重男不重女的。

看了上面这一段话，我们也可以知道这金瓶在迷信家的观念上是怎样重大了！它所装的等于是新夫妇一生的幸福；并不是那些龙眼，莲子。所以瓶口上特地还用一方红布紧紧地扎着，藉以防御那些不祥的魔鬼的侵入。他们相信，万一防范稍疏，给任何一个魔鬼钻进了瓶里去之后，将来这一对新夫妇的日子便不容易过了。

正好桂公爷家里一切事情全端整好，迎亲的仪仗已经到门了。可是他们还不能就进来，这中间又有一番习惯上所少不得的手续要做一做。桂公爷的门官预先已把两扇大门紧紧地关上了，让宫里来的一列人马暂时在街上歇着，然后由两个人出来请求开门。这两个人就是上次奉了太后的差遣，到这里来行聘的两位老公主。她们先下了轿，走到门边去，教她们自己的手下人大声传话进去，说銮舆已经到门了，请公爷不要留难，免得误了吉时。这样一连说了三遍，同时再由两位老公主取出一大包银子来赏给桂公爷的门官，于是大门便开启了。那一乘富丽异常的銮舆，便在音乐声中慢慢地抬进府来，在大厅外的庭院中歇下。这时候桂公爷夫人已带着几位女太太一起迎接出来了，先把那两位老公主请到后堂去坐下，立即摆出两桌最丰盛的酒席来款待她们。可是这两位却实在没有工夫讨扰，只在椅子上略坐了一坐，便忙着吩咐请新人上轿。第一第二两次都假装给桂公爷拒绝了，表示他心上还不舍得就让他的女儿嫁出去。到第三次两位老公主便亲自带着几个从宫里头带来的喜娘，走进静芬房里去，站在她面前，悄悄地说道：“可否请娘娘即速升舆，皇上和皇太后都在宫内盼望着咧！”不等说完，她们已分着左右，把静芬簇拥了起来。其时静芬也的确没有抗拒的能力了，便闭





着眸子，昏昏沉沉的凭她们掇弄着，象做梦一样地走出了房门，穿过后堂，踏上大厅，跨进花轿，连外面那派怪喧闹的乐声和人声，她也一点没有听见。待她在喜轿中坐定之后，桂公爷夫妇便走上前来，一边一个，同时把上身探进銮舆中去，举行最后的祝别礼。可是公爷夫人已伤心得说不出话来了。桂公爷也不知道有什么话应该叮咛他女儿，只得低低说了一声“一切自己小心”。忙先自走了开去，公爷夫人接着也拭拭眼泪走了。于是女家方面的事便宣告结束。

静芬今天所坐的名说是銮舆，实际上也就是普通所用的喜轿，不过面积比较大些，装饰也比较更华丽些，内容的构造是完全相同的。进去的地方有一扇门，门上装着一具小小的金锁，这是今天特地加上去的。待到桂公爷夫妇退去之后，旁边的太监便把轿门推紧，外面上了锁，那钥匙就交给两位老公主中的一位，让她带回去交给光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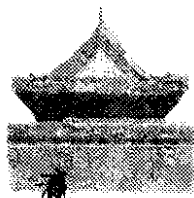
一阵乐声大奏，夹着一声声高亢的马号声，这一列仪仗又开始行动了，他们前呼后拥地夹护着銮舆中的这一位新贵人取路回宫去。今天他们所取的路却不是直路，而是曲曲折折的弯路。实际上等于在那里兜圈子，差不多比直路要多走四五倍路程。不过这些路径是预先规定的，并且路上都铺满着黄沙。他们方才来是这样走法，如今回去，当然也得如此走。这中间大概多少还含有游行或夸耀的意思哩。否则为什么不乐得省些时间呢？而事实上这一列队伍也的确应该在街上多兜几个圈子，他们中间单是乐队，就有好几班：有马乐队，有细乐队，有南方乐队，一路轮流吹打。再说旗幡和彩伞等等，也不知有多少，全由一般小太监擎着，在晴空里乱舞。同时还有许多官员，今天也是奉着太后懿旨前来迎亲的，他们都穿上了最华丽的吉服，翎顶辉煌地夹杂在队伍中间，有的骑着鞍辔鲜明的骏马，有的坐在高挂着官衔的大轿里，连轿夫也打扮得非常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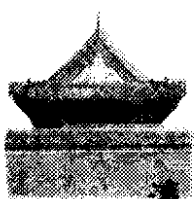
亮,再加上几百名御林军,一个个顶盔贯甲,搥着雪亮的刀枪,街头接尾的在两旁护卫着。这时候的情景,真是好看极了。即使叫一百个最出色的画工来,也不见得能够画出这样浓艳斑斓的色调吧?便是在当初的北京城里,虽然一次次的仪仗也见得多了,但象这样齐整的队伍也的确是难得见到的。

一路象踏蚂蚁似的慢慢地行着,好半天,才走进皇城。皇城的位置,恰好在内城的中心,是一块长方形的区域,长约一英里半,阔约一英里,四周有很高大的皇墙环绕着,一座座的宫院,便疏疏落落地散处在墙的里面。所以进了皇城,要到举行婚礼所在的太和殿去,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咧。其时静芬正象一个囚犯一样被锁闭在那一乘銮舆里,——非等光绪收到了那钥匙,谁也不能放她出去。——她知道此刻自己是正在经历一件对于一生幸福有最密切关系的大事,当然,她脑海里自必也有无数的思潮在起伏着,只是没有人能够知道她想的是什么。

现在我们又要话到光绪这一方面了。他本人虽然很不上劲地一直坐在里面候着,但其余的人是个个很兴奋的。所以当静芬在家里上轿之后,宫内一得到消息,便陆续有好几个太监象跌弹子般的奔到光绪宫里去报信,他们以为光绪一定也是等得很心焦的了。其实他根本并不在那里等候静芬,他只象一个犯了法的人在静待吃官司一样:既不存有侥幸苟免的心里,也不作无益的忧虑,但愿早一些判定罪名便算了。他因为久受翁同和的教育,头脑里不觉也灌了许多近于哲理的思想,他认为静芬的进宫来做他的皇后,完全是他命运中所安排定的遭遇,自己只能忍着委屈接受。好在举行婚礼,并不能就算是情爱的表示,既是太后要他和静芬结婚,那么结过婚便可说是他的责任尽了,以后他只要甘心忍受孤栖的况味,太后还好用什么方法去拘束他呢?

当那一系列迎亲的队伍正在路上走回来的时候,宫里头已经把





所有一切迎接新皇后进宫的手续全布置好了。昨晚一场小小的火灾简直象没有发生过一样,无论在形式上,或是在精神上,都不再有丝毫踪迹遗留着,到处是一团喜气。便是胸中绝无喜气的光绪,也不得不换一套周身满绣着金龙的吉服,戴上一只明珠顶儿,黄丝络儿的围帽,端端正正地打扮成一个新郎的模样。

后来仪仗快进皇城了,看守大清门的太监便把那两扇又厚又大的宫门一齐拉了开来。里面一班有执事的官员和太监,也忙着各守原位,恭恭敬敬地站立在御道两旁,只等静芬的銮舆进来,就要向她叩头行礼了。不过这时候那一系列仪仗却不能不宣告散解了,除掉两位老公主和许多太监可以随着皇后进宫之外,其余那些官员都得一齐下马出轿,暂时留在门外听候旨意。而那几百名御林军也立即把纵队改成横队,纷纷在皇城下面扎住了。只让那一乘銮舆在一队细乐的引道之下,缓缓地抬进门去,这些人本来都是太监,对于今天这一套礼节早已知道得很详细。他们便抬着静芬,一程径自拥到了太和殿去。銮舆先在殿前的丹墀上歇下了,可是静芬却还不能立即出轿,因为尚有一件古礼不能忽略,就是新郎要射三支桃木箭的一回事。

因为据一般富于迷信心的人说,古时候曾经有过一件夫妻斗法的事,在结婚的一天,那妻子便把许多魔鬼藏在花轿里带过去,想破坏她丈夫的道法,不料她丈夫早已知道了,当那花轿进门的时候,便拉起一张弓,扣上三支预先准备好的桃木箭,觑定那花轿射去。桃木本来是大家公认为可以镇邪退鬼的东西。于是那新娘所带来的一班魔鬼,便全都给吓走了。后来的人虽然并不再斗什么法,可是大家因为已受了这件故事的影响,都相信花轿里面是容易躲藏魔鬼的,为防患未然起见,便相沿着要在新娘到门的当儿,由新郎发射三支桃木箭,一支从轿顶上面射过去,两支射在花轿的左右两边,也算是一种去邪退灾的方法。好在所射的只是桃木箭,并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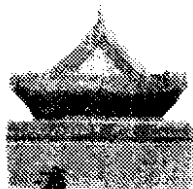
箭簇,即使那新郎的箭法太恶劣,糊里糊涂地射进了花轿去,也是不会损伤新娘一丝一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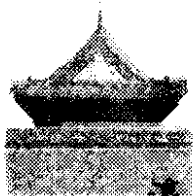
光绪虽然身为皇帝,却也不能免俗,当时少不得照例先射了三支桃木箭,然后才放下弓,慢慢地走到花轿前面去,从一位老公主的手里,接过了那金锁上的钥匙,开了轿门。不过他自己当然并不就去搀扶静芬下轿,他的责任只是去开锁。锁一开好,便闪过身子站到了旁边去。让几个宫娥走上来小心翼翼地把静芬从銮舆里扶出来。其时静芬的脸已经涨得通红了,她羞答答地低着头,连眼睛也不敢睁开。

新娘一下轿,就有人把光绪引到了她的上首去,并肩站着,相去约一步,前面有几个小太监提着宫灯香炉之类做引导,一步一步的走上那太和殿去。这时候殿上已是灯烛辉煌,照耀得象白昼一样的了。正中安着一张长方形的乌木桌子,桌上有一副烛台和一炉香,那两支喜烛是挺长挺大的,并且还分别蟠绕着一条金龙和一头金凤。待到那两位老公主把光绪和静芬扶到了这桌子边分左右站定之后,就有人走上去把这一对喜烛高高地燃旺了,那有龙的一支插在左边,恰巧照在光绪的面前,那有凤的一支插在右边,也正好贴对着静芬。

从静芬下轿起,一直到上殿,那一班细乐队是始终在演奏着。光绪和静芬端端正正地站在那桌子边,不动声色地欣赏着这种单调的乐声。及至乐声停止,乐队退出,于是这一对年轻人便让许多太监宫女掇弄着,开始交拜天地起来。第一次三跪九叩首,先谢天地。第二次也是三跪九叩首,谢祖宗。他们绝不反抗地磕了无数的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样一交拜之后,重重的厄运便象蜘蛛网似的罩到了他们头上来了。

当这婚礼在进行中的时候,太后已从一扇侧门里悄悄地走上了殿来。但她并不声张,只在西隅一张盘龙椅上默默地坐着,一眼





不闪地看光绪和静芬行礼。实际上她自己也是应该受他们敬礼的人,所以后来就有人把光绪和静芬引到她前面去,恭而敬之地向她磕了几个头,表示感谢她替他们主婚的恩典。老佛爷虽然是一天到晚不停地在受着人家的磕头的,可是总比不上这几个头磕得她心里最高兴,她不由也望着她们笑了一笑。其时殿上人很少,那些不相干的大臣和皇亲国戚之类,不管他们原有的地位怎样高贵,都轮不到参加这一部分的婚礼。能够逗留在殿上的只有那两位老公主,以及一班有执事的大太监,象李莲英和王商等等。此外就只剩这一幕戏剧中的三位主角——老佛爷、光绪和静芬——了。

除了拜天地,拜祖宗,拜老佛爷之外,他们自己也得互相磕几个头。这样一来,夫妇的名分便正式确定了,他们也无须再在大殿上耽搁了,于是那两位负责指导婚礼的老公主,便取出两条绞紧在一起的红绿绸来,把一头交给光绪拉着,一头塞在静芬的手里,引他们一同回到新房去,她们自己就在前面领道,手里各捧着一支喜烛,很谨慎地一路走进去。光绪这一次的新房,就设在双羽轩内,布置得自然十分富丽,中间也有一张长方形的乌木桌,式样完全和太和殿上的一张相同,不过比较略小一些。那两位老公主引着新夫妇进了房,便把两支喜烛端端正正供在桌上。因为照从前人的办去,喜烛是不许吹熄的,必须让它们自己燃完。可是两支喜烛,决不能同时燃完。因此迷信的人,又有一种说法了:他们以为如其左边的一支先完,那么老来的时候,一定是男的先死;反之,便是女的先归天。在新婚的一夜而就可以从喜烛上决定夫妇俩谁先死,谁后死,真也未免太神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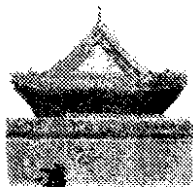
进了新房,光绪和静芬就被按纳在那张新床上,坐了下去,坐得很紧接,肩头和肩头差不多已贴住了。静芬依旧低垂着粉颈,把眸子看着地上,动也不敢动一动。光绪虽然没有她那样的怕羞,但态度上也不免相当的局促,脸上是一些笑容也不见。幸而他是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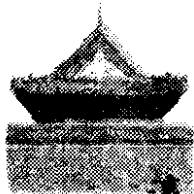
独尊的皇帝,无论谁也不敢进来闹什么新房,否则他们是一定越发要窘了。不过新房虽不闹,其他的一切礼节还是不能省的。第一先要喝交杯酒。那两位老公主把温热的酒,在两个小小的金杯里,各斟了约摸半杯光景,各人捧着一杯,——这杯的柄上都有红绿色的丝线系着——悄悄地递到光绪和静芬的嘴唇边去,让他们各自呷了一口,然后两个人再调过来,互换一杯,再请他们呷一口。这一套手续便是所谓“喝交杯酒”。它所代表的无非也是希望“夫妇和谐”、“白头偕老”的意思。

交杯酒喝完,新夫妇还不能自由,他们必须仍在床上安坐着,再待人家送一样东西进来吃。这是一种制作得很精致的包子,里面的馅是用的莲心、松子、桂圆等各种东西,名字叫做“子孙饽饽”。外皮染着淡红色,模样很好看,滋味也不差,尤其对于因为举行婚礼而饿了半天肚子的新夫妇,实在分外用得进。可是这东西本来不只是一种点心,就是你用不进,至少也得请你用一个。因为成了亲就不能不希望有子孙,要有子孙,便必须吃“子孙饽饽”。于是光绪和静芬在这一天也照样给人家硬生生地喂了一个子孙饽饽下去。

现在,满洲人所规定的关于婚礼上的手续是完全做过了,那两位老公主便立即率领着一班人退了出去,剩下几个向来贴身服侍光绪和特地指定着侍候静芬的太监宫女们,也一齐站在外面的一间房里去候着,单单剩下光绪和静芬两个人在新房里,意思是要让他们随便休息一会儿,或者说上几句体己话儿。可是他们在外面偷听了半晌,只听见光绪从床上站起来,坐到了另外一张椅子上去,此外便不曾听说过别的声音。

依照宫里的习惯,这一晚是并不请什么客的。——根本也没有人够资格可以做皇上的客人——换句话说,就是当天并不赐宴,臣子要吃皇上的喜酒,必须到第二天才能到口。当天是只有皇上和皇后自己吃的。大约在八九点钟的时候,一席特别丰盛的夜宴,就





在他们的新房里摆开了。两张绝大的方桌上,堆满着无数的碗碟,比平常时候所吃的一百样小菜更多了许多,而且件件珍奇,味味出众,所有陆地上和海里头的各种名贵的食品,几乎完全搜罗到了,单是盛放这些肴馔的器皿,已是五花八门的不知道有多少花式。如若认真约几个知己朋友一起吃喝起来,那倒不失为是一件极快意的事情,大家一兴奋,或者还不难把这些好东西全部受用光。可惜光绪和静芬既没有多少情感,而且他们还不能随意的吃,未吃之先,已吃之后,差不多一举杯就有一举杯的礼节,一动筷就有一动筷的规矩,处处要遵从方才导演婚礼的两位老公主的指挥,她们真象在那里提演木偶戏,而光绪和他的妻子便是两个十十足的木偶。其实就是没有她们两位老人家在旁边啰嗦,光绪和静芬也未必能够开怀畅饮地消受这一席盛宴。最大的原因就是两旁站的太监和宫女太多了,有的象看客一样的尽是目不稍瞬地瞧着,有的象穿梭一样地在屋子里乱转。有了这许多人在监视,我想便是一对饿了三四天的叫化子夫妻,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所以光绪那一晚和静芬两个人简直只呷了半杯酒,夹了一两筷菜,此外就不曾吃过别的。然而不管他们吃多少,即使吃得再少些,这一班侍候他们的人也决不会介意的。他们只暗暗在打算哪几味小菜最可口,但愿皇上和皇后一筷也不动,那么完完整整的撤下去之后,他们就可以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

这一席夜宴对于光绪夫妇俩不仅毫无实惠,而且还使他们觉得非常的受累,因为即使他们一些不吃,也不能坐上去就动身,他们必须眼睁睁地看着那无数的肴馔,一色色的端上来,一面还要装着笑容,假做互相敬酒,互相劝菜的客套。所以待到菜上完,已经也足足坐了两三个钟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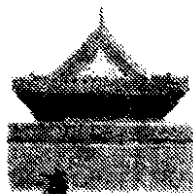
第二天早上,光绪和他的新皇后在不到七点钟的时候便起身了,因为他们还有一番礼节要主持咧。他们先到太后那里去请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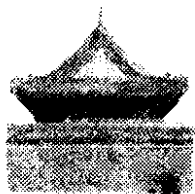
安,伴她用了早点,然后再由一群太监宫女簇拥着到太和殿去。其时那边已经拥挤着好多人了,都是特地来朝贺皇上,同时觐见新皇后的。中间大约有五分之二是皇室中人,以及几家最近的亲戚,其余五分之三都是头戴二品顶戴的文武官员,而且也并不是常在京里的一班朝臣,倒有好几位是外省的封疆大吏,在几天以前为着光绪的婚事而专诚赶来参与的。要参与这一件婚礼,在当初倒的确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钻营得到的,如其资格略微浅一些的话,任你是皇亲国戚也轮不到,所有可以参与的人的名单,是内务府和礼部预先一同拟定,又且经过太后亲自核准的。所以今天,每一个能够挨到太和殿上来的人,心中都觉得非常得意。

光绪和静芬进了大殿,便端端正正的在两个御座上坐了下去。静芬今天似乎比昨天老练一些了,脸上虽然还现着几分羞态,可是眼睛已不再永远盯着看地下了,她竭力握着自己的一颗心,不使它跳动,装作很镇定的样子,向前面看去。只见殿上殿外,黑压压地不知站着多少人。原来站在殿上的是那些皇室中的近支和一班皇亲国戚,站在殿外庭院里的都是京内京外的官员,他们各自按着品级的高下,年龄的长幼,循规蹈矩地一行行地排列着。待到光绪和静芬两人一出来,便肃静得鸦雀无声。接着,两边奏起一阵细乐,于是这班人便一齐朝着皇上皇后磕下头去。他们倒象在那里操练什么团体操,同时跪下去,同时站起来,一起一落,非常的整齐。再加他们身上所穿的公服又极华丽,绚烂,所以这一幕倒真是热闹好看极了。

不过,他们今天这三跪九叩首的一套大礼,也不是白孝敬给光绪的,到正午的时候,就有几十桌很讲究的酒席,由御膳房里端整出来,摆在另外两座偏殿上,让他们去受用了;可是有一点很对不起的,新郎新娘是决不会出来奉陪的。

这一班王公大人叩过头退出之后,光绪夫妇俩却还不能就走。





因为宫里头那二三千名的宫娥太监也得上来参拜一番，他们的地位原是和普通人家的奴仆一样，家里添了一位少奶奶，做奴仆的当然要来磕几个头。可是他们的秩序，毕竟远不及方才那一班王公大臣了。只见无数的脑袋在殿外乱晃，那情景真有些象触翻了窠的乌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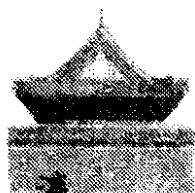
最后，应该上来参见的已经全上来参见过，这一套冗长的大婚的礼节，到此刻才算全部结束，而光绪和静芬两个人的自由也得暂时恢复了，他们可以各自回宫去歇息一会儿。静芬今天虽然还是第一天做皇后，可是当她未进宫以前，关于一个新皇后所需用的东西，里面是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这时她就坐上了一乘凉轿，由八个小太监抬着，径望她自己的寝宫行去，光绪也带着一班人自回双羽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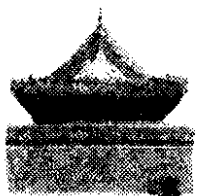
照清朝历代的规矩，皇上和皇后是向来分居的。当然，随便什么时候，皇上尽可以住到皇后那边去，皇后也未尝不能留在皇上的宫里。好在他们那两座寝宫原是相距得极近的，你来我往，根本没有什么不便。这中间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彼此来往的时候，未进门，必然先有太监或宫女进去通报，不象百姓人家夫妻那样可以直进直出。至于皇后以外的那一班妃子呢，自然也没有一个可以永远和皇上住在一起的，不管这位皇上有多少妃子，她们都得一个一个地分别安顿着，皇上自己是始终保持着独居的原则的。这种办法，在当初规定的时候，实在也有很深刻的意义，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是要保护皇上的身体，使他不致过于接近女色，以便留着精神去处理一切国事；第二点，是免得累皇后和那些妃子们常常在他面前吵闹。因为有皇后在皇上宫里的时候，皇上就绝对不致再去召别的妃子了。反过来说，假使皇上已经召了一个妃子进宫，那么皇后和其他的妃子便不能再闯进去了。这样就永远不致有两个女人同时在皇上的宫里，而一切气闹也都不会发生了。

在宫里头,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也是百姓人家所绝对没有的,那就是一种所谓“承幸簿”的记录。这承幸簿的外观是和普通账簿相同的,里面一行行地记着皇上召幸各宫后妃的日期和时间,由一个老太监专门负着这个记录的责任。譬如皇上今晚召幸甲妃,那么就有人立刻去通知这个老太监,他得到了报告,便马上动手记录,先在当天的年月日之下,记上甲妃的名字,并且还注明几时几刻进宫,待到她出宫的时候,少不得又有人去报告那老太监,让他再把甲妃离宫的时刻也注上去。还有一个例子或者有一晚皇上自己到了皇后的宫里去,那么承幸簿上也是依照皇上召皇后进宫去的办法一样记录的,而把皇上进宫和离宫的时间作为皇后进宫和离宫的时间。所以除掉皇上一个人独宿外,哪一晚皇后侍寝,哪一晚某妃侍寝,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在这一本承幸簿上是统统记得很清楚的。其所以要如此详细记录的缘故,想必一定也有着许多作用的。而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查考各宫后妃受孕的准确日期,使她们一旦受孕之后,就可以得到适宜的调护。于此更可推算生产的日子,大概在几时,免得临时张皇。可是这一本承幸簿却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翻看的,终年由那老太监很谨慎地收藏着。只有皇太后和皇上两个人有随时去调阅的特权。

每一朝新皇帝登基的时候,照例就有一本新的承幸簿给他预备着了,同时便把上一朝皇帝的承幸簿用火焚化掉。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头,一来光绪的年纪太小,尚未大婚;二来太后也并没有先替他选纳过一个妃子,所以他那一本记录上面,始终全是空白,直到大婚的晚上,才有了一行首次的记录。然而这一次记过之后,那个握着笔杆,准备要替他连续记载下去的老太监,便又闲得一些生意也没有了。

当初,只要曾经在京城里住过几年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不知道太监和宫女们的生活,确是最舒服不过的。休说那些有权势的大





太监,贪赃枉法,架子搭得比皇亲国戚还大;便是普通的那一班太监宫女,他们过的日子也何尝不快活!锦衣玉食,一天轮不到几个钟头的工作,余下来的时间,那就任凭天坍也不管了。所以他们是

一天到晚没有什么心事的。再加另有一班日间派在宫里头值差的小官员们,也一样闲得无事可做。因此他们就互相勾通起来,整天在那里谈论着皇上和皇后的事,差不多皇上在什么时候喝一杯茶,也瞒不过他们。

大婚之后,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他们都知道皇上从没有再把皇后召进宫去,他自己也不曾上皇后那边去宿过一夜,看看已经隔了一个多月了,大家当然就要觉得诧异起来。无论甲碰到了乙,或是乙碰到了甲,便免不了要议论这一件怪事。他们都不知道光绪为什么缘故对他新娶的这个妻子如此冷淡?但是任凭他们怎样刺探,怎样研究,再也猜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象太后那边的李莲英和光绪自己宫里的王商等等,才知道他从小原是不欢喜这位皇后娘娘的。而且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这种心理。不过他们自己虽然知道,却也绝对不敢乱讲。同时也想不出什么方法能够挽救这种僵局。其实不要说他们没有方法,便是太后也始终无力可施。后来我在宫里头听许多人说,自从婚礼举行过之后,光绪和静芬就从不曾有过半点亲热的态度,他们只象同处在宫里的两个陌生人而已。如非逢到什么节令,或是参加什么典礼,使他们实在不能不开口之外,平时简直绝对没有攀谈过一次。

静芬在家里所做的许多欢乐的春梦,现在是完全觉醒了。她发誓不愿再想到它们,而她所期望的那种甜蜜的生活,也眼见已成了泡影了。此后堆积在她生命的前途,惟有那悠悠的岁月而已!一切夫妇的情爱,儿女的幸福,对于她已经完全绝望了。但是她有什么方法可以反抗呢?既不能逃出宫去,又无法挽回光绪的坚心。并且任你恼破天地也没有用,干脆就只有乖乖地忍耐着。静芬初时也未

尝不伤心得时时背人落泪,后来自知忧愁也无益的,便爽快装着毫不介意的样子,一面还怕人家窥破她内心上的苦痛,更故意做出一种骄气凌人的傲态,使别人见了她不敢正视。这样倒果然给她掩饰过了,但因此却丧失了大家的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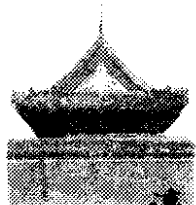
181



皇后朝服像



瀛台泣血记



一八 光绪亲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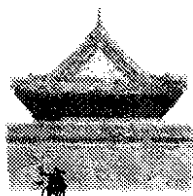
光绪和这位隆裕皇后——静芬进了宫，当然是名正言顺的皇后娘娘了，因此我们也不能不用“隆裕皇后”的尊号，来代替她的闺名了。——之间的那一种离奇落寞的神情，渐渐地就成为宫中一件最重大的心腹之患了。除掉向来和光绪不睦的李莲英之外，其余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替他们很关心，很忧愁，深望太后或者有什么适宜的处置可以纠正这种不幸的事态。然而太后能够怎样处置呢？她本来是绝对不曾料到会有这样奇怪的情形的，现在她也知道已经无法挽救了，心里自然比别人格外的不痛快。照她老人家的心目中看来，皇后的品貌固然未必十分艳丽，但也不能就算丑陋，举止行动，更不见怎样特别惹人讨厌，她真不明白光绪为什么再也不愿跟她同居呢？如若换了别种事情，太后一定早就要向光绪询问了，无奈这件事完全是夫妇间的问题，做父母的虽然居于长辈地位，也未便直接查究他们；而尤其困难的是光绪和隆裕的外表上都没有丝毫反常的形迹可以让太后窥破，否则太后必不难揣知他们的隐衷了。更难得的是他们无论当着哪一个人的面前，总是同样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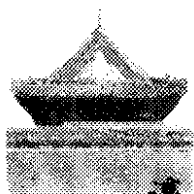
着很愉快满足的神气，简直使太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可以着手查究他们。不过太后的判断力毕竟要比别人高一些，并且她的耳目又多，大约经过了两个月的考察之后，她终于渐渐地明白了，知道这件事情的闹僵，多半是由于光绪的脾气太古怪。

隆裕从进宫的第二天起，就象弃妇一样的给光绪冷清清地搁在一边了，这当然是使她觉得万分怨恨，万分伤心的。但是她的见识总算还不错，明知道是告诉不得别人的事情，便一直没有在脸上表示过。有几个地位比较高贵些的宫眷，心里虽想探探她的究竟，可是见她自己绝口不提，也就想不出什么话好去逗引她了。

凭良心说，不论换了哪一个人去处在隆裕的地位上，任她怎样达观，也决不能不伤心而反觉欢喜的。假使在平常百姓人家，做丈夫的待妻子不好，妻子还可以跟丈夫理论，或者回娘家去耽搁几时，多少好解解气闷。然而一个做皇后的人，就绝对不能这样了。她和皇上是永远不应发生龃龉的，轻易也不许回娘家去，所以惟一的办法只有把眼泪往肚子里咽。越是大家都知道皇上和她不睦，她就越发不能不装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藉以维持她本身的尊严。隆裕对于这种表情，倒也可算是一个杰出的天才，终其生并没有在人前透露过一些悲痛的神色。她把自己装得是那样的安定，竟使合宫的人全当她是神经麻木的呆子，以为光绪尽管待她不好，她自己倒依旧很快活，其实何尝如此呢？所谓母仪天下的皇后的宝座，在她看来，真象一副刑具一样。

许多人的中间真能够知道她的生活的干枯和惨痛的，也许只有一个人，那是谁呢？说出来你们或者还不相信，原来就是那给她造成这种干枯惨痛的生活的光绪。他是看得很清楚的，明知隆裕那一派野鹤闲云的气度是完全假装的，她的内心上实在比囚犯还痛苦，但是他自己又不愿因此而勉强去和她亲近，他只得咬牙切齿地痛恨着那些不近人情的旧礼教；为什么太后可以强迫自己娶一个





向来不欢喜的静芬做妻子？弄得他们两个人永远在愁苦中过日子呢？然而他也明白，怨天也可以，怨命运也可以，却不能怨到她。因为她自己也是同样的处于被动的地位啊！每当他想到隆裕的进宫来做皇后也不是出于她本意的时候，他实在不忍再憎厌她，同时还觉得她的处境的确很可怜。照理说，光绪的心上既含蓄着这么一些同情的倾向，而隆裕的初心，又是很爱慕光绪的，那么他们两人似乎应该尽有重新携手的可能了，何以后来依旧弄到势同冰炭呢？这里头的缘故是很单纯的：就是他们两个人一样的太固执了，谁也不肯下一个台，先向对方迁就一下，以至蹉跎了几十年，永远不能得到一个可以彼此相互谅解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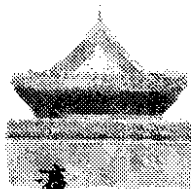
就我在宫里头所见到的情形而论，除非举行什么仪式，或是逢到什么大典，这中间照例必须皇上和皇后一同出席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见光绪和隆裕站在一起。此外，他们简直从不聚首。更奇怪的是当他们在那种集会上见了面，彼此却又非常和气，往往堆着微笑，皇上问皇后好，皇后问皇上好，倒很有些“相敬如宾”的气派。可是两个人这么寒暄过之后，别的话就没有了。而各自存着心，故意把视线避到别处去，不愿再打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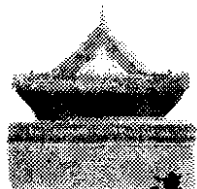
据几个老太监告诉我，在皇后进宫以后，他们亲眼见到她和皇上反目的情形就只有一次，大概发生在大婚后三四个月左右，那一天，也是逢到了一个什么节日，或者就是新年。照例是皇上要和皇后并坐着喝酒的，他们最先也是随便寒暄了几句，不知怎样，后来光绪的心忽然软了，便有意无意地向皇后笑了一笑，这原是一种极端善意的表示，不料皇后竟做出了一个令人无可宽宥的举动来，使他们两个人中间的隔膜更加厚了一层，从此便永无谅解的可能了。你知道她对皇上怎样无礼啊？她不等皇上说出他所以笑的缘故来，便立即拂袖而起，一言不发地回自己的宫里去了。光绪哪里知道隆裕竟会当着许多太监宫娥向他使性，便急喊道：

“请你再坐一会儿吧，咱们还有别的话要跟你说咧！”

他喊得很响，隆裕无论如何也不会听不见。可是她非但没有回答，连头也不曾旋过来看一看，这显然是她存心不愿理睬光绪。当着众人面前，光绪脸上怎么不窘，他很惊奇地睁大了一双眸子，望着隆裕的背影，一直望到她不见。自此以后，光绪见了她也不再说话了。除掉礼节上所规定的几句不能不说的空话之外，他发誓不再向她开口。而隆裕也格外的装得严肃起来，始终不在光绪面前透出一些笑容。她心上似乎觉得很得意，以为光绪对她骄傲，她对光绪更加骄傲，这样多少可以吐一吐胸中的恶气。不久，这件事情就传到了太后的耳朵里，她虽不曾马上把隆裕召过去教训一顿，但心上是委实十二分的不以为然。她记得当初她对于自己的丈夫咸丰，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深的感情，因为她只是被选进去做妃子的，根本不是出于自愿。但是虽然这样，她对咸丰却从来没有拂逆过一次。只要是做妃子的分内应做的事，她总肯忍着委屈，和和驯驯地做去。所以从她进宫，直至咸丰归天，谁也不曾看见他们发生过怎么冲突。

因为这种种使她不快的事件的发生，老佛爷便决意替光绪选纳几个妃子，用以缓和他们小夫妻间的那一派紧张的空气。在宫里头，本来就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不过这个习惯太后却并不曾让光绪依着做。——自从太后掌到了大权以后，有许多习惯已经全给她推翻了。那么这是一种什么习惯呢？说来很可笑，便是规定一个皇帝在未娶皇后之前，应该先纳两个或是三个妃子。当然，四个也可以。为什么要这样先纳妾，再娶妻呢？当然想必也有充分的理由。可惜历时已久，即使是在宫里头服侍过两三朝皇帝的老太监，也说出来了。但据一般人的猜测，以为多半是为着要保全皇后的幸福而规定的。因为人心大多喜新厌旧，如若皇上先娶皇后，再纳妃子，那么她的宠遇一定就要衰减了。所以特地颠倒过来，好让皇后有多





受皇上宠爱的机会。这种说法,倒也很新颖,或者果然如此也说不定。此刻我们似乎也不必再研究了。总之,如其照着清宫历朝皇帝的习惯而办,那么在隆裕未进宫之前,光绪应该已经也有几个妃子拥抱着了。

太后当初的故意违反了习惯,不先替光绪纳妃,明知旁人是要议论的,所以她老人家也曾放过一种空气,假说是目前满洲那些贵官家里的女儿实在没有一个长得十全十美,而又年龄和光绪相仿,可以选进去做他妃子的,因此决意暂从缓议。其实她无非是太钟爱光绪和隆裕了,她不愿有别的女子来侵夺隆裕的爱宠。而同时也不愿使光绪因妻妾的问题而发生烦恼。她老人家但愿他们小两口儿,清清爽爽地做一对最快乐的夫妻。不料太后这种计划,竟等于世界上许多事前幻想得非常美满的理想家一样“爱之适足害之”。结果,正相反地断送了他们的幸福。

后来,铁一般的事实摆到了她的面前,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倔强了,终于使她觉得为让宫里头多少添一些生气起见,光绪纳妃的事是不能再缓了。并且嗣续的问题也是非常重大的。她固然很注意隆裕的幸福,可是未来的皇嗣似乎也断不能忽视的。因此,有一天,皇上选妃的谕旨毕竟发布出去了,命令那些满州的亲贵赶快把家里不曾许聘出去的女儿,挑出品貌端秀,年龄在十四岁以上,十六岁以下的,开进名单来,听候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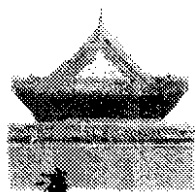
在中国古代的民间,娶一个小老婆真算不得一回什么事,只要家庭里没有问题,一切手续都不必讲究,真象雇一名婢仆一样的轻而易举。可是皇上纳妃,却不能如此草率。因为皇上究竟是一位尊贵无比的天子,关于他的一切事情,照例是应该有一番铺张的。虽然挑选人物还只是纳妃的第一步手续。但这一天,宫里头已经也很够热闹了。许多有执事的太监,都在为着这件事忙碌着。大约在十点钟的时候,太后首先带着一批亲信宫娥太监之类,在某一座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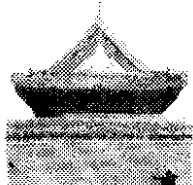
上等候着了。不一会儿,光绪和隆裕也先后由一班侍从簇拥着上殿来了。于是三个人就一齐在上面的龙椅上坐了下去,太后居中,光绪在左,隆裕在右。脸上全透着很郑重的态度。不过太后的行动之间,似乎比较得最兴奋一些。

接着就有六个很年轻,很美丽的满洲姑娘给太监们引进来了。她们都穿着很华贵的衣服,象六枝鲜花一样的动人。本来原不只她们六位的,最初大概一起有二三十位报名,可是经那些老太监们先在外面一次二次的挑选之后,认为可以进呈御览的,就只剩她们六位了。但她们也并不同时走上来,只静静地候在窗外的廊下,让太监们把她们一个一个的带上去。这也是纯粹为着要使皇太后和光绪夫妇俩看得格外仔细的缘故,其实与其说是看,还不如说是检查来得确切。因为在平常时候,无论哪一个人进宫去朝见皇上或是皇太后,他们站的地位往往总和皇上或皇太后离得很远,皇上或皇太后也总是巍然高坐着,不很介意地偶然望他看上一眼,而今天这六位姑娘轮流着走上去的时候,情形就有点不同了:太后不但吩咐她们一直走到她的座位的前面去,相距不过两三尺路,又且亲自走下位来,招呼光绪和隆裕一同围在那姑娘的身旁,自头至足的仔细打量着,差不多真象搜查一个奸细一样。

光绪本不是一个好色的人,他的不欢喜隆裕,固然有一二分是为着隆裕的长得不怎样漂亮,但十九还是为了个性关系。所以太后虽然做主要替他纳妃,他自己实在并不感觉兴趣,眼前这些花枝招展的女孩儿,在他眼里也觉得很平常。不过他的天性是向来不怎样严厉的,对于下人,也知道怜惜,他心上尽不想挑这几位姑娘做妃子,脸上却还是很和气,一点不说足以使她们难堪的话,便是站的地位也比太后和隆裕特别后一些,不愿意累她们发窘。

然而这一天,处境最困难的还要算隆裕。你想,丈夫要娶小老婆,却教妻子帮着一同挑选,即使是天下最贤慧的妇人,心里头也





不见得高兴吧？虽然也有自愿给丈夫娶妾的好妻子，但这是自愿，当然和给人家强迫的不同。何况隆裕自己的年纪又轻，她跟光绪也只是才结过婚的小夫妻，怎能甘心就让第三者闯进来呢？即使光绪和她永远不对，她也不愿意有别的女人和光绪在一起。因为她内心上的是的确极爱重光绪的，不过在那时候，丈夫娶妾，简直是应有的特权。做妻子的无论如何不愿意，也难反对。如今光绪是一位皇帝，皇帝纳妃更是天经地义的大事，做皇后的除掉竭诚赞助之外，还好说半个不字吗？因此，隆裕在太后和大众的面前，也只能竭力按捺住心头的不快，装着很有兴致的样子，随便说笑着。可是这种痛苦，是真比杀头还要加倍咧！尤其是她眼看这六位姑娘，一个个都是花朵一般的动人，站在她旁边，简直使她自己也觉得不如了。

光绪是并无纳妃的诚意，隆裕是藏着一肚子的醋气，两个人谁也没有真心要注意这几位姑娘。现在，认真在那里打量她们的就只剩一位太后了。她老人家一面用心察看着她们，一面不觉又回想起当初她自己被召进宫来应选的一回事了。虽然事情已隔了数十年，可是那一幕的情景，却依然很清楚地还留存在她的脑神经上，仿佛才是昨天的事。她记得，她家里把她的名字开进来之后，她是那样的悲伤，以及她一路被召进宫去，三番两次所受的检查，又是那样的难堪，这些往事的回忆，立刻就使她对这六位少女发生了一种同情心，不觉便把她原有的一副很威严的相貌收敛了起来，放出怪慈爱的颜色，随便和她们问答着，她只拣许多无关紧要的话去问她们，一点不使她们为难。这样一来，那几位少女果然安心了许多，态度也不象先前那样局促了，说话也比较流利了。她们反而怀疑别人时常说太后脾气怎样不好，性格怎样暴躁的话是不尽真实的。

最后的一位姑娘也看过了，于是这一步手续就宣告结束。六位姑娘一起给太监们分别送回家去。究竟哪几位入选，哪几位不入选，当场是照例不发表的。她们只能在家里恭候着皇上的谕旨。假

使有哪一位给选中了,那么第二天或者迟几天,就会有圣旨送到被选中的姑娘的家里去的。其余不提到的就算一律落选了。

当六位姑娘一起出宫之后,太后便堆着很愉快的神气,向光绪问道:

“她们都是长得一样的美丽啊!不知道你的心上究竟中意哪几个?”

光绪听了,一时竟想不出什么话好答复。因为一来他根本并没有真正注意过她们,教他哪里说得出谁好谁不好;二来他的眼界很高,这几个人也实在一概瞧不上。可是他又不能就把这种意思老实告诉太后,只得低着头默默地踌躇了一会儿,然后才带着笑,半象真半象假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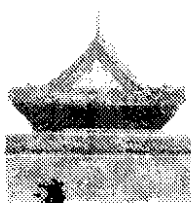
“亲爸爸,你老人家的话真不错。她们都是一样的美丽,连孩儿也瞧不清楚哪几个最好?除非把她们一起召进宫来,只是又太多了;而且她们也并不全合孩儿的意思。现在最好求你老人家不要就此决定吧,让我们再等几时好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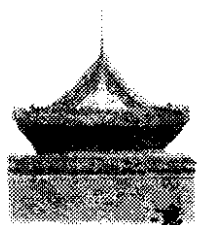
老佛爷撑不住也笑了。

“孩子,你既是这样说,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试试看吧,少不得总要想找一个使你完全合意的人来。”

隆裕倒也不曾料到光绪会这样的答复,总算暂时使她放下了一个心事。

光绪的娶隆裕,在男女情爱方面讲,固然是一重痛苦;但就大局方面讲,倒也不失为是一件于她有利的事:因为一个人在结婚以前通常总是只算一个小孩子的。既然只是小孩子,当然掌不得什么大事。即使大家庭里,一切也只得听命于父母,必须等到娶过亲之后,做父母的才能把家事交给他去管理。现在光绪的情形就真是这样。他在婚前虽是久已脱离了太后的羁绊而独自临朝,但在实际上,他所担任的职务只是坐在殿上每天受百官的朝拜而已,所有的





政务是一概由太后自己处理的。当初的理由也就是说光绪年纪还小,恐怕难以胜任。如今光绪亲也定过了,谁也不能当他小孩子看待,照例是必须由他正式亲政了。虽然太后的内心里实在不愿意把政权放下来,可是她总不能不稍稍顾念一些旁人的议论,同时她究竟也不好意思过分的忽视老祖宗所定下来的规矩,因此在某一天上,就由她自己出面颁布了一道懿旨,在这一篇文字的开端,她先声述光绪的年龄已经到了成人的时期了,而且他已经娶过亲了,无论在学识方面,或是阅历方面,他都已有了充分的积储。同时她又说她自己的年纪也逐渐老了,精力不免相当减退。尤其对于朝廷方面的种种政务,本来都是只有男人家才能够担负的,她勉强庖代了许多时候,现在也感觉非常厌倦了。其次她又把光绪怎样的聪明干练,很得体地代他宣扬了一番。最后,便归结到正文,就是说从即日起,她决意摆脱政权,让光绪亲政,从此便由他一人直接负责处理大清帝国的一切政权。末了,她还声明她自己为着要得到充分的休养起见,不久就要从宫里迁居到颐和园去,以便安安静静地颐养天年。

这一件事虽不是光绪特地去请求太后这样做的,但在他那一颗少年奋发有为的心灵上,的确也是高兴极了。他久已期望着要做一个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者,现在居然如愿以偿了。从此他不但可以永远独自出去临朝,并且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处断一切国事了,而尤其使他兴奋的是打这一天起,就可以使他达到为万民造福的宏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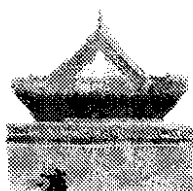
不料他的幸运只象电光石火一样的短促。那一道懿旨公布之后,不到三四天工夫,老佛爷的口风又变了,她很巧妙地随手抓到了一个理由,推说因为便利照料光绪的私生活起见,她暂时不能立刻离开大内,她老人家既然这样说,谁还好催她动身。不久她又亲自告诉光绪,在她没有上颐和园去之前,每天下了早朝,应该立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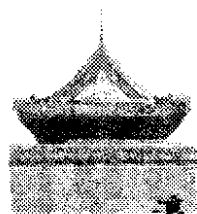
就到她那里去把朝上的情形完全告诉她。至于他所处理的朝政,也不宜决定得太快,必须于事先跟她老人家商议一番,免得发生什么错误。这对于光绪倒也并没有什么为难,他其时根本还不曾想到太后会和自己争夺政权的。

当太后宣告退休的第一天,光绪便在朝上很恳切地向他们的臣子声明:今后一切施政方略,决不稍有变动。以前太后所定下的方针,他愿意完全保持着,只要太后以前是那样做的,他也就那样做。所有各种未了的事件,也当遵照着太后预定的计划,由他继续承办下去。这时候朝廷上的一班重要的官员,几乎十九是太后的亲信,他们好几年来一味奉承着太后的意思,把朝政扰得象一团乱丝一样。自从得到光绪亲政的消息,他们都暗暗在焦急。如今听他这么一声明,不觉又欢喜起来了。

第一天的情形当然很好,第二第三天也没有一些骚动。因为光绪处理哪一件事情,都刻意求工地模仿着太后的旧规,这不用说自然是使太后高兴的了。可惜太后的雄心太大,光绪纵然如此谨慎小心,她还不能完全满意。后来她毕竟又关照光绪遇事必须先禀告她,然后再决定办法。于是光绪的亲政便只成了一句面子上的空话,全部的政权依然牢牢地握在太后自己的手掌里,等于她不曾退休一样。

不过在全国各处的百姓的脑海里,光绪总是正式亲政了,他们都确认他是中国惟一的领袖。不管他是自由的人也好,或是有太后在幕后牵线的傀儡也好,他们都会永远很真诚地拥戴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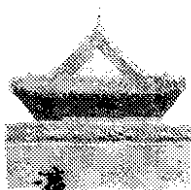
一九 珍妃,可意的人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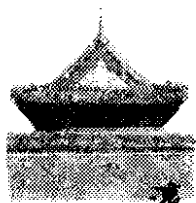
自从光绪大婚以后,向来时常进宫给光绪讲书的翁同和,便更调了其他的职务,从此也象别的官员一样的轻易不进宫门了。不过虽然在形式上似乎他和光绪已经比从前疏远了许多,可是他们两个人中间的交谊,却再也不会动摇的了。因为这种交谊是纯粹从多年的师生关系上产生的,所以非但绝不动摇,而且还逐年逐年的密切起来,加强起来。连老佛爷也知道翁同和是有一种力量可以左右光绪的思想和行动的;他的力量甚至还比老佛爷自己的力量还大。光绪的听命于太后,可以说完全是碍着名分,不得已而服从的;但他对于翁同和所说的话,却真是心满意服地赞同。所以当时有许多人在散布着一种谣言,说太后心里非常妒忌翁同和,怪他教导得光绪太听信他了。那么翁同和自己可曾听到过这种于他十分不利的谣言呢?照着常理推测,他当然应该也可以听到的,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很谨慎小心的人,他虽然知道光绪极爱听从他的话,可是他总不愿意怎样多说。凡与太后稍有关系的事,他便绝不插嘴。他固然不愿意使他们母子不睦;而同时他也觉得犯不着把自己的脑袋

送给刽子手们去试刀。

从后来所发生的许多事实看起来,太后的妒忌翁同和,虽然有一半是别人杜造的谣言,但至少也有四五分是真实的,不过在她老人家还不曾找到翁同和有什么显著的过失之前,她也不能随便就把他黜退,只得假装毫不在意的样子,让他合在许多大臣里头,天天上朝来叩见光绪,或是和光绪交换着处理朝政的意见。好在她手下的人是永远在暗中监视着光绪的。每天上朝,光绪和翁同和所做的事,所说的话,他们都会原原本本地回去传给太后知道。有几次真使太后非常着恼,她觉得他们师生两个人委实是太亲密了,只要有一个机会,她决意立刻把他们拆散开。但光绪和翁同和哪里会知道太后竟是这样的憎恶他们啊!从光绪正式亲政的那一天起,翁同和的内心上就蕴藏着一种说不出的欢乐,他对于这个从小受他羽翼的高足已开始抱着莫大的希望了。

然而有一件事情却很使这位老先生焦急,往往使他在欢乐中勾起无穷的忧患。因为他实在太忠于光绪了,所以无论关于这位皇上的任何一方面的事情,他总是很密切地注意看。那时候他对于光绪的嗣续问题,更特别的注意。虽然他也知道光绪年纪正轻,生男育女的日子还在后头,但他鉴于同治早年夭折,就为他不曾生过儿子,以至发生种种不幸,结果承嗣帝位的人依然不是他的亲骨肉。想到了这一点,翁同和真巴不得光绪早生一天儿子好一天了。可是后来他屡次听宫里的太监说,光绪除掉在大婚那一天晚上和裕隆同过一次房之后,许久不曾再去召过她。这样,隆裕可不是就很少生产的可能吗?为着这一点,翁同和几次准备要向光绪切实谏劝一番,无奈这种事情,既上不得奏章,又不便在殿上当着许多官员说出来,同时他也渐渐知道光绪和隆裕的感情已是恶化得无可挽救了。因此他觉得为求早日获得皇嗣起见,只有赶快设法替光绪选纳妃子的一个办法了。上次太后要给光绪办这件事的时候,他老先生





在外面真是高兴极了。不防选了半天,依旧不见下文。后来他就到处留意着,凡遇他所相识的满洲亲贵,他总要用心去打听他家里有没有年轻的女儿?假使有的话,他就会很密切地托人去打听这位小姐的品貌如何?性格如何?以及曾否订过婚?真象替他自己的儿子选聘媳妇一样的热心哩。无奈在京城里的各家亲贵的女儿,差不多十九已经给太后上次选过的了。其余不是年貌太差,便是早就对过了亲,倒累得翁同和白白费了许多心思,依然毫无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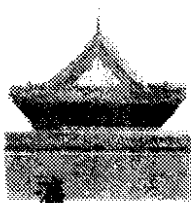
但翁同和绝不因此就灰心,他以为只要自己能够不断的努力,总可以给光绪找到一个适当的人物的。果然,凑巧的事情终于来了:有一天,原任广州将军满洲亲贵长叙奉旨来京陛见,这位老先生向来跟翁同和很亲热,到了京里,少不得彼此总要有一番往还。大家闲话之余,翁同和才知道他两个女儿已经长成了,大的十七岁,小的十六岁,并且都还不曾对亲,这一次也随父母一起来了。翁同和听在耳朵里,马上记住了。第二天,他就打发夫人到长叙的寓所去探望他们的内眷,实际上他就是要知道长叙的这两个女儿的相貌究竟长得好不好?行动端庄不端庄?以备荐引她们进宫去给光绪做妃子。当天,他夫人回来告诉他,那两位小姐举止都非常大方,相貌也很端正,尤其是小的一位长得更美丽。这样,自然是很使翁老先生高兴的了,他差不多就想立刻进宫去向太后建议。可是再一想,又觉不妥。因为他也知道太后这个人是不容易说话的,何况他老人家心里对自己多少总有些不高兴。而且他是一个汉官,象这样关系重大的事,实在不宜冒冒失失的插嘴上去,弄得不好,反会把善意变成恶意,从此招惹许多人的怨恨,甚至还弄出罢官送命的大祸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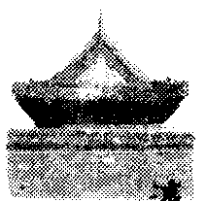
一面这样想,一面却又不愿生生地让光绪错过这个机会。好在那时候无论宫内宫外,上至太后,下至百官,谁不会旁敲侧击的卖弄手段。翁同和为人方正,平时倒未必愿意随波逐流的这样厮混。

可是这一回,他也觉得非用一次手段不可了。他和一班皇族中人本来也有几个是很相知的,并且还知道哪几个一向不得太后欢心,哪几个时常出入禁苑,可以算得太后的耳目,因此他就找到了一个素来倾向太后的皇族,用言语打动他,劝他代替自己去向太后进言,把长叙的第二个女儿送进宫去做光绪的妃子。总算事有凑巧,这位皇族也为了某种原因,正在很焦急地盼望光绪能够早些生一个皇子下来,所以听了翁同和的话,立刻很赞成,过几天他有事进宫,便乘机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后。——当然他决没有提到翁同和的名字。——太后虽然也知道有长叙这个人,可是因为他一向放在外面,所以不曾注意到他家里的情形。此刻听到人家提到了他的女儿,倒觉得很陌生。但她并不迟疑,过了一宵,就派人出来宣召这两位小姐进去。

这一日,光绪和隆裕两个人少不得又要伴着太后一起出场。彼此所怀的心事,完全跟上次一样:隆裕是怀着满肚子的不高兴,光绪是没精打采的仿佛全不是他自己的事。然而美色移人,这句话是不会错的。当他一眼瞧见长叙的第二个女儿的时候,不觉立刻起了一种爱惜的心理。他觉得这个女孩子才是他完全合意的人了。其时隆裕原是始终冷眼注意着他的,光绪的心一动,她立刻就警觉了。而且还很清楚地猜定他所关心的必然是那个小的,而不是大的。她知道这一次光绪决不会再象上次那样的推辞了。眼见纳妃的事已经再无迁延的余地,她心上不由一阵激动,怒意顿时布满了脸部,好象已经忘记自己还在耳目林立的大殿上了。那些太监宫娥们在旁边,不用说,也早就看出了他们两个人的心事。后来他们简直时常要把那天的情形作私下谈笑的资料。

当然,老佛爷永远是感觉最灵敏的一个人,这些情形,怎能瞒过她呢?她在发现光绪一心眷注长叙的小女儿之后,肚子里便打定一个主意了。所以不管她有没有看见隆裕那一副含着醋意的怒容,





她决定不管隆裕愿意不愿意了。因为从光绪四岁进宫，一直到那个时候，他们干娘干儿子间的感情，始终很不错。虽然有李莲英一个坏蛋不断地在中间挑拨，结果也并没有多大损伤。凡有可以使光绪高兴的事，只要不妨碍太后自己的尊严，她老人家可说是没有不愿依从他的。尽管隆裕是她嫡亲的侄女，她也宁可使隆裕受些委屈，不忍拗执光绪。于是她就当场告诉光绪说，作准把这两个女孩子一起选进来侍候你！光绪听了，心上自然万分欢喜，而旁边的一班宫娥太监，也觉得太后今天的一番处置，端的是十分迎合光绪的了。他们眼见光绪是那样的中意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是一见倾心爱慕着光绪，只除隆裕一个人，谁都欢喜作成他们做一对儿的。

光绪在极度的兴奋之下，立即亲自提起笔来，草就了一道册立长叙二女为妃的手诏，当夜便派人传示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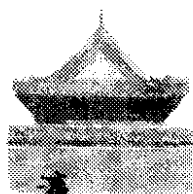
现在又要用到钦天监的几位官儿了，请他们仔仔细细地算定了一个吉日，然后由宫中派出大轿去迎接。这一日的一切铺排，当然是万万比不上大婚那日的富丽热闹，但比起民间来，那就至少又要高出一倍了。地上虽不铺黄沙，然而净街的手续还是照样有的。从长叙家里到皇宫的路上，一概断绝交通，也有几十名御林军和许多小太监擎着几件仪仗，列成很长的一段。然而和隆裕当日进宫的情形，是毕竟不同的：第一，她们所坐的喜轿是橘红色的，不是杏黄色的。而且上面也没有什么凤凰绣着，所以只算是大轿，绝对不是銮舆；第二，隆裕的进宫是有两位皇族中的老公主上门来迎接的，同时还有许多官员在轿前轿后簇拥着，这一次两位贵妃的行列中，却只有三四名职位很小的官儿在照料着，所以形式上是的的确远没有隆裕那天的威风。不但这样，就是进宫的时候，也轮不到从大清门里过去，只能走两旁的边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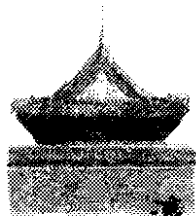
皇后和妃子的差别正还多着咧：她们轮不到上太和殿去跟光绪交拜，也不必祭告天地，轿子进了宫，只有几名宫娥出来迎接。光

绪却和隆裕安坐在殿上,让她们恭恭敬敬地走上去磕头。光绪的心里自然极不愿意这样做,可是历朝的礼法如此,他一人怎能破坏。老佛爷那一天倒也很高兴,听得新贵妃已到,便马上派人出来召她们进去。她们见了她老人家,少不得又要磕一番头。这两处头磕过之后,她们的名分才完了。接着就有一班有执事的大太监和几个得用的宫嫔,拥上来向她们叩头作贺,算是承认她们两位也是宫中的新主人的意思。最后,便由光绪亲口册封大的那一位为瑾妃,小的那一位为珍妃。

现在大家都急着要看光绪怎样安置她们两位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光绪是极中意珍妃的。当她一进宫,大家就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纷纷议论着她的容貌,品评着她的衣饰。但谁也猜不定光绪什么时候会把她召去侍寝,或者他为着要遮盖别人的耳目起见,故意先把瑾妃召上去,也是说不定的。然而光绪自己倒真是一个想做就做的爽快人,他并不让别人抱多少时候闷葫芦,在晚餐之前,一个小太监便奉着他的命令走出来把珍妃召上去了。他们很欢乐地一起进着晚餐,谈话直到深宵没有停止。——当然,这一次少不得又在那承幸簿上记下了。管理这项记录的那个老太监,在过去,的确是太空了,光绪简直不使他有提起笔杆的机会,待到珍妃进宫,他才不断的有些工作可做了。

宫里头本来多的是屋子,所以不但皇太后,皇上和皇后都有几处独占的居室,就是每一位贵妃,也可以各占着一所宫院,彼此完全隔离,好在皇上如若想到了谁,自有那班太监替他去奔走传唤,他自己总是不须劳动的,而在那些妃子方面,行动也就可以比较自由一些。假定某一位妃子给皇上召了去,别的妃子既不住在一起,当然都不会知道她还是在皇上那边,还是在她自己宫里,因此更可免除彼此嫉妒的弊病。并且照着规矩讲,皇上是应该维持他固有的尊严的,他只能召她们上去,不能反颠倒去俯就她们。如此皇上对





于各位后妃的情爱的厚薄,便更不易为别人所揣知了。可是光绪后来却完全忘了顾忌,他几乎每隔三四天工夫就要亲自上珍妃的宫里去走一次,这和他每夜非召幸珍妃不可的事同样都成了宫中的绝妙谈资。

此刻,还是让我们先来叙述他们第一夜的情景吧。

老佛爷自己尽管一天到晚的坐着不动,甚至足不出户的连光绪那边也往往一个月两个月不去一次,但她平日所训练就的那一班特种间谍——多数是太监——的活动,却真是非常可惊的。因此光绪和隆裕等一千人的动静,可说是没有一些能够瞒过她的。当光绪首次召幸珍妃的那一夜,不到九十点钟,太后已经得到了他们两人怎样愉快地一同进餐的报告了。她久已不曾听说光绪有这样的高兴了,心上不觉也很快慰,而在那个老太监所执掌的那一册承幸簿上,也添了一行很特殊的记录,注明珍妃直到第二天天明并没有出宫。本来,照通常的情形,凡给皇上召去侍寝的妃子,最迟必须在第二天天明以前回去,但这一次珍妃却出乎意外地迟留着不曾走,或许她没有知道这种规矩吧?或者她仗着光绪的宠爱,故意违背常例吧?不,都不是,她自己原想走的,只因光绪坚留着不放她走,所以她只得留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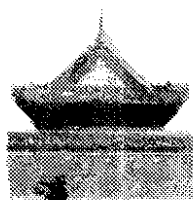
每一个居住在宫里头的人,除掉那些太监和宫女——他们是向来不算人的——之外,每天早上,不论是皇上,或是皇后,或是贵妃,或是其他被召进宫来伴侍皇后或皇太后的福晋格格等辈,都得在起身之后,赶着上太后那边去给她请安,这在珍妃没有进宫之前,也已早就有人教导过她了。因此,这一天的早上她就直接在光绪宫里梳洗好了,急急赶到太后那边去。可是太后当然绝对不会立即走出来接见她的,所以凡上太后那边去请安的人,照例都要在外面一间偏殿上等候一会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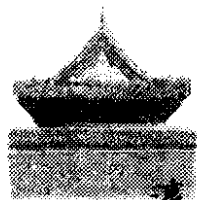
在那间偏殿上,她少不得先要见到隆裕和她那一位姊姊。要讲

到她这位令姊的相貌,那可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她不但长得远不如他妹妹,简直可说是非常的难看,举止是那么的呆笨,体态又是那样的痴肥,一张又圆又胖的脸庞,充分表显着一副蠢相。自从她进了宫,没有多少时候,就给那些宫眷和太监们公送了她一个雅号,唤做“月饼”。老佛爷初听到这个名称,心里很有些不以为然,想查明白了出主意的人数说他一番。但后来隔了若干时日,她自己不觉也同化了,往往公然在别人面前,用“月饼”两字作瑾妃的代名词。

这第一天的早上,月饼和隆裕凑巧都比她来得早一些,当她走进那一间偏殿时,她们已经在里面等着了。对于旁人,珍妃的早到迟到原是毋庸注意的,然而隆裕和“月饼”都不能算是旁人,并且她们已得了密报,知道她从昨晚起,一直到此刻,始终没有离开过光绪。因此当她们一瞧见她走进来,态度便立刻变了。月饼的性格固然是很蠢的,但她毕竟不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多少也能够看出一些光绪对于她的态度来了。在昨天,她们姊妹两人坐着大轿一起进宫的时候,她已经看出光绪是完全注意着她的妹妹,好象根本不曾知道还有自己这个人一样。再加上昨晚的事实,无论她怎样蠢法,也可以估定光绪将来是决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恩情加到她身上来了。而尤其不幸的是即使世界上的人个个都有自知之明,也永远没有一个人会自己承认长得比别人丑陋的,特别是女性。所以瑾妃在受了光绪的歧视之余,心中也丝毫没有嗟叹自己的品貌长得不如她妹妹的意思,只觉得她妹妹的运气太好了,一进宫便受着皇上的青眼,反占到了自己的上风去。这样一想,她对于珍妃自然就起了一种妒意了。

珍妃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物,玲珑剔透,正和她姊姊的愚蠢固执成一个绝对的反比例。她在走进那偏殿的当儿,只略略望她姊姊和隆裕的脸上一瞧,便立刻知道他们的心事了。而在同时,她并且还有了一种觉悟,知道在宫里头做妃子的人,不管皇上宠爱不宠





爱，总是谈不上有什么地位的，甚至比那般有执事的大太监都不如。因此，她决意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尽量的容忍，不与任何人发生冲突。

一走上去，她便堆着满面的笑容，极恭敬，极温柔地先向隆裕请早安，却不防隆裕已经醋伤了心，这种卑恭屈节的礼貌，对于她再也不能发生什么功效了。她愤愤地把头儿一扭，眼睛看在别处，倒象全没有听见她所说的话一样。这自然是教珍妃十分难堪的，随便怎样，她也想不到第一天隆裕就会跟她翻脸的。因为她一直跟着父亲在外省，对于宫里头的情形一些不清楚，哪里会想到光绪和隆裕之间，早就有着很深的裂痕呢？再说她自己的出身，也和隆裕同样是一位大富贵人家的千金，长叙的地位，并不比桂公爷低多少。她们在家里的时候，一般称心适意，何尝受过什么人的气？此刻隆裕这么一羞辱，她真几乎哭出来了，好容易才竭力忍住。

她想瑾妃总是自家的姊妹，总不致一进宫就好意思和自己翻脸的。当下便耐着性儿，款款地走到瑾妃面前去，希望她多少可以给她一些安慰。不料瑾妃的性儿真是又蠢又固执，连骨肉之间应该彼此照料的道理也不省得。瞧她走上去，虽不敢学着隆裕一样的背着脸，给她一个不瞅不睬，但脸上也是一些笑意都没有。珍妃无论说什么话，她总是冷冷地应一个是，或应一个否。在这样没来由的侮辱之下，珍妃真有些不能忍受了。亏得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光绪本人也穿戴好了走来了。其时太后还不曾有旨宣召他们，他当然少不得也要先在那偏殿上等候一会儿的。就亏他这一走上去，那紧张的形势才略略松了一些。不然这三位后妃之间，就难免不吵出什么事情来了。但即使光绪到了里面，隆裕的脸上还是火赤赤的透着一团不可消除的怒气，眸子里象有火在燃烧着，始终牢牢地看定了珍妃。

那月饼见了光绪，虽没有隆裕这样胆大，却也低着头，丝毫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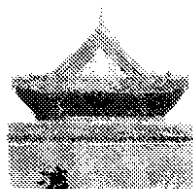
有欢喜的神气。光绪不是瞎子,怎会瞧不见她们这种怪相。可是他哪里肯把她们放在心上,只若无其事地欣然走到珍妃身旁去,随便和她谈笑着。珍妃才受了隆裕和月饼两个人的气,当着众人,正觉得非常可耻,现在光绪和她这么一亲近,那就等于立刻把面子挽回来了,她也爽快发一发狠,故意做得眉花眼笑的和光绪说个不了,要使她们两人心上觉得格外难受,藉以报复方才的凌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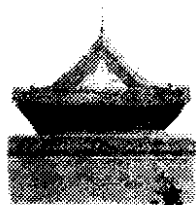
果然,直到太后派人走出来宣召他们上去请安的时节,隆裕和瑾妃的脸色还没有恢复常态。太后是何等聪明的人,她一瞧就知道这三个女孩子已经开始在吃醋了。然而她再瞧光绪的神态偏又安闲得可异。但她老人家也实在没有工夫去干预他们这些小儿女间的私事,也就一味假作痴聋,绝口不去过问他们。

从太后那里请过早安回去,光绪又再度破坏了历来的习惯,嘱咐珍妃不要就回到她自己的宫里去,他也放弃了原有的凉轿不坐,特地携着她一同步行,沿路有说有笑地双双走回他的寝宫去。

“咱们这里真是太寂寞了,每天从朝上回来,再也没有一个可意的人能够陪伴我的。”他很诚恳地告诉着他的爱人,“如今难得你来了。所以咱们一定要留你在这里等着,待我办完了政务回来再和你一同消遣。”

就从这天起,珍妃一直在光绪宫里住了三天,从没有回到她自己的宫里去过,那种难分难舍,形影不离的情态,真使枯寂了许久的宫廷,也频添了无限春色。而在同时,宫里的议论却也沸沸扬扬的愈闹愈上劲了。这三天之中,光绪和珍妃的一颦一笑,都象舞台上的名角一样的吸引住了每一个观众的耳目,情形之热闹,恰和隆裕大婚以后那一番黯淡的景象成绝妙比照。所以每当隆裕听人家谈论到光绪和珍妃的事,心上便立刻会涌起一团烈火,恨不能尽情所欲的把他们两人处置一番,假使做皇后的果然有这种权力的话,我想隆裕是决不肯饶赦他们的了。





隆裕所最切齿痛恨的与其说是光绪的过于宠爱珍妃，还不如说光绪的太不怜惜她自己来得更确切。因为当初光绪如若能够跟她亲热一些，那么她即使也要吃醋，心上总可以比较好受些了。

当她听到了珍妃三天没有离开光绪的消息之后，最初也还有些怀疑，只道是那班太监们过度的形容，她想最可靠的消息还得打那一册承幸簿上去找。可是她不是皇太后，又不是皇上，照例是没有权力可以向那个老太监索阅的。但她又委实急于需要找出这件事的真相来，因此她也只得把她手下的一班间谍利用一次。——在宫里头，只要哪个人有身份配使唤几名太监或几名宫女，那么他手下便自会组成一班间谍了。——打发他们悄悄地去那个老太监，就在他那里翻开承幸簿偷看了一番，回去忙把实情告诉隆裕。这样才使隆裕死心塌地的相信自己是完全绝望了。原来在那一份神秘的记录上面，只注着第一晚珍妃被光绪召上去的时刻，以下又填了两天日子上去，几时出宫的一格，至今还留着空白，当然就是毫无疑义地说，珍妃已确实在光绪宫里留了三昼夜了。

月饼虽是才进宫不到两三天的人，但那些品格卑鄙而又最爱多事的太监们，却已毫不费力地把她包围住了，他们告诉她宫里头种种的内幕以及怎样利用他们这班人做她自己的间谍的方法，甚至还公然怂恿她必须和珍妃吃醋。于是在第三天的下半天，她居然也派人上那个老太监那边去翻看承幸簿了。其实论她本心，对于光绪是可说一些恶感也没有的（她的情形自和隆裕不同），对于她妹妹，照理也不致就有什么深仇大恨，她无非是受了一种下意识的驱使，以为她妹妹的特蒙宠幸等于是削了她自己的面皮，所以她也觉得有些愤愤然了。如她能够平心静气地从另一方面想想，那么她妹妹的特蒙宠幸，何尝也不可以算是她做姊姊的面子呢？这样她就不致再跟着隆裕吃寡醋了。

隆裕和瑾妃的反应是如此，那么老佛爷的态度又怎样呢？她是

长一辈的人，在先又且一力玉成他们的，当然决无反应之可言。不过好奇心是每个人所同具的，她老人家一时高兴，竟也打发李莲英去把那承幸簿取来看了一看，宫里头的人本来已全神贯注地注意着这件事了，经不起她们三位做上人的再这样大惊小怪的一闹，大家便格外风魔了，各式各样的议论，在人们的舌尖上鼓动着，传布着，终于连光绪和珍妃自己知道了。但他们都不觉得有什么恐惧，反更有力地增厚了他们的情爱。珍妃悄悄地给她的皇帝情人说：

“现在皇后娘娘和我姊姊都在那里痛恨着我了，这是我可以猜定的。然而我却一些也不介意，……只要你能够真心地爱我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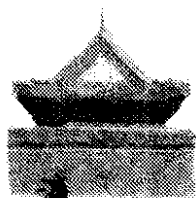
光绪听了，也象一个英雄一样慷慨雄壮地告诉他的美人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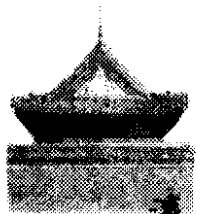
“咱们是当今的万岁爷，一国的君主，咱们所说的话就是皇法，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你还怕什么？”

自从珍妃进宫以后，那班贴身服侍光绪的太监，可说是交了天大的好运。不但光绪的兴致是那么浓厚，永远欢欢喜喜的从不再把他们呵斥一遭，便是他们的眼福，也着实教人可羨，他们简直是天天在那里瞧一幕幕的恋爱剧。有几次看得他们实在太高兴了，忍不住便到外面去绘声绘影地串讲着。于是转辗传述闹得宫里头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了。而其中最使人听得眉飞色舞的一幕，是光绪有一天，竟用自己的箸匙亲自动手喂东西给珍妃吃。这件事一经传到隆裕和月饼的耳朵里，自然难免又有一番激烈的讥评，可是太后听到了，却觉得非常有趣，当时就笑着说：

“即使是贵为皇上的人，有时候也不免会忘记他的尊严的。”她的说话里倒的确还不曾有丝毫不满意于光绪或珍妃的意思。

珍妃只在自己的宫里住了一夜，光绪便担心她一个人独处着会感觉太寂寞了。第二天下了早朝，便急急亲自找到她那里去，他





也未始不知道这是和宫里的习惯相抵触的。但他为了他心爱的这个女人,他是决计不惜领受人家背后的议论的。或者也可以说,在处理朝政和对付其他一切人的时候,他心上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一个万乘之尊的皇帝,可是一想到珍妃的时候,天所赋予人类的好色的天性,已侵入了他浑身的神经系统,把那些自尊心、虚荣心等全赶走了,他几乎忘记他所处的地位和四周的环境了。

只要光绪上半天不曾走到珍妃那里去,那么下半年,至迟到傍晚,他就一定会派人去宣召她了,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从没有疏远过一天,不是他去,便是她来。那个掌管登记承幸簿的老太监,也没有搁过一天笔,一行行的记录,不断地添上去。而宫里头上下下一般人的闲言,当然跟着一天多一天了。如若把它们细细分析起来,实在也不出下列几类:

一、皇上既然和珍妃这样亲热,那么到几时会生儿子呢?

二、从此以后,皇上和皇后会不会再和好呢?

三、皇上对于那个月饼(瑾妃),将有什么安排呢?

关于第一点,自不能立刻有什么答案可以见到的。但第二第三两点是只须隔一两个月就可以看出来了。

皇上从不曾再把皇后召上去过。

光绪象陌路人一样地对待着那个月饼,从不曾想到过这个人。

隆裕的怨毒愈积愈深,渐渐地她那怀恨珍妃的心几乎超过怀恨光绪的心了,她自己也知道无从再掩饰;而且觉得不需掩饰,她几乎在每个人的面前咒诅过珍妃。当她们每天早上一起到太后宫里去请安的当儿,隆裕从不曾把眼睛向珍妃瞧过一次,只当眼前没有这个人一样。

在这种环境之下,月饼的生活也的确很够可怜了。光绪既始终把她冷撇在一边,珍妃又怪她第一天就帮着隆裕和自己吃醋,因此也不愿多睬她。再加宫里头那些势利的下人,也个个尽情地侮弄着

她,使她在寂寞悲伤、气闷之余,不觉也对珍妃切齿痛恨起来。

但光绪那时候的心思却委实很安定(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还未曾受过太后的挫折)。他简直完全不愿介意别人的态度和议论。虽然照两三个月后的情形看来,太后显然也有些妒忌珍妃了,可是还不能使他发生什么忧虑。每天依旧兴高采烈地偎傍着他的爱人。同时他的老师翁同和每天在朝上见了他那副春风满面的容颜,估定他纳了长叙两个女儿做妃子以后,必然很快乐。于是他老先生也跟着很快乐了。他们哪里想到后来竟有如许不幸的结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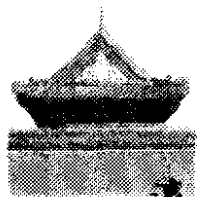
前音殿名 十二



兹禧太后与群妃旧照



瀛台泣血记



二十 送子观音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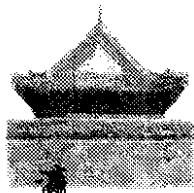
光绪对于隆裕和瑾妃两个人的存心吃醋,是始终不屑介意的。他心上只怀着一种恐惧,就是担忧太后或者会听信了隆裕的话,横出一枝地出来干涉自己,甚至会使珍妃受到什么谴责。可是隔了几个月之后,他瞧老佛爷的态度上并无丝毫不满意自己和珍妃的表示,因此那种恐惧的心理,不觉也渐渐地消失了。先前珍妃还偶然有回到她自己宫内去独宿的时候,光绪也难得有一天不见她的日子。但后来两个人的胆子全大了,仿佛都觉得这种事情是绝对不用遮瞒旁人的,一个皇帝为什么不能自由宠幸他的妃子呢?于是珍妃爽快象迁居一样的长期留在光绪宫中了。光绪也轻易不肯离开她,那种亲密缠绵的情致,真和平常百姓人家才结婚的小夫妻一样。这在隆裕和月饼两个人的心目中看来,当然是格外的不自在了。她们的妒忌心少不得也跟着增长起来,终于到了无可劝化的地步。然而她们暂时都找不到什么可以立施报复的方法,在无可奈何之余,隆裕只得教她手下的一班太监间谍,不分昼夜地出去替她刺探关于光绪和珍妃的动静,虽然每次带回来的报告,都是绝不例外的徒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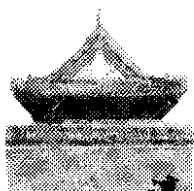
增加着她内心上的苦痛,但她还是不肯罢休,恨不能每隔一分钟听取一次报告。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略略除解她胸中的苦闷啊!

瑾妃——这个以月饼的外号出名的可怜的少妇,现在是跟隆裕一样的真正切齿着她的胞妹了。只要逢到凑巧的机会,不论在宫眷面前,或是在那些卑下的太监的面前,她都得使出她那顽固拗执的本性来,尽其所能地诅咒她的妹妹。凡有足以损害珍妃的地位和名誉的话,她差不多没有说不出来的。当时真有许多人在担心着,生恐她的戆性发得过了分,或许竟会做出什么更不利于她妹妹的事来。

象这样尖锐化的对峙情势,倒的确可以说是宫中历来所未有过的奇迹。而光绪却只象不闻不见一样,他不但不打算消弭它,缓和它,并且还在绝不经意之间,一天一天地使它格外严重起来。他把许多珍贵的东西赏给了他的爱人,只要她随便开一句口,不管是要吃什么,或是要用什么,他总立刻会催迫着他手下的太监去照办。他们打得象火一般的热,天天在那里追欢取乐,过着比神仙还愉快的生活,笑语声简直难得有停止的时候,彼此互恋的热度,等于夏季的寒暑表,只见增高,不见降落。真可以说是光绪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但隔了不久,毕竟就发生了一件珠披肩的小风波。

当太后公布了她退休的诏书,在形式上把朝政交给光绪之后,虽说一切有关军国大计的实权,事实上依旧操在她老人家的手里。但如此一转变,确也有不少事权已经让给了光绪。例如那收藏着大量的现金和无数珍珠宝石,以及各式有价值的契卷、文件之类的内库,其时也改由光绪掌管了。不过她老人家的心里当然是没有这样宽大的,这库里头一切金银珍宝的增减,她一有机会,差不多就要盘问光绪,甚至派人去调取账簿来检查,正象她监视光绪处理其他一切事务同样的严密。可是这珠披肩的事,最初她倒实在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理由呢?说来真也可算是一桩奇事,照着常理说,宫里





头的太监是没有任何一个不阴险刁猾,自私自利的。尤其他们每个人都存着一副幸灾乐祸的坏心肠,所以搬弄是非真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不料珍妃的人缘却特别的好,或许是她的相貌长得太好看的缘故吧?或许是她性情温柔,善于对付下人吧?或许是……这也说不定了。总之,宫中全体的太监,除掉隆裕和月饼手下的一班,因为地位关系,不得不替她们的主人出些力气之外,其余无论是谁,都很敬爱珍妃,个个出于自愿的倾向着她,连太后手下的人,也会颠倒过来反替她在太后面前遮盖。

所谓珠披肩的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光绪从内库里取出一批很好的珍珠来,交给宫里的成衣匠替珍妃做了一件披肩。要把这件事责备光绪,当然也“何患无词”。可是就事实上讲起来,他也不能算铸了什么大错。因为用珍珠来穿成什么东西,的确不是一种浪费,而且绝不消耗,假定今天用一百颗珍珠来穿成一朵珠花,在内库里固然似乎已减少了一百颗珍珠的价值,但过了几天,如若这朵珠花不用了,那么拆开来仍然是一百颗珍珠,仍然可以归到内库里去,岂非一些也不曾耗费吗?光绪这一次大约取出了八九千颗,就用白色的丝线把它们串起来,织成一件象鱼网一样的披肩,中间留着许多方形或圆形的网孔,披在任何一种颜色的衣服上,看起来都是非常的别致;尤其披在象珍妃这样美丽的女人的身上,更觉得特别的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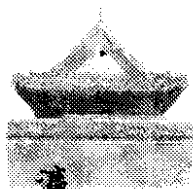
这件披肩完工之后,聪明的珍妃立刻就有了一种警觉,她知道随便怎样是不能穿着去朝见太后的,就是在隆裕和瑾妃的面前,她也不想再在衣饰上压倒她们。所以也绝对不穿,只有当她留在光绪的宫里,或是夜深人静,只剩她伴着光绪在御花园里游玩的时候,她才把这件晶光炫目的新装穿出来,仿佛这是为着光绪一个人的赏鉴而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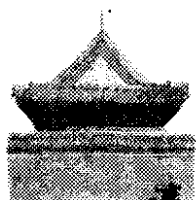
可是天下的事情,“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两句古语是

永远不会错的。珍妃的这件珠披肩,虽然从不曾在大庭广众之间夸耀过,但宫里头是向来说不上秘密两个字的,何况光绪打发人到内库里去提取珍珠,后来又教成衣匠穿成披肩,这里头已经过了许多人的手,怎还能够守得秘密?至多隔了十天工夫,那些闲得整天在那里说长道短的太监们,便不约而同地把这件珠披肩作为最时新的好题目了。他们不但评论着那些珍珠的大小,以及穿工的好坏,并且还毫无意识地一味地乱捧,都说这件披肩的品质和式样,都已超出太后所有的一切衣饰之上了。他们只图自己逞嘴,哪里想到被他们这么一说,无形中已不啻给珍妃制造了一个罪名。因为太后这个人是最富于好胜心和妒忌心的,宫里头不论是谁,任凭是皇上自己,也不能置备比太后所有的衣饰更精美的东西。否则太后知道了就要十分不快,等于象直接触犯了老人家一样,迟早总难免一番谴责了。

隆裕和瑾妃久已在那里等着她们扬眉吐气的机会了。瑾妃手下的间谍首先把这件珠披肩的事传到了她耳朵里去,还连带把那些太监的议论也告诉了她。这一次月饼是高兴极了,她差不多决心要使她的妹妹受一次无可补救的大打击。但她也知道自己的力量还不够,非得激怒了隆裕,先让她去出头不可。于是她就立即赶往隆裕宫里去,象报告一件军国大计一样郑重地把始末情由全说给了她听。隆裕自然也是喜之不尽,她先暗暗筹划了一番,然后不动声色地走去谒见太后。

“珍贵人现在似乎太不知检束了,大家都说她不断地在那里怂恿皇上替她买什么,做什么,一个月不知道要靡费多少银子?”她是懂得太后的脾气的,她老人家自己尽可上千上万的挥耗,却不愿意别人用五十一百,所以隆裕一开口就把靡费银子的话做题目,存心要激得她着恼。“最近她又嗾使皇上打发人去开了内库,取出无数极圆整的大珠来,替她做了一件珠披肩,差不多比老佛爷更讲究





了。”

置备这件珠披肩的动机倒的确不是光绪自己所发动，而是出于珍妃的请求的，隆裕并没有冤枉她。不过珍妃的意思也并不就是要靡费库银，她只是因为年纪很轻，免不掉喜欢打扮打扮。所以别出心裁的想用珍珠来串成一件披肩，作为夏天里的一种新装。打算过了夏便依旧拆散了还到内库里去。可是虽然这样，实际上也就可以说她已经破坏了宫里的习惯了。原来那时宫里头一般后妃以及宫外那些王公大人的内眷的服饰，无论质料方面，或是花式方面，都得遵从太后所定的法则。决不能象现在这样的可以随便发明变化的。否则就作为不敬，甚至斥为服妖。当时光绪接受珍妃的请求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到这一层，然而即使他曾经想到过，也没有什么理由好强迫他拒绝他爱人的请求。就是有，那么他做皇帝的也可以不一定要受它束缚的。

隆裕这一次委实很有置珍妃于死地的企图。在她没有上太后宫里去陈诉之前，她已经先把光绪的行踪探明白了，知道他正在兰香轩内跟几位大臣商议一件很重要的政事，最少总得有两三个钟头的耽搁。于是她决意凑这个空隙挑得太后动了肝火，马上把珍妃唤来搜出珠披肩，明正其罪地处置一番。她既然失了光绪的救护，还怕不弄得杀头完事吗？就是不杀头，至少也好撵她出去了。

不料其时，太后还不曾对珍妃发生怎样的恶感，又且并不偏爱隆裕，听了她的话，竟绝不动怒，反颠倒教训她说：

“我已经听许多人说过，你是一向和珍贵人不睦的，并且我还知道连那个月饼，也时常在妒忌着她的妹妹。对于月饼，她是不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但是对于你，因为你是一位皇后，我们不得不说几句话了：第一，你必须认清楚你自己的地位，你的地位是决不在你丈夫之下的，你们两个人是相并的一体，所以无论是谁，再也不能夺取你这个地位了。你瞧珍贵人时常和你

丈夫在一起,你便担心她会夺占你的地位,这种心思,可说全是白操的,我真想不到你会这样的糊涂?要如依着我们的话做,那真是最容易不过的。你只要心上根本不当她有这个人,至多你当她是皇上的一本书,或是一件用具,或是他骑的一匹脚力,那你自己就不会再生什么气了!最好你一面要不把她放在心上,一面还要学得厚待她一些,这样就决没有谁再敢议论你的小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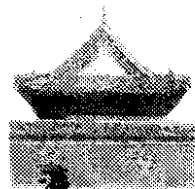
这番话虽然不算什么责骂,却也教训得隆裕很难受了。她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话可以回答,只好低下了头,把眼睛看着地上,一声也不发。同时两颊上倒也不免已飞过了两朵红云。老佛爷本来见她吃醋吃得太明显了,所以特地这样挫折她一次。此刻瞧她羞得已经很厉害了,当然不愿再过分,便自动把别的话岔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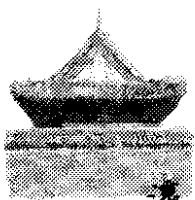
“皇上至今还不能生一位太子,这真是使我们非常焦虑的。而且连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太后故意这样装聋作哑地说。

隆裕脸上的那一重红云,不觉变得格外的红了。心里暗暗怀疑着,“会不会太后真的没有知道光绪在大婚以后始终不曾再召过自己吗?”

如若教第三者观察起来,那么任何人都要说隆裕这一次在太后面前挑珍妃的眼是完全失败的。然而当局者迷,隆裕自己却一些不觉得。她以为太后虽然也说了她几句,但这件事毕竟已给她道破了,她相信太后迟早总会有所举动的。以珍妃在宫里的地位的卑下,竟敢置备了比太后的衣饰还讲究的珠披肩,她老人家难道真能宽洪大量的不加追究吗?

在隆裕回去之后,隔不到五分钟工夫,太后果一向来忠于珍妃的太监,便忙着偷空溜到了光绪宫里去,从头至尾地把这件事说给了珍妃听,并且教她快些去请皇上回来排解。光绪手下的太监和她自己手下的太监,几乎全吓昏了。他们都估量太后是一定会立刻派人来搜查的,并且还相信珍妃这一次难免总要受一番严厉的处罚





了。可是珍妃自己却异样地镇定，她坚决着不许他们去惊扰光绪。在很快的一霎那之间，她已经知道怎样应付的方法了。马上她就把那一件珠披肩取出来，教几个最亲信的宫女帮着她一阵风似的拆散了。好在那内库上的钥匙，光绪都交在她手里掌着。她只需把前次给光绪打发去取珠的那个太监召来，便绝不费事的使这些珠子全部归还了原处，半些形迹也不留。

不料当天，明天，后天，……太后那边始终不曾有什么举动，倒使隆裕和珍妃同样的都觉得非常诧异：只是一个诧异得失望，一个诧异得安慰。

因为太后不曾再追究，所以珍妃也不愿再把这件没趣的事告诉光绪，省得他多动闲气。但是到后来光绪毕竟自己想到了这件珠披肩，他奇怪为什么不见珍妃再穿出来了？有一天，忍不住就向她追问，于是一切的经过全揭露了。光绪倒并不生气，只暗暗替珍妃忧虑。他承认自己未免太大意了。竟不曾想到隆裕的妒忌心会发展到这样可惊的程度？虽然自己尽可不怕她，但珍妃的处境倒实在有些危险了。于是他特地变换了口气，赔着小心，嘱咐他的爱人嗣后务必格外谨慎，千万不要再让人家抓到什么把柄，免得惹出意外的祸事来。尤其象她这样进宫不久的妃子，既无权，又无势，一旦惹出什么祸事，性命真和小百姓一样的不值钱，连他也未必能够救得了她。珍妃听了他的话，表面上并不曾有什么表示，只说她虽然没有权势，也不妨，但愿光绪能够始终爱她，旁的的事情她是毫不介意的。

然而话虽如此，她心上也不禁动起愁虑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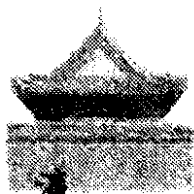
她觉得最紧要的是莫过于赶快设法下一些工夫，先使自己在宫里的地位稳固起来，抬高起来，那么就是隆裕再要和她作对，也可以不用害怕了。而且说来真是巧得很，她这时候所处的境地，正和太后当年初进宫的时期完全一样。所可怪的是那一天她老人家责备隆裕不该和珍妃吃醋的时节，她也把珍妃的地位看得很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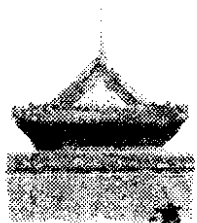
下,教隆裕只当她是一件家具或是一本书,仿佛她老人家已经把她自己从前所受到的许多同样的困苦全忘记了。

然而这中间确也是多少有些不同的。光绪选纳珍妃之前,除掉一个隆裕之外,就不曾再有别的女人;而咸丰当初是个出名的好色皇帝,比太后先进宫的妃子至少有三四个。此外,宫人中受他私幸的还有许多。所以待后来太后进了宫,他那样专心一意地宠爱她,算起来倒真比光绪还不容易。同时我们更可以联想到那个时候,跟太后吃醋的人也必然比珍妃还多。但这些情节,年代实在隔得太长远了,太后或许就为这样,所以也只当不记得了。

太后手下的太监,除掉把隆裕向太后告发珠披肩的事报告珍妃之外,当然也连带把太后对于光绪至今未有子息而发的感慨一起告诉了她。因此她觉得最稳固妥当的办法,就是赶快给光绪生一个儿子。并且她是知道得多么的清楚啊!太后的所以能够有现在这么一天,不完全是给咸丰生了一个儿子的缘故吗?于是她只朝朝夜夜的祝祷着,惟愿肚皮争气,早日怀孕。却不料这种事情,哪里能够随着人的意思做到呢?尽管光绪朝朝夜夜的和她在一起,绝不再幸别人,结果还是没用。看看一年已经很快的过去了,非但儿子没有生,真所谓连屁也不曾放过一个,这自然是很使她焦急的了。她觉得这件事和她自己的一生关系太重大了,万万不能听其自然。无论怎样,必须想一个方法才好。但她一个人却又转不出什么心思,没奈何只得降些身份,暗暗先跟几个她所最亲信的太监商量起来。

这些太监既做了她的心腹,当然也都希望她能够早些生一位太子,那么待她将来做了皇太后,他们就可以威风起来了。可是他们谁都不曾学过什么医道,怎能开得出什么种子秘方。但他们对于各种迷信的俗尚,却是最熟悉的。珍妃把这件事跟他们一商量之后,差不多每个人都立刻向她盛称正阳门外那座送子观音庙的灵异。这座庙在北平,倒的确有着很悠久的历史,也许自从有北京城,





就有这座庙了。庙里只供着一尊菩萨，就是所谓“送子观音”。看庙的全是尼姑，大概总有三四十名之多，真也可算得是一座大庙。

这些尼姑倒也着实有些小聪明，人家庙里供奉送子观音的也很多，但总不及她们那里来得出名。因为她们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布置的。不管它于事实是否有益，但多了这么一种花头，一般迷信心最深的娘娘太太们毕竟又要更相信几分了。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说来很有趣，就是许多泥制的小孩子，它们都齐齐整整地排列在菩萨面前的神桌上，约摸有四五十个（随时还可以添补上去）。其中有一半是女性，一半是男性，然而在实际上总是只有男性的受人欢迎。因为天下做妻子的人，谁愿意给丈夫专养小姑娘的？所以这庙里的泥制的女性小孩子尽有陈列上好几年没有人要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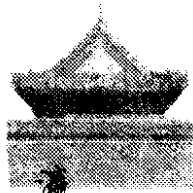
或许是看庙的尼姑们不愿使人家误认起见，不但把男的泥孩子和女泥孩子分着两边排开，而且还做着很显明的记号。她们替女的泥孩子们都穿上红红绿绿的半臂，还在头上涂了一堆黑发，这样人家一瞧就可以知道是女的男的了。泥孩子们是照例全身赤裸着的，只有很少的几个在腰里围着一条毛巾。头上都是光秃秃的不留半根毛发。但个个都肥头胖耳的塑得很可爱。作者当年也曾在那庙里见过，只是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些泥孩子是不是那庙里的尼姑自己塑的，还是打外面买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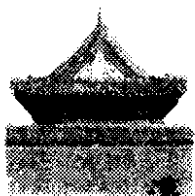
在二三十年前，这庙里的香火委实非常兴盛，一天到晚往往不断有人来烧香。而其中倒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女客。照理说便是这百分之一的男客也是不会有的。其所以偶然还有一两个男客前来上香的缘故，乃是替他们的妻子、姊妹，或是其他有关系的女人来做代表的。因为按照这庙里的习惯，虽然那想求菩萨保佑她早生贵子的女人，最好是应该亲自来的，但是万一她本人有病，或是有别的不得已的原因，实在不能亲来的话，那么她也可以委托别人替她代表的。她们相信佛门广大，观音娘娘绝对不会计较她们亲自来还是

差别人来,只要本人有诚心就好了。

珍妃是一个初进宫的贵妃,休说她的地位卑下,就是在行动方面也是非常的不自由,她决不能象隆裕一样可以随时请求太后放她出宫。光绪尽管十分宠爱她,却也不敢瞒着太后让她出去。除非的确有十分紧要的事情,由她亲自上太后那里去详详细细地禀告明白。得到了她的许可,那才走得成。若论她这件求子的事,假使她真的去和太后商量,太后倒也作准会放她出宫走一次的。可是她细加考虑之后,觉得自己还是不去的好。她一来恐怕隆裕和月饼两个人知道了一定又要大发醋心,难保她们不会想出什么刻毒的方法来施行破坏,就是她们没有什么方法好破坏,但是万一隔了许多日子,菩萨竟依旧不送儿子来,那可不是成了羊肉没有吃,先惹一身羊骚气吗?因此她决意委托一个人代表她去。在宫里头,她可以委托的人实在不多,无非几个心腹太监,又喜这几个太监都是职位不很低的,他们要出宫去溜一趟,真比皇上都容易。于是珍妃就从他们中间选了一个年龄最高,性格也最诚实可靠的人,教他悄悄地上那送子观音庙去代表自己祈祷一番。

这太监奉命之下,哪里还敢怠慢,当晚就和珍妃一般摒绝了荤食,先行斋戒起来。第二天清早,便更换了一身洁净的衣服,悄悄地走出宫去。宫门上少不得也有人在那里看守,但他们这些太监是素来进出惯了的,他只要随便捏造一个理由,就决不会有人拦阻他的。好在他手里又不携着什么东西,哪一个愿意无事生非地去留难他呢!(按照最初的习惯,太监们出入宫禁,每次都得受守门卫士的搜查,以防偷窃宝物,或是夹带什么书信。但后来日久愈生,这种手续就无形中取消了)不过今天这个太监的身上,倒真是有一件很特别的东西藏着的,而且是他绝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那就是一根两尺多长的黄头绳。这又是作什么用处呢?原来每一个上送子观音庙去求儿子的人,都得先准备这一根绳,到了庙里,上过香,磕过头





之后,就可以把这根绳拿出来,一面随着自己的意思选中一个泥孩子,然后把这绳在它头颈里拴住带回去,这套手续北京人叫做“捉娃娃”。据说这样一捉,那么不生儿子的就会生儿子了。所以这庙里的泥娃娃,一个月中真不知道要被人捉去多少。幸而这些捉泥娃娃的人,回去如若果然生了儿子,少不得总要大破慳囊地到庙里来还一次愿。因此两下合计起来,庙里的尼姑也不至白白地赔上许多泥娃娃的。

隔夜这太监既受了珍妃的重托(或许还受了她的重赏),今天当然要把这件事看得格外郑重一些。他先在街上买了一副上好香烛,然后直接取路往观音庙去。到了庙里,就得正式尽他做代表的责任了。他在菩萨面前拜垫上端端正正地跪着,一面捣蒜似的磕头,一面喃喃祝祷着:

“啊,菩萨啊!请听我的禀告吧!只因我们宫里的珍妃,就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珍贵人。她要祈求菩萨大发慈悲,保佑她早生一位太子,将来好接替万岁爷,安坐大清帝国龙廷。她今年是十七岁,虔诚信奉菩萨,从不曾做过什么恶事,今天她自己因为不能随便出宫,所以教小人代替她祝祷的。”

不管菩萨怎样答复,他总当菩萨是已经接受他的请求了。于是他就掏出那根黄头绳来,在男的许多泥娃娃里用心选定了一个。这里所谓选定,正不知他是用什么判断力去选定的。因为这些泥娃娃是完全从一个胎子里做出来的,正象一荚豌豆里的几颗豆一样,哪里有什么分别。当场无非瞎着眼睛,乱点了一个而已。有些人还说如其女太太们欢喜生一个双胞胎,那么只要她用一根头绳拴住两个泥娃娃就行了。假使要三个,就拴三个,要四个,就拴四个,这不是太容易了吗?

那太监当时也就很随便拴定了一个,这意思就是说这个泥娃娃不久便有投生为光绪的太子的希望了。接着他又回到拜垫上去,

向菩萨磕了几个头，低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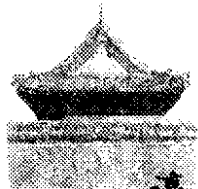
“神明的菩萨啊！请你别忘记了！这个孩子务必教他投生到光绪皇上的爱妃珍贵人的肚子里去。她就住在万岁爷的寝宫里，贴近着御花园。她是每晚和万岁爷在一起的。菩萨圣明，请记住，是珍贵人，不是隆裕皇后，也不是那个月饼，求菩萨千万不要让这孩子投错了！”

最后，这太监便把他捉住的那个泥娃娃小心翼翼地揣在自己胸前，匆匆赶回宫去，悄悄地授给珍妃，让她日间藏在怀里，晚间藏在枕边，希望有了这个泥的，不久就可以有一个活的了。



小朝袍





二一 醋海兴波

光阴象流水般的逝去，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都在一霎那之间越过了。然而大众所关心着的皇嗣问题，却还丝毫没有进展。那个从送子观音庙里取回来的泥娃娃，虽然还在珍妃身边藏着，无奈她自己的肚子却一些不起变化，总不能就把这个泥娃娃当作太子啊！这件事对于珍妃固然非常挂心，可是据后来许多人说，光绪自己却一些也不曾介意过。大概男人家在少壮时代，功利思想最盛，其次无非急于为自己寻求快乐，很少会忧虑到子息之有无的。尤其象光绪那样思想前进的人，他并且还知道将来随便怎样也不消担心没有人接替他做皇帝。即使他到老终无所出，这个问题也自有解决的途径。他怎么能忘记呢？当初同治归天之后，太后是怎样把自己选取进宫的，那些情形始终很清楚地浮映在他脑神经上，他想至多将来重演一次便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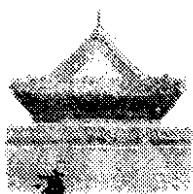
太后对于隆裕和瑾珍二妃的历久并无生育，自然也感到相当的失望。但在同时，她对于光绪处理一切朝政的方略，倒觉得很满意。因为光绪不但遇事都能审慎应付，而且处处不敢违背一毫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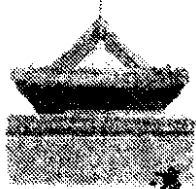
法,完全象太后自己坐在朝上一样。她老人家往日所捏着的一条心事,现在是完全放下来了。再加从光绪进宫的一年起,宫内外的大事,集中在她一人身上,已经也有十数年了,便是她赋性欢喜弄权,到此刻也难免不有些厌倦了。所以她决定凑国家安定的时节,退往颐和园去养息一番。

颐和园原是她特地盖起来预备作为暮年颐养之所的,离大内约摸有二三十里路。自从光绪成了亲,她在名义上把政权交给他之后,每逢春秋佳日,她老人家已曾一再上园里去盘桓过了。可是那几次她因为心事还没有完全放下,至多只留两三天,就要急不可待地赶回宫去,只象西方人士的消遣“星期尾”一样。如今可好了,她相信光绪已经不需要再监视,尽可让自己在园里好好地休息几时。她准备玩过一个春天,或者更长久一些,待过了夏天再回宫。

既然是长期的休养,少不得总要有一番特殊的调度,凡为她老人家日常起居所必需的东西,以及一般惯常服侍她的人,从李莲英起,一直到抬凉轿的小太监,都得一齐迁运到颐和园去。其繁琐正不亚于普通人家搬一次家。然而不管怎样繁琐,总是绝对不用劳累她老人家自己的。她只需象平常一样地安坐着,把她心里所想着的念头说出来,自然就有那无数的太监去替她奔走出力。如其还有她所不曾想到的,那么自有李莲英等一班亲信替她代为策划安排,到得临走的时候,只要她说一句话,銮舆就可以在五分钟之内歇在她寝宫的阶前了,一路上她的脚跟尽可安安稳稳地搁在轿板上,完全象坐在宫里一样,不消半个时辰,她的身子已经进了颐和园了。待她从銮舆里走进她所挑定的居处的时候,凡为她日常看惯的一切人和物,已尽在她左右了。

太后的主意一定,当然光绪和隆裕等一班人也立刻都知道了。这时候光绪虽不想摆脱太后的羁绊。但没有她老人家在宫里,他多少也可以自由一些。所以得到了这消息,心里很高兴。但那三位正





在暗斗极烈的后妃的心上,又有什么感想呢?谁都知道光绪总是无疑的要留在宫里的。可是她们三位又怎样呢?假使全留在光绪一起的话,那么一旦少了太后的约束,醋海风波是必然会闹得格外厉害的;假使只留一个在宫里伴光绪,那就当然非珍妃不可。这样不但要使隆裕和瑾妃对她格外切齿,并且太后心上也未必会惬意。因此宫中的人没有一个不在那里替她发愁。知道这一次她是必需有极好的手段才可以应付了。

凑着一次请早安的机会,隆裕突然跪在太后面前说道:

“听说老佛爷过几天就要上园子里去歇息了!这种天气住在园里虽然要比宫里好得多,可是孩子想老佛爷一个人毕竟太寂寞;而孩子们留在这里也实在闲得无事可做,自然应该随你老人家去服侍服侍。并且这样又可以免得两下牵挂。所以孩子想恳求老佛爷携带着同去。”

隆裕这么一说,顽蠢的月饼忽地也灵巧起来了。她知道这件事是可以从中捣乱一番的,便不待太后发话,急忙依照着隆裕的口气跪下去说道:

“孩子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皇太后,我们不希望别的,只愿随你老人家到园子里去服侍服侍。”

太后倒也不曾料到她们两个人会有这样的好心,不由沉吟着半晌不能决定。其时珍妃实在无从再挨延了,她听隆裕这么一说,心上就觉得万分为难起来。论她自己的本心,当然是只愿和光绪留在宫里的,可是当着太后的面,隆裕和瑾妃已经这么一做作,她怎能装聋作哑的毫无表示呢?但若一经附和之后,太后竟点点头准许她们三个一起随往颐和园去,那又不是要使光绪很懊恼吗?因此她心上委实觉得踌躇难决。及至瑾妃说完话站起来,她知道自己已经万万不能再缄默了,只得暂时不管光绪的喜怒,也跪下去向太后说道:

“老佛爷,服侍你老人家原是孩子们应尽的孝心,虽然已有一

班老公公和许多宫女在园子里可以差遣，但最能尽心的自然只有皇后和我们两个。”

照平常情形而论，在宫里头，不管怎样一件细小的事情，永远总是由太后一个人独做主张的，她老人家说东便是东，说西便是西，即使在事前也是不许别人有所建议的。所以这一次隆裕自动向她请求随往颐和园去，的确是一种破例的行动，为太后所绝对不料的。因为如若她喜教谁跟着她去，当然她自己会吩咐下来的。至于谁该留在宫里伴侍光绪，也得由她一人主张。隆裕和瑾珍二妃本来都没有置喙的余地的。幸而她们口口声声都以“服侍”为言。似乎总还含着几分好心，因此太后当时竟并不曾着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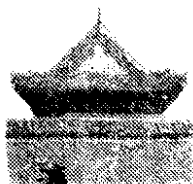
她低着头寻思了一会儿，好象她自己也觉得这件事是不很容易调处。半晌，她才很温和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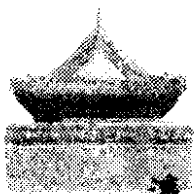
“很好，你们三个人的意思都是对的。不过要是让皇上一个人留在宫里，也未免太寂寞了。他现在每天要料理许多大事，回到宫里，少不得总要有个人伴他散散心，你们怎么可以全跟我走呢？”

隆裕听了这话，知道事情已有几分希望了。从太后的口气里，可以知道至少她是接受这原则的。不过她老人家主张要留一两个人在宫里伴光绪，但隆裕实在不甘心让珍妃留在宫里，因又急急启奏道：

“老佛爷的话自然也是对的。不过孩子想，万事总分一个先后，我们到底还是应该先服侍老佛爷；而且皇上正当盛年，一切事情自己都能料理，就是没有我们伴他也不妨。所以凭孩子们的心思，只有大家一起随老佛爷上园子里去，才是一个礼数上应有的办法。”

当她在陈说这一大篇意见的时候，总以为太后立刻会同意了。她的两条视线始终不曾离开过珍妃脸部，暗暗透着一种得意的神气，仿佛在那里说：“你瞧着吧，你想永远寸步不离伴着皇上，这一回偏教你们拆开几个月，看你能够跳破天吗？”珍妃虽然明知她有





着一片歹意,却因自己早就向太后说过愿意同去的话了,更犯不着再和她多嘴,便很乖巧地避过她的目光,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太后也渐渐看出隆裕的心来了,一方面固然不很赞成她这种做作,而从另一方面替她想想,却也可怜。但是真要依着她的话,把三个人一起带往颐和园去,让光绪独自留在宫里,守几个月的寡,又觉理上难行。这件事倒真教她老人家很为难了。她足足踌躇了一刻多钟工夫,还是毫无办法地说道:

“我看你们三个人都依旧留在宫里伴侍皇上吧!”她的意思是既不愿强迫光绪忍受孤凄的况味,也不独留珍妃在宫里,免得隆裕过于难堪,这样可使双方不趋极端。但隆裕偏还不肯善休,她听太后的语气很和软,似乎尽有再作商量的余地,便急切再跪下去说道:

“老佛爷,这一回总要求你老人家把我们一起带去吧,好在日子也不多,不久我们就可以回来的,而且老佛爷也难得有工夫上园子里去养息养息,怎能再不让孩子们随去服侍服侍呢?”

月饼也怕隆裕孤掌难鸣,忙着捣蒜似的磕下头去,象鹦鹉学舌一样的照隆裕的话重说了一遍,于是逼得珍妃也不能不依样画葫芦的做一做。

现在太后是有些着恼了,她觉得非有断然的表示,不能解决这无谓的纷争。便清清楚楚地说道:

“目前,暂留珍贵人在宫里伴侍皇上,你和瑾贵人可以先和我搬进颐和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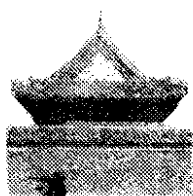
这一次她的语气是不同了,显然已含着极坚决的意味。无论怎样不知进退的人,也可以知道没有别的话好说了。那么是不是她因为恨隆裕的太不知好歹而故意给她一个难堪呢?这倒没有人能够说得定了!不过这时候隆裕心上是的确怨愤到了极点。如其不在太后面前,她就说不定会气愤得哭出来了。当时她却只能用全力遏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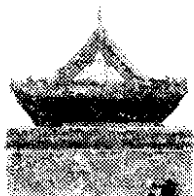
自己的情感,一些不敢在脸上现出来,倒是那个顽蠢的月饼不会装假,她居然当着太后和光绪的面,向珍妃连连瞪眼,好象恨不得要一口气把她吞下去的样子。

隆裕退下去以后,起初不免也很把珍妃诅咒不止,但后来再一想,自己毕竟是一位名正言顺的皇后娘娘,虽然跟着太后到了园里去,还是可以随时回到宫里来的。何况有许多祭典或朝觐等等,照例必须请她回去参加。那时候太后既不在宫里,她还怕不能尽量把珍妃羞辱一场吗?同时她又想只要凑他们猝不及防地回来走上一两次,必然可以找到什么把柄,少不得会把太后挑拨到着恼起来。她想报复的机会是已经摆在眼前了,何必再徒事怨恨呢?

一天太后终于带着大批人马上颐和园去了,宫里就成了光绪和珍妃两个人的世界,他们自己也不会想到会有这么舒服的日子过得到,欢乐的情绪,已经高涨到了顶点。而在事实上,这几个月也就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的结尾了,但他们自己怎样会想到呢?每天,他们毫无顾虑地度着狂热的愉快的生活,无论如何也料不到他们这种生活,只徒然为后人留下几许伤心的史料而已!

凑巧在那一个时期里,国家承平,朝廷政务清闲,光绪除了每天坐一次早朝之外,简直没有一些别的事情,真可说是天赐他尽情作乐的好机会,又且珍妃是仕宦人家出身,琴棋诗赋,全能对付得过。白天里她不是伴着光绪下棋,便是一同吟诗联句。到晚上饮过了几杯酒之后,光绪的兴趣格外浓了,他是最喜欢看月色的,往往要携着他爱人的素手,到御花园里闲步一回,他和她紧紧地偎傍着,有时候竟会在花阴下坐上一两个钟头,或者摒去了从人,躲在黑暗的地方喁喁情话;甚至到天晓尚未归寝;什么是做皇帝应有的尊严?怎样叫做皇家礼仪?光绪差不多完全忘记了。可是他对于已经移往颐和园去的太后,却还不能没有几分畏惧之心。凡属太后所欢喜的食品,以及远方进贡的珍宝之类,他总尽先打发太监们送





去。他是用着极细的心思,想博得他干娘的欢心。一面他还把朝廷上所有的一应大小事务,摘要记下来,每天一次或两次派专司奔走的太监送往颐和园去,使太后知道现在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政事要她老人家亲自操心。

不料这些太监的嘴舌,真是世界上最少需要休息的宝物,光绪原是派他们见太后去的,其任务也只限于投递书信,或是送东西,然而他们往往欢喜在园子里逗留一会儿,经不起隆裕和瑾妃两个人把他们召去悄悄地一问,他们便把光绪和珍妃在宫里怎样快活作乐的情形全说了前来,再加上隆裕未起身以前,故意留在宫里做她间谍的一班太监,不时也有密报送来,都说皇上和珍贵人怎样的高兴。惹得隆裕满腔醋火,已到了非发泄不可的地步,她的怨愤蒙罩了她的良心,决计不问合理不合理,只尽着自己的力量,务必把珍妃中伤一下。

她所得到的第一个机会,就是从光绪时常宣召京城里一班有名的戏子,进宫去演唱这件事上来的。论到这件事的本身,实在并不曾违犯什么规律,也不是破天荒的创举,因为太后自己就常常这样做的。虽然宫里也有一班太监能够唱戏,而且还会搬演太后亲自所编的剧本,但有时候太后看看也觉得厌腻了,便不免就要打发人出来把外面的戏子召进去演唱。所以光绪的这样做,实际上只是学了太后老样而已。

宫里头是本来有着一座戏台的,后来因为太后最欢喜听戏,便又别出心裁地造了一座很讲究的新戏台。看戏的人除掉太后皇上以及隆裕珍妃等人之外,多数便是那班太监了(逢到大节日,也偶然特许外廷官员进宫听戏)。不过这些人的听戏,却也辛苦得很。除掉太后一个人可以巍然高坐之外,只有光绪,还难得也有坐坐的机会,其余的人都是只能站而不能坐。如其站得腿酸了,便把大小便做推托,抽空出去休息一会儿再来。但逢到太后不在,只有光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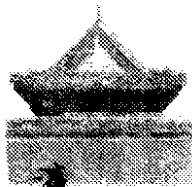
一个人的时候,隆裕和瑾珍二妃就可以坐下来了,他们都是坐在戏台对面的一座大殿上的,隔开了一片庭院,从窗口里欣赏着那些角色的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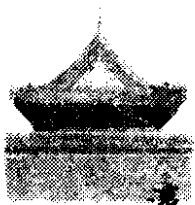
演戏之前,还有一个规矩,就是每一个上台去唱戏的戏子,一进来都先上殿去对太后或皇上磕头,待到他唱完戏出去的时候,又得恭恭敬敬地走上来再磕一次头,假使他唱得好,受了太后或皇上的额外赏赐,那就得另外多磕一次。然而他们都没有开口说话的余地,除非太后或皇上有什么话问他们。

光绪爱好戏剧的程度倒也不亚于太后,而在那些外来的戏子中间,他又特别欣赏一个唱旦的角色。这人不但扮相非常美丽,而演技也的确大有可观。他的嗓子很充实,唱起来始终十分动听。而表情的细腻逼真,更远非别人所能比拟。在那个时候,他的声名真和现在的梅兰芳一样。自从太后上颐和园去之后,支配戏目的权便完全操到光绪手里,于是他每次总要把这个人召进来,往往还教他表演两出或三出。这些情形,自然免不掉都要给太后的心腹太监报告颐和园内去;而隆裕和月饼的间谍,同时也不免另有密报递去。这对于太后尚还不生大影响,可是隆裕和瑾妃是哪里肯错过这种机会呢?她们觉得这一次珍妃一定该倒霉了。

强烈的醋味麻木了隆裕整个的心灵,她一得到这种密报,也不耐烦再去详加体察,便立刻下了一个武断,以为这必然珍妃看中了那个年轻的漂亮戏子了。倘不是她在暗中怂恿,光绪怎会不断地把那个戏子召进宫去呢?隆裕的发生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委实太把珍妃看得低贱了。因为在当初时候,阶级制度划分得非常清楚,戏子是被公认为最微末不足道的一种人物,就是极起码的仕宦人家,不论男女,也都耻与戏子为伍,何况珍妃出身是将军之女,现在又贵为妃子,无论她怎样淫荡,也何至垂青到一个戏子呢?

但隆裕却不顾理性的武断,她满心以为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当时竟不惜含血喷人的在园子里散布出一种谣言来，极肯定地说珍妃是存心要和那个年轻漂亮的戏子苟合，甚至公然掩在皇上背后和他眉目传情（这倒是真有可能的，因为每逢听戏的时候，珍妃的座位照例总是安在光绪的背后。如若她真想和什么人做眉眼，光绪永远也不会知道）。隆裕造这种谣言的目的，实在是只要引起太后一个人疑心。那么她为什么不直接向太后说呢？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她是一向知道太后的性格的，自己直接去说，她老人家一定会料到这是她的酸性作用，哪里再会相信。所以必须先从远处传播开去，再让别人密告太后，这样太后就不由不相信了。她希望总要把这种有毒性的空气散布得极浓厚，使珍妃深深地沉陷在中间，任凭光绪怎样回护也援救不得，然后她自己才能称心了。有一天，她知道宫里头又在那里唱戏了，便极不费力地捏造了一个理由，匆匆从园子里赶回宫去，她把时间算得很准，待她进宫，正巧戏快要上场了。光绪虽然心里并不欢迎她，但为名分所限，怎能不邀她一同去听戏呢？于是她就和光绪并肩坐着，让珍妃依旧坐在他们的背后。

隆裕勉强遏住了一腔恨不得马上就发作的醋火，只装很安闲地坐着，尽管往台上注视。她知道直接用言语来发挥，也不是一个最巧妙的办法，最好还是用暗示，不用言语。论到眉梢眼角都会代表说话，真只有东方人最在行了。隆裕当然也是一个健者，她凑着光绪正和自己讲论一件事情的时候，突然咽住了要说的话不说，反抬起头去看那个才出台的年轻而漂亮的戏子，这已经很使光绪莫名其妙了。不料她接着又把她的视线很紧凑地旋到后面去，一连在珍妃脸上转了几个圈子，而且嘴角上还透着一种会心的微笑。于是光绪越发惊愕了，她心里所说而不敢出口的一串话，差不多完全表显出来。便是光绪也已理会到了六七分。

最后，她公然又别过脸来，再在光绪的脸上凝视了一二分钟。现在光绪是不能更容忍了，因就正颜厉色地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奇形怪状地看着我们啊？”

“为了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我心里正在想一件事情，好象我记得或是听人家说，那个戏子几乎是三天两日会进宫来的，而他的相貌又是多么好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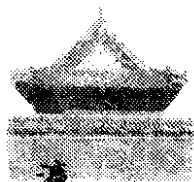
“是我欢喜他。因为他是一个唱做俱优的好角色，所以常召他进来演戏，何必又要你这样关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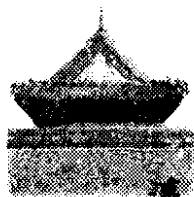
“本来是不用我关心的，不过我总算也是一个懂得些事务的人，至少还没有忘记那些老年人的教训，谁都知道‘娼妓优伶’是和‘医卜星相’一流人同样的可怕的。普通人尚且避之惟恐不及，何况万岁爷。再说目下万岁爷身边，还带着这么一位又年轻美貌的珍贵人，我们怎能不替你多少操一些心事呢？”

这几句话说得何等冠冕堂皇啊！即使是惯常侍候在光绪左右的那几个太监，也险些以为她这一番推测确是很有可能了。然而光绪是彻底了解她的心事的，一股怒火已从心头上涌起来了。珍妃的颜色先是变得非常苍白，后来又涨得象血一样的红。这种情形原是每一个被冤枉的人所常有的。但不知道底细的人的眼睛里看来，其不目为“嫌疑重大”也几稀？于是隆裕完全满足了，她觉得第一次只要布上这一层疑云已经足够了。同时她也深恐光绪板了脸，和她吵闹得无从收场，便落得得趣抽身。当下她就随便捏一个谎，急急地站起身走了。

不料她这一番做作，非但没有把光绪吓倒，而且更增加了他自由支配一切的心。他认为这是他所应享的快乐，自然应该继续享受。至于珍妃的是否贞静，那是他可以永远绝不予疑地信任她的。便是她的敌人——隆裕——的权力和伎俩，他自信也能很清楚地估量得见的。

皇上对于那个年轻的戏子，反比先前召唤得更勤紧了。没有隆裕这一番发作之前，平均还只五六天宣召一次，现在他几乎每天要





宣召他了。珍妃是竭力地谏阻着,因为她知道如若再不设法缓和隆裕和月饼两个人的怨恨,她自己的一生,便难免要断送在她们手里了。无奈光绪的性格也是非常的固执。他虽然宠爱珍妃,但他认为彼此既是胸怀坦白,岂可因为隆裕的无理取闹而就表示屈服。在他心里想,一屈服,反而等于自己承认有这件事了,所以他抵死不肯听从珍妃的话。

有一天,这个年轻的戏子露演一出新戏。他在台上所穿的那一套女人衣服,光绪看了很不中意,唱完了戏,他就嘱咐宫里的成衣匠,量着那戏子的身体,用宫里的衣料,替他另外做一件。光绪的意思,无非希望角色的服装能够和剧情吻合而已。就是论价值,也很普通的一件绸衣服,所费无几,更算不得是破例的事。而且这件衣服又是新制的,根本和宫里的任何一个人毫无关碍。即使竟算是有什么关碍的话,那么光绪是当今的万岁爷,他本来有权可以把任何一项物品,赏给他所欢喜的任何一个人的。再说太后自己也许赏赐得更比光绪宽滥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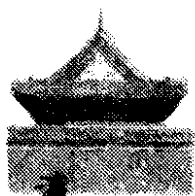
不到几天,衣服早做就了,光绪便马上派人去送给那个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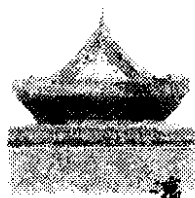
这件事少不得又在极短的时期内,传到了隆裕的耳朵里。分明很清楚地告诉她:光绪绝对不曾把她的话放在心上。假使她是明理的话,她就该觉悟自己那一番恶意的猜度,确非真正的事实了。无奈她这时候自谓已成骑虎之势,万万不能中途收场,便决意继续进攻。她知道光绪是一定说不动的,而事实上也不一定要说动他,反正只要挑拨太后生了气,自己的怨恨就可以报复了。

她拼着光绪不睬她,依旧不时一个人回到宫里去。也不等光绪邀请,但逢唱戏,她就自动随着光绪出席。任凭光绪怎样不高兴,总没本事敢公然驱逐她。而珍妃也为宫中的礼节所拘,又且碍着光绪的情分,不能不忍气吞声地陪坐在背后。其实她哪里还有什么心思看戏呢?

有一天,也是珍妃的厄运来了。正当隆裕也在宫里的时候,那个年轻漂亮的戏子,又扮出上次光绪不满于他服装的那一出戏来了。这次他当然就把光绪赐给他的一件衣服穿着上场,隆裕原是特别留神他的,一瞧见这件衣服便觉得带些宫式,她心里就怀疑这是光绪送的那一件了。虽然戏台和他们所坐的廊下隔得并不十分近,但隆裕毕竟年纪轻,眼力尖,仔细端详了一会儿,便从衣料的颜色和花纹上,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她忽然又想到前几天看见珍妃穿的一件衣服,好象也是这么一种花式,便立刻回头去一望,不幸珍妃这一天偏又穿着那件衣服,隆裕便立刻断定这两件衣服是从一段料子上剪下来的了。但这次她并不就发作,她觉得在这里发作,未免大题小用,至多只能给珍妃受一些面子上的羞辱,于自己毫无实益,这种好资料,岂能象这样轻轻糟蹋掉呢?她是要把这回事当一柄短剑去刺透珍妃的心的。

她回到颐和园之后,便开始散布一种新的谣言了。这一次的谣言,又比上次不同,上次的谣言还可以说是她因为内心上有了猜疑而武断为事实。但这一次,她心里有什么怀疑呢?尽管两件衣服颜色、花样,甚至格式都相同,也没有什么可异。因为那件衣服原是光绪嘱咐宫里的成衣匠用宫里的衣料做成的,当然可以和珍妃穿的一样。这一点,隆裕自必明白。她无非急于报复,便不惜张冠李戴的强为牵附。所以这次的谣言,完全是她存心杜造的。并且造得非常险恶,非常刻毒,她教导手下的人往各处去说:珍贵人现在更不顾廉耻了,一心私恋着那个年轻的戏子,竟敢把她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悄悄地派人去送给他。这一套话在珍妃已经受不住了。然而隆裕还嫌不够,恰好那个月饼是久已忘掉了姊妹之情的,只要隆裕想出主意,她就愿意帮助着做。于是除了衣服的一件公案之外,园子里又盛传着珍妃曾经几次私下把御膳中的珍馐,打发心腹人去送给那个戏子受用的传说。





实际上,不但我们后来的人都不相信这些谣言,便是当初在隆裕瑾妃两人周围的一班侍从,也未尝认为这是可靠的事实。可是有些人因为趋奉皇后娘娘,知道她深恨珍妃,便也乘风放火的把这件事随时放在嘴角上议论着。其余的人听大家说得很起劲,以为是有兴趣的事,也就学着说起来了。说到结果,自然无可避免地传到了太后的耳朵里去。

现在隆裕和月饼是已经得到极充分的把握了。她们认为要报仇,要打倒珍妃,这条路真是最便捷不过的,只有循着它走上去,便把稳可以使她失掉光绪的欢心,甚至断送一生。因此她们越发不遗余力地想再收拾一些新资料,以为继续进攻的武器。偏逢光绪的性格一直是异样的托大,他简直满心以为自己垂青于那个年轻的戏子的事,是绝对拉不到珍妃身上去的。他想隆裕即使要在太后面前挑拨,然而她又提不出何种证据,太后哪里就会相信她呢?不料他的直心,终于害了珍妃。不久以后,他又在无意间给隆裕造成了一种新的资料。在那个时候,无论在皇宫以内或皇宫以外,几乎没一处不全给浓厚的旧思想笼罩着,虽然摄影术已经开始传到了中国,但人们轻易是不会拍什么照片的。就是拍了照片,也决不愿意放大了高挂着。因为大家都觉得拍照是很倒运的事。有的人还说多拍了照是要伤精神的。尤其是那种画像,更目为不利,仿佛只有死人才用得到照相,用得到画像。所以假使在一个人生前替他拍照,或是画像,其意义便等于说这个人必将不久人世了。

可是光绪倒很欢喜这两种东西,特别是拍照。他的思想,原是极前进的,何况所读的书又多,他对于旧的一切,可以说早就厌弃了。别人把照相和画像当作不吉利的东西,他差不多天天在那里冷笑。

为了他欢喜照相,为了他又欢喜那个年轻漂亮的戏子,不觉就想到这个戏子,照例一定总有许多相照着吧?他们为吸引看客起

见,每一个稍有名气的角儿,总有几种戏照,陈列在各照相馆的门前。光绪虽然自己没有出去亲眼赏鉴过,他手下的太监,早在无意中告诉他了。有一天,那个年轻的戏子唱完戏,走来向他告别的时候,光绪便很高兴地问他:

“你自己总照着不少照片吧?”

“是的,万岁爷,照得真多咧!如若万岁爷肯让奴才孝敬一次的话,回头一定就把全部送进来,请万岁爷随便挑几张留着吧!”

“那么,快给我们送进来吧!”他点着头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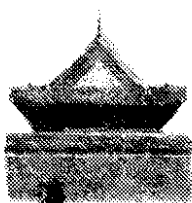
于是那年轻的戏子,便得意非常的去了。隔不到半天工夫,他就亲自捧着大批相片走进宫来,托一个相熟的太监呈给光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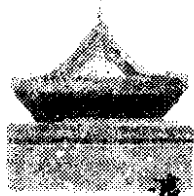
这样,隆裕所留下的一班间谍自然又立刻知道了。他们是最明白隆裕的心事的,知道她正在等候新的机会,而这些照片的事,不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上回光绪赏衣服给那个戏子的事,也是他们加油加酱地煽动起来的。这回眼见那戏子送了光绪许多照片,但并不是送给珍妃。照例他们原不该做什么手脚的。可是他们一心只想讨好隆裕,哪里顾得什么天理良心?其中有一个太监竟不惜想出一个最卑鄙的方法,以图邀功。可恨这件事后来竟没有揭穿,否则他真是杀了头还要充军咧!

他留心候到一个光绪和珍妃都不在宫里的机会,竟大着胆悄悄地掩进去,从光绪所收藏的许多照片里,偷取了一张,然后怀出去献给隆裕。一面还丧心病狂地说:

“请瞧这个。皇后娘娘,这是奴才处处留神,才能用着许多心思打珍贵人的私房里拿到的。这就是那个年轻的戏子的相片啊!”

隆裕正在那里为着好几天没有新的机会而焦急,听到这个报告,且加附有极确切的证据,哪得不喜出望外呢?她想这一回的事和上次不同,必须彰明显著地张揭出来,使光绪无从再代珍妃辩护。同时也好教宫中的人,都知道她并不是专门无中生有的,给地





位远不如她的妃子吃醋。她原想把照片向太后告发,让她直接向光绪说话。可是再一想又觉不妥,她料到光绪在太后面前是很有相当信用的,怎经得起他竭力一分辩,太后哪里还会认真发作呢?因此她决意仍从当面予珍妃以难堪的一法着手。这天的午后,她就藏好了那张照片,坐轿回宫。其时珍妃和光绪两个人正同在书房里面坐着闲谈。隆裕一进去,当然未便开口就说气话,待到略略寒暄了一阵之后,她才从衣袋里掏出了这一件所谓赃证来。并且说这类照片何以会流进宫禁,未免很觉突兀,不知是谁在那里收藏,似乎应该查究一下;不然就难保以后不再闹出更不堪的丑事。

“你要查究吗?”光绪立刻睁大了眼睛,变声厉色地说道:“你要问是谁收藏的吗?那可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假使你不信的话;马上叫王商再去拿几十张给你瞧。”

“万岁爷何必又要揽到自己身上去呢?”隆裕始终认定他还偏护珍妃。

“那么你说是谁呢?”光绪气得几乎脸也白了。

“我怎么知道呢?”隆裕还是冷笑着。

这时候可把珍妃难住了。她虽然明知隆裕暗中实在是指着自己,但她既不直说,自己怎么就好认上去呢?一认之后,非但不足以辩白事实(因为她是久已和光绪住在一起了,照片在光绪宫里,不是等于在她宫里一样吗),而早还会使本来不知道这件事的人,错认她真是心虚了。于是她只能勉强忍耐着不出声。哪知隆裕的心里又不同;她瞧珍妃默然无语,便越发认定这是她心虚胆怯的表显。便又进一步的讥讽道:

“也许皇上还不知道吗?这个戏子在京城里的名誉可真不好听得很咧!”

光绪要不是从小就磨练到一种很深的忍耐功夫的话,这时候真会跳起来把隆裕捆上几下的。他分明知道她这一句话里含有极

刻毒的意味,最好完全不睬她;但既已听见了,虽不便捫她,总不能一点表示也没有。当下便瞪着眼喝道:

“只要他到宫里来懂得守法就是了!他在外面随便怎样闹也关不到我们,更没有你的事!”

“不过皇上要小心,你身边还带着一位很美丽的贵人咧!”隆裕大着胆,再在火山口上放了一把火,并且也象上次一样不等光绪发作她就走了。光绪的呼叱声、击桌声,珍妃的哭泣声,在她背后闹成一片,她只当完全不听得,尽自急忙忙地赶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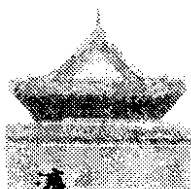
隆裕去后,光绪不免先要把珍妃抚慰一番,告诉她隆裕这种无理取闹,宫里的人是无有不知道的,劝她千万不要介意。然而珍妃心上已经悲痛到了极点,她觉得这种羞辱和寻常言语之间抢白几句是绝不同的。即使有光绪安慰她,也不能使她涣然冰释。最后,她似乎极度灰心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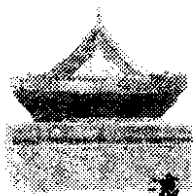
“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怎样辩白才好?就是辩白出来还有什么用呢?虽然你一个人是明了的,知道所有的话全是别人打的谎语,无奈这里可不止你一个人啊!纵然住在宫里的人都能够明了,而颐和园里的人是一定只会听信皇后一个人的话的,教我怎能前去解释?尤其是那位老佛爷,何况我们在这里至今还不曾有什么地位,不幸遭到了这种冤枉,实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她所说的一条路,光绪是很清楚的,知道她指的就是自杀。心里不觉一阵酸痛。但听她所说的话又非常合理,连自己也不敢说太后必不致为隆裕的谰言所惑,因此他尤觉不胜凄楚了。

“我请求你,万岁爷!”珍妃接着又婉转哀啼地说道:“请你立刻下一道旨意,把我这苦命的人贬进了冷宫去吧!”

后妃被贬入冷宫,这原是历朝常有的事。皇帝如若发现他的皇后,或是任何一位贵妃,有较大的失德时候,他就可以把她迁移到一所和别的宫院完全隔离的小屋子里去,使她一个人居住在那里,





既不准走出来,也不准别人看她;便是日常供给的茶饭,也非常粗粝,几乎比太监或宫女所吃的还不如,这就是所谓贬入冷宫。凡受到这种待遇的后妃,固然也有不久被释放的,但多数总是幽禁终身,直到死才可以脱离这变相的牢狱。所以有不少志高气傲的,往往就在里面实行自杀,免得受长时间被幽囚的痛苦。光绪是知道珍妃的个性的,他相信假如真把她贬进冷宫去的话,不到两三天工夫,就一定可以发现她已经悬梁自缢或吞金毕命了。

当时光绪也弄得非常窘苦了。他只能先自断然拒绝了珍妃的请求,然后慢慢地劝她。逢到自己出去上早朝或是跟大臣们商议政务的时候,他还要再三叮嘱手下一班亲信的太监,小心看住珍妃别让她偷空送掉了性命。

如今再说隆裕从宫内还到颐和园去之后,心上感觉再畅快没有了。她的神经已经完全昏迷,随便怎样也想不到越是把珍妃诬陷掉,自己便越是不能得到光绪的欢心;反而以为惟有这样,损人不利己地干一下,过去的怨愤才能发泄得尽,而未来的快乐或许有一些指望了。因此她又再度买嘱她和瑾妃的手下人,在满园里传播关于那张照片的谣言。当然,他们中间,是决没有一个人敢去直接报告太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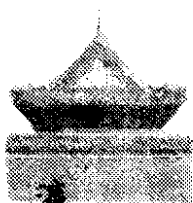
但隔了不到一天半日的工夫,这件事已经很详细地传到了李莲英的耳朵里,他是最有资格和太后说话的人,同时也就是太后最信任的心腹,那些人所不敢说的话,他是可以一概不用忌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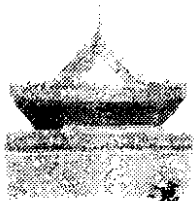
他和光绪之间的一番宿恨,虽至天荒地老,他也不会轻轻忘掉。现在碰到这个机会,尽管犯罪的并不是光绪本身,但将来太后归咎起来,他总也逃不了纵容和失察的罪名。就是太后不责备他,可是去掉了一个他所心爱的珍妃,那种精神上的痛苦,一定已够他受用。那么自己的目标,也多少可以达到一些了。

二二 隐患的滋长

照着隆裕所散布的那些谣言的性质来论，珍妃是实在极容易受祸的。何况暗中还有一个李莲英在太后跟前帮着捣鬼。照理说，她真有在很短的时期内遭废黜或处死的危险。可是这一种不幸的事变，后来竟出乎隆裕、光绪、珍妃、月饼，……每一个人的意料之外的，自动延搁了下去。所以延搁的原因，既不是太后不肯听信李莲英所转告她的那些消息，也不是光绪曾在太后面前给珍妃辩白过，而是纯粹为了国家的政务上，突然起了重大的变化的缘故。国事一忙碌，光绪既无暇再去宣召那个年轻漂亮的戏子进宫演戏，同时老佛爷的心思也不得不集中在指导光绪应付朝政的一点上。因此就把珍妃个人的事暂且丢开了。

隐患的起初，真是微末得象一颗芥子一样的小得不值重视。最先河南省的某处，有一个饱读诗书的老学究，他本人的性格是一向很安分，既无野心，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本领。日常无非教几个小学生子混口太平饭吃而已。后来不知道是受了某种事实的刺激，还是受了什么邪说的煽惑，竟使他亲手推动了一个肇祸的动念，以致





陷中国于干戈扰攘、朝野不安的大混乱中，并且延绵到二三十年之久，几乎没有方法可以收拾。

因为在当初，中国的一般民智还依旧很闭塞。但各国的传教士，却已仗着优势的兵力的保护，挂起了十字架，不惜冒险深入地达到了中国的内地。这些基督信徒的外貌既个个都是碧眼黄发的生得很特别，而他们的言语又是那么咕咕咯咯的教人难懂，这已是很够引起误会了的。偏是他们为求尽量推广耶稣基督的教义起见，竭力想拉拢中国人入教。对于先入教的人，故意给他们种种便利。比如犯了法，就替他们到官府那儿去讲情，购买田地的时候，也准许他们假借名职，减低价值，诸如此类的情形很多。于是就惹得一班稍有骨气和质地顽固的人，把“教会”两个字，越发恨之切骨，到处都称它为“鬼子教”。再加中国人的思想，无论“儒释道”三教的哪一教，都主张敬重祖宗，信奉鬼神，而耶稣的教义，恰好又绝对和这两点抵触，因此大众的感觉上更不胜其猜忌了。

其实那时候真正为着信服耶稣基督而入教的人，真是绝无仅有。那些公然加入的人，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有钱而无势的人，向来在地方上住得不很安稳，往往无端被人敲诈，他们为着想借外国人做护符，便全家人一股脑儿地入了教。究其实际，他们在家里何尝做什么祈祷，也许还时常磕头点香咧！第二类人在表面上可以说完全是基督教的信徒，他们开口救主，闭口天父，吃饭睡觉，从来不忘记祷告，时常还受着他们的外国上司的命令，到各处穷乡僻壤去宣讲教义，创立什么“浸会堂”、“信道堂”，无论从行动上或言论方面，看他们都不失为真正的教徒。但究其实际，他们又何尝是为着信奉基督而入教呢？他们所以这样做的惟一的原因，就为着要解决他们的生活而已！所以在社会上，大家也不称入教，只称“吃”教。

由上述的观察，我们就可以知道其时那些吃教的人，目标几乎

无一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害。于是就难免不和教外的人发生摩擦了。摩擦既多,感情当然愈弄愈坏。到光绪在位十几年的时候,各处反对教会的暗潮,可说已经高涨到无可遏止的地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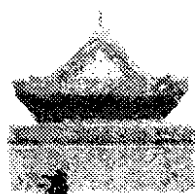
不幸政府和教会当局,对于这种暗潮都视同不见不闻一样,谁也不急着想法子消灭它。结果就惹出那个老学究来丢下一把火种,造成清季最大的祸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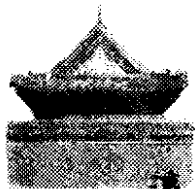
以前教徒和非教徒的冲突,多数还是暗而不显的,经这位老先生做了几首歌词之类,公开向教会攻击以后,人民的情绪便格外紧张了。其中难免就有不良分子出来操纵,竟想碰到教徒就捉来开刀,也不管那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样一番滥杀之下,自然丧了许多外国传教士,又且各国侨民都有,消息陆续传出去,事情就越闹越多,全中国各处几乎没有不发生交涉的案件的。各国的公使天天在京里提出抗议,不是说要采取报复手段,便是说要惩凶赔款。闹得光绪愁眉不展,一无方法应付。因为从过去的沉痛的经验上得的教训,知道这些友邦都不是容易打发的,每发生一次交涉,中国的地图上就得裁去很大的一块,除此确也别无办法可以解决。

后来事情闹得一天大似一天,——光绪便暗暗担心着恐怕不是赔款割地可以了事的了。他怀疑各国真要演出开仗的一幕好戏来,连翁同和的心里也是这样忧惧着。

故事的叙述,到这里又不得不暂时停顿一下,让作者可以抽空补叙一件重要的关节。

中国自从被强逼着开放了海禁,虽然还有多数的人对于西洋的学术依旧抱着歧视和轻蔑的心理,可是明眼的人毕竟也不是完全没有,所以当咸丰和同治的时代里,已经有那一部分人在用心研究外国的语言文字了。其后政府方面,也渐渐感到西洋学术是确乎有着它的特长的,便在一般世家子弟中,酌量挑出若干名来,陆续遣派他们到外国去读书。在那时倒不象如今一样的只以学位为重,





他们出去都是存着一个非学到自己感觉满足决不轻易言旋的志愿。政府也替他们订下一定的年期,绝对不许去了一年半载就溜回来的。所以这些人中间,倒真有几个是造诣很深的。尤其象严几道、梁登瀛、唐绍仪等,差不多连外国人也称许他们。

可是说也奇怪,政府虽然花了那许多钱,把一批批的青年,送到各国去研究他们的学术,而在各人回国之后,却又一些不肯重用他们,通常总是派他们在各衙门里当一名翻译的任务,好象国家所希望于这班留学生的就是“传话”而已。这在他们自己方面,当然心上也觉得很不痛快。再加在外国住过几年,眼看人家的物质文明,都进步得那样的迅速,而中国上下,却还在孜孜于腐朽的诗书。便不免时常要在暗里讥笑那些旧式的文人学士之流;偏是这些旧式的文人学士之流的见解更偏僻固执:他们平素总是说中国的文化所以能够积累到现在这样幽深宏远的地步,是完全仗着他们一支笔,一锭墨的功用,不象西洋各国的立国的基础,是多数建立在刀剑之上的。他们自称是王道,说人家是霸道。政府派学生出洋的事,在他们看来,已荒谬到极点了。待到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他们心目中,真以为是人变了鬼怪回来,心里说不出的厌恶,说他们迟早一定要谋反了。因此随时随地的攻击他们,公然指责他们,蓄意要把中国出卖给西洋人。

双方既已存着这种互相不满的敌意,纠纷就连续发生了。在他们本身,原也没有什么实力,都搅不起什么事来。不过当时的一般封疆大吏,有些自己是文人学士出身,有些出身虽低,却也欢喜附庸风雅,多少要跟那些文人学士来来往往,于是这些人便竭力搬弄是非,利用权力去和留学生们为难,甚至把他们无缘无故地拘禁起来。当然,他们在事先都并不曾向朝廷奏准过,往往只于事后补一个折子,推说事机紧迫,不及奏请,只得权且先办了再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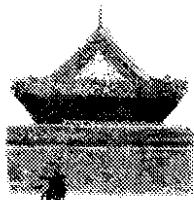
其实还亏太后对于这些新派人物,尚未发生恶感,并且她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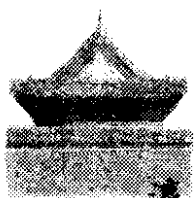
道外面那些老人心里容不得人物。所以每逢他们补递折子上来，她总微微一笑，随后就教军机处下上谕，命令他们释放，倒从不曾听信了那些老头子的话，把这般留学生亏待过。然而话虽如此，她老人家毕竟也是上年纪的人，思想难免不偏于旧的方面，所以要希望她起用从外国回来的新人物，也就绝对不可能的了。

但光绪的见解是和她不同的。他一向原欢喜看看各种关于记述西洋情形的书籍，一面又有那个眼光远大，虽读诗书而不为诗书所误的翁同和师傅，不时替他开陈一些西洋各国所以富强的缘由。因此使他发生了极高的钦羡心，极愿意仿效一下。凡有回国的留学生在别处不能得志的，他都悄悄地把他们留在京城里，作为他自己的一班不出面的顾问，他希望采取他们的意见，寻求一条正当的途径来遏制那些野心国家的侵略。

所以待到河南那边迭次杀害外国教士的事件发生之后，光绪便把朝廷上的几个掌实权的大臣召到后殿里去和他私下所招致的那些青年顾问举行了一次极秘密的联席会议。他们一直讨论了三个钟头。这一次，翁同和当然也出席，其次就是李鸿章，——一个后来成为世界闻名的外交家的杰出人才。他虽不是从外国回来的留学生，但他的识见是完全和当初一般旧人物不同。他有着远大的目光，在会议席上，他第一个很有力地唤起光绪的注意，使他知道那时的中国简直一些没有防御侵略的准备，即使和世界上一个最弱小的国家交战，也是必然要失败的。

“想必皇上对于过去的事情总还记忆得很清楚吧？自从和外国人通商之后，每次发生争执，不管开不开仗，结果总是割地赔款。这也不能单怪外国人太凶，或是独责外省各疆吏的无用，我们应该承认的确是我们的实力不及人家。再就现在这世界来说，弱肉强食，已经是天下通行的老规矩了，我们不想保全自己的国家便罢，要想保全的话，可决不是空口白舌所能办到的！惟一的办法，只有竭力





赶上去,至少赶到和他们相等的地位。照微臣的愚见,所谓圣贤之书,孔孟之道,固然也不可偏废,但专想依赖它们是毕竟不够的了!目前只有赶快训练起海陆军来;尤其急要的是海军。最好立刻指定一笔专款,着手创办起来。船是可以向西洋各国买的。至于驾驶和使用的人,却尽可派我们自己的百姓去学习。”

在那个时候的兵,论数量虽然很多,但其中真够得上称兵的可真寥寥无几,满洲的兵当未进关之先,作战力是委实相当雄厚的。但这之后,他们原有的那种剽悍善战的特长,就慢慢地消失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还保持着少许的威风。他们不论在京城里,或是外省,谁都没有负着丝毫比较重要的责任,大不了把他们派在几位王公大臣的府门上防守防守,使那些行窃的小贼,不敢再闯进去。或许他们中间也有很勇敢出色的战士,然而要谈到现代的战术和火器的使用法,那就一个人也不会懂得的。李鸿章在这些地方,平时看得很透彻,所以急于想整顿一下,甚至他还想请几个外国人到中国来做教官。

光绪听了李鸿章的一番陈说,觉得十分有理,因此他的主意就决定了。而这位年青的皇上,是也有他的特长的,每次打定主意之后,他决不再迟疑,一定就要立刻付之实行,他认为建立海军确是第一个要着,便马上传谕下去,加速地推动起来。不久就由李鸿章打英国方面买到了几艘巡洋舰,所需要的海军官佐也很快地训练就了。接着又委定两位海军司令官,一位姓吴,一位姓陈,教他们统带这些兵舰。这两个人倒真是很能干的,都曾在欧洲留过几年学,又且是专攻海军一门的。

一切居然粗具规模了。不用说,光绪心上自是非常高兴,并连太后也相当欣慰,称许李鸿章等办事得力。却不曾料到这么一来,竟引起了日本国方面的猜忌心。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存心要和自己敌对的表示。在先两国已因彼此的疆界太密接的缘故,曾经屡次发

生不幸的摩擦了。待到中国的军舰在太平洋上一露脸,他们便分外注意地窥察着,静候可以挑衅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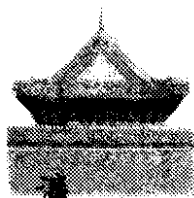
还好,总算天意是帮助中国的。原来其时别的国家和中国发生利害关系的实在太多了,它们都感觉到如若容忍日本在中国把它的势力伸展得太庞大了,对于它们一定是很危险的。好几年来,它们多少也费掉一些气力,才能象小孩子剪纸样一般的在中国的土地上东剪一块,西割一方,渐渐地造成了相当的势力范围。所以这已是它们决不肯再放弃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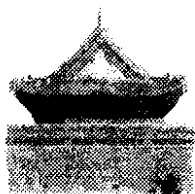
象这样的一件大事发生之后,朝廷上自不免显着上下骚然的情势。地位比较高一些的朝臣,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想发表一些意见的。每天,光绪的龙桌上总是高高地堆积着许多的奏章,向他提出各种不同的建议,使他简直连看也来不及,但他又不能不看。因为他终年受着环境的拘束,对于外面那个世界上的一切,实在认识得很少,更谈不上有什么经验。所以每次逢到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只能大部分依赖着这些大臣的意见去谋解决,从来也不曾凭着己的意而率然处断过的。

不过在这个时候,情形已有些不同了。除掉正式立在朝廷上的那些官员之外,他暗里不是还有许多留学生做他的顾问吗?论到这些人的才识,倒真是很卓越的,并且眼光也相当远大。假如光绪真能完全采用了他们的意见,由他自己毅然决然地做去,那么也许他就可以把整篇的中国历史,一起调换过来,甚至到现在或许还是一个很完整的大清帝国。

然而事实和理想是不同的,种种阻碍掣肘着他,使他绝对不能把自己的计划付之实现。

但在最初的一个时期里,情形还没有十分恶化,他对于他那些顾问替他出的主意,还有很充分的自由可以接受,并且能够用上谕把它们逐一推行起来,那些顾问几乎每天总有好的意见贡献他,他





也几乎每天总有创行新政或改善旧政的上谕布出去,使得朝内朝外官员以及全国的百姓都得到一个共同的感觉。知道他们的皇上确已在那里开始发奋图强了。除掉一班头脑顽固、心存偏见的人之外,谁都承认光绪这种措施是极合理、极完善的。只要思想比较清楚的人,便没有见不到的了。

其时皇太后和隆裕一班人都依旧在颐和园里住着。光绪非但不时前去请安,非但每天照旧派人进园奏事,并且因为外交局势日趋严重,更不敢不事无巨细地去禀知她老人家。只有那些顾问的建议,他一来明知不合太后的脾胃,二来又急着想实行,所以往往特地瞒过她。不料就为这一点,竟使太后渐渐地开始对他不满起来。她认为光绪自己倘有不能解决的难题,尽可,而且应该先向她征求意见,为什么偏要去听那些才从外国回来的留学生的话呢?其实光绪本人也未尝不预料到这一点,却因一心想挽救他的国家,便无暇顾及太后的喜怒了。

这次的中日战事的结果,便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得到了它所希望的各个租借地以及它许多胜利者的勒索。但就当时的情势而论,便是这一项《马关条约》签订,也还多少依赖着其他各国的调解和利害关系者的压迫。

中日两国的实力的比较,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向来不会有一个知道的,但《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却就引起了每个人的反对,大家公认这是过分丧失主权的辱国条约。当然,在原则上,这是一些不假的辱国条约。无疑的应该反对的。然而这件事该归咎谁呢?为什么两个唇齿之邦的中间又会发生这种不幸的纠纷呢?那真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摸得清头脑的。当时的人的论调,不是昧于国际情势,便是白白地冤苦了光绪。这里可以特别举出一件事来作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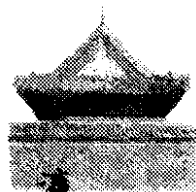
我以为如若满清政府的档案至今还完全保存着的话,那么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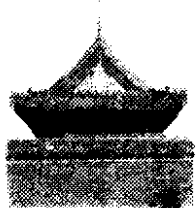
们一定可以在一堆很隆重严肃的文卷中间，发现这么一个大笑话来了。

制造这笑话的人是谁？此刻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了（也许没有人能够记得的了）。只记得确是朝廷上的一位大臣，或许是兵部的什么侍郎之类。他老先生因为鉴于中国军队的屡次给日本兵打败，便打算苦思力索地想出一条出奇制胜的妙计来。不久，果然给他想出来了，他就立刻上了一个奏章给光绪，建议中国军队和日本兵开仗的时候，绝对不要用什么枪炮刀剑，只须每人捐一条长竹竿，远远地戳在他们背上，使他们跌下去。因为他不懂得日本人穿的是什么裤子，以为那么短短的一截的必然就是没有膝肘的人种了。既然没有膝肘，那么跌下去之后，当然一时不容易再爬起来，于是中国军队就可以把他们逐一生擒，大获全胜了。

可是他虽然如此糊涂，光绪和李鸿章，以及那几个顾问是心里很清楚的，自然万无听信他的道理。后来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也许那些老朽不堪的大臣中间，真有人在背后怪怨光绪不该拒绝这个锦囊妙计咧。

旁人的议论如何，这里一时也举不胜举，只是光绪的厄运，从此是真正的来了。这些厄运盘踞在他半生的历程中，一直把他引到最悲惨的结果上去。





二三 康有为

甲午这一役的中日之战，冲突的范围很小，战斗的时间很短，便是双方所死亡的士兵，也实在有限得很。而结果中国又是那么糊里糊涂地送掉了大块的土地和巨额的赔款。不但世界各国都觉得满清政府这种处置完全等于把国家大事当作儿戏看，就是在日本方面，也真说不出何以能够得到这许多利益。所以我说演了一幕滑稽戏，倒的确不是过分形容。

可是这些物质上的损失，其实都还不大，中国的最大的损失，却是国际地位的降落，并且使它在以后的生存上，感到极困难的束缚。

当《马关条约》正式签字之后，暂时的和平也得到了，但国内的舆论上，以及未来的历史方面，也不能不想法子周旋一下。于是一套很特别的老戏法，又搬演出来了。关于这一点，因为现在中国的政体已经改变，政界上也从未有过这种怪现象。所以近代的人或许不很清楚，似乎非由作者举一个例说明不可。

要举例，最容易使人家明了的，我想还是关于“御医”的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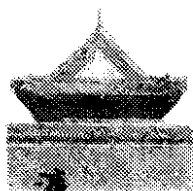
所谓“御医”，就是皇家长期包雇着的医生。这是谁都知道的，逢到宫里头有人害病，总由太医院随时指派御医进去诊治。假使害病的是太后、皇上，或其他比较重要的人，那么多数是由几位手段最高明的御医，同时进去会诊的。如若不幸有一位皇帝死了，无论他所患的病症是否人力可以挽回，这些御医总逃不了“无力救治圣躬”的责任，第一步先得受一番申斥，待到新皇帝一登极，还得用明诏来削去他们的职衔，一起废为庶人。但过了三四天，新朝大政初定，那时准许他们全体官员复职的诏书必然又会颁下来。其间只相隔五天不满的工夫，真是一件再有趣不过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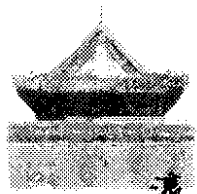
因为这种办法已经沿用了无数的朝代，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普通；尤其是那些当御医的人，更绝对不以为意。好象罢官的，也不是他们自己，复官的，也不是他们自己，仿佛这全是别人的事。而在我们现在的人的目光里看来，根本这就不能算什么事，只能把它看作一种机械的动作，随着几千年来中国旧礼教的各种繁杂无聊的仪节而遗下来的一种机械的动作。

御医的这方面固然如此，其他方面也约略相同。每逢国家发生了某种不幸的事故，不管是天灾，是人祸，一经发生，便似乎不能不归咎到一个人。即使极端冤枉，亦所不惜。它的作用实在无非是要替朝廷分谤。

并且中国社会上同时还有一种很普遍的见解，以为一个人即使做了九十九天的好事，倘若他在第一百天上做了一件坏事，那么以前的好事便统统等于白做了。

若论光绪登极以来，除掉最初一两年国家稍有一些灾祸之外，其余十多年，可说一直很顺利，农作物年年丰收，各处的匪患也先后荡平，确已呈着一种安乐太平的景象。但从这件滑稽戏式的战事一发生，过去的好处，便给人民一笔抹杀了。不过在当初，民众是没有机会可以公开的，具体的表现他们的意见的至多只能在暗里互





相谈论而已。就是朝臣方面,无论他怎样耿直,也万无直截爽快地公然埋怨皇帝之理。少不得还是做臣子的晦气,让那些御史大人随着自己的好恶,拣几个有关的文官武将,出来弹劾一阵,作为收束的办法。

光绪看了许多人的奏章,也有主张归咎于甲的,也有力陈乙的过失的,也有……几乎没一个人的意见相同。并且牵涉的范围也似乎太广了。依他本人的意见,委实不愿胡乱把这副重担揽给谁,甚至他想立刻下一道罪己诏,爽快引咎自责。可是太后对于他这种主张怎能赞同呢?他老人家以为除掉照老法子办,就没有第二条路。同时她又坚持要挑一个名位和声望都比较大些的人来代朝廷受过。

最后,不由光绪分说,太后便决定用李鸿章来做朝廷的牺牲品。她就打发人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光绪,教他马上照办。光绪听了,真是万分不快。他虽然和李鸿章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但君臣之间,一向很投机。而且他自己又是深知这一次战争的底蕴,所以他实在不忍冤辱这位无辜的大臣。

然而事实上又确乎不能不有一个地位较高的人出来给朝廷认罪,希望藉此掩饰天下人的耳目。所以太后坚持着要光绪立刻革去李鸿章所有的一切职衔,并且还要他除去他的黄马褂。——当初做臣子的穿黄马褂都不是随便可以自己穿起来的,必须有了功劳,才由皇上赐给他穿,象现在的颁赏勋章一样。——摘下他朝帽上所插的双眼花翎。——花翎是孔雀毛,大凡品级较高的官员的纬帽上都插着那么一支,所以有“翎顶辉煌”这一句形容词,但多数只是单眼翎,只有很少几个德高望重的大臣,才可以特别用双眼翎。李鸿章因为襄助朝政已久,立过几次很大的功劳,所以也早就戴着双眼翎了。

李鸿章受着朝廷的命令,和各国的外交家所折冲樽俎,商订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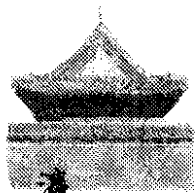
种的条约,差不多已有三十年之久了。特别是在公历一八六一年鸦片之战的一役中,他帮助恭亲王和英国谈判,使满清政府多少留得一些面子,也没有丧失大块的土地。因此后来他就一级一级连续着升起官来。大家都承认他历次在外交上斡旋,很能替中国争回不少利益。而在几个“钦赐黄马褂”,“赏戴双眼翎”的大僚中间,真正凭本人的努力而得到这些荣誉的,可说是只有李鸿章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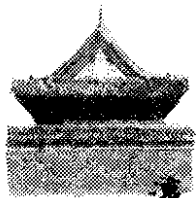
当光绪受了太后的命令,不得已传旨下去革除李鸿章的官职,把他废为庶人的时候,他也并无怨望,只恬然自若地再拜受命,他知道这是一种习惯上的办法,自己只算为朝廷而牺牲了。

但李鸿章被罢免之前,就在不久时候,曾为着国家受过一次险:那就是当他到日本去商订《马关条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热心过分的日本人,在路上向他行刺。虽然李鸿章并没有被他刺死,可是相当的惊吓,是已经受到了。而且也全亏这一来,使世界各国的舆论对日本更表不满。于是在这件事完全结束之后,光绪便立即向太后建议,认为李鸿章在日本竭力折冲,致惹日人之忌,所以才有行刺的事。不论他是否受伤,于此已可见他为国忘身的一片忠心了!似乎应该赶快恢复他的职位,朝廷才不失为赏罚分明。

老佛爷对于光绪的建议,虽然在表面上是完全接受了,可是她心里总觉得有些不以为然。自从光绪亲政以来,所有一切政务的处理。不是恪守着她的成法,便是向她请示。即或有独自决断的,也不曾有和她的意见完全相反的处置。这次主张起复李鸿章,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她老人家和光绪间的感情上,也连带的开始发生了一些裂痕。后来一年深似一年,竟至弄成了一条永远无法连续的鸿沟。

不过这时候,裂痕还在初起,真是很细很细,别人简直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之间,根本并没发生过什么争论。光绪一开口,太后就表示同意,把李鸿章复职。尽管她心里十分不愿,可是表面上





的确一些没有露出,只有一颗不协调的种子,暗暗地落在她的心田里了,从此慢慢滋长起来。

当时宫内宫外的人,有眼力可以看出太后内心疙瘩来的,实在一个也没有。假使说有的话,那一定就是李莲英。因为只有他,才有这种窥破别人的隐秘的能力。而光绪又是他心上一直最怀恨的人。

这在光绪自己,当然是完全料想不到的。他征得了太后的同意之后,便立即很欢欣地给还了李鸿章的官职。第二天,又把他召进宫里去密商一切。其时他老先生的心上,虽还不免有些介介然,可是到了光绪面前,总不敢公然表现出来,反而还要抱着感激兴奋的态度向他磕头谢恩。

“皇上!”他用很恭敬谦虚的语气说道:“论理微臣是决不能免罪的。难得天恩浩荡,非但不加追究,又且仍令微臣戴罪立朝,真可说是古今罕有的异数了!只恨微臣当日过于糊涂,不能拣稳健的路走,以致弄得兵败受辱,连皇上心里也难受。假使微臣能够多用一些机谋的话,这场战事根本就闹不出来了。一个真正有才力的朝臣是不应该教国家失却体面的……”

他最后的一句话,倒真是顶切合当时的事实。因为尽管有光绪和他亲信的几个大臣在努力,中国这一次战后所失的体面,已经也相当的大了。

现在,再说李鸿章自从蒙光绪的宽赦,给还了他原有的官职之后,他自己心上也很明白,知道全是光绪始终特别看重他的缘故。因此他也格外奋发起来,极想有以报答光绪,他差不多每天总要跟翁同和一起进宫去,帮助光绪处断国事。他们三个人都存着同样的心肠:就是极力想使中国回复到富强的地位,至少他们希望要一雪以前的耻辱。

中国跟日本打的那一次趣剧式的混仗,已完全把几千年来外貌很威武的纸老虎戳破了,它的弱点已经一股脑儿地暴露了出来。

在全世界人心目中,它等于是一个又长大,又呆笨的巨人。尽管它有那么多超过一切国家的人口,但是它一些力量都没有,即使和一个最小的国家开战,它还是人家手下的败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它对于保卫自己应有的准备,永远只有一个零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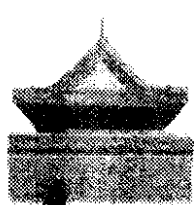
光绪为着想挽救他的国家,使它在国际上得到一个较好的地位。——至少是他心里所想望的那种地位,——几乎连饮食睡眠也忘掉了,他恨不能立刻就使他的国家一跃而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所以凡是李鸿章或翁同和所说的话,他都能很用心地听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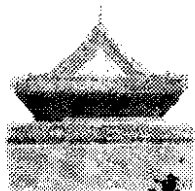
“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赶快建立起一支新的海军来,同时还要建成一支最强大的陆军。”这是光绪全部政策中的一个焦点。“不过这一次,我们再不能随随便便地去向人家买些旧兵舰了,宁可少一些,却必须全是新的。而所有海军方面的官员,也得一律挑选耐得风浪,真有勇气敢打仗的年轻人,好好地把他们训练起来。至于陆军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完全仿效各个强国的办法,彻底地加以革新。”

实际上,李鸿章的见识和才干,虽比当时其余的一班人都高些,但他终于是一个旧式的官僚,肚子里所装的无非是那些中国的古书,连他自己也知道实在没有力量可以给光绪完成他上面所说的这个志愿。第一,他找不到先例。——中国是一个先例的国家,无论做一件什么事情,小事也罢,大事也罢,总得有“先例”,做的人才敢放着胆照先例做去。

于是李鸿章极忠实地说明了自己能力的不足,在翁同和的有力的附议之下,正式向光绪建议,希望他在原有的一班顾问之外,再特别找一个对于各国的军事学认识比较亲切的人来,帮助他实现这个伟大的计划。

不过在李鸿章和翁同和两个人的中间,谁也想不起哪里有这么一个人物,光绪自己是越发无从寻求了。因此他就切实嘱咐这两





位可靠的老臣,要他们随时随地的留意着,给他物色一个足以胜此重任,而目前又不在朝上做官的新角色来。

在京里,做京官的人照例总也可算是阔人了。阔人的门上,当然常有许多人走动,尤其象当时的李翁二相,谁不知道是皇上最亲信的红人,凡有门路可走的,哪个不想跟他们往来。所以别说是李鸿章,便是翁同和的府上,也差不多每天都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除掉那些在朝廷上的僚属之外,不做官的,以及在外面各省各县当外差的人,也常常不断地走去拜访他。

在这些常到翁府走动的宾客之中,有一个就是康有为。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一个通世界知识的政治家。他的学问很好,志气也相当的大,处在那个时期的满清政府中,真可说是一个最出色的人物。可是奇怪得很,他虽然有着这样特殊的才干,却并不曾马上就得意。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始终很不得志地在人群里混着。当甲午战事之后,他还只混到一个道台的衔头。道台本来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官,何况他还是一个候补道,真不知天下哪一省该给他管辖呢?他博到了这个虚衔之后,好久不能补实,于是他便走进京来,想从几位大佬方面活动活动,希望仗着他们的一言半语,或者可以使他在外省中的任何一处谋得一个实职。因为象他那样只有职衔没有地盘的官,是简直算不上什么官的。

第二,康有为那时候的声名实在太小,他没有什么做勋贵的亲戚,也不曾做过什么大事,充其量只是一个学者。在官场中,学者是最不值价的。

其实据我所知,康有为真不愧是全中国一个最高超的历史家。他向来就很勤学,一直拼命地读书,世界上所有几个最重要的国家的历史,他无有不知道的。特别是那几个国势日渐膨胀,几乎要压倒原有的那些强国的新兴国家,他跟它们实在也并没有什么接触,他的知识可说全部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并且他记忆得非常的精熟,

随时可以给你背出一段来。所有世界史里的几个重要的纪念日子，他记得比自己的生日还清楚，没有一天会遗漏的。但在那个时候，有谁愿意注目到一个历史家呢？

不过，就他本身而论，这倒也未始不是一件美事。假使他很早就能在官场里得意了，那么公务啊，酬应啊，一定会把他忙得不可开交的，哪里还有什么工夫可以让他继续研究他的历史呢？现在他幸而只得到了那么清闲的一个空官，才能够使他不断地从事钻研，以至有这样深的造诣。

翁同和的待人接物，向来就非常谦和。康有为每次来谒见他，他总很和蔼地立刻把他请进来，凑到公务闲空的时候，他往往会款留他在自己的书房里，跟他高谈阔论地讲上几个钟头。而在每一次长谈之后，他对于康有为的印象便越发加深一层，渐渐使他对于这个年轻人的知识渊博发生了惊奇。并且他觉得康有为所说的关于外国的各种情形，都是他生平从未听到过的，这自然分外使他重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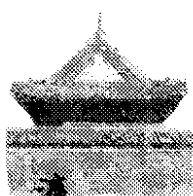
也有人说翁同和的重视康有为，大部分的原因还是由于他自己也是一个学者的缘故。所谓惺惺惜惺惺。一个有学问的人，当然总是同情于和他类似的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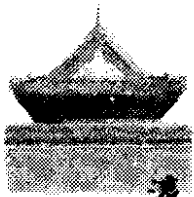
有一天他就忍不住向康有为直说道：

“我想迟早必须设法请皇上把你召见一次，使他也可以听到一些你所知道的关于各国的情形。说不定你这种特殊的学识，便正是现在朝廷方面所最急需的。”

康有为听到翁同和这么一说，真所谓喜从天降，心里的惊讶和愉快，一霎时都升到了极点，几乎疑心自己是在梦里了。他足足啜嚅了四五分钟，才欢喜不尽地说道：

“啊，相国的话可当真吗？象我这样一个卑陋不堪的小官儿，怎敢希望觐见皇上呢？别说他人要笑话，只怕皇上决不肯如此降尊纡





贵的。”

“你别胆小啊！”翁同和也知道康有为是怀才不遇的人，虽然听到自己这种话，当然难免有些惊喜交集，疑信参半的感觉。便忙着更进一步的抚慰他：“只要你进去一次，你就可以知道皇上决不是一个骄傲专横，高不可接的人。他的性格非常谦和，不管对谁，总是很少有疾言厉色的。我相信你和他见过一次面之后，你就会爱重他了。寻常那些大皇帝的严酷的风度，在他身上是绝对找不出一些来的。至于论到这一件事情，其实根本也不需万岁爷亲自定夺的，或者我就可以给你约定了。”

“那么，晚生且觐觐屏营的在外面静候恩相的钧旨吧！”康有为感激涕零地说。

他辞去之后，翁同和又独自一个人把这件事考虑着。他当然也不愿意贸然就把一个陌生的人去介绍给光绪。但他越想越觉得康有为是一个不平凡的陌生人，把他介绍给光绪，无论如何总是一件有益无害的事。康有力的名气尽管很小，做的官尽管很低微，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声望小，官阶低，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中国目前所需要的只是真正有学问的人，虚名高位，对国家有何补益？他只要能够把这一个人最适称的人荐上去做光绪的顾问，那就已尽了自己责任。听凭别人如何议论，都可以一概置之不闻不问了。

因此，他终于立即把这件事申奏了光绪，但并不先提到康有为的声望和功名，只竭力赞扬他博通各国国情的特长，以及畅晓一切学识的难能可贵。

光绪听了他的建议，并没有经过多少时候的考虑，便表示赞同了。每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存心想实施的时候，他总是绝不踌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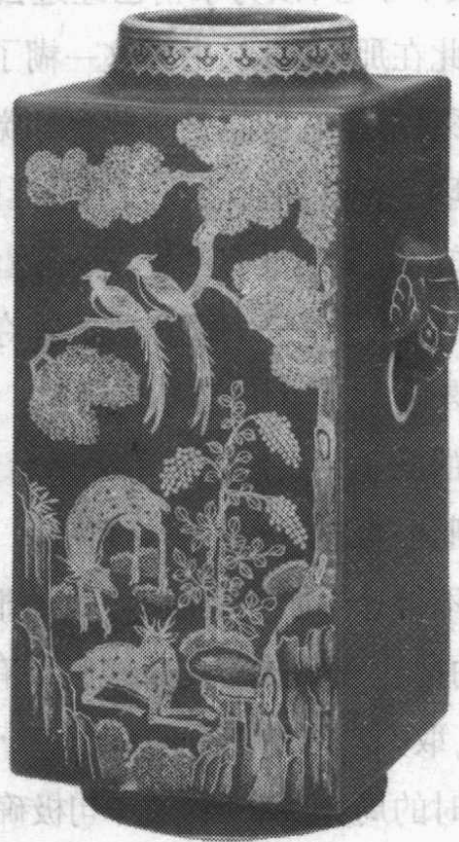
“依老臣的愚见。”翁同和接着又说道：“皇上大可把他召到宫里来见一次。听听他的见解。”

“很好,我们就召他来见一见吧。”光绪毫无架子地说:“今天便请翁师傅出去传谕他,打发他明儿上宫里来见我。”

在这里,作者必须特别加上一笔:就是光绪这一次的召见康有为,事先和事后,都没有报告太后知道,究竟他是故意要瞒过老佛爷?还是因为事情太忙,偶尔遗漏了这一项例行的步骤?那可没人知道了。

第二天,康有为就在翁同和的引带之下,进宫见了光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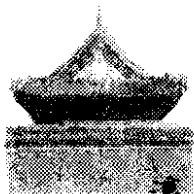
我们时常看见小说书上少年男女一见钟情的描写,光绪接见康有为时的情形,便正是这样。虽然他们两个都是男性,康有为是深喜得遇明主,光绪也欣然以为朝上多了一个贤臣,彼此都觉得非常满意。——从此,隔不到多少时候,康有为便踏上了中国历史里最重要的一页了。



霁蓝描金象耳琮式瓶



瀛台泣血记



二四 外侮频仍

如果说满清政府在付出了白银三百万两给日本，作为甲午一役的赔款之后，就放下了心，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那真是未免乐观得太早了些。因此在那个时候，中国这一糊了几十年的纸老虎，才给日本全部抓拆穿，显得它简直是一尊无知觉的泥制的巨人，而身上却缀满了许多珍宝，这如何能教人不垂涎呢？而且在那个时候，近于国际联盟式的组织还没有产生，——虽然现在有了也没有用，但多少总可以多些顾忌。——海盗式的掠夺，正在世界各处疯狂似的进行着。弱肉强食，谁也没有半句话说。它们眼看远东躺着这么一只令人垂涎的肥羊，当然就要争先恐后地赶过来了。——比较客气些的只有那个西半球的大国美利坚。

侵略的初步少不得总要抓一些把柄。大的把柄找不到，小的把柄，甚至无中生有的把柄，也是好的。反正只要有几艘兵舰开来，他们就不难长驱直入，取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老佛爷对于当时的局势，曾经有过一句极确切的譬喻，她说：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西瓜了，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能够割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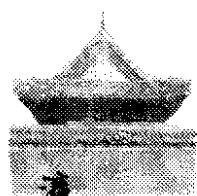
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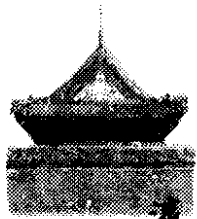
说老实话,那时各国所取为威胁中国的把柄,有许多真是极无理的。假使现在说出来,简直非笑死人不可,而中国在那时候,倘不是自付力量不够抵抗,也绝对不致那么愚蠢地给这种毫无理由的威胁所屈服的。

为着要应付对日的战争起见,满清政府在事前曾向E国方面租到一条轮船,作为运输军队之用。后来战事爆发,这条船就给日本海军活截了去。这算什么呢? E国当然是决不肯白白损失这条轮船的啊。可是这条船其实真是很小的,否则E国是决不肯租给满清政府使用的。假使说战争的结果,中国居然胜了,那么E国也许连区区的几个租钱也可以不要的。无奈中国偏吃了败仗,而且还把这条船丢了,在中国固然是万分不幸的;但在E国却反倒觉得很高兴。他们知道这条船是不会白丢的,或者竟是丢得恰到好处;因为惟其如此,他们才可以乘风放火,也好打一下满清政府的落水狗。到后来虽然几经交涉,他们所得到的赔偿,真是连世界上最会计算利息的犹太人也不见得能够算得出来。那就是说,他们损失的是一条小小的轮船,结果却得了价值等于足够建造三四十艘新兵舰的报酬。

不过E国人却比日本人更乖,他尽让日本向满清政府索取现款,他自己却只在中国的土地上转念头,他要求满清政府在山东省的沿海一带租借一个半岛给它,这还有什么不好商量呢? 也不等他们翻脸,满清政府便毫无抵抗地献出了那个威海卫来。从此这地方就成了E国海军的东方根据地。

其次是G国,它所要求的土地也在山东,就是那个胶州湾。然而它凭什么好向满清政府要挟呢? 当然也是有的。只是和中日的甲午之战并无关系,而是象本书第二十二章里所说的一样,由教会问题牵涉起来的。在当初教会这个问题,真是相当严重的,在外国人方面,既不问中国的愿意不愿意,只一味希图扩展自己的势力,到处





遣派教士去传教。这本来已是很不宜的事了，而顽固的中国的乡人，情感又正好最容易冲动，所以往往不断的有乱子闯出来。那时山东方面，正好才有两个G国教士被当地的民众杀死。这种事情原是无从隐瞒的，于是G国人便立刻得以了借口。

并且这件事也来得太凑巧，正好在中国给日本打了个败仗之后，非但G国人早已料透满清政府必无勇气跟他们据理力争，就是满清政府自身，也实在不愿再和任何人开衅。因此G国的条件才开出，满清政府便立即全盘接受了。不仅特地支出一笔很大的现款，作为抚恤那两个教士的恤金，同时还答应给G国也得一处租借地。他们所要求的是青岛，结果他们就得到了青岛。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被逼放弃。

G国人经营青岛的精神，是很可以值得佩服的，他们差不多完全把它改造成成了一个G国的城市，筑路啊，植树啊，造炮台啊，始终用全力在经营着。然而没有一件是为着中国政府的，受到利益的只有他们自己。当大战期内，日本出兵攻陷了青岛，他们最初是何等的高兴啊！不料华府会议结果，因为美国力持正义，使它不得不依旧交还中国。——中国政府和民众方面对于美国的特别表示好感，这也未始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凑大家正在恣意掠夺的时候，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帝国，怎肯袖手旁观呢？于是它便同样的得到了一份——旅顺湾。不过它又有什么借口呢？啊！它的借口可真够滑稽了。在当时，他们竟极漂亮地说道：在中日作战的时候，他们是始终站在中国这一方面的，所以应该请满清政府把旅顺湾租给他们，作为一种友谊的答报。甚至他们还说，假使不是他们在暗中帮助中国，那么辽东半岛是必然已经落入日本之手了。单说这一点功劳，他们就可以毫无惭愧地接受满清政府的酬报了。虽然谁也说不出来他们所谓“暗中帮助中国”的一句话，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但旅顺湾终于租给了它，那倒是一件丝

毫不假的事实。

还有F国,当然也不能没有举动,而它所瓜分到的是厦门以南的广州湾。若是有人要查究它所持的理由,那我可以代为答复总不会越出他们的教士被侮辱或被杀的两条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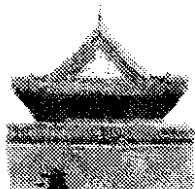
还有那个L国,它本意也想把浙江的三门湾占据下来的,可是大概因为它的态度还嫌不够激烈,所以结果并没有如愿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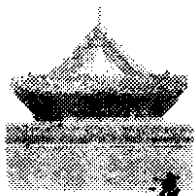
尤其神妙的是这些野心的国家,一面尽管你争我夺的掠取中国的土地,而一面却还装着一副十足生意人的面孔,纷纷渡海来和中国人交易。好在那时候中国比较重要的海口,几乎已全部落在它们手里,它们要自由通商,什么阻碍都没有,连满清政府方面,也不用多费什么通知或洽商的手续。

在这个时期里,我们不妨试着想一想。象光绪那样一个心高气傲的人,处在这样外患交迫的政局里,他心上该是多么抑郁悲愤啊!要不是早年的生活,已使他养成了极深的容忍力,那么象这样一个血气方盛的青年,是必然会不惜倾全国所有,跟那些侵略国家痛痛快快决一死战的。

现在光绪对于中兴大清帝国的愿望是格外的如饥似渴了,他简直每天必召唤翁同和、康有为和李鸿章三人进宫去一同密商国事,有几次往往一直谈到月上东山才分手。当然,在这样不断的筹划之下,自必已有许多新政推行出来了。但光绪总觉得还不够,还嫌太迟,他一心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成立一支新的海军和改组全国的陆军,他已经决定要不顾一切的求其实现了。但老成多谋的李鸿章却已早就看出了这件事的不可能来。

“这自然是最紧急的切要之图,万岁爷,不过要成立一支新的海军和改善全国的陆军,却决不是一夜间或几天工夫可以办到的!”他直言无隐地谏劝道:“别说海军必须定造兵船,训练官佐,当然不是一两年工夫所能做到的事。就是改善陆军的一点,虽象比





比较容易一些,但军火的添购,制造的设立,老弱的淘汰,新兵的训练,凡此种种,也都需要有长期的准备和处理。可是在外国人方面,他们也看得很清楚,自然不肯让我们有喘息的机会的,他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确是一无办法,所以尽凑现在这机会,向我们多方的要挟,明知自己的要求,实在极无理,极横暴,也不愁我们不接受,甚至不许我们有要求让步的余地。所以练海军,练陆军,都救不了现在的急……”

光绪听他说到这里,已经有些耐不住了。

“那么依你说,我们难道就只好听他们宰割下去吗?”他很激动地说。

“老臣决不是这意思,请皇上暂时息怒。”李鸿章忙不迭地解释道:“照老臣私下的观察,将来我们是必然有一天会收复我们已失却的土地的;但决不是现在,也不是最近的将来……”

翁同和跟康有为两个人都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并不参加意见。所不同的是翁同和对于李鸿章的话觉得很合理,而康有为却十分不满。

“所以在目前,”李鸿章是不知道他们的心事的,依旧继续滔滔地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竭力约束我们自己的情感,千万不要操之过急。我们暂时只能忍痛沿海的一带都放弃掉,同时用我们全副的精力,集中在我内部的改良上面。我们的国力,在暗中逐渐加强起来。譬如象内地那些省份,都是练兵的极好的所在,我们只要把关防办得严密一些,谁会知道底细呢?待到我们的兵练好了,自己已有充分的把握,可以出来和世界上任何国家周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举动了。”

“这些话大约要到几时才可以实现呢?”光绪用似乎很相信而又略带几许怀疑的口吻问着。

“万岁爷,这可真是一种最艰苦的功夫,也许我们一世是不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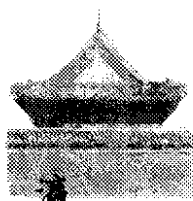
易看见的了。”李鸿章微微摇着他的头。“保卫国家的责任,我们是不能不留下一世的子孙了,至少老臣自己是如此。至于目前问题,我们是只能够做到能够少失一寸山河,便竭力设法保守一寸山河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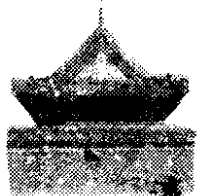
他这一长篇的大论,在近代人的目光中看来,自然是非常畏怯幼稚的。但光绪和翁同和,当时却因见闻不广的关系,竟一致表示很满意。便是那康有为心里虽然万分的不佩服他,只因自己的资格太浅,也不敢公然批驳象李鸿章这样一位大臣的议论。

在李鸿章的预料中,中国将来是总有一天可以有力量,夺回它被占的土地的。他相信当时在中国耀武扬威的洋鬼子,到后来少不得就要一股脑儿地滚出去的。不过他这种说法除掉在光绪面前发表过之后,他从不曾在给别人道及。而翁同和康有为等也绝对没有对外宣扬出去。否则中国的兵还不曾练就,外国人得了这消息,倒又要加倍的上紧侵略起来,用以站稳他们在远东的地位,免得将来再给中国逐回去。

现在,作者的笔杆又要退回到宫禁以内来了。

当中国在受着接连不断的外侮的时候,隆裕和月饼——瑾妃两个人,倒始终漠不关心地留在颐和园里,她们在男女的情爱方面,虽都凄凉地遭逢了不可挽回的失败,但在国家多事之秋,她们倒也多亏不和光绪在一起而得以无需劳心。其时,我们的太后也还始终没有想回宫去的意思,她只限令光绪每天把外交方面内政方面的一切政务,比先前更详细地来报告她。同时她自己又侦骑四出的去打听消息,顺便监视光绪。可是她老人家这时候的心,毕竟还是清爽的,对于一切不幸的事变的发生,以及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倒并不偏责光绪一人。因为她知道,正象李鸿章所知道的一样,如其政府不接受他们的要求,那么这些野心国家是必然会立即采取自由行动的。结果非但依旧让它们得到了所要素的一切,而且还





要很无谓地丧失许多老百姓的性命。

可是老佛爷尽管不偏责光绪，但光绪自己的内心上总也不能再象先前一样的快乐了。他虽仍和珍妃同居在宫里，却也无心再从事游宴了。他们不再喝酒，不再下棋，更绝对不再召外面的戏子进去唱戏，象在受戒时期的修士一样。因此他们的恋爱史中，这一个时期，竟充满着无数忠义的事迹。他们已脱去了平常的那一种缠绵旖旎的恋爱，而进入了精神的恋爱。换句话说，也就是由小儿女情态转为在困苦中挣扎的患难夫妻的情态。这倒真是清朝历代帝王的私生活中所从未有过的。

在国家遭遇到这样连续不断的祸患时期里，温柔美丽的珍妃确是惟一可以安慰光绪的知心人。并且她是那样的聪慧，而又深明大义，她把自己的生活约束得非常的简单，绝对不向光绪要求什么赏赐。因此她的态度越发感动了光绪。从此他不但更爱她了，且又进一步的开始敬重她了。

宫里头，另有几个太监是专门负责登记各人的生死日期的。譬如象历代帝后的生日和忌辰，他们都在一本册子里记得很清楚，逢到应该祭祀的日子，他们自会去通知太后和皇上。同样，对于目前还活着的人的生日，——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人物，决不是每一个太监或宫娥——他们也有很准确的记录，逢到太后或隆裕瑾珍二妃以及各位宫眷的生日将到临时，他们都必然会给光绪通知的。

有一天，一个太监上来报告了，他说再过十天就是珍贵人的生日了。照例，凡遇宫中比较有些地位的人的生日，那是免不得总有些举动的，甚至喝酒唱戏的一连闹上几天。同时，如其这一个人在过去的一年中，经公认为确曾给朝廷或宫内立过什么功绩的，那么还凑他生日的一天，给他加上一个极好听的尊号，作为酬报的意思。就拿太后来作现成的比例：在她的名位的上面，至少已有七八个尊号，每一个都是代表她过去的一次功绩，不论对皇室，或是对

于国家,可是也因为她的名号太多了,所以能够说得出她的全衔出来的人实在不多,我倒还是至今约略记得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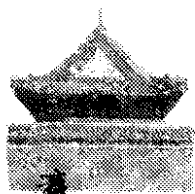
“大清国当今 慈禧端佑 康颐昭豫 庄诚寿恭 钦献崇熙 圣母皇太后”

当然要拿珍妃那时候的地位来和老佛爷比较,是未免相差得太远的。她不但够不上赏这么多尊号的资格,就是堂而皇之的来一次“千秋寿诞”,也还巴不到咧!但她终究是宫中很重要的一员,公庆虽不可,私庆自然也是不可少的(私庆便是一切仪式并不十分铺张,饮酒祝嘏,也只限于宫内的人)。这是历朝充嫔妃的人所应享的荣典。所以光绪一听那太监的报告,便极想凑太后和隆裕等都不在宫内的机会,替她来一次范围比较大一些的私庆。不料他这意思才说出来,珍妃便急切地劝阻他,很诚恳地给光绪说:

“万岁爷,请你千万别给我做什么生日,也不要再赏我什么名号,因为我自己是很明白的,我虽然进宫多年,却委实没有给老佛爷和万岁爷做过什么有功的事,更别提国计民生方面了。象我这样一个人,至今还能容留在宫里,已经是很侥幸的事,怎敢再受万岁爷的恩典(这几句话是针对着隆裕瑾妃和她不睦的一点而发的)。况且现在外国人不断的跟我们生事,上自老佛爷万岁爷起,哪一个不在忧心如焚地忙乱着?要是再给我这无关紧要的人做什么生日,恐怕不但我自己心上过不去,就是别人也要责备我,甚至还要累及万岁爷,所以这件事是千万做不得的!”

“我们只唱一天戏,备几桌酒,召那些宫眷来叙叙也算不得什么铺张啊!”光绪虽然很赞同她的话,但终觉得不好意思让她的生辰就在冷冰冰的日子里过去。

“不,这是全不需要的。第一,我就不愿惊动人家。依我想,只要万岁爷记得这日子,就是我莫大的欢喜了。除此以外,请皇上千万不要有什么举动。”





她的态度真是异常的恳切,竟使光绪无从再坚持了。

在这一件事上，她自己真是做了一个极大的让步。我们必须知道，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于做生日这一件事，是看得很重的，尤其在宫里头。假使谁逢到了生日，太后或皇上肯替他特别铺张地做一次寿，那真比脸上涂了金还荣耀，还愉快。所以珍妃这一次的力辞庆贺，的确可算是她牺牲了一种极大的权利。

但光绪也是明白人,眼看他这位爱妃如此的公而忘私,如此的体贴自己,哪有不更加感动呢!他觉得她的话是没有一句不从内心上发出来,而且没有一句不深深地打入自己的内心的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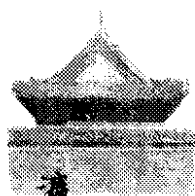
青島火車站舊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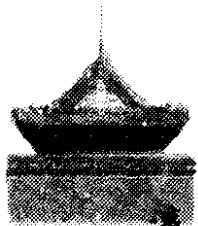
二五 建设新中国

那时候,中国一般民众的知识虽然很低,对于国家和本身的利害也还看得很清楚。但人类终究有灵性的动物,眼看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百姓被外国人欺侮到如此地步,久而久之,心上总不能木然无动于衷。而且其时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已一天多似一天,他们对于满清政府的处置,都感觉十分不满,认为象这样腐败下去,中国的广大的土地,也必然有一天会被人家宰割尽的。

他们便决心要提出抗议。但他们无法直接和各国交涉。于是第一步也只能采取世界各国所习见的办法——就是企图酿成一种内政的革命。不久就有一部分态度比较激烈的人(大部分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开始从事革命的宣传了。他们偷印了许多的册子,秘密散发出去,书中竭力攻击满清政府的颛顼无用,希望民众一致奋起,推翻满清政府,把政权归还给汉族。

可是这种革命宣传品的分散的结果,对于一般做官的人是绝少功效的。他们不但不因此而稍知警觉,反觉得异常的可恨,或是引为未来的隐忧。假如有什么人被抓到确有散发这种宣传品的行





为,便立即斩首不论。朝廷上所引起的反应,只是恐惧与努力搜捕。本来,在专制时代,老百姓哪里能有过问政治的权利。谁敢说一句话,谁就是反叛。这是很明白地早在各种律书上载明的。此外,几千年来习惯也始终如此。

中国的刑律倒可以说是很早就相当完备的。一部“大清律典”上,一条一条地载得很清楚,一个人犯了什么罪,都有规定的刑罚要处治他。有权力管理百姓的老爷,只要把书一翻开来,他就可以判定各人的刑罚。所以当散发革命传单的事件发生之后,刑部方面,就觉得必须在律书里加上一条严厉处罚的条例了。他们经过一度会商之后,便上奏光绪,主张把最可怕的“就地正法”的一条作为宣传革命的人应处的极刑。

光绪听了那些王公大臣的主张,也觉得很有理,他几乎就要完全答应他们照办了。

但这时候,康有为在光绪的朝廷上,已占着很大的势力了,并且这种势力,还在一天一天地增高起来,连引荐他的翁同和也没有那么的红。

据我后来所听到的传说,那时候的确是仅仅为了光绪十分器重他的才学,所以自动把一切权柄渐渐地交给他的。当革命的浪潮开始汹涌起来之后,他就利用着光绪所给予他的一些信心,力排众议,坚劝光绪不要采用高压的政策。

“依着常例来说,那些公然倡乱的人,自然是应该一律处以极刑的。”有一天,他凑着大家都在讨论这问题的时候,便走上去向光绪说道:“但有两点要请万岁爷注意!第一,这种人是杀不尽的,今天我们杀掉了一批,明天一定就有第二批出来,甚至更比第一批多些;其次,即使我们果然能够一网打尽的把他们杀完了,但普天下的百姓的心目中,只要是曾经见过他们这种荒谬的小册子的,必然还要加倍地信奉他们,以为他们说的那些话是全对的;因为我们只

杀了发小册子的人,而没有把小册子里所说的混话驳倒,事实上还是没有用的;我们尽可以用各种方法强迫人民服从我们的命令,但我们是绝对无法约束他们的心理的。所以,万岁爷,照微臣的愚见,现在我们最好不必对这些人有何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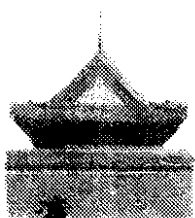
“那么,依你的话,我们政府是不是就可以听凭那些革命党人无法无天地干下去吗?”光绪对于康有为这一个特殊的建议,一时实在不容易领会出其中的深意来,因此就很怀疑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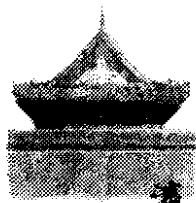
“不,皇上,话并不是这样说的。”康有为知道这后面的确还需要一番更详细的说明,否则不仅光绪难以了解,便是其他的大臣也是决不会赞同他的。“请万岁爷再听微臣的解释:因为天下任何一件事故的发生,都是有着它的根源的,所谓‘空穴来风’,没有穴,哪里会有风吹来?而关于这一件事,它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国家的衰弱,国家衰弱,随时得受外国的侵扰,而百姓也就不能安居乐业了,这样革命党人才有了借口。否则他们是绝对说不出什么话来的,即使说,有谁会相信呢?”

光绪听了康有为这一段补充的说明,便略略有些明白了。“照你的意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皇上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赶快努力建设起一个新的中国来。只要皇上能够把国家恢复到从前那样太平富庶的情形,——或者比从前更太平,更富庶,——只要皇上能够赐给百姓们一种快乐,只要皇上能够用种种事实来证明政府确然是一心在那里打算替百姓们谋福利,——那么任何一个能言善辩的革命党,也决不能想损伤皇上分毫。因为我们既有事实表显出来,那就决不是空话所能掩蔽的了。”

康有为这样一说明,许多人——包括光绪在内——全感觉很满意。只有那些向来妒忌他的人,还依旧不肯信任。但在光绪面前,他们也不敢公然表示反对。





“好啊，依你说，我们当然就可以着手做的。”光绪透着很兴奋的神气说：“只要我自己的主意一定，什么事不好办呢？从今天起，我们就上紧来做些切实的事，你以为哪一件最重要啊！”

康有为少不得就举出了好几件事来，其中有一件是劝请光绪从速派人搜购各国的史书，拿来译成中文，作为大清帝国推行各种新政的参考。并且就在当天，他还和翁同和两个人替光绪拟定了几十条比较最重要的大纲，都是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政策，其内容之新颖刺激，委实可以教他们的每一个仇人借此把革命党的头衔加到他们头上去，甚至使别人个个深信不疑。

照朝廷上以前几百年来的习惯，每一天皇上所下的谕旨，是永远不过两道，或是三道的，偶然发生了什么特别事故，一天下到五六道，便算是最高的纪录了。但自从康有为等决定了改造中国的新政之后，光绪每天颁发下去的谕旨，几乎最少就有十几道，无论关于吏治方面，或是军事方面，或是关于教育方面，全有极大的改革。而关于熟读各国史料的一点，康有为更坚决的主张。光绪自己和其他几位重要的大臣，都得把东西洋史认识得十分透彻。

不过当时光绪手下的一般旧臣，谁也无心注意别个国家的事务，或者说他们是丝毫没有为国家筹虑一切的诚心的。所以虽然象这样极显明的事实，他们都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没有人愿意向光绪如此忠言极谏。直到康有为提出来，光绪才能够听到，而且觉得非常可信。在那一个时期中，康有为凡有何种陈述，差不多没有一件不能得到光绪的信心的。他对于这位学者的知能，已经一天比一天的更佩服了。

象他们这样君臣同心谋国，照理说，中国原该复兴了。然而当时的情形可没有这样简单。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一位头脑固执，思想腐旧的老太后，有她在，光绪和康有为的好梦便休想做得成。

对于这一点，光绪也未尝不想到，因此他竟不惜冒下了一种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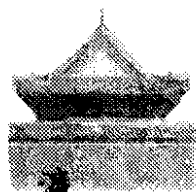
大的危险。在先,他不是每天都有详细的报告送给太后吗?有时还常常向她请示,使她对于朝中一切政务的推行,完全了然于胸。而她自己心上所想做的事,也往往仍能放手做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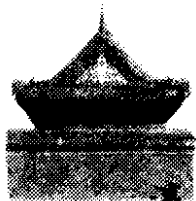
但自从光绪决心推行新政之后,他就冒着险,开始对她不忠实起来。他虽然依旧每天派人到园子里去禀事,可是所禀者的确全是无关紧要的几件例行公事,禀与不禀,简直毫无分别。至于那些比较重要的政务,是一概略去的。太后已经有好久不曾顾问到了,光绪在朝上雷厉风行的新政,她完全不知道。光绪是用尽了种种的方法来瞒过她。不过她老人家也未尝不有些怀疑,她曾经先后问过光绪几件事,却都给光绪很巧妙地解释了过去。

那时光绪的心真是用得很苦的。他竟能把自己一天连下十几道谕旨的事,也不让太后知道。他明知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无论动机是如何的纯正,对于皇室的利益又是如何的重大,但太后是一定要反对的。因为新思想和旧思想根本就没有融洽的余地,要求太后赞同他的新政,那是比“缘木求鱼”还不容易的!就是要她不反对,不阻挠,也等于西天望日出。可是倘若真的给她出来一阻挠,那么新政的推行就永远无望了。

光绪也分明知道这个遮瞒的办法,是万分危险的,一旦被太后揭破,事情是一定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时间一长久,根本就遮瞒不过。因此他只望自己所推行的新政,能够在极短的时期内全部完成,多少表现一些成绩出来,那么即使到闹穿的时候,他也可对太后有一个交代。

为着上面这一重理由,光绪便不惜把每天的工作尽量的增加,他决意忍受一时的劳若,加速地把新中国建立起来。他和康有为的交谊是更密切了,他们往往在一起办公,直到很深的深夜,因为鉴于已经推行的几种新政的确有成效,他不觉急于要把其他的实施起来。一天十几小时的工夫,在他还只嫌其短,恨不得能连晚上也





照样工作。同时他还觉得每夜教康有为在风露中奔走出入,委实是很说不过去的事。有一天晚上,他为表示体惜这一位贤臣起见,便不惜破坏了宫内的规矩,命令他暂时在宫禁内安宿一宵,就在内书房附近的一座偏殿里,他教太监们替康有为安下了一张卧榻。

这件事第二天就给外面的人知道了,于是那班御史大人便又添了一番忙乱,好几个人联着名给光绪上了一道长长的奏章,要他注意在过去几百年里,历代的皇帝,都没有把外臣引进宫禁去歇宿过,他这一次的破例的行动,对于任何人都是极易发生误会的。

好在光绪也并没有意思要把康有为永远留在宫里住着,即使他们不奏上来,康有为也决无再在宫内留宿之理。所以康有为对于这些御史大人的参奏,倒毫不在意。只光绪略略有些感觉不快,他怪他们为什么大一些的事情从来不见启奏,却尽在这种小事上用功夫,但他也不能处责他们。因为他们的职司原是专门挑剔人家的,不管小事或大事。

关于御史大人的弹劾或谏劝,做皇帝的当然也没有必须依着照办的义务,如其他他们所说的话,他看着觉得还中意的时候,他自然也乐于听从,假使觉得并不合意,那么他就尽可置之不理,甚至撕毁了丢入字纸篓去,只当没有看到这件文书一样。此番光绪对于他们谏阻勿留外臣在宫值宿的奏章的发落,是比较上最普通的,他只是说:“留卷。”这话就是吩咐他们把这件文书火速钉入卷内了事。

在光绪推行新政到达最白热化的一个时期里,全中国各省的督抚大臣,以及朝廷上的尚书御史之类,几乎全吓坏了,大家全睁大着眸子,眼看光绪象他们理想中的革命党一样的疯狂激烈,几乎要把千百年来遗留着的一切老规矩给它统统撕破了。他们中间自然也有几个认为未便坐视的硬汉,不觉先后上书极谏起来。可是光绪哪里还能入耳呢?他差不多在每一封文书上都替它批上“留卷”

两个大字——这话也就是等于“置之不理”的意思，——仿佛他已经把这两个字写顺了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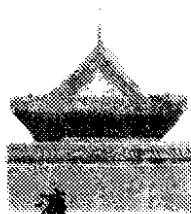
然而那些忠心耿耿的御史大人，倒也并不就肯歇手。根本是因为他们不上奏章，其他就没有别的什么事好做。于是他们便依旧连续不断地送进他们手制的废纸来，经过了照例的几步手续，一一归纳入极少有人翻阅的档卷中去。——其时，光绪正和康有为、翁同和、李鸿章等三人在那里竭力筹划着如何把已经紊乱了的中国再使它平定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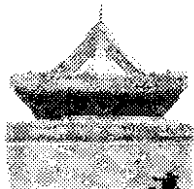
现在我又要想到太后了。在当时，光绪推行新政既如此的狂热，而且每天总有大批的谕旨雷厉风行地颁发下去，但太后却始终不曾得到一些消息，这真是极可诧异的事！尤其是太后手下的间谍向称活跃，他们可以有力量监视着宫里的任何一个人，使得“宫内无秘密”五个字，几乎已成了大众公认的事实，然而这一次他们竟也绝无消息报告太后，我们在事后都觉得这是绝对不可信的（也许其中另有别的特殊原因）。

照一般人的推测翁同和等一千人的忠于光绪，能够完全照着他的意思，绝不轻易泄露片言只字的一点，便是太后所以被隔绝的主要原因。我想这种推测也未尝没有理由，但终于因为他们瞒得太后越紧，反使光绪在太后那边的罪案积得越重，几乎象山也似的高起来了，一旦揭破，他又何能幸逃太后的毒手呢？何况这种有关满清政府整个国策的转变，怎能永远瞒得住她老人家呢？

在他们颁布的许多的新政之中，有一件是很值得一提的——虽然后来还是因为格于时势，不曾切实执行，——那就是允许人民剪发的政令。

纵然在那个时代里，每一个稍有思想的人，已经都痛恨着他们那一条发辫了，他们觉得拖着这辫子不但充分表现出一个做奴隶的身份，而且外形非常难看，象动物拖在臀部后的尾巴一样，使得





全世界的人都为了这一点,把中国人讥笑到不堪设想的地步。我时常在想:倘若当初光绪的那一条剪发的新政果能强迫推行之后,情形不知道会闹得怎样?

除了这一项之外,也尚有许多很完善很彻底的新政,都为着惟恐改革太骤,中国地方太大,一时或许会激出什么乱子来,因此也同样的“决而未行”。

平心而论,光绪当初竭力推行新政中,十件倒有九件是极合宜的。可是在那时候,一般旧人的头脑里,实在还容纳不下,他们总以为是过分的激烈,特别象下面几项:

一、废止科场中以“制艺取才”的习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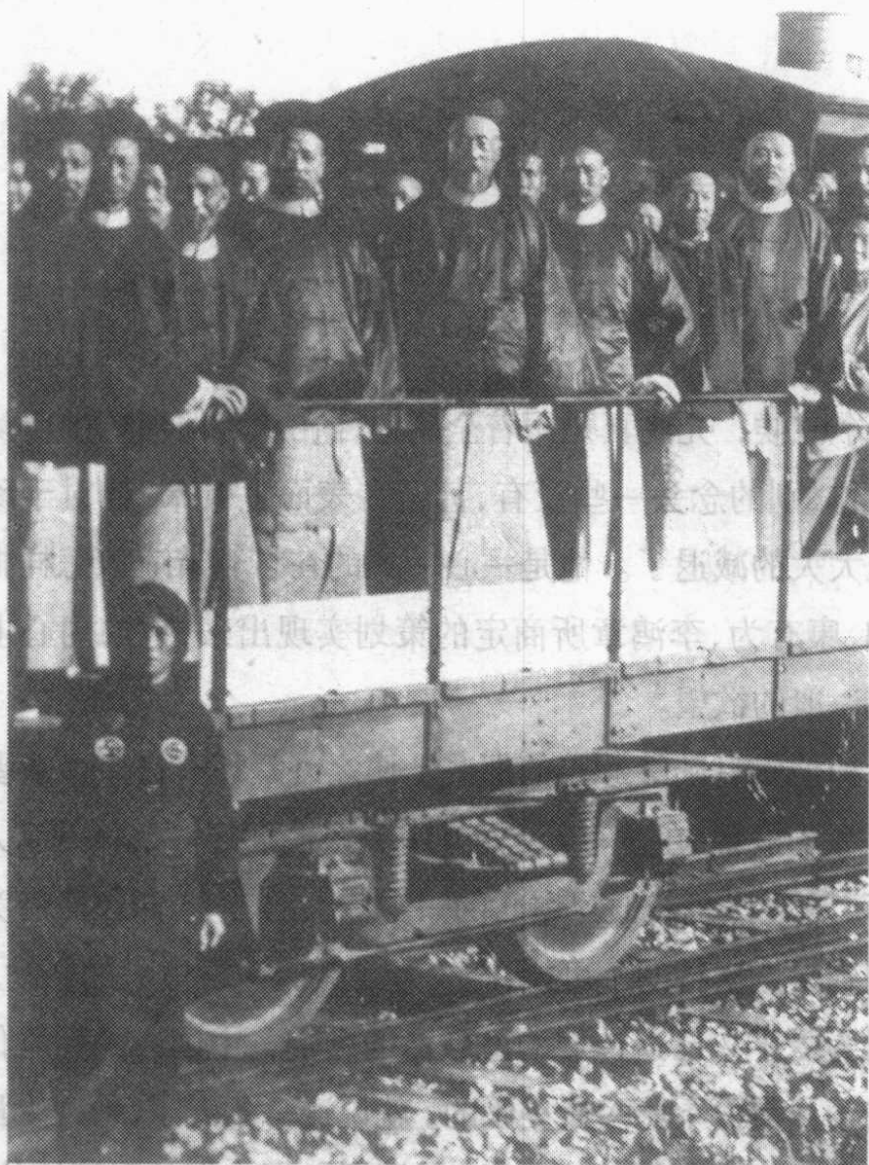
二、凡一切铺张扬厉,废时失业,对于实际一无用处的古代遗下的礼节,都应该在可能范围以内先后废止。

三、延聘各国技术人才来华,充任政府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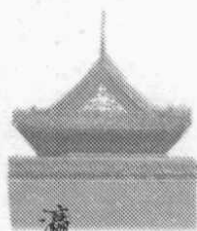
四、设立平民学校,专门教育穷苦人家子弟,而在程度较高的学校里,更应以各国“洋务”作为最重要的教材之一。

五、无论军民人等,都不准再有仇视教会的行动,待皇上自己详细体察之后,再决定如何对付外国人在中国宣传耶稣教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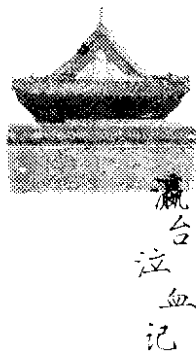
关于第五点是马上实行的,康有为特地为着光绪,再把那一部圣经翻译成中文,呈给他阅看。这样一来,就使光绪对于基督教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假使他不是因为做了皇帝,处处得受拘束的话,他或许早已行过洗礼,变为基督徒了。



李鸿章视察唐胥铁路旧照



瀛台
泣血
记



二六 最后之上谕

那个时候，光绪真是用着全副精神在从事他理想中所认为最好的工作，别的念头一些没有，甚至在表面上看来，他对于珍妃的爱情也大大的减退了。他是一心一意的在打算着应该怎样把他和翁同和、康有为、李鸿章所商定的策划实现出来，他的内心上已燃起了火一般的欲望。

除掉他每日陆续颁布的那些上谕之外，还有许多准备要发表的谕旨，在草拟着，在誊写着。而其中关系最大的一条就是叫人民剪发的事。这显然是新旧习惯间的一个惊人的转变，所以康有为便立刻感觉到骤然实行的不可能，至少容易激起一番极大的骚动。

因为受了久已遗传着的民族性的影响，中国人的性格似乎是多数安于习惯而不愿多所更张的。就说这一条辫子，外观上虽然很显明地决不是一种好看的东西。但习惯已把人们的眼睛掩住了，他们已完全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为着不愿听从满清政府的号令，留下一根发辫做奴隶的标记，而一再流血的事实，他们差不多已把这一根发辫看作象眼睛耳朵一样不可少的器官了。

光绪的那些不公开的参赞之中，有好几位受了过度的兴奋心的激刺，竟做出了一件极滑稽可笑的事来。他们因为明知这剪发的谕旨颁布以后，虽然有一部分人是立刻会照着做的，但那些心地顽固的人，却就非用强逼手段不可。于是他们便预先派人出去把北平市上的剪刀一起收买了下来，准备到实行的时候，便组织起一队“剪刀兵”来，专门去给人们剪除这赘疣。

可是康有为却并不主张就发布这一道谕旨，他反而建议暂缓宣布。

“照微臣的愚见，皇上。”他说：“现在可以先把一切为着推行新政而必需颁布的上谕全部准备起来，但在没有一齐缮正之前，却不宜马上发表，应该让它们在一天上颁行到全国去，然后再补发一道最后的上谕，提纲挈领地，所有的新政都应该立刻付之实行。这样不但可以免除许多零碎的骚扰，而且也可以使反对的人事前无从得悉。”

光绪觉得他的话很对，便完全依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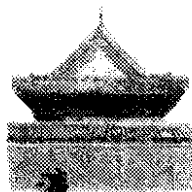
新政的推行，现在是真正的到了白热化的时期了。经翁李康及其余一班谋臣策士的建议而预先草就的上谕，不久便积到二十七道之多。——连最后的一道在内——其中关系最重要，影响也最重大的有三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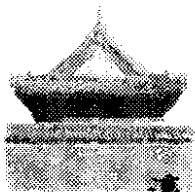
第一，实行仿照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并设立上下两议院。

第二，全中国各处的一切庙宇，都应该立即改为公立学校的校舍。

第三，开发全国财富，尽量铺设铁道，购设汽船，开辟新航线，并采用一切新式交通器具。

当时参与这件伟大的事业的人，几乎个个都满足了。他们全捏着一颗跳跃着的心，在等待着开一次盛大的庆功宴。然而正相同地，每个人的心底深处，都藏着一种忧虑，一种恐怖，无论怎样也放





不下,那就是我们的皇太后。光绪自己可以说就是害怕得最厉害的一个,虽然他从来没有在口头表示过。

他是预料得很清楚的所有一切他计划着要革新的政策,在太后心目中,是等于把全中国的内部一起翻覆过来一样的荒谬的。不要说那些剪发,设立议院等等重大的变化,她永远不能同意。便是其中最温和,最不关紧要的改革,她也一定会当作是光绪存心要拆毁祖宗辛苦经营地打下来的统一江山的基础。甚至她会把他当作皇室的反叛看。

为了这一重未来的阻碍。康有为——新政的主谋者——真不知道费掉了多少的心思,打算用一种最妥善的办法,先去消弭它。但他始终想不出有什么路好走。后来他觉得只有直接跟光绪去商量,可是这中间又有一种困难,因为照那时候的“皇法”来讲,象他这样一个身为朝臣的人,是绝对不该向任何人谈论到含有批评或攻击皇太后的意见的。尤其对着光绪自己,倘若他胆敢如此的胡言,那么他就十足要坐实“反叛”的罪名了,他应得的答报是“立斩”。

他踌躇了许久,想说既不敢说,想不说又觉得非说不可,最后他只得把这件事推到了翁同和身上去,这倒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在光绪的那些谋臣中间,对于太后的性格和思想知道得最亲切的只有他一个。同时他在宫里头留居的时期也比较的长,那种宫里的人所惯用的外交手段,他也相当的熟练,所以康有为等都不能不把这副重担推给他。

然而即使是翁同和在名义上,他是光绪的老师,而就彼此的感情来讲,他又是光绪所最亲信的一个。但临到这种大事,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把自己心上所想说的话老老实实在地说出来。

亏得中国人在传统上是比较最会说话的民族,特别是那些旁敲侧击由浅入深之类的说话的技巧,差不多永远没有使用不上来

的时候。

一天,翁同和终于很巧妙地向光绪说道:

“这些谕旨里所决定的事情,太后是一定不会允准的。现在谁都感到很忧虑,不知道应该怎样办才好?如若我们要希望这些新政都能实现的话,就不得不需要想出一种可以防止这些新政被取消的方法,到将来实行以后,便什么都不成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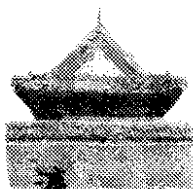
实际上,光绪是早已在为着太后担心了。或者在他脑筋里,已经也有了一种策划。不过他还没有下决心要实行。当时听翁同和这么一说,便又踌躇了好半晌,他知道这问题的解决确然是他自己的责任,别人无从越俎代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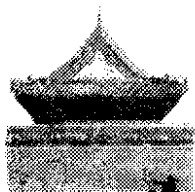
“我们马上就要派人去把兵部的袁世凯召来。”他显然胸有成竹地说:“他来的时候,你们都可以退出去,让我一个人跟他说话,免得将来万一这件事发生了什么变卦,你和康有为、李鸿章两个人也连带地被牵累在里面。”

在那个时候,袁世凯虽然并不直接参与光绪的密谋,但从他的一切行动看,他是完全同情于光绪的各种措施的。他的军队里特地聘请许多德国人,作为技术方面的顾问。同时还在天津附近的某处,积极训练新兵,也都是开的“洋操”,似乎不待光绪命令,他已在那里自动的竭力推行新政了。

那天他得到光绪的宣召,便立即恭而敬之地走进宫来,态度是那么的忠诚,说话是那么的恳切,使光绪不由马上把他当作心腹看待。于是一串关系到光绪一生命运的话,便从他自己嘴里,很轻易地吐给了袁世凯听。

“我们的新政是马上要实行了,这对于我们的国家是有着生死存亡的关系的。不过,我们的皇太后——老佛爷——也许因为不很明了世界大势的缘故,未必能够赞同。所以现在我们想暂时不使她老人家知道,我们有这种策划。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绝对





不使任何一个宫监能够把这里的消息传去给太后知道。所有此刻已经伴着太后在园子里的人,也一律不准走出来。因为他们一到外面,就立刻可以听到各种消息,回去少不得总要给太后说的……”

袁世凯屏声息气地听着,可是谁也料不到他已在那里暗暗地运用他的脑神经了。

“因此之故,”光绪又继续说道:“我现在命令你,立刻就调一队兵去把颐和园暂时监守起来,在我们所决定实行的新政没有全部发布之前,绝对不许任何一个人进去,也不准任何一个出来。”

光绪每说一句话,袁世凯便来不及的应一声“是”,他对于这命令是显然毫无异议的了。并且还声明因为这种处置,事实上是仅仅使太后和外界交通暂时隔绝几天,并无其他伤害,所以他也愿意尽他的微力为皇上效劳。

我们说得忠厚一些,也许当时袁世凯的内心上的确很热烈地同情于光绪的作为,他的给予光绪的允诺实在不是恶意的机诈。但无论如何,当他出宫之后,还没有正式开始依光绪的命令调派兵将,他的心已经变了,或者是他突然想到了太后过去的威风,几十年来她一直用着铁尺一般的专制手腕统治着全中国,或是他畏惧光绪不如畏惧太后之甚,或者是他存心要利用这机会来使自己升官发财,或者是……这是永远没有人能够猜得到的了。

但事实上他终于不曾派兵去包围颐和园。

他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的主意,便决意先去找荣禄商量一会儿。荣禄在太后摄政的最初几年里,是朝廷上最红的一个红人。因为当咸丰在热河身故,太后抱着她初生的儿子——同治——赶回北平之后,很有人想暗算她们母子俩的生命:都亏荣禄很忠勇地保卫着他们,才使别人无从下手。这当儿他是正在直隶总督的任上,袁世凯为着要跟他商量,便匆匆地跨上了马背,只带着一个卫兵,开始了天津和北平之间的九十里长的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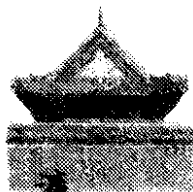
据一部分人的传说,荣禄是太后少年时代的情人,他们俩打得象火一般的热,满想做一对长久夫妻,不料晴天起霹雳,咸丰突然会把太后收进了宫去做妃子,便硬生生地拆散了他们的姻缘。但在荣禄的一生中,对于太后还是十二万分的忠诚。所以荣禄倒真是袁世凯所应该去看的人,他相信告诉荣禄就等于告诉了太后,他拼命地鞭着他的坐骑,恨不到一忽儿就到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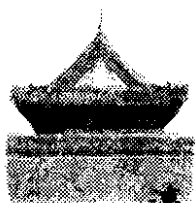
他和荣禄会见时当然是很秘密的,决不会就在大庭广众之间晤谈。可是照那时候的官场中习惯即使两三个人密谈,只要有谁胆敢对皇上或太后发了一句半句不满意的话,他就等于已落了一个绝大的罪名在别人的手里,随时有被告发斩决的危险。因此袁世凯在去天津的路上,便用心把应该说的话想就了,他小心着自己所说的每一个字,绝对不使它们显露丝毫对光绪或老佛爷表示批评的语气。

他只告诉荣禄,光绪为着要使他制定的新政都能毫无阻碍地发表,所以要他那么那么的做。

而荣禄的机警和乖巧,却也不输于袁世凯。他只听袁世凯的最初两句话,就知道自己眼前已摆着一件辣手的事情了。他觉得无论自己怎样答复,总不能讨好两方,讨好了太后,就难免得罪光绪,讨好了光绪,便不免得罪太后,只要一开口,便是老大的为难。但他既不是哑子,怎能坐听袁世凯一人说话而不加答复呢?于是他立刻就想到了一个乖巧的办法,他决定用假装不听得对方的说话为暂时掩蔽这情形,真象做戏一样,他先是打了一个呵欠,然后慢慢地闭上双眼。装着已经睡去的样子,尽让袁世凯独自谈论着。

袁世凯看了这种虚伪的表演,倒反而把自己的胆子壮了,他爽快尽量地造着谣言,非但把光绪给他说的肺腑话全部透露了出来,而且还故意说得格外的恶化,在光绪的本意,原是只要暂时断绝太后和外界的消息,竟给他说了成了有心要实行暗杀的地步。





待他的话一说完,荣禄才慢慢地睁开一双装得很象睡的眼来,假作是瞌睡初醒的模样。

“真是十二分的对不起你,今天我不凑巧,偏是倦得异乎寻常。方才袁大人你跟我说的是什么话啊?我简直一句都没有听见。”

但袁世凯岂有瞧不透他的用心之理,他明知荣禄对于自己所说的一番话,连半句也不曾漏掉。只为他不愿牵进这漩涡,所以特地装聋作哑地推却。可是袁世凯是很知道这件事的紧急性的,无论他依从光绪,或是反而跌到太后的一面去,都得在极短的几小时内决定,否则别人就要有些举动了。因此他再不能象平时一样的忍耐。

“照老大人的意思,袁某对于这一次的圣谕,究竟应该不应该遵行呢?”他不让荣禄再有规避的余地,立即很爽快地问。

“袁大人,要提到这一件事,我的意思是第一我们必须知道。”荣禄也知道再要装聋作哑是不可能的了。因就正颜答道:“我们当朝臣的人,对于皇上是首先必须服从的,所以皇上既有这个命令给你,你就不能不遵行;但在另一方面,尽忠于皇太后也是我们做臣子的分内事。而现在依你说来,皇上所给你的口谕里,却并不曾提到要你不告诉太后的话……”

这样,已经很够使袁世凯明白了,他的目的也无非只要得到荣禄这一句话。于是他的志意便决定了,就依旧跨上马背,飞也似的赶回京去。

当他到达北平的时候,天已经黑下去了。但这对于急于贪功的他,是不生影响的。他很清楚地知道有了这样大的题目,即使迟到半夜去见太后,也只会使她欢喜,不会使她着恼的。

可是他到了颐和园的门前,毕竟也因为时候太晚的缘故,不敢说就要见太后,只教管门的去通知李莲英,让他和李莲英先见一见。李莲英虽然也觉得他此番来得很突兀,但因为过去彼此的交谊

不错,又听他口口声声地说有机密要事求见太后,便立即答应他去转奏太后。这时太后恰好才用过晚膳,听了这个消息,还道国际间又发生了什么新纠纷,便急把袁世凯召上去。

换了别一个年老的妇人,即使是真的逢到她儿子要杀她,她也往往只有啼哭和恐惧,至多一个人悄悄地溜了出去。然而太后却绝对不是这样无用的女人,她是早已经历过许多风险的,再大些的事情她也对付过,所以她不但一些不啼哭,而且也绝对不觉有何恐惧,只剩一股怒火在她心里燃烧着,至于怎样准备对付光绪的策略,那是不待袁世凯的话说完,她已完全决定了,虽然谁也猜想不出她所打的是什么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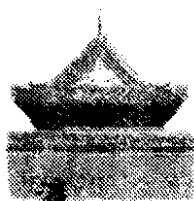
这几年来,她个人的生活,可说比较的安乐,老是独居在颐和园里,静静地颐养着,所有处理朝政的繁巨的责任,她仅仅只留下了六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一的极小的一部分,大半全由光绪去担负,并且她也很信任他,除非万不得已便绝不过问,而现在是一切都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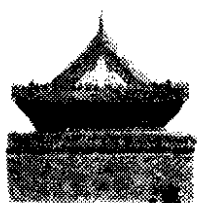
光绪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据说他后来竟始终不曾费什么口舌,企图向太后解释过,他明知解释不但无效,并且还会增加太后的气恼。因此他就爽爽快快地默不作声,他只在有机会的时候很坦白地把当初原定的计划,向别人表白一二。连我也曾听他提起过这件事,就只从不曾听他在太后面前作过何种分说。

在那一晚,当袁世凯跪在她面前一一诉说的时候,她确也用着全副的注意力倾听着,仿佛每一个字都有天一样大的关系,所不幸的是她越听越觉可信。最后,终于把袁世凯的一篇谎话,当作了千真万确的事实。

袁世凯的话是说得很长,但综括起来说,就是诬陷光绪命令他带兵来围颐和园,并用暴力冲破园门,就在乱兵之中结果太后的生命。事情就算这样证实了,但太后又将如何处置呢?

光绪从前原也可算是她所心爱的一个人,但现在是有只有痛恨





了！她认为这是一种自家人捣自家人蛋的不可宽宥的背叛的行为，所以她也决计予以非常的处置。

她立即发了一个命令下去，吩咐准备銮舆，并打发李莲英去召集那班惯常侍候她的人，赶快结束起来，不必再等待明天，马上就随护她一同回宫去。

正当颐和园里闹得人喊马嘶的时候，光绪却还在自己的炕上做着他的好梦。他梦见中国的一切已因他决心推行新政的结果，霎时便顿改旧观了。而他自己和康有为等一千人，也因有此一番巍巍无比大功德的缘故，到处受着老百姓的爱戴，“万岁”“万岁”的欢呼声，尽在他耳朵边响着……渐渐地，他开始觉得这已不是在做梦了，似乎的确有人在枕边这样喊着。于是他懒洋洋地睁开了一双睡眼，往床外一瞧，原来果然有一个人跪在那里，只不是老百姓，而是他的心腹太监王商。

光绪现在早已不是一个孩子了，王商如其没有真正急要的事，怎敢在他睡熟的当儿，擅自闯进来喊醒他。再加他脸上是很显明地堆着万分慌张的神气，使光绪一瞧见他，便知道一定有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了。而王商也不待他开口，就自动把自己从颐和园里得来的消息一口气说了出来。他告诉光绪袁世凯怎样的去告密，太后是怎样的狂怒，已经在准备坐着銮舆回宫来了。

“当头霹雳”这四个字恰足以形容光绪当时的情形，他几乎气得发昏过去。无论如何，他不曾料到袁世凯竟会这样恶毒地背叛自己的。现在是一切都完了，在这样匆促的时间里，在这样举止毫无自由的深宫里，他还能采取什么紧急处置以图挽回这个颓势呢？呆了一会儿，他只心灰意懒地叹了一口气，他知道有两点是已经万万不能补救了：第一，是他所苦心擘画的那些新政，将从太后回宫的时候起，全部变成永远不能实现的好梦。因为照太后的见解，只要是一种不合旧规的变动，无论大小，便都是危害祖宗基业的败行。

第二,是他本人的被责骂,也绝对不用妄作幸免之想了。虽然他未尝不能改装易服,悄悄地溜出宫去;可是理智告诉他,象这样是反而会闹得更不可收拾的。所以惟一的办法,只能压下了一肚子的忧愁和气闷,留在宫里静待太后驾到。

这时候,他的爱人珍妃自然也是惊慌到了万分。她真想不到光绪会遭到这样恶劣的命运。她的心在急剧地跳荡着,惟恐太后在盛怒之下,她的万岁爷会有生命上的危险。于是她就凑着太后还没有到来之前,先向光绪劝慰道:

“万岁爷,天下的事情总是命中注定的,新政的不能实行,看来也是天意,万岁爷可千万别太认真了;所以停一会儿待老佛爷回来的时候,无论她老人家怎样的来责备万岁爷,无论她怎样严厉的处置,万岁爷务必牢记着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要知道在老佛爷盛怒之下,只要皇上轻轻地说一句冲撞她的话,或者做一件违抗她的事,她就尽可立刻伤害皇上的生命……”

说到这里,珍妃已带着哽咽的声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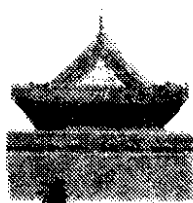
“向来蒙皇上爱我,可知我也爱着皇上啊!皇上的生命,也就是我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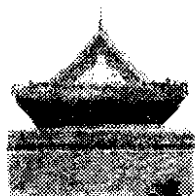
她勉强忍住了悲痛,又继续很温柔地说:

“再说讲到国家和百姓方面,那么万岁爷这几年来也着实可以说一句对得起他们了。现在既是天意不愿皇上成功,——至少目前是如此——那么皇上也只能暂时放下雄心,歇一歇手吧。”她又改用一种更低的声音说:“而且万岁爷的年纪还轻,太后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她总不能永远约禁着皇上的。待将来,这样的机会是正多着咧!所以我一定要劝万岁爷暂时忍耐,先赔一些小心躲过了这个风浪再说。”

“你不用担心,我自己一定会好好地对付她的。”

空气是渐渐紧张了,除却王商和光绪珍妃之外,宫里头其他的





人也都知道出了这件乱子了，每个人全透着怪紧张的神气，大家都替光绪暗暗捏一把冷汗。

不一会儿，第二次的报告又到了，大致说太后的仪仗已经出了颐和园，正在一路急急地赶回宫里来了。

即使在这样极度仓皇急迫的情绪里，光绪还不能忘记他那两个忠心赤胆的大臣——康有为和翁同和——他知道太后不久是必然会发现他们是帮助自己策划新政的首脑人物的。因此还特地在百忙中打发几个心腹太监，奔出宫去分头通知他们两人，教他们赶快收拾些东西，连夜逃出宫去，否则连他自己也没有力量再庇护他们的生命了。特别是康有为和他几个联手办事的人，光绪更替他们寒心。他知道李鸿章等一班旧臣即使也参与新政的策划，但他们在过去中，跟太后既有相当的好感，而在朝廷上，他们又有着不少的援手，将来纵给太后归罪，也不致有多大危险。所可虑的就是康有为们一班新进。因此光绪更特别郑重地叮嘱他们，务必火速逃避。不然的话，他们就会稳稳地掉下脑袋来的。

提到这一件事，我们不得不对光绪表示相当的钦敬。他在决意推行新政，挽救国家的时候，心是那么急迫，如今在拯救他的亲信和爱悦的一班臣子的时候，他的心也是同样的急迫。从这上面看，光绪真不失为是一个仁德的君主。而那几个臣子的性命，毕竟就亏了他的热心而得救了。——虽然还有很少的五六个人仍为太后所杀死——后来太后虽曾悬了很大的赏格要捉拿他们，可是直到她归天也没有如愿。

接着，第三次的紧报又来了，其时太后的銮舆正在匆匆地抬进宫门来。

光绪因为早已死心塌地的缘故，精神倒反而觉得安定了许多。他和珍妃就在很少的几个太监的掖护之下，整好衣冠，走到最外面的一座大殿前的石坪里跪着，静待太后到时接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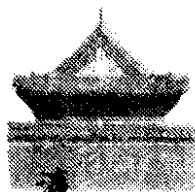
读者也许要觉得很奇怪,既然光绪一心为国,何必又如此畏惧太后,何不整顿甲兵,振作起精神来,跟太后开上一仗,藉以保持他自己的权位呢?但是这种行为,在中国的旧礼教上是绝对不容许的,无论做父母的(不论是亲生与否)错到怎样,做小辈的也不能自己以为有理,而就公然和父母反抗起来的;何况光绪又是当今的天子。假如公然干出了这种“不孝已极”的事情来,他将再有什么脸来统治天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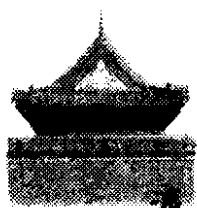
再退一步说:即使光绪自己还甘冒不韪,用武力来和太后周旋一下的话,事实上也办不到。因为第一他手里没有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第二在那个时候,袁世凯的军力可说是最强盛的一部分,他已经倒向太后那边去了,而且他的兵马都在近郊,教光绪怎能再往别处去调兵来和他决战呢?所以就事实来讲,袁世凯一反,光绪便毫无力量再和太后抵抗了。

如其当初袁世凯不反,竟依着光绪的吩咐暂时隔断了太后的交通,使他们苦心策划的那些新政都得很顺利地颁布了出去,再加上一两天督促推行的工夫,那么新政就再也不能推翻了,满清政府的命运也无疑的会另外改换过。可是在光绪自己的一方面,却依旧是逃不脱这个悲惨的结果的,我们要知道太后决不是一个轻易肯饶恕人家或改变自己思想的人。即使新政果能推行顺利,她也绝对不会宽谅光绪的苦心,而把隐瞒她的嫌隙消弭的。最后,光绪必然还是作法自毙,象现在所受的困苦一样。

当光绪端端正正地跪在石坪内等候老佛爷的时候,方才珍妃所劝慰他的几句话,一直还在他耳朵边响着,他相信她说得是完全对的。所以待到太后的銮舆抬进来,他已经准备用最大的忍耐力,去接受无论何种难堪的斥责了。

老佛爷的一班侍卫,都堆着怪骄傲的神气走进来,仿佛是专门随着太后来拿办光绪的。不久,太后自己也从銮舆里慢慢地跨下来





了。光绪大着胆，偷眼望她一瞧，只见她满面怒容，颜色泛白，白中透青，真象一个打算跟人家拼命的老太太一样，这倒也是怪不得她的。因为当她从颐和园回到大内这一段路是相当的长，她老人家独坐在銮舆内，尽把这件事翻来覆去的想着，自然愈想愈恼了。

“亲爸爸，孩子给你请安！”光绪勉强镇定着说。

太后只象没有听见一样，只在脸上透出了一重极可怕，极不自然的笑容，她教李莲英扶着她，一直走进光绪的寝殿里去。光绪和珍妃当然就得跟着她，走到了那里，她才怒冲冲地旋过头来，用一种沙哑的声音说：

“现在我只要问你一句话，你可知道做儿子的要杀父母，在我们祖宗所制下的法律上该得一个什么罪？”

这一问倒真是完全出乎光绪意外的。他想自己原来只要袁世凯去隔绝太后和外界的交道，绝对没有伤害太后生命的意思，为什么太后要这样说呢？于是他就万分诧异地向太后请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不料太后的答复却只是很干脆的一句话：

“你自己还不明白吗？”

“天啊，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孩子心上要是存着这么一条歹意的话，亲爸爸，即使受一个千刀万剐也是应该的。然而现在总要求老佛爷明鉴，孩子的心上委实从不曾起过这样大逆不孝的念头。”

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先入为主。太后也正为先听了袁世凯的一番花言巧语，胸中已有了成见。这时候不论光绪怎样的分辩解释，再也不能发生丝毫作用了。满腹的怒火，尽在太后的一颗心的下面狂窜着，烧得她无法再平静下去。又且她在起程回宫之前，肚子里早打定了一个主意，这是她决意要付之实行的。

“你还道我不明白吗？既然你已经信奉了那些鬼子国的野蛮的法度，你的心目中还会有什么尊卑长幼吗？我瞧你连最起码的一些孝道也早就忘记了！不然你怎么会连‘子不违父命’的一些小道理

都抛撇了呢？”

光绪只得又连连叩首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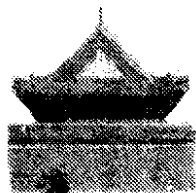
“亲爸爸！老祖宗们的规矩以及做人子的应尽的孝道，孩子都懂得，一向也都遵守着，所以象这样无天无地的大冤枉，孩子实在是屈认不来的。老佛爷在上，孩子可以马上起着誓说，孩子的心中统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想为国家，为百姓，做些有益的事，一切新政的策划，全是从这一点良心发动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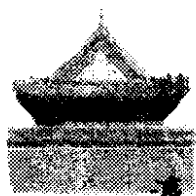
他虽然说得十分恳切，无奈太后已不愿再跟他多费什么唇舌。因此她就愤愤地把手一挥，制止他再说下去。

“别再跟我花言巧语了，现在只有很干脆的几句话：你要知道这天下是老祖宗们打下来的，他们所定的一切法度，一切规矩，当然都有他们的道理。我们做子孙的人，要保守这个基业，就只有完全遵守这些法度和规矩的一个法儿，你是什么人，配来变动它们啊！要如真照你想的那些混账新法儿搅下去，我们大清帝国的天下，怕不要在你手里断送掉吗？如今你自己也该明白了，你到底配不配再统治这个国家？快给我想一想看，你现在应该如何收拾才好？”

太后这句话一说，光绪心里是立刻明白了。他知道自己政治生涯已到了不能不暂时结束的地步了——当初他真以为是暂时的结束，不料后来却变为永远的休止。——于是他重复再磕着头说：“亲爸爸，孩子懂得了，明天孩子马上草一张诏书下去，把掌理国家大事的权柄依旧请你老人家来执掌，因为孩子实在太没用了。”

光绪心里也非常清楚，他知道如若再多说一两句硬话上去，太后这样翻面无情的人，是真会下起辣手来的。她尽可赏一些毒药（这在宫里是现存的）给他，逼他自尽，那时不但决无一人可以救他，甚至也未必有敢指责太后的人。所以他决意乖巧一些，还是赶快软化的好。他猜知太后的本意，也无非只想凑此把政权收回过去。既然反抗已不能，那么他又何乐而不先去逢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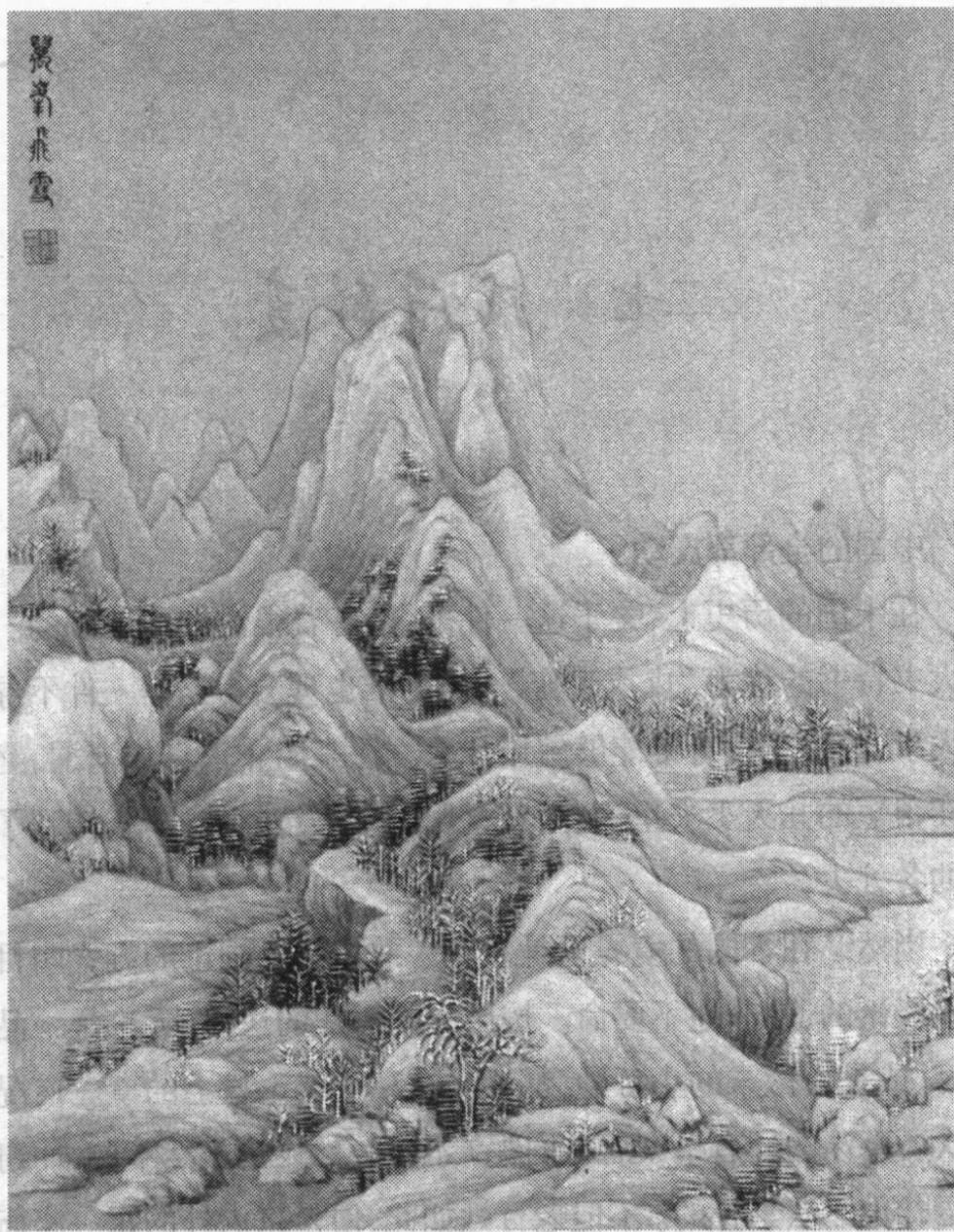
太后听了他这几句话,脸色果然立即温和了些。她觉得一个丧失了政权的皇帝,就完全跟泥雕木塑的傀儡一样,没有什么好处,留着倒也许还可以用来做对外的挡风牌呢?

在光绪心上,他倒另有不同的思想:第一,他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暂时保住了性命,往后就不怕没有机会。而且他在自己的心底上,始终确认那些新政的策划是绝对合理的,绝对可以推行的。但须等到老佛爷撒手西归的时候,他一定就可以很顺利地干一番的;第二,他也知道在目前的朝廷里,以及百姓之间,抱着守旧思想的人毕竟比赞成新政的人多。而在这一次政变之后因为有了比较,那么本来守旧的人,便必然也愿意注意到新政上来了。如其在目前就不顾一切的和太后反抗,结果不只徒然断送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还使那些十分有利的新政,也完全埋没了。

他上面的这些见解,其实都是很不错的。可惜后来的人往往不明真相,就批评他太懦弱,或者指责他做事做得不彻底,倒把他的一片深心白白辜负了。

依我后来的观察,光绪的确不能算是一个胆怯的人。正相反地,他是意志坚强,眼光远大,而又极富胆气的一位皇帝。他的失败,他的悲惨的遭遇,完全不是他自己的过失,而是那个为旧思想所统治的时代下的牺牲者;或者说他是纯粹断送在不祥的命运中的。正应了他诞生的第一天,那刘铁口和张瞎子所说的一串预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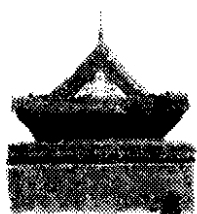
第二天清早,光绪归政给太后的诏书,就正式颁布了。从此,朝内朝外的一切大权,便重归入太后一人掌握,让她用着铁一般的手腕,独自统领着整个满清帝国达五十年之久。打这一天起,光绪在实际上便成为一个不戴枷锁的囚犯,始终在太后那一双鹰一般锐利的目光监视之下,苟延着性命,直至他和太后先后归天。



任熊雪景山水图



瀛台泣血记



二七 戊戌政变

中国的全部都震动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关于这一件事,是有着很详细的记载的。并且大书特书的称为“戊戌政变”。因为谁也理会得这是一件不寻常的大事,同时也没有谁能够施用什么方法来阻止消息的泄漏,终于就在很短的几天工夫里,这消息竟用着出人意外的速率,传到了世界的各处去。

当然,在本国的境界里是没有人敢用高谈阔论的方式明目张胆地谈论的,除非他不要命。按照专制时代的法律,无论是一品的大官,或是最微末的小百姓,都不准在私下议论皇上的事。何况这一次所牵涉的还有皇太后在内呢?不过公然议论虽然不敢,而窃窃私语却也无法禁止的。不但老百姓如此,便是京内外的每一座衙门里,也有人纷纷在私语着。

即使是阁部里的那些大僚,也何尝都能守口如瓶地不言不语呢?他们在互相交换情报之余,少不得还要进一步的来猜度猜度以后将有什么变化,好为各人自己的前程准备。

在当时的朝廷上,本来有两派思想完全不同的人物:第一派,是思想新的一类,他们都为光绪的失败感到悲伤,而且还忧虑他将来未必再有机会可以实现他的理想;第二派,是一味主张守旧的老先生们。在他们的心目中看来,这一次的政变倒真是大清朝的洪福,除掉老佛爷亲自出马之外,谁能约禁这些洋气十足的新政的实现呢?因此,他们全觉得很欢喜,以为至少可以挽回一场剪头发的劫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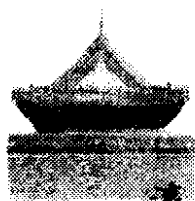
即使是政变发生后的半个月以内,外面仍然是沸沸扬扬的议论着,街头巷尾,酒肆茶坊,凡有几个人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地说着机密话的,不用问,便可以断定是在谈论这件事。

北平因为是当年的首都的缘故,关心皇事的人自不免尤比别处多些,一方面对于这件事的底细也特别知道得详细些,所以后来他们就渐渐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光绪是否安全的一个问题上去了。每个人都在担心着,不知道有什么大祸会降到这位年轻的万岁爷身上。因为就一般人而论,对于光绪的情感都很不错(便是守旧派方面,也并无怨恨光绪的人)。他们觉得政权的从太后手里转到光绪手里,再从光绪手里还给太后,都是无甚区别的,好在转来转去,总在他们母子俩的手里,还不是一个样儿吗?现在最教大家操心的,惟有他个人的生命了。

虽然大部分人已给袁世凯所妄造的谣言蒙蔽了,但每个人还是很怀疑,他们不敢相信光绪是真打算要暗杀太后的,于是他们也连带的不相信光绪是真被太后逼令自尽了。其中有一班头脑比较更清楚一些的,不免还在感叹着光绪所苦心擘画的许多新政,从此就不能再有实现的一天了。他们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为百姓的蹇运伤心!

如今再说朝廷上是怎样的情形呢?最初几天,空气真是非常的紧张,所有一切曾经光绪改变过的事情,不论大小,都一股脑儿的





很迅速地恢复原状。官员的更动,也是忙碌得象另外更换了一个朝代一样。太后自己是每天铁青着脸,阴沉沉地默然端坐着,愤郁的怒火占据了她的全部的心脏,只要有一个人或有一件事偶然不顺她的心,她就立刻会暴怒起来,借他们作为发泄她怒气的东西,吓得朝廷上和宫里的人个个提心吊胆,踮着足尖走路,压着声音讲话,惟恐一言一动都会触怒她老人家。

其时关于光绪所受的处罚是逐渐明显了,他的确不曾给太后逼令自尽,而仅仅改为幽禁深宫。但这里所谓“幽禁”,也还不是明目张胆的幽禁,而是暗地里的幽禁。每天早上,他依旧还穿着全套极华贵的官服,巍巍地高坐在太后的右边,接受着群臣的朝拜。外表完全和先前一样,只是他从此再不发言了。开口说话和批阅文件,都由太后一人应付,他仅仅是陪着太后一起坐坐而已。

不过比较上说,坐朝的时候光绪毕竟还好受些,最苦痛的是朝罢以后,他就得象囚犯归号一般的被押解到一座四面是水的孤岛上,和外界完全断绝交通,象坐关和尚似的直坐到第二天清早上朝,才有人来释放他。

这小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瀛台”。光绪一生中,足有十五年以上的时间,是消磨在这个水牢似的小岛上的。

后来每逢有人进宫,只要是这个人的身份够得上和他说话的,那么在有机会的时候,他总忍不住要把他当初原已决定而未能实现的计划,详详细细地说给人家听。他往往用着极气愤的态度说,当时他实在没有损伤太后至一毫一发的用心,这种灭绝人伦的思想根本就不曾钻进过他的脑神经来,可是人虽相信他,但有谁能给他去向太后分辩呢?

他在满腹怨愤之余,不由不就把所有的怒气一齐归到袁世凯和李莲英两个人身上去,尤其是那个李莲英,他分外的切齿着。反过来说,李莲英也始终恨着他。偏是太后对于李莲英又是十分十二

分的宠信,真所谓言无不听,计无不从。就是光绪这一次的所以被禁入象瀛台这么一个好地方,也何尝不是他给老佛爷出的主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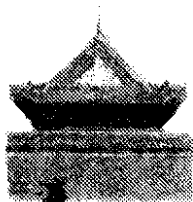
复仇的火一直在光绪的心底里燃烧着,他几乎愿意不惜牺牲一切,但求把袁李二人抓来出一口恶气了。他这种心理,袁世凯和李莲英两个人也都瞧得很明白。但他们并不介意,他们相信只要有太后在一天,光绪便无论如何也奈何不得他们,事实也确乎如此。光绪除了耐心等他的机会之外,再有什么旁的办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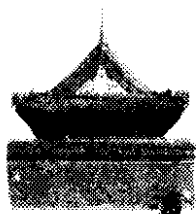
最初他也许是多少还存一些别的希望的,但不久便自知无望了。因为他虽然陪着十二万分的小心在太后面前殷勤侍奉,希图挽回她老人家的心理,可是他所得到的只是轻视、讥笑和责骂,除掉教他伴同坐朝之外,太后似乎根本不当他再是一个人了。

这情形是全国的官民都知道的,他们相信假使朝廷上一旦不再需要这一件活动的装饰品的话,光绪或者连囚犯生活也过不成呢?

现在我们又要提到久未登场的隆裕了。当事变爆发之初,她倒还有几分同情于光绪,认为他的失却政权是很不幸的,并且间接也是她自己的不幸。但接着她又想到了那个美丽的珍妃,于是她的心理就完全变了。虽在事实上,珍妃可说从不曾损害过她,光绪和她感情不睦,全是他本人的定见。当珍妃未进宫之前,他一直就不曾和隆裕发生过爱情。可是隆裕却一心一意地认定全是珍妃把他们夫妇俩的感情弄坏的。往往一想到她,满腔的醋火便立刻升起来了。如果依迷信的说法,她和珍妃两个人真好说是前世冤孽了。

她以前几次想倾陷珍妃,结果总不曾收效。现在光绪的事情一破,她便连带想到可以处置珍妃的机会来了。不过起初几天工夫里,太后正在盛怒之下,几乎见一个人骂一个人,凡有事情回上去,不论是对的,还是错的,总被她老人家劈头一喝地驳了下来。因此使隆裕也不觉有些胆寒,屡次想上去说,屡次自己忍住了,惟恐说





得不好,反先自挨她一场责骂。

然而醋火的力量确是很可惊的,胆小的人为了吃醋可以把他的胆子放大起来,隆裕也是如此。她的恐惧太后的心理,终于压不住她的醋火。有一天,她毕竟鼓足了浑身的勇气,独自走到太后跟前去。

“事情是已经过去了。”她用很巧妙的辞令开始说道:“依孩子的说话,老佛爷大可不必再为着皇上生气,还是保重自己的身体的好。并且据孩子看来,这件事其实也不能单说皇上的错处。”

“我们也知道的。”太后透着不耐烦的口气说,但不就动怒。“这都是康有为、翁同和以及他们的一班狐群狗党所玩的把戏。”

“老佛爷的话,一些也不错。”隆裕故意先顺着她的话风说。其时那个外号“月饼”的瑾妃也赶来了,但她还不懂得隆裕的真意,所以只呆呆地听着。“但事实恐怕还没有如此简单,关于翁同和、康有为和其余一班人的罪恶,是已经大家都知道了,可是他们也未必全是主动。据孩子所得到的消息,在他们背后是另外有着一个人的。她的势力甚至比翁同和还大,皇上也特别爱听她的说话,而奇怪的是目下事情虽已闹穿,这个人的名字却还从不曾听谁说起过。”

老佛爷听她说得突兀,不由也惊疑起来了。

“你这个话可是真的吗?”她反而很焦急地询问着她,“我们倒从来不曾想到背后还有谁在弄鬼啊?好孩子,你给我说吧,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她就是珍贵人。”隆裕这才恰到好处的牵出她的仇人来。“孩子这并不是赤口白舌的胡说,前几天,我们已经得到许多人报告,都说她是策动一切的主脑,万岁爷要改用新政,是她的主意,万岁爷要教袁世凯上颐和园来暗算老佛爷,也是她的主意,她一心想撺掇皇上不听老佛爷的教训,摆脱老佛爷的约束,好让她巩固自己的

地位。所以这一次的发生如此不幸的事件,可以说完全是她一个人给万岁爷上的当……”

隆裕略顿一顿,偷眼过去瞅了瞅太后的颜色,然后再继续着说:

“还不止这样咧!据孩子们知道,她的野心可真大得很,如逞她的心意去办,那么除掉老佛爷第一个要遭她毒手之外,所有日常侍候你老人家的人,也都免不掉要在她手里丧命的。并且她已经盘算好了,只等袁世凯有消息送回去,她第二步自然就要找到我了,连她自己的姊姊也休想活命。总之凡在她心目中一向看做是老佛爷的心腹人的,她就决不肯放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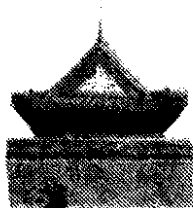
隆裕这一篇弥天大谎,其实也造得很不圆到,最要紧的关键她就不曾说明这是谁告诉她的话。照理说,太后怎么就能相信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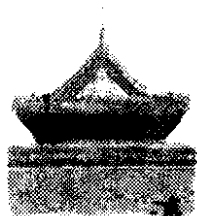
何况太后向来不是一个呆人,隆裕和珍妃之间所闹的醋海风波,她是知道得最清楚也没有的。隆裕对珍妃所怀的一股醋意,目下已堆叠到多深,她也理会得出。因为她老人家当初做咸丰皇上的妃子的时候,自己所处的境地,正和今日的珍妃一般啊。执此以论,隆裕的谰言原该是说不进的。可是这几日来太后始终还在盛怒之下,理智自然不如平日的清明。而在另一方面,她又为了不曾捉到翁同和、康有为等一班祸首,心里正苦没处出气,便格外不愿就把隆裕的谎话驳回去。

“也许是的。”她微微把头一点,用着她很激刺的声音说道:“我想你的话总不至是存心诬陷她的,现在就着一个人去把珍贵人召来。”

一个小太监便立刻奔到了珍妃那边去。

自从太后回宫,光绪被拘禁入瀛台之后,珍妃的心坎上当然也觉得异常的苦闷,她只恨自己人微言轻,没法回护她的爱侣,一方面她也知道今后的日子再不能象先前一样的快乐了!但她却没有





想到自己会被诬陷到这件案子里去。因为她虽然始终和光绪一起留在宫内,略略知道些他们怎样计划推行新政的事,以及光绪如何地企图瞒过太后,可是她本人就一直没有参与过,更轮不到她出什么主意。

关于这一点,她心里倒很安定的,并且她相信消息素来那么灵通的太后,一定也可以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当那小太监来传唤她去见太后的时节,她心里还是很镇静,绝对没有想到隆裕已在背后那么诬陷着她了。

她照例很恭敬地给老佛爷请了安,退立在隆裕和瑾妃的肩下。其时太后既还不曾正式斥责她,余下的人当然还得很客气地和她周旋着,于是越发使她安心了。以为太后这时的传唤她,十九不是为了光绪的事。

而在太后心里,一见了她这样楚楚动人的温柔的姿态,也实在不忍就屈信隆裕的谗言,对她施行何种严厉的责罪。因此直等她来了半晌,她老人家才用很简括的语句嘱咐她说:

“目下你暂时留在我们这里,待我教你回去的时候再回去。”

这个命令的意思,就是说她必须暂时和她心爱的皇上分居了。从这一天起,她将和惯常服侍太后的那些女官一样地专门担任侍候太后的职司,虽然不能算是一种处罚,但行动上的确是要拘束多了。照她的本意,原是不愿的,可是她凭什么能违抗太后呢?根本她就不敢违抗。而且她心上也在想这办法一定是暂时的,那么几天工夫的离别,又何必介意呢!

自从光绪的地位被打落之后,珍妃已经从人们所堆出来的那种富于势利性的面孔上得到了许多的教训。她知道现在的情形已和从前完全不同,自己除了更刻苦忍耐而外,简直无从立足。因此她对太后这一个命令,也只能毫不迟疑地表示遵从。

不料过了三天,太后还是没有允许她回去的表示。这时候她才

渐渐觉得有些不妙了，她既没有勇气向太后动问，又想不出好找谁去代她试探，结果只得自己暗暗焦急，深恐从此不能再有和她爱人会面的一天。

在这些日子里，她的另一层的痛苦，就是隆裕和月饼两个人的态度，她们现在是一无顾忌了，竟极公开地向她表示厌恶和轻视，使她窘得几乎不敢再见到她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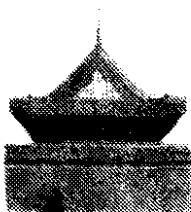
记得在隆裕向太后进谗言的一天上，那个甘心帮了别人陷害自家姊妹的月饼，也还故意造出一段话来替隆裕帮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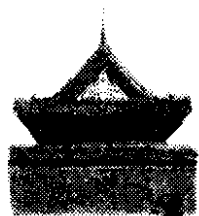
“老佛爷。”她透着怪可厌的呆相说道：“便是孩子也曾听到过这个话，他们都说我妹妹是个坏人。”

珍妃的被拘留在太后的身旁，是绝对不足以消灭她们两个人的醋意的。隆裕尤其失望，她觉得仅仅使这一对爱人分离，还不是痛快的办法。她决心要尽可能地去伤害珍妃，直至她受到最大的创伤。可是照太后目前的气度来说，似乎实在没有肯帮着她吃醋的意思。而她自己的胆子，也大得有限，事情演进到这地步，就断乎不敢再向太后说什么话了。

可是天下的事情，除非不存心便罢，一存了心，那就死活会做一些颜色出来的，何况其时的宫里头，正有着一个极凶恶的魔鬼在当权。各种不可告人的坏事，都在他的赞助之下活动着。——这魔鬼不是别人，就是太后最宠信的总管太监李莲英。——隆裕是一向也知道这个魔鬼的力量的，为着要损害珍妃，她觉得只有勾结这个人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这一天，她终于不惜纡尊降贵的私自走去访晤李莲英，先把自己那天告诉太后的一篇谎话向他复述了一遍，然后再拖枝带叶的添上了许多别的话。李莲英这魔鬼是天生的恶人，他一向就最欢喜使别人遭受痛苦，不管于他自己有利无利。所以当他听了隆裕的一串话之后，更无心分辨真假，便快活得心里发痒了，并且准备着又





要试一次他的毒手了。

“那个珍贵人是无论如何必须去掉她的。”最后隆裕便极疯狂地向他这样说。

从过去所得到的情报里，她也久已知道李莲英和光绪是一对互相切齿着的冤家了。因此她希望利用了这个不法的奴才，对于光绪所怀的怨恨而达到自己企图毁灭珍妃的目的。“那个珍贵人是无论如何必须去掉她的。”她一再这样地嘱咐着李莲英。

有机会可以损害别人，这在李莲英还会不高兴吗？何况现在他要加害的人，实际上就是他仇敌的爱人。这就等于是间接地加害于他的仇敌，当然他是格外快心了。

隆裕这次的找到他，确也可算是对症发药，而他对于隆裕的嘱托，也真能忠于所事。当天，他就摇摇摆摆地一直走到太后跟前去，很不费力地增加了隆裕和月饼前几天所说的一番话的价值。

“老佛爷，奴才今天又得到了一个很秘密的消息。”照例他总是站在太后后面的，每逢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便把脖子伸长着，从太后背后直话到她耳朵旁，用的声音永远是那么低，那么严重。“有人告诉我，万岁爷这一次的举动是完全给珍贵人独自挑拨起来的。”

接着，他故意又把隆裕上次已给太后说过的一番话，重说了一遍，却并不说明自己也是听隆裕说的。

这一来，不是已有三个人向太后报告了同样的消息了吗？并且依太后的偏执的思想揣度起来，隆裕和瑾妃也许还是为了吃醋的缘故，所以特地要挑珍妃的眼。而李莲英和珍妃却一些没有关涉啊，他当然是不会无端说坏她的。任凭她老人家怎样警觉伶俐，也猜不透李莲英在暗地里一向妒忌着光绪的人，因此她竟特别看重了他的报告，深信珍妃确然是策动一切阴谋的主角。

“快把她召上来。”她显然极愤怒了。

这几天,珍妃原已常在她左右,所以一听传唤,不消五分钟便赶到了。照例先请一个安,然后站起来很肃静地立在一边。

就为了她始终还不曾生育的缘故,她在宫内的地位至今仍和一个宫女差不多。换句话说,就是她也依旧只能算太后手下的一个奴隶。按照当时的规矩,做奴隶的人是没有说话的自由,即使是在蒙受到了极冤枉的责罚的时候,一经他们的主子判定,他们就绝对不准辩白,连说一句话也不许,干脆就只有活生生的屈认。

现在我们且看太后是怎样的处置珍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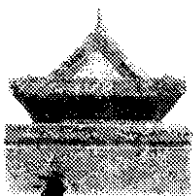
“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是什么邪神附到了你身上?你竟敢起意要暗算到我们这些人了!”太后咬牙切齿地向她喝骂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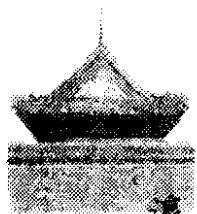
珍妃是一句话也不说。这并不是她没有话说,也不是她不想说,实在是上面那个习惯钳住了她,使她说不能说。如其不顾一切的就向太后辩白,那么不但这个冤枉无从洗刷,反将另外添上一重狂悖越礼的罪名。因此她心中虽有千万句话要说,也只能暂时装一装哑巴了。

“好得很,我也知道的,你还想害死我呢!”隆裕今儿是得意极了,眼见珍妃象一头小羔羊一般战栗在太后的淫威之下,她心里真比当初被选做皇后更快活。便仗着这股劲儿,也亡命向她攻击道:“你连自己亲生的姊姊也忘记了,谁敢相信你能放过她,你这个黑心的贱人!”

珍妃几乎不能忍耐了。但一想到自己的孤立无援,只得又竭力地容忍着,依旧不发一言。

然而这正在盛怒之下的皇太后,和那倚势凌人的隆裕瑾妃,又岂肯因她的无所抗辩而就宽放她。正相反地,她们觉得这是再快意不过的事。本来打死老虎是谁不会呢?因此她们越发你一言我一语地责骂着她,竟把光绪所有的一切行动全都归怨在她一个人的身上了。





李莲英自己虽然毕竟为了名分的限制，不能公然帮着隆裕们讥骂珍妃，可是他的心底里真觉得万分痛快，眼看珍妃的脸色惨白得象纸锭化的灰一样，他不由想到光绪为了这件事应受的苦闷是如何的深刻，使他快活得险些笑出声来。过了一会儿，他爽快地放出一支最毒辣的冷箭。

“老佛爷，珍贵人到现在一句话也没有。”他还是悄悄地把嘴唇凑到太后的耳根边说道：“她既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辩白，那就是说她已经完全默认了。”

这时候，可怜的珍妃就万万不能再忍耐了，她觉得宁可违反一次这种专制的礼法，决不能默认这许多莫须有的冤屈。

“万岁爷这一次的措置不当，因而连累老佛爷生气，这在孩子心里头，真也觉得十二分的不安。”她竭力把声音压得很低，很平和。“不过这里头实在是没有孩子的事，并且孩子也从不曾听见说万岁爷想暗害过谁！要是一定要说到有这种坏心思的话，那便决不是万岁爷自己想出来的，他和孩子两人都不曾听谁说过这等的話，还得恳求老佛爷查究。”

“好啊，珍贵人的胆子可真不小，竟敢顶撞起老佛爷来了。”李莲英立刻铁青着脸说。方才珍妃为着深恐受到越礼的处责而容忍不言，他就向太后挑拨，说她是无话可辩，甘心默认。现在珍妃忍不住开了口，他倒又转过来指责珍妃顶撞太后了。“老佛爷，照珍贵人这样无礼，就得带下去受杖。”

在那个时候，宫里头的一种比较最普通的肉刑，就是廷杖。有好几条又粗又大的毛竹，漆着很鲜艳的朱红漆，挂在某一所在，谁有了什么过失，就得被掀翻在地下挨几下，或是几十下竹杖。不过受这种肉刑的大多是太监或宫女，嫔妃或女官们就不至如此。不料这一天，李莲英竟丧心病狂的想教珍妃去受这种耻辱。

幸而老佛爷一时倒还说不出口，只微微点了点头。

“不错。”她故意还顺着李莲英说，想使珍妃更焦急。“她是真应该挨几下的。”

可是她忽又旋过头去看了隆裕一眼。

“或者便宜些她吧，你先赏她几下耳括子。”

这一来可真把隆裕高兴得不知所云了，几年来的宿忿就在这个时候，可以让她尽量地发泄个痛快了。她走得比跑还快，只两三步就到了珍妃跪着的所在，同时咬一咬牙根，使出了所有的力气，在珍妃的粉颊上接连掴了几下。

珍妃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主仆的身份已经很清楚地被判别在她和隆裕之间。从此她真不知道再有什么机会可以出头。并且专制的习惯束缚着她，使她绝对不能有所反抗，甚至连躲避也不成，她只有白白地领受着。

假使说这时候有一杯药酒在她的面前，那么我相信珍妃是立刻会抢过来一饮而尽的。因为这样重大的责辱，非但丧尽了她原有的一些尊严，而且还断送了她以后的指望。

在太后那个御座的背后，面目狰狞、心地险恶的李莲英，不住在发出得意的微笑，嘴里还在连珠似地说：

“这样真是太便宜了她了，照理真应该拖下去打几十下大板的。依奴才想来，有了这么大的罪名，便是杀头也不算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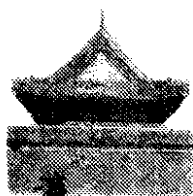
说得太后心里又冒上火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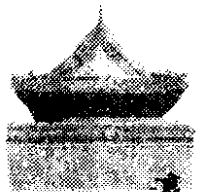
“再掴她几下。”

当然，隆裕是决不肯叫手酸的，她觉得多掴珍妃一下，自己便多痛快一些。

“再掴，再掴！”

一个妃子会遭受到如此难堪的凌辱，在清朝这一代宫廷里，委实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珍妃心中的悲苦，也就越发不难想见了。





不但如此，眼前的这种磨折，分明已很清楚地告诉她从今以后，她是一个随时可以挨打挨骂的奴隶了。只要太后或隆裕再不高兴一些，那么她的生命也未尝不可以随时结束。说到死的一点，她倒并无多大畏惧。因为这世界已不是她愿意留恋的了，最值得她留恋的那个人，显然已没有再和她团聚的可能。所以死生对于她，实在并无何等差别。她所畏惧的，倒是这种不死不活的凌辱。

她一直在太后面前跪着，低下了头，脸色倏红倏白，差一些不晕倒在地上，最可怪的是她那位胞姊瑾妃，居然也忍心看她受辱，脸上甚至和隆裕同样地透着得意的笑容。太后是毫无怜悯地不断地嘱咐隆裕再捆几下，那个李莲英也还在御座背后叽咕着，口口声声地说珍妃的罪犯得太大，这样的责罚还嫌太轻。

过去，珍妃常在暗中痴想着，以为太后当初出身既和自己十九相似，那么她老人家对她多少总可以有些同情。可是到现在，她能希望太后给她何种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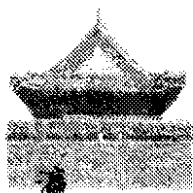
要说太后不能怜惜珍妃，是不是一桩错误的事，我们到目前也不敢下什么断语。因为一个专制国家的统治者，照例是永远不会做错什么事情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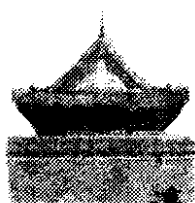
二八 幽囚中的一对情人

政变发生以后,光绪最初还存着很光明的希望,以为只要多隔若干时日,待太后的怒气平息了下去,自己多少总可恢复一些自由。——当然他并不想重掌政权——哪知道情形一天坏似一天,失望的阴霾渐渐增厚起来,使他不由不添上了满怀的悲愁。

第一,他发现自己不但行动上已受了极严酷的约束,就是精神上也完全被隔绝了。从太后夺去他政权的一天起,朝内朝外,以及宫中的一切动静,他就半点不知。便是跟康有为在一起的谭嗣同等六人的被害,他也直到监斩官入朝复旨的时候才知道的。

在这一次的意外祸乱中,李鸿章却很有力地显出了他平日敷衍手段的周到。论他老先生跟光绪的关系,实在并不输于康有为和翁同和两个人。而且对于新政的擘画,也着实有过相当的贡献。可是待到事变一爆发,他就立刻很巧妙放出了一种空气,假说他自己从不曾参与过的。于是这天大的罪名,便全部归到了康翁两人身上去。李鸿章不仅绝未累及,且还依旧保持了他在朝廷上原有的地位。





照理说，他是一位军机大臣，谁不知道他和光绪是天天在一起。即使说他确乎不曾参与新政，那么他至少也得领一个知情不告的罪名。这在别人，委实就逃不脱了。但李鸿章是久经宦海的老世故，尽管他在政见上一直拥护光绪，可是在背后他还始终不曾和荣禄、李莲英等一般太后的私人疏远过。因此这些人也并不歧视他，虽然太后疑心到他，他们都会急切地替他辩护洗刷的。

李鸿章的仍能保持禄位，在光绪倒也未尝不是一些安慰，不过他自己未免太痛苦了，日夜被软禁在那么孤零零的一座小岛上，——瀛台——过着比囚犯还难受的生活。关于这小岛以外的消息，他便什么都不知道。

别的消息也许他还暂时并不急于要知道，他所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珍妃的下落。前几天，太后派人来召珍妃去的一回事，他是知道的，并且还知道她去了之后，已有好几天不曾回来，他不由深深地为了她的安全忧虑着，甚至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他想在从前她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太后即使要责处她，但有他在那里，多少总还可以解劝解劝。现在自己也犯罪了，珍妃还有谁保护呢？只要太后一时性起，珍妃就有千万颗脑袋也不难一齐掉下来。

后来他又想到了隆裕和瑾妃。他知道这两个人是一直衔恨着珍妃的，这一回难保不投石下井的来坑害她。因此他心里更象油煎一样的焦急，最没奈何的是他自己现在已一些权力也没有了，纵然想救护珍妃也不能。

于是他就开始暗暗策划起来。

那些太监之中，一向忠心于光绪的其实也很不少，只是那些年纪小，资格浅的，既够不上替他效劳；而一般资格老的，又是向来不肯担什么干系的，他们固然愿意讨好讨好光绪，然而要他们得罪太后，他们也是绝对不愿的。所以到了这时候，光绪差不多已没有一个人再可以差遣了。

就中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那便是王商。

在光绪幼年,王商已是他最忠诚的一个仆人了。这几年来,他始终做着光绪的心腹,犹如李莲英和太后一般。不过王商平日为人,也很灵活,因此太后对于他倒还并不如何注目。这一次事变之后,太后便指派他依旧率领着原来的一班太监,担任看守光绪的差使。照他的本意,原是不肯这样干的,但太后既派到了他,哪里还能由他自主。假使他一推托,不但太后就会怪他不听号令,而且换了第二个人去,对于光绪也不方便。就为这样,他不得不假装很兴奋地接受了这个使命。换句话说,就是答应太后做看守光绪的狱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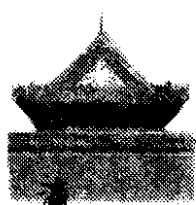
“奴才一定会牢记老佛爷的嘱咐的。”他奉命之后,还故意向太后连连磕头道:“无论如何,奴才决不再让万岁爷跟外边人通讯,也不会让康有为、翁同和这一班人再送什么信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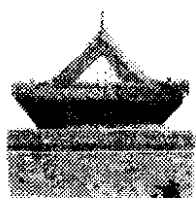
经过了这一番委派与接受,王商居然也算是太后那一边的人了。同时他还在外表上做出许多竭力防范光绪的行动,使李莲英等都把他看作了自己的一党,永不再怀疑他。而在光绪方面,王商是完全跟他话明的,尽管有不少人怀疑王商已经真的变了心,但光绪自己很明白知道这个忠心的奴仆,是永远不会背叛他的。

那时候,光绪精神上的最大的痛苦,是得不到珍妃的消息,他几乎急得要发疯了。于是王商便想出种种方法来安慰他,一面又千方百计的去刺探消息。幸喜他手下也有一班可靠的小太监,随时能够替他出去做刺探的工作,并且他们都很是机警灵活的。不消一天工夫,珍妃的下落便给他们刺探得明明白白了。

原来太后已把珍妃幽禁起来。

这消息虽然也并不好,但多少还可以让光绪宽心一些。他知道太后这一次用的又是历朝祖先遗下来的老法儿,就是把失德的后妃禁闭在一所很偏僻的屋子里,使她终生不见天日,便是俗语所谓“打入冷宫”。





冷宫原不是什么固定的所在,只要是地位偏僻,或年久失修的宫殿,都可以随时改成冷宫。这一次太后用以幽禁珍妃的冷宫,是远在御花园的东北隅的几间小屋子,而光绪所住的瀛台恰正在御花园的极西,彼此之间,至少相隔一二里路,如若光绪要去看她,非但要越过好几重警戒线,而且还得渡过一段湖面。

上面不是已经说过,瀛台是一座小岛吗?这是一些不错的。当每天的清早,太后要光绪出去上朝的时候,对岸才有一条船放过去,让光绪在太后自己指派的几个太监的监视之下上了船,渡到平地上来。及至下午或是傍晚,再用这条船把他渡回岛上去。接着仍把这空船荡回对岸,使光绪无法能够离开瀛台一步。

试想太后的布置既是这样的周密,光绪还能用什么方法私下探视他的爱妃呢?

然而光绪的一颗心也不是轻易肯死下去的。他觉得只要王商以及那些忠于他的太监都肯冒着险,肯替他出死力,那么自己的愿望迟早总有一天会实现的。他想除掉原有的一条船之外,再要找一条船也容易。所为难的是不能打桨或用竹篙,因为要行事总得等晚上,可是一到了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在那么一片静寂里,桨和篙在水面上发出来的声音,都会变得很响很响,只一下子就可以把守夜的人惊醒起来。

这问题几乎把光绪完全难住了。他想了好久,始终想不出可以补救的方法。最后还是他的忠仆王商偶然灵机一动,替他想出了一个十分巧妙的主意。

他也知道桨和篙所发的声音太大,绝对不能使,便想到用绳的一个法子。好在瀛台有一面是靠岸很近的,只要用两条长绳分别拴紧在小船的首尾两端,而把那十来个心腹太监分成两班,一班站在岛上,一班站在岸上,待光绪上了船,岸上的人便一齐用力拖动那绳,同时岛上的人便慢慢把绳放宽。这样,船就跟着慢慢地浮过去

了。待回来的时候,那么就由岛上的人拉绳,岸上的人放绳,虽说船的浮动毕竟要比用桨用篙慢得多,但声音终于没有了。

主意的巧妙固然是很巧妙了。可是万一被别人察见的话,王商和这十来个太监的脑袋,就没有一颗能够保得住。而且渡过了河,还有别的许多障碍,也都得由他们去设法遮蔽,光绪才能安安稳稳地走到御花园的东北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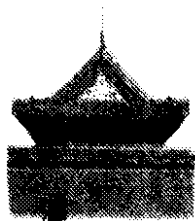
宫内的地面是很辽阔的,光绪到了那边之后,还得费掉许多工夫,才能找到珍妃被禁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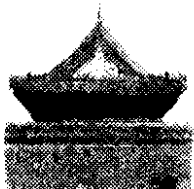
说也可怜,把珍妃那时候的生活,比起普通的狱囚来,实在不会好而只会坏。她所在的几间屋子,是已经关闭了三四十年的破屋,四面又都是园地,至少要百码以外,才可以听到人声。屋子前面的一片石坪里,已经长满了高及檐际的野草和小树,人不容再想走出去,反让它们把光线全挡住了,使屋子里分外显得阴暗昏黑。

但他们并不就想断送珍妃的性命,所以每天的三餐茶饭,还照旧供给。只是菜肴的粗劣和汤水的短少,自然是意中的事。再加这些势利的太监们,明欺她已经失了势,每逢替她端到饭食的时候,脸上总是满布着轻蔑和不屑的神气,更使她感到无限的羞愤。

论到她所穿的衣服,更是凄惨得可怜!除掉在她被幽禁的第一天上,随身所穿的一套衣服之外,隆裕只挑了几套最粗劣的衣服给她,真所谓仅足御寒而已。便是这几套粗劣衣服,她也不能好好地穿着。因为不到十天半月,是没有人肯替她把脏衣服取去浆洗的。而她住的这三间屋子,又是那么冰冷潮湿。所以珍妃当年的没有在冷宫里送命,说来确也是一桩奇事。

我们对于象她这样一位年轻的贵妇人的遭际,一面固然觉得非常可悲,而在另一面却又不得不对她表示钦佩!我们相信她在当年必然是用着极大的坚忍力,来领受这种折磨的。据说她从没有向哪一个太监作过什么询问或是请求,她始终是静默着。虽然她心里





自必也极想知道光绪的近况,和他们俩以后有没有再见面的日子。

她并不希望有谁去探看她,事实上也没有谁敢去。每天和她见面的,只是那几个奉旨监守她的太监,耳朵里还要听到他们嘲笑她,奚落她的许多冷言冷语。

这冷宫所包括的三间屋子,统共只有两个窗,这两个窗的外面,已都钉着一条条又粗又厚的木板。所以屋子里的光线真是暗淡到了极点。还有那可以出入的惟一的门户上,钉着三具大锁,下中上各一具,中间还用一条很粗的铁链连系着。其实象这样坚固的铁锁,有一具已经足够把她禁闭住了,现在竟特别周密地钉上了三具,这意思也就是等于说她被释放的希望是那么稀微了。

当光绪悄悄地走近这一所孤寂的冷宫的那个晚上,情景是如何凄凉啊!那三具比人的拳头还大的铁锁,那么无情地横在两扇门中间,显出了它们最大的威力,使光绪只能望着它们发呆,他所能做到的只有攀在窗子外,凑在那些横钉着的木板的隙缝里,和他的爱人说几句心上的话。直到月亮快横过中天,王商害怕有人要察觉的时候,才把他竭力劝回去,——带着一颗粉碎了的创痛的心。

每夜都是这样。但谁也不知道这一对不幸的爱侣,究竟隔着窗子说了些什么话?

象这样的会晤是欢乐的呢,还是悲苦的呢?也只能让他们自己来说了。不过有一点是极明显的:就是即使在这样困苦的环境里,他们彼此间的爱情还是象火一般的热,钢铁一般的坚固。否则光绪也决不肯让他手下这一班忠心耿耿的仆人,冒着杀头的危险来帮助他走近这冷宫里。

几天之后,光绪已从那口木板窗的隙缝里汇集了珍妃所说的几段零碎的报告,知道她在太后面前已曾受过那么难堪凌辱;而同时他们俩又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知道这一番做作,实际上究竟是谁在那里做鬼。

从此,光绪对于隆裕的憎厌,就一变而为切齿的愤恨了。他把她看做象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时刻在策划着到将来自己恢复自由的时候,怎样去报复她。在他的预料中,太后的年事已经很高了,自己却还很年轻,无疑的,太后必然会在自己未死之前先死,那时候,隆裕便将首先无可逃遁的自食其报了。

他决意也把她打入冷宫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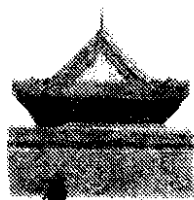
我现在还想再把冷宫的情状说得详细一些,这一种制度当然也是绝对专制横暴的表现。凡被选进宫里去做皇后妃子的女人,就随时可以被打入这种囚牢里去。只要是宫内久已无人居住的空屋,——愈阴暗愈怕人愈好——往往就会被指定改作冷宫。

不论后妃中的任何一人,如其失了皇帝的宠爱,只要有极小一些把柄给他抓住,甚至完全没有把柄也不妨,他就可以把这金枝玉叶般的女人送进冷宫去,使她吃最粗劣的饭食,穿最破旧的衣服,一面还要每日三次的遣派一个太监去数说她的罪恶,这些太监尽可用他们手指直接指在那被幽禁的后妃的脸上,毫不容情地痛骂着她,讽刺着她。她不但必须静静地听着,不但绝对不能回答一句话,而且还因为这太监是奉着皇帝的命令来责备她的,所以她也得象接受皇帝所下的诏书一样的恭恭敬敬地对那太监跪着,一任他无所顾忌地辱骂、讪笑、讥刺。

光绪深深地希望有一天也让隆裕去享受这种不生不死的活受罪生活。可惜后来依旧因为他自己命运不济,到底不曾如愿以偿。

他其余的两个仇人,就是袁世凯和李莲英了。在他的希望里得到自己有权可以把隆裕打入冷宫去的时候,第二步他一定就要把这两个可恶的叛奴斩首抄家。可是后来也因为他并没有比太后后死的缘故,李莲英和袁世凯的脑袋竟都得保住了。

据作者所知道,在满清覆亡以后,李莲英就挟着他几十年来搜刮得的财宝,留在北平,做一个大财主,直到他年老病死。至于袁世





凯呢？那是谁都很清楚的，仗着他劝谏溥仪逊位的一些功劳，竟做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要不是中国的百姓没有兴趣再接受一个新皇帝的話，他的一家也许至今还在皇宫里呢？

现在的人因为看惯了东西洋各国政权，此起彼伏的征象，对于当初光绪在失势以后，甘心受囚的举动，总不免要感觉到太迂腐，太胆怯的。在我们想来，既然太后可以用这样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来黜废他的，那么在后来的许多年头里，光绪也未尝不可以私下召集了宫内宫外的一般真正忠心于他的臣子，来一次反攻击，他为什么始终不动呢？难道他真的只想依靠着天的力量，坐待太后寿终正寝之后再图翻身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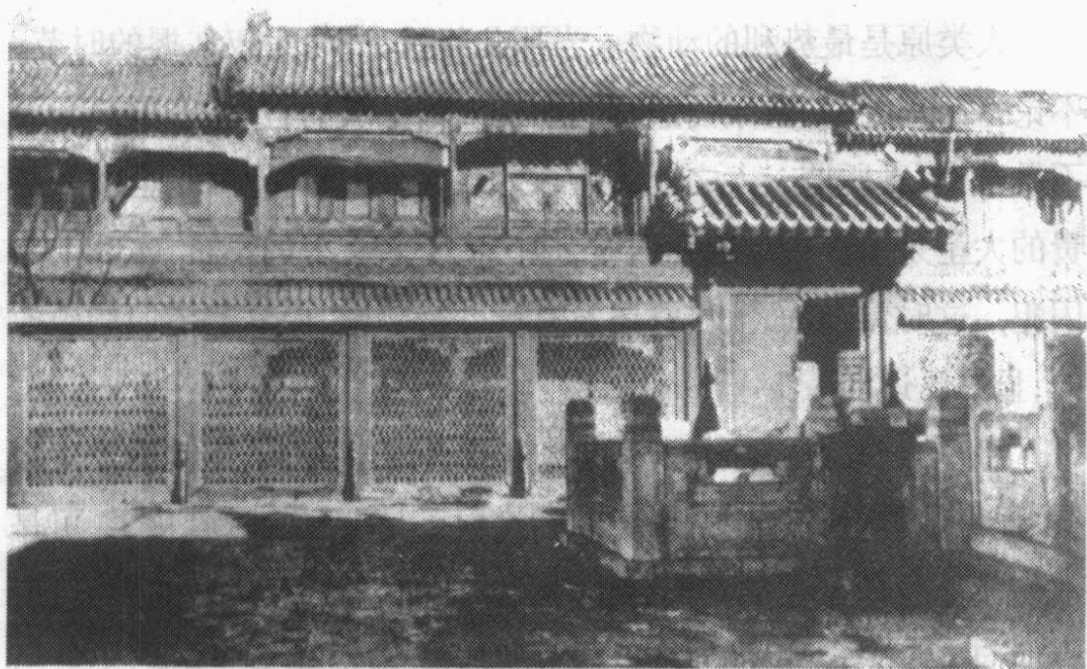
其实情形不是这样简单。光绪自己尽管可以做任何用暴力对付太后的梦想，而事实上是绝对办不到的。非但那时候他和外间廷臣已经完全隔膜，便是一切要图起事所必需的条件，如财力兵力等等，他手内也一无所有。这样他们还能希望他做出什么事来呢？读者不信，可以随便找一个当日曾在北平做过官的人，问一问看，就可知道光绪那时候实在不是不想有所举动，而是无力，不能举动。

试想在一二十年以前，虽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但一般新思想尚未彻底深入人心，那时候一个做儿子的人，凡有一言一动，还得完全听命于父母，不管他是一个讨饭的叫化，或政府的官员，都决没有敢公然反抗父母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一根无形的铁链。几百年来在全体的中国人的心坎上深深地刻镂着，拴锁着，谁能反抗呢？何况在专制时代，做一国君主的光绪，自然更不能摆脱它的束缚了。

所以即使他眼见他的爱人——珍妃——在冷宫里如此受苦，如此被折磨，几乎要刺激得他发狂，甚至使他已下了不惜任何牺牲，誓必要救她出狱的决心。然而他所绝对不能反抗的，还有一个在名义上做他母亲的老佛爷！

足足有两年工夫,光绪每晚从瀛台走往冷宫去探视珍妃,从没有间断过一天。这情形真象是两个锁禁在地狱的冤魂在幽会。他们得不到一些快活,只有相对流泪。窗上的木板和门上的铁锁把他们完全隔断了,永远只能从那木板的隙缝里把彼此心上要说的话传递过去,至多也只能互相拉拉手,表示心底的留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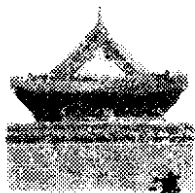
在满清的宫闱史上,珍妃可说是最不幸的一个女人了。她有很好的才貌和德性,从来没有犯过半些罪恶,却活生生地牺牲在无理性的专制的压迫下,为着爱她的主人甘心受死。



囚禁光绪帝的瀛台旧照



瀛台
泣血
记



二九 绝望中的希望

人类原是最势利的动物。当那几年里,光绪大权在握的时节,不论宫内宫外,从皇亲国戚直到朝廷上最低级的官员,有哪一个敢不敬奉他,真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去太后,他就是全国最尊贵的大圣人了。可是曾几何时,他已成了名义上的皇帝,实际上的囚犯。这时候,表面上尽管还没有谁敢得罪他,但真能依旧尊敬他的,显然已逐渐减少了。

皇室方面,有一部分人是向来常在宫内出入的。当政变发生之初,他们虽然看到太后对于光绪的憎恨已是那样的深刻化了,可是他们还不敢断定太后和光绪的感情就此不能再有回复的一天,所以他们见了光绪,仍都装着很恭敬的神气,并无丝毫变化。

因为从他们过去所得到的经验上看,太后这个人的性情是很善于变化的,现在她尽管把光绪恨如切骨,再过几时,怒气总有平下去的可能。何况他们终究是多年的母子,安知将来不和好如初。那么现在得罪光绪的人,不仅徒然招了光绪的记恨,而且也快不能讨好太后,这样愚笨的事,他们怎肯干出来呢?

于是每一个人都抱定了观望的态度，准备再多看看太后的风色行事。

实在呢，太后这一次是早已把光绪恨定了。她认光绪是一个丧尽天良的逆子，袁世凯造的谣言，象胶一样地黏着在她的心头上，使她永远不会忘掉，每逢脑子里想到这件事，她的怒火就会立刻涌上来。她甚至一再地告诉人家说，要她宽恕光绪的罪过，只有等到她自己咽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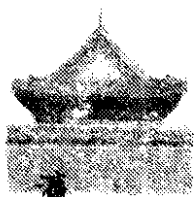
在当初，即使她老人家忍心下一下毒手，真个把光绪杀害掉也是毫不费力的，或者她心里也确曾这样想过。那么为什么终于不曾动手呢？据说这中间是有着两重原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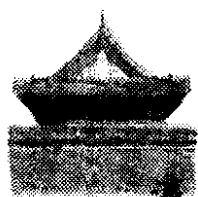
第一个原因，是完全外交上的关系。因为在那个时候，各国政府对于光绪的感情，都比对于太后的感情好，这不仅是光绪主张推行新政的关系，而是他能够懂得一些世界大势，处处知道敦睦邦交，尊重条约的缘故。此外，光绪还能告诫各处地方官保护外国传教士。这也是很使各国感到满意的。

所以在政变发生之后，各国使节屡曾向外交衙门问及光绪的起居。在他们看来，光绪绝对不曾犯什么罪，至多只是跟太后政见不同。为了这一点，许多人都向太后进言过，希望她对光绪的事，切勿操之过急，免得引起各国的干涉。

第二个原因，是偏于心理方面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太后的特殊个性的表现。她时常觉得死刑虽然在形式上是一种最严厉的处罚，但人所受的痛苦只是很短的一霎那。因此她决意要把光绪留养着，让他永远懊悔着自己的过失，以至怨恨抑郁而死。

渐渐地，太后的心已被一般皇亲国戚窥破了，他们知道到了这地步，无论光绪怎样向太后乞罪求饶，她老人家也决没有回心转意的一日了。于是大家都不再顾忌，竟照着中国社会上最势利的一句俗语——墙倒众人推——的方式做起来了。





只要是以前曾经偶尔受过光绪呵斥的,现在不用说,就要在他背后说出一大串坏话来了。就是当初很受光绪青睐的,如今也再不记得了。凡一切足以侮辱他,刺激他的话,他们往往公然在他面前说出来。总之,他们一味只想见好于太后,就不惜把光绪尽情欺凌了。

在这些皇亲国戚的中间,有一个平日行为极卑鄙的小人,更是十二分的可恶,他简直巴不得太后再把光绪的罪处得刻毒一些。同时他也希望光绪永远不再有出头的日子。虽然这对于他自己是并无多大利益,但他为着要在太后面前取得一个比较更重要的地位起见,便决心把他自己这种思想促成事实。

他是谁呢?说来倒也是清朝后半部历史上的有名人物,就是庚子年勾结拳匪有功的端王载漪。

论到什么才学,论到什么识见,端王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的。他一身的长处就在于会做小功夫,会拍马屁,会撺掇人家来上他的当。所以说他是真小人,端的没有屈抑他。向来因为他也是皇室嫡系之一,居然也常进宫来走走,不过地位一些没有的,只偶尔轮到和太后说几句话而已。

太后的为人处事可算是很聪明,很伶俐的了。无奈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太欢喜听趋奉她的话。因此端王便看准了这一点,向她进攻,使她在不知不觉之间,渐渐地对他起了一种信任心。后来这种信任心更愈积愈厚,差一些要和李莲英并驾齐驱了。——其实端王的品性和行为根本是和李莲英同一型式的。尤其是挑拨人家,中伤人家,他们都有一样出色的手腕。

他看到太后心里虽然想根本除掉光绪,而一时没有办法的困难,便有意要献一个策划上去,希望借此更能取得太后的信任。

“事情是不能不格外防备得周到些的,老佛爷。”有一天,他就装着挺严重的神气,悄悄地给太后说道:“依载漪看来,万岁爷的一

颗雄心是不容易死的,将来只要有机会的话,他一定会有更大的麻烦找出来呢?所以最好是咱们预先再来下一着棋子,使他往后越发下手不得。”

这话正是不偏不倚地戳在太后的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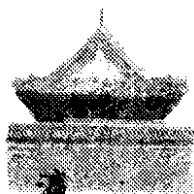
“你说有什么法儿呢?”她不由不很急迫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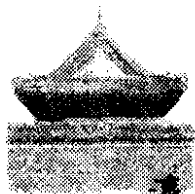
“只要选一个大阿哥进来就好了。”

所谓大阿哥也者,就是满洲人称呼皇太子的代名词。在满清最初的几朝里,册立皇太子的规矩,本来也和以前唐宋元明几代的规矩大致相同。一个皇帝不生儿子便罢,生了儿子,少不得总要选立一个做储君。可是后来因为有几回,曾经为了选立大阿哥的事,险些在宫闱里闹出干戈来;因此到得嘉庆皇帝的手里,便毅然决然地取消了这个预立储君的办法。

其实他自己倒也早就有了一位皇太子了,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并且自从他决定立道光做大阿哥之后,他其余的几个儿子也并不曾起过什么争执。那么他为什么决心要废除这个制度呢?说来是他自己的心病。因为他老人家的寿命活得很长,皇帝尽是一年一年的做下去,而眼看他的儿子道光也一年一年的长成了,虽然道光自己绝对不曾说过希望他老子速死,以便早登大位,但嘉庆心里却难免有些疑虑,惟恐他人大大心大,一旦听信了别人的话,只想做皇帝,忘了父子之情,竟暗暗里干出什么勾当来,岂不可怕!这样他才借着先前雍正弟兄争夺皇位的故事做口实,亲自发下谕旨去,不准后代再选立太子。

从此,清宫里就好几朝不再听到大阿哥这个名称了。无论一个皇帝,生下多少儿子,是一个也罢十个也罢。总之,在这皇帝未曾归天之前,他或他们都绝对没有将来谁可接受皇位的名义。究竟谁能够继承大统,非得待老皇帝临死的时候才有嘱咐,或者等他死后再由皇室中人共同推选。





这种办法在血统上似乎比较容易混乱，但宫廷毕竟是安静了许多。所以日子一久，也就成了祖宗遗下的规章。现在太后如其真要听了载漪的话，给光绪预立储君，那就等于存心要破坏这规章。尽管她老人家的上面，已不再有什么人好责处她，可是朝廷上的御史大臣，京内京外的人民，见了她这种出乎寻常的措置，哪个不要在暗中议论呢！

不过太后这时的心上，却一味只想杜绝光绪再图活动的机会；同时又想再加重他精神上的痛苦。因此她决意不管别人如何反对，立刻挑选一位皇太子进来。

这件事的原则既已决定，第二步少不得就要谈到人选问题。一谈到这问题，端王的原形就现出来了。他竟极无耻地自动向太后建议，愿意把他亲生的一个儿子，送进宫来做大阿哥。他这种借公济私的阴谋，实际上太后何尝不知道。可是这时候她老人家对于端王正在最宠信的当儿，反正她自己也没有什么亲人能做大阿哥，便爽快一诺无辞地答应了。

端王这一番自然是相当的痛快，觉得自己本身虽没有做到皇帝，但让儿子做到了，也是一样的。好在将来的大权，总不会跳出他们父子俩的手掌外去。于是在某一个好日子上，端王的十六岁的儿子，便公然住到宫里来，做他的大阿哥了。——可是太后始终就没有说明，这孩子毕竟算是同治的嗣子呢？还算是光绪的嗣子？只一味模棱两可地含糊着。

然而这终究是一件大事，一件惊动中外的大事。在尚未正式发表以前，宫里头和朝廷上，都已沸沸扬扬的在议论着了。光绪那里，即使没有人敢去直接告诉他，但已经在传播着的风声是遮掩不住的了。后来这消息终于也吹到了他的耳朵里去。

瀛台幽囚生活，加上每天象傀儡似的被牵出去坐朝时的那种难堪的情景，在光绪自己的感觉上，可说是已经受尽了无穷的耻

辱。他倒很愿意让太后爽爽快快地实行废立，或者干脆就杀掉了他。因为他觉得与其长此活受罪，还不如早些结束了的好。不料太后偏又听信了端王的话，下了这一着更使他不死不活的棋子，表面上尽管不是废立，而在实际上却比废立还使光绪痛心。

光绪在先不是有个聊以自慰的想望吗？他瞧太后的年事已高，自己却还年轻，便想静候她老人家升天之后再图翻身。可是现在这样一来，很明显地，他这个愿望也被打消了。只要太后在咽气的前一刻，下谕旨教大阿哥嗣位，那么他又变成了一个徒拥虚名，毫无实权的太上皇了。并且到得那个时候，大阿哥的权势已立，光绪还能怎样奈何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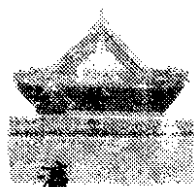
所以当选立大阿哥的消息传到光绪的耳朵中来时，他真是万分的悲愤。假如没有那么许多人守护着他的话，说不定他竟会立刻实行自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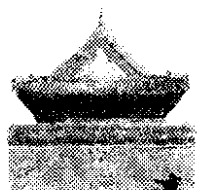
这一晚，他照例又甘冒万险的溜去探视珍妃，一见面禁不住就把消息哭诉她听。虽然珍妃并没有立即晕去，可是她的确呆住了半晌，不能说话，惨白的脸色越显得惨白了。光绪隔着木板望进去，真象看到了一个蜡人一样。

她向来就在为着光绪的安全担忧，从她自己领受到的一切痛苦上推测，她早已预料定太后是不会放过光绪的。这一次的选立大阿哥，在光绪的心目中，只以为是断绝了他后来重掌政权的机会。但在珍妃看来，这就是太后存心要在不久的将来，黜废或杀害光绪的预兆。因此她不由不从心底里悲痛起来，只恨自己无力解救。

“皇上，我想从今晚起，请你千万不要再来看我了。”两个可怜人隔着窗上的木板相对饮泣了好半晌。最后，珍妃才用十分温柔的语气向光绪这样劝告着。她觉得既无力援助光绪，那就万万不能再连累他了。

“为什么呢？”光绪半象明白，半象不明白地问。





“因为太后是不愿意让你上这里来的。所以万一给她发现的时候,你就又添上了一种罪名了。这样岂不是使她老人家可以随便把你摆布了吗?”

她虽然没有直说太后会借此杀人,但光绪也相信这件事假使败露,必然可以送掉他们两个人的性命。至少限度,珍妃必不免一刀之苦。于是他也悲伤得无话可说了。

“至于我呢?”珍妃又哽咽着说道:“活着是这样,死了又有什么可怕呢?前几年,蒙皇上这样的待我,彼此的恩情,在平常人家即使活上几十年,也不曾有如此的甜蜜,在我也的确,老佛爷肯说一句话,杀死了我就能把你放过,那我一定愿意死,刀刚也好,火烧也好,只求她老人家肯把所有的气一齐出在我身上,不再找到你,我死了也还感激她。……”

光绪越听越难受,一只手执住了她的手,一只手撑在外面,两只手同时很剧烈地颤抖着,仿佛在发寒热病似的。

“可是,天哪!照他们现在这样的打算,我真不敢相信皇上是绝对可以安全的,这教我如何能甘心撇却皇上而瞑目?因为这样,我自愿再伴你受罪下去,看他们到底要把我们怎样处置?或者到那个时候,我还可以给你替一次死咧!……不过,我这个地方,皇上,你今后是千万不能再来的了!”

“教我以后不要再来看你,这如何能办得到啊?”光绪十分依恋地说:“假使我心上能够放你得下的话,最初就不用冒着如此大的危险走到这里来了……”

“不,皇上,如今是不同了!以后你千万不可再来!”珍妃却竭力坚持着,甚至她怀疑太后是已经知道了。

说到这里,光绪也就明白了她内心上是如何的忧虑,便答应她从此决不再来。可是到得第二天的晚上,他又把这个约言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当他走近那所冷宫的时节,才想起了昨夜的话。但既已

到了那边,自然没有再退回去之理。而在皎洁的月光下,已使他很清楚地看见珍妃的影子,也早站在那木板窗的后面,似有所待地等着他了。

他们两个人要永远的避不见面,显然彼此都是办不到的了。但太后态度的更恶化,又使他们不能不格外的警戒些。于是光绪便采用了一个折中办法,改为每两天私去探视珍妃一次。

大阿哥是进宫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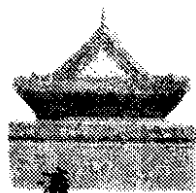
就外貌来说,他倒也是一个长得很清俊的小伙子。身上穿的衣服,不用说,当然是十分的华丽,谁见了都不会说他不是一位皇太子。然而他的举止和行动,却实在太不行了,说话是那么的粗暴、无礼,态度也油滑得可厌,在进宫来过的许多少年轻人们的中间,他可以说是品行最恶劣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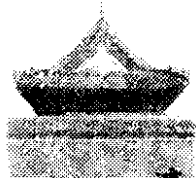
尤其是这一次平地升天似的超擢,使他越发得意忘形起来,眼睛是搬到头顶上去了,仿佛什么人再没有大似他的。一面,宫里头那么许多穿红着绿的女人,也使他感到无限的快意。虽然这些女人多半是专供驱使的宫女,但她们大多很年轻,长相也还不差,因此我们的大阿哥便真象进了众香国一般了。

并且因为宫内素来很少男子的关系,这些年轻的宫女们也正感到生活的单调,既然大阿哥愿意跟她们周旋,她们也何乐而不凑此斗斗趣呢。

从前光绪的品格可就不同了,他虽然也在这无数年轻的女人中间长成起来,但也许是他天性比较端重,也许是翁同和教诲得严正,所以从来没有听说他曾和哪一个女人接近过,尽管他不欢喜隆裕,而在珍妃未进宫之前,他也并不曾欢喜过别的女人。待到珍妃姊妹进宫之后,他的一颗心有了专注的人,便越发不把别的女人放在眼里了。

在端王的家庭中长成的大阿哥,谁能希望他有什么好的品格





呢？当他才得知人事的时候，便懂得怎样玩弄女人了。但在他自己家里，毕竟没有这许多年轻的女人，嫖妓宿娼，又多少要有些顾忌，怎比得宫里头这样的舒服，年轻的女人既多，而自己又是一位未来的皇帝，除了太后便算是最尊贵的一个（光绪是决不在他心上的），只要他脸上略略放出一丝浮滑的笑容，向那些宫女们说上几句风趣话儿，她们就自会一个个地挤到他周围来了。

她们的媚笑，她们的低语，不免又给他增加了几倍的勇气，使他毫无限制地滥用起他的爱情来。自从他进宫不到一两个月，就有好几个轻狂的宫女因奸情败露而受了杀头的刑罚。好在他自己是位大阿哥，同样的责罚是永远临不到他头上的。

不幸的是那些脸子长得比较好看的年轻宫女，她们尽管眼见同伴中已有几个为了和大阿哥私通而送了性命，但经不起大阿哥不断的向她们挑逗，甚至加以威胁，她们便不由自主地又跟他好起来了。因此奸案愈闹愈多，到后来不但宫内的人都已知道了这些丑事，便是在宫外也有不少人知道那大阿哥在里面做的是什么勾当了。

以太后的情报那样的灵通，当然无论如何是不会不知道的。可是她老人家却一味只当充耳不闻，抱定了眼不见为净的主义，始终不想去干涉他。原来太后的性格是最好胜的，她因为这大阿哥的选立是她一个人做的主，如其现在就把他的罪恶揭露出来，别人便难免要说她没有知人之明，对于她自己脸上当然也不好看。

因此，任凭旁边人怎样议论，宫里再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约束大阿哥的。大家想太后都不理会，自己何必要做什么凶人呢！

事情还不止这样咧！宫里头也有几个宫女是跟李莲英或其他有权力的大太监略带些什么亲戚关系的，虽然她们一样私通上了大阿哥，而且一样的被人捉破了，或者肚子渐渐地高起来，自动的把奸情败露了出来。但她们因为有那些大太监的袒护，便不必象别

人一样的被拖去杀头，只好好地放她们出宫去就算了。太后对于这种鬼鬼祟祟的勾当，也一味只当不知，可是宫里少了这几个人，后来竟始终没有听她问起过，这就可见她分明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无非不愿揭穿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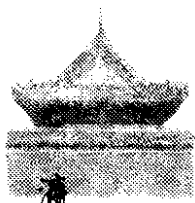
然而事情终于闹到了使她不能再装聋作哑的地步。有一天，某一个年轻的宫女为着做错了一件事情，照例被太后喝人带下去受杖，这原是宫里头极平常的事，一天往往总有三四个太监或宫女挨打。而且照例总是立即就地执行的，先是他或她按倒在阶下，脸贴着地，躺得直僵僵地象一条死掉的鱼一样，然后由行刑的人把他或她的上衣剥去，露出上身的皮肉来，让两支用朱红漆漆着的竹片去和皮肤接吻，轻则十下五下，重则三四十下，常有打到皮破血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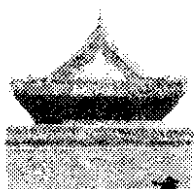
这日那年轻的宫女，少不得也被如法炮制，就在太后寝殿的阶下，被按翻着，一个太监很熟练地把她的衣服解开了。

“哎！”“咦！”她的衣服才解开，旁边的人就忍不住怪叫起来了。这时已经没有人再能掩饰，清清楚楚地瞧见她身上穿着一件大阿哥的汗衫，宫里头年轻的男人目前只有大阿哥一个，而且他的衣服照例也有一些特殊的款式，谁都认得出来。于是一霎那间，这件事把儿事便传遍了一宫。太后自己是亲身目击的一个，这回她是不能再假作知道了。

“把这不要脸的东西砍掉了吧！”她仅仅这样命令着，倒霉的还是被大阿哥玩过的女人。至于大阿哥自己应受什么处分，太后就再也不作什么吩咐了。

太后之所以如此袒护大阿哥，实际上还含有跟光绪斗气的作用在内。因此大阿哥的选立，显然就是她老人家要他进来替代光绪的意思。不料竟找了这样一件没出息的替代品，太后自己就一直在心虚着，惟恐光绪因此要笑她。所以她决意咬一咬牙关，死也不肯





承认大阿哥的不好，依旧若无其事地把他留养在宫里。

这位大阿哥在宫里头先后足足住了两年多，在这个时期里，光绪差不多天天在那里准备着太后要有废立的诏书发下来。其实太后和端王等一般人的本意，也确乎就想把光绪正式黜废，立即拥大阿哥继承帝位。无奈当时有几个外省的大员和各国的公使代办，都几次或明或暗地表示反对的态度，使太后等到底不敢冒昧下手。

但就光绪本身来说，一个徒拥虚名的皇帝，留着也实在没有什么乐趣，他始终仍被幽囚在瀛台里面，做一个不戴枷锁的囚犯。他的爱人珍妃也还不曾得出冷宫一步，只有到晚上，每隔一天或两天，光绪依旧不惜冒着极大的危险，悄悄地走过去探看她，隔着窗上钉的木板彼此说几句体己话儿。

那大阿哥虽然并不曾真正做到皇帝，但他的老子——端王——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毕竟依靠着这一些关系，始终维持了很优越的地位，居然也是太后手下的一个言听计从的红人。

庚子年拳匪之乱的一场焚烧杀掠的惨祸，也就在这时期里由这位老先生慢慢地培养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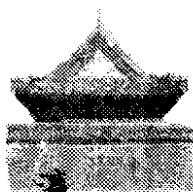
三十 义和拳之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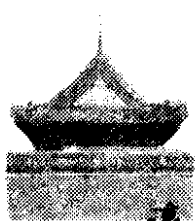
在公历一九〇〇年造成世界史上一件惊人事变的拳民，他们的另一个名称是“义和团”。而他们打的那种神拳，也就叫做义和拳。这件事虽然已隔了三十多年，但无论在中国，或是在外国，依旧还有不少人很清楚地记着。

要问义和团这种组织如何会成立起来，后来又怎样会跋扈到那样地步的缘故，是可以分两方面解释的。

一方面就是本书第二十二章里所讲过的，中国人民不赞成外国教士进入内地去传教，这一点的思想所激起的。因为那时候中国纸老虎已经被拆穿，英法德俄等国，不断地倚仗着兵舰和大炮的力量，在中国予取予求地索什么租借地，开什么军港，而同时，他们那些道貌岸然的教士们，居然还要深入中国内地去讲什么仁义道德。这在中国人民的心上，当然是只觉得忿恨而不会发生什么信仰的。

并且还有一层，其时疆吏之中，象山东巡抚李秉衡，藩台毓贤等一般人，都是十足的书呆子，他们一味只知道忠君爱国，不懂如何可以增加国力来抵御外侮，便妄想利用当地民众仇视洋人的心





理，竟奖励他们在类似组织民团的办法之下，成立了许多似民非民，似官非官，似盗非盗的武装团体来，所谓“团庄会”、“大刀会”、“义和团”、“红枪会”等，便先后出现了。他们且还一致喊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作为他们成立这种团体的宗旨。

以上所说，都是属于第一方面的，如今再要讲到另一方面了。当太平天国覆亡之后，在清军的记功录里，固然似乎是已把这种反抗势力完全铲除了，而那许多有名的一二等的首领，也都无一漏网的被杀死或拿住了。其实何尝如此，太平天国所占领的土地虽被夺回了，他们的实力也确已损折了大半以上，但他们仍有不少的人马用着化整为零的方法，散到各处去。而且其中还夹杂着好多有思想，有头脑的中坚分子，想慢慢地等机会，再来和清朝为难。

这些人的中间有一个叫做李来中的，他原是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侄儿。当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他居然也在乱军中逃得了性命。最初先到河南的白莲教里去混了几时，后来又和山东的某一股红枪会发生了关系。不过他是一个有些学识的人，心里又存着很浓厚的民族思想，念念不忘的要推翻满清政府，所以他才和这种民团发生关系，便立刻想到利用他们来做些大事。

那时这些民团都在练着什么“神拳”，自称可以抵御枪炮，水火不能伤。有的还浑身穿着红衣红裤，入晚高擎一盏红灯，称作什么“红灯照”。一面口口声声地嚷着扶清灭洋，其实他们的本意，无非想借此避免官府干涉，可以畅所欲为而已。

在李来中的观察之下，他何尝不知道这种神拳的不可靠，这种民团的无组织，如何能够跟外国军队对仗。不过他想到太平天国直接举义的失败，便顿时起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策。他知这样胡闹下去，外国人是决不能答应的，那么只要故意把祸闯得大一些，满清帝国还怕不会在外国军队的炮火下毁灭吗？

他既存了这种心意，而他自己又是一个富有知识的人，于是一

切足以开罪洋人,激怒洋人的行动,便在他的精密的计划之下,一桩桩,一件件的干出来了。尤其是山东省内,他们分外的活跃,东边烧掉一座教堂,西边杀死一个教士,闹得各国连交涉也来不及的提出,只有准备兵马,决意和清朝算一次总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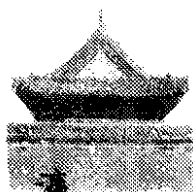
同时李来中等更毫无限制地招收着各地党羽。后来山东一省,几乎无人不习神拳,无人不习大刀了,又无人不仇恨洋人,而且还竭力抵制洋货。只要有人偶尔和外国教士们来往过的,便立即被指为洋奴。甚至穿一件洋布衣服,或带一些洋货的人,都有生命的危险。再加地方当局又袒护着他们,尽管外国人不住地提出交涉,也仍然绝无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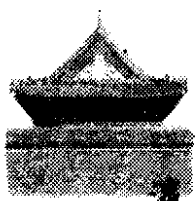
关于这件事,戊戌政变也确乎有着极大的影响。因为康有为等一失败,光绪被幽禁之后,朝内外的官员,为着要讨好太后起见,便处处力反光绪的前政。譬如光绪从前是主张保护外侨的,现在他们就觉得必须仇视洋人,才足以避去新派的嫌疑,才能得到太后的欢心,至少限度,他们再不敢高唱护侨的口号了。因此对于义和团的行动,最明白的人,也不过置之不问,余下的大多反存着同情和袒护的心理。官场中人和团民来往的,更是屡见不少,成了极平常的事。

便是在京内,这种风气也蓬勃一时。后来端王载漪、庄王载勋等一班亲贵,也公然加入了他们的团体,从此更使他们显得声势烜赫,不可轻视了。

端王庄王这两个人,不仅见识是这样的平庸,行为是这样的不检,而且心地又都十分奸恶。他们和义和团联络的用意,实在是想迎合太后的心理,或者侥幸立一些功劳出来,让太后更信任他们,藉以永保富贵。

在这些日子里,义和团的活动已一天一天的猖獗了。但有一点,他们还感到不能满足,那就是朝廷方面对他们尚没有正式的鲜





明的表示,使他们在某几处特殊地带之外,行动上依旧不能充分自由。因此李来中等几个首领,便再三嘱托端王庄王两人代他们去向太后进言,希望朝廷方面能够好歹给予他们一种名义,从此可以不受任何官府的约束。

端庄两王受了他们的密嘱,已曾先后向太后进言过。

“老佛爷,洋鬼子所倚仗的无非是洋枪洋炮,现在的义务团,他们是会打神拳的,枪炮可以完全不怕,要和洋鬼子对敌,委实非他们不可!”某次,载漪是这样说。

“洋鬼子的势力再不能不想法子压一压了!老佛爷。他们现在已处处和我们反对,再过几年,怕不要给他们把天下也夺去吗?常言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招殃。凑巧有这班义民帮助,我们为什么不先下手呢?”又有一次载勋竟是这样激烈地说。

在最初,太后心上还并不十分糊涂,她也知道这种事情关系太大,断断不能轻举妄动。而就习惯方面说,也不容许她擅自更改旧制,把三分象走江湖,七分象白莲教的匪党,直接收编为官军。所以载漪弟兄虽几次进言,结果都不曾得到什么下文。

后来他们自己也知道力量还不够,便暗暗先去向李莲英打通了关节,请他再去向太后说,果然李莲英的说话太后最容易入耳,便答应先派人出去调查。可是要派那些王公大臣既觉过于招摇,若是派一两个太监去,又似乎太轻忽。太后和李莲英商量了半天,才决定请雍和宫里的一个大喇嘛,唤做道行的去走一遭。因为太后素性尊佛,对于雍和宫里喇嘛向来极尊敬,尤其是这个道行,最得她老人家的信仰,所以这一次便想到了他。

太后心中满以为道行总是个有道的高僧,派他去调查,那么义和团的神拳的真假,便不难一望而知了。

其实道行哪有什么法力,无非是一个善于趋奉的和尚而已。李莲英是知道他的底细的,就凑太后差他出去的时候,当面把自己和

端庄两王的意思告诉了他，他哪有不允之理。便兴冲冲地出京去了。

这时山东义和团的大本营里也已得到了消息，待他一到，李来中等一班人自然竭诚招待，忙着请酒请饭，今天领他看操，明天又请他去看练武，直把道行看待得象上司一般。最后，说不定还大大的送了他一注财物，要他回去帮忙。

道行既得了李莲英的嘱咐，又受了义和团的厚待，回京见了太后，还有什么说呢？自然是替他们锦上添花的说得格外声势非凡，仿佛真象神兵一样了。

太后这一番再要怀疑也不成了，少不得龙颜大悦。第二天，就传谕下去，派五个大臣到山东去把李来中等一般义和团的首领接进京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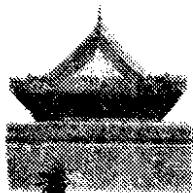
这一来义和团的声势便真的浩大非凡，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除掉李来中等几个首领和一部分拳民立即大擂大鼓的列队入京之外，其余大部分的义和团也逐渐的开始北移，由山东移到了河北省来，算是协助官军保卫京畿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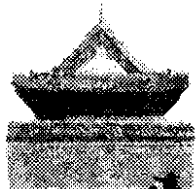
过了几天，端王庄王两人又同时在太后面前说，希望她能够把义和团的几个首领马上召见一次，也好收拾民心。

“不错，我们倒也很想瞧一瞧看，不知道他们练的神拳，究竟是怎么回事？”太后的老主意毕竟还不差，她听别人都把义和团的神通夸奖得这样好，那样好，仿佛天下无敌的样子，心上难免有些怀疑，便顺口说着：“好，就定后天把他们带上颐和园来见我，让我们一起长长见识。”

端庄两王自然很欢喜地答应了。在他们想来，义和团的神拳是绝对可信的，为什么不能演给太后看呢！

实际上也不能笑他们的识见太浅，因为义和团的虚名，在当时确已闹得如火如荼了，谁都以为他们真有什么了不起的仙法，能够





抵御枪炮,甚至水火不侵。朝野之间,几乎到处有人在夸说义和团的神拳,如何厉害。即使不信的人,也会被别人说得信服起来。

同时,他们还口口声声地对朝廷方面说:此番他们的揭竿而起,完全是受了天上玉帝的符命,专为扶助清朝,杀灭洋人,藉以挽回劫运。其实他们无非也是存心逢迎太后的意志,想借此做进身之路而已。

所以当载漪载勋老兄弟俩奉了太后的懿旨,约他们上颐和园去见驾演武的时候,他们是真有些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喜的是太后也肯召见了,从此义和团的威望自可一天大如一天,再不怕任何人干预了;惧的是神拳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所谓不畏枪炮,不避水火,都是江湖上的一些小玩意儿。如今要到太后面前去表演,万一露了马脚,岂不糟糕,但又不敢回绝不去。没奈何只得由几个首领赶紧召集会议,商量如何应付。结果也商量不出什么特别的好方法,只能从几十人中挑出几个手脚最出色的好手,硬着头皮,进颐和园去混一场。

那一天,颐和园是倒真是很热闹的,除掉皇太后和光绪,隆裕等全部出场之外,许多王公大臣,也特地求得了太后的同意,纷纷走进园来观看。

大约在上午九点多钟的模样,端王便亲自引导着李来中等几个首领到了,后面跟的是几十个红衣红裤,红扎额的拳民,有的带着刀枪,有的空着双手,排列得长长的一行,倒很象是赛会里扮出来的角色。

一进园,少不得先由端王等陪同朝见太后。太后看了他们这种打扮,心里已觉得很稀罕。后来又见几个首领之中,还有个年纪很轻,相貌很好的女人在内,不由分外诧异起来!当时也不及细问,只急着要看他们研究施展些什么功夫,便立即传旨下去,教他们就在殿前的草坪里开始操演神拳。

亏得他们前两天已有了准备,此次就比较安定得许多。太后的旨意一颁布下去,李来中便首先跨出来,扬起一面小小的三角旗,站在中央发令。

第一套节目,是两队对杀。他把带来的人分成两组,一组都用刀枪,一组却是空手。待他们把三角旗一挥,双方就开始肉搏起来。日光之下,但见雪亮的刀锋,和明晃晃的枪尖,尽在那些徒手的人的身上砍着,戮着,可是永远不见有一个受伤的。其实这种功夫,无非是熟练的关系,使刀枪的人全是装的空架子,徒手的人又闪避得灵巧,所以根本是不会伤什么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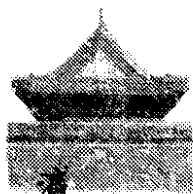
“算了,让他们再换一种演演吧!”太后也许已看破了他们玩的把戏,没有多久,便教李莲英下来传谕,吩咐他们停止厮杀,另换节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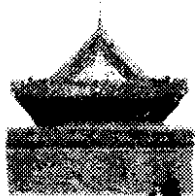
第二个节目是比较精彩些了,只见队里走出两条裸着上身的大汉。由另外三个人把许多画着硃符的黄纸,一层一层地沾到他们身上去,前胸啊,两臂啊,背部啊,全黏满了,并且还在腰里裹上一条浸透水的毛巾,然后打起火石,让那些黄纸燃烧起来,眼见火焰尽在那两个大汉的皮肉上蔓延着,然而他们都象失了知觉一样,既不挣扎,也不喊痛,直到身上的黄纸一起烧成了灰,他们才笑嘻嘻地归队去。

“老佛爷,请你老人家看啊!”李来中透着十分得意的神气,走到殿前去说道:“不是水火也不能伤我们吗?因为我们祖师里头,有一位就是火神菩萨,他也是永远保佑我们的。”

这一幕的确很颠倒了不少人,端庄两王跟李莲英等尤其没口嘴地赞好,只有光绪心里很清楚,他估量他们要不是预先在身上涂着什么油药,便是忍着痛硬挺,决不会有什么真的价值。至于太后呢?一时也还不能全信,只默默地微笑着。

李来中也知道太后决不会就此认为满意的,好在他们准备的





节目还多，便重复跑进场中，举起手来，把那三角旗用力挥舞了一阵。

此番出场的又是全体人马了，先在草坪里列成了一个圆形，只让五六个人站在中央，这五六个人也象方才那两个大汉似的立刻脱光了上身，彼此把胳膊牢牢地挽住着，每个人都挺出了胸膛，直挺挺地站得象一座肉屏风一样，于是站在外圈的人一齐擎起预先准备就的又大又厚的砖石来，没命望他们的上身砸去。

“嘣，嘣，嘣！”声音是那么的清脆，一块块的砖石象砸在石板上一样，砖屑直飞到半空。连坐在殿上的老佛爷也很清楚地听到看到了。照常理说，这样结实的砖石，即使砸到牛的身上，它也未必忍受得起几下。可是五六个赤身的家伙，却连挨了数十下，依旧绝无损伤，且还一起透着很高兴的笑容，仿佛连痛也没有觉得。

“老佛爷，这是十足的真功夫！”端王站在旁边，再也忍不住了，忙抢上两步，屈一膝向太后稟道：“寻常练拳的人，哪里挨得起一下，他们如果没有神道保护，这一会儿可不马上送命吗？”

太后的心渐渐地活动了，她觉得眼前的事实已不允许她再有所怀疑了。

“好吧，你把那圈子里的五六个人带上来。”她给端王说。

端王听了，便堆着满脸笑容走下去，教他们先把衣服穿好。然后随着他走到殿前，一字儿的跪在石阶下。

“你们果然一些都不曾受伤吗？”太后亲自发问着。

“一些不曾受伤。”五六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这时，李来中也赶上来了，忙跪在一边奏道：

“启禀皇太后，我们的神拳不但可以保护身子，便是脑袋上也可以运得到的。不信教孩子们给太后叩头吧。”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那五六个大汉早在石阶上不住地向太后磕起头来，每个人都用足了气力，让他们的脑袋和结实的石阶猛撞

着。只听得一阵扑通扑通的乱响,真象在那里在捣石臼一样。太后虽然见多识广,但象这样不要命的人却还第一次看到,忙来不及地止住道:

“算了,算了,我们已经完全看清楚了。”

李来中也凑势喝了一声,教那五六个人停止磕头,安安静静的俯伏着,等待太后的第二个命令。

“你们说洋鬼子的枪炮也伤不了你们的身体,这话可当真吗?”太后沉思了一会儿,觉得还有这最关紧要的一点没有试验,到底不能完全安心,便故意这样地问。

义和团的初起,第一句就是把“不惧枪炮”做幌子的,李来中们此番进宫,对于这一项表演,哪里会不预先准备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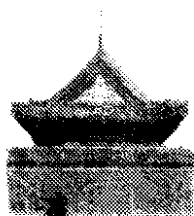
“遵老佛旨的懿旨,咱们就用洋枪来操练一回吧。”李来中一边说,一边喝起了那跪在阶下的五六个人,一起走回草坪去,不消五分钟,几十个团民已齐齐整整的分成两队,面对面的站着,中间约莫隔离三四十丈路,靠东的一队每人都擎着一支土枪,靠西的一队都使着大刀,刀背上全有铁环钉着,挥动时响成一片,听着怪怕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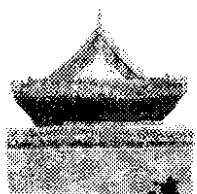
这时候,站在四面看热闹的那些王公大臣和宫娥太监等等,越聚越多了。并且个个屏声息气地肃立着,更使周围的空气紧张了许多。

“孩子们,动起手来。”这一次李来中也不再用那三角旗来指挥了,竟拉直嗓子,狂吼似的喝了一声。

喝声未毕,东面擎枪的一队便乒乒乓乓地放起枪来,四面使刀的一队也索唧唧的挥动起手内的大刀。顿时只见烟雾迷漫,枪声和刀声闹成一片。其中还夹杂着使刀的一队人的念咒声,震得满园子的飞鸟全吓逃了。

这样闹了刻把钟光景,李来中觉得已经足够了,便急着举起旗





子,连珠价地喝道:

“住手,住手!”

众人便立即收了兵器,一阵风似的奔到殿前,分几排向太后跪了下去,一面由李来中上前禀道:

“请太后派人下来验看,可有一个受伤的吗?”

其实方才的声音既响得太厉害,那些土枪里发出来的烟,又来得特别的浓,究竟他们开的是空枪还是实枪?是朝天开的还是向前开的。太后和其余许多人,谁也不曾看清楚。只觉他们演来十分认真,想必不致全是玩的空劲儿。

“不必看了,老佛爷,一个人也不缺,一个人也不伤。”庄王载勋忙在旁边凑趣着说。

太后也就笑微微地点了点头。

“很好,很好,我们都看见了。现在谁愿意告诉我们,这种法力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啊?”她透着深信不疑的神气问。

“是天上的神道,传授给我们的。”阶下跪着的几十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祖师,并且还教训我们,要我们一起替大清国出力,把所有的洋鬼子一起赶出去。”

这一来,太后是高兴透了。便立刻吩咐李莲英去捧出百十来锭银镲子,分给这些拳民,另外又备了许多珠宝和缎匹,赏赐李来中等几个首领。

太后当时正把外国人恨到了切齿咬牙的地步,不论谁能够喊一声“打倒洋鬼子”,她心里就觉得欢喜。这固然是发源于她平常的守旧的心理,但最近为了册立大阿哥的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来各国公使团方面,对于光绪是极有好感的,所以他们一听太后选了端王的儿子溥仪做大阿哥,心里都觉得很疑异,彼此之间,时常在这样谈论着:

“事情来得太蹊跷啊!过去的几年,总理衙门不是已经说过,照

大清帝国的规矩,宫里头是向来不立太子的。为什么这一回又要突如其来地选一个大阿哥进去呢?”

有几位爽快极不留情地说:

“照这个样子看来,难道皇太后真预备把皇上黜废吗?这在情理上似乎太说不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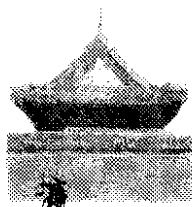
本来太后和皇上间的纠葛,原是不干这些外国使臣的事的,他们言词之间的所以偏袒一些光绪,大部分的原因无非还是为了他们自己,因为光绪的思想和见识,处处要比太后开通得多。同时关于国际间应有的一些礼仪,也很能尊重。无论办什么交涉,总要比太后便利上几倍。而且他第一就不放任民众仇视外侨,使他们无论哪一国的国民都能有一重安全的保障,——其实假如当初光绪果能继续执政的话,非但在华的外侨可得安居,便是中国的老百姓,也必然可以过得较好的日子。至少决不象太后那样的根本不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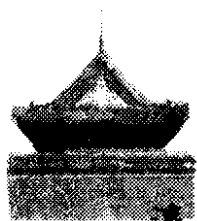
可是这些外国使节的议论,一经传到太后的耳朵里去之后,她老人家如何能服气呢?正相反地,更使她把洋鬼子恨透了。

“我们自己家里的事,跟他们什么相干呢?”她再三拍案顿足说:“我们高兴要立一位大阿哥便这样干干脆脆地立定了,真是一些也碍不到他们头上,真不知道他们凭着什么理由一定要来多管别人家的闲事呢?”

从此,她心里便越发急于要把排外的工作加紧起来。而这一天那些义和团给她说的话也就句句深深地打入了她的心坎,她简直真想不择手段地搅上一场了。

光绪岂不知太后的心意,但他明知说也徒然,只得一直隐忍着,便是在太后兴高采烈地观看那些拳民演武的当儿,他也始终默无一言,直到李来中等一起领过赏,退出了颐和园去,他才感觉到万万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可是他心里也很明白,自己这一次纵然开





口谏阻,已绝对不能再想挽回太后的心了。不过看在社稷面上,看在祖宗面上,他只得拼着再给太后撒一鼻子灰,好歹试上一试。

“亲爸爸。”他恭恭敬敬地跪在太后的面前说道,“依孩子看来,这些人全是一群骗子,他们方才所表演的没有一件不是江湖上见惯的把戏,至多只能哄着人笑笑,哪里够得上出去和外国军队对仗呢?今儿孩子的所以说这句话,决不是为我自己。本来孩子也知道自己是是个有罪的人,再轮不到我说什么话了。但是老佛爷在上,我们能不能仔细的想一想看?如其这些人真是骗人的乱民的话,将来一旦闹出什么乱子来,要他们上前去抵挡既不能,要把一切罪过都委在他们身上又不可。到得那时候,孩子恐怕祖宗的基业就要不保了!”

他大着胆说到这里,听太后尚未立加呼斥,便爽快又直言无讳地补充道:

“所以,孩子要一心一意地恳求你老人家,把这件事赶快挽救过来,载漪和载勋两个人的话,以后是万万听信不得的了!”

这时候,庄王和端王都还不曾走,听光绪这样一说,两个人不由都冷了半截,惟恐太后竟会采纳了他的劝阻,把这件已成十九的好事破坏了。便忙着转了一阵心思,彼此做个眼色,一同跪下去奏着:“老佛爷,载漪们是断乎不敢欺蒙你老人家的。不过听万岁爷的口气,他分明到现在还是偏向着洋鬼子们。换一句话说,就是万岁爷存心不想把他们赶出去,反倒要他们留在这里,象太皇上似的永远管束着我们。”

他们的话都是特地挑正着太后的心病说的,当然句句打入心坎,她不但不听光绪的话,反觉他至今还是一个心向着外边的危险分子。

“哼,依你说,咱们这天下,就白白断送给洋鬼子了吧!”太后冷笑着说。

光绪碰了这个大钉子,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太后并且也不愿意让他多逗留在园子里。话说完,便立刻吩咐王商快把光绪送回瀛台。她几乎已把光绪当作了外国人的奸细,惟恐他偷听了她所商议的话,暗暗去知照外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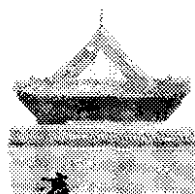
从此,载漪弟兄俩和那一班义和团的首领,便真象脸上涂了金一样,朝内朝外,全成了他们的世界。有几个头脑顽固的大臣,甚至竟有见了这些拳民便叩头作揖。京城里一切法纪,对他们都全部失却了效力,街上只见浑身红衣红裤,背着大刀的人在乱闯,哪个敢和他们碰一碰,不论哪家饮食店,他们高兴时就闯进去吃喝,从来也不给一个钱。撞到外国人时,轻则痛殴一顿,重则挥起大刀,顷刻人头落地。不久就把满清帝国的京城,闹得和毫无秩序的强盗城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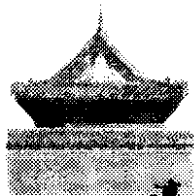
于是光绪心上又看不过了,他每天听王商和别的太监们进来告诉了他外面的情形,便禁不住总要愁眉苦脸地发着长叹,虽然他明知再说也没有用,但在某一天的早朝之后,他终于忍不住重向太后苦劝道:

“亲爸爸,照这些拳民进京以后的行动看来,实在不是好相与的人。即使我们退一步说,他们真有本领,真有力,将来真能把洋鬼子们一起赶出去。然而到得那个时节,他们的功也立了,势头也大了,不是孩子过虑,要说胆小的话,恐怕他们一旦不受了约束,我们就没有方法好收拾。……”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太后已连连发了几声冷笑,瞪着眸子喝道:

“呸!谁要听你的梦话。我们既有本事使唤他们,就有本事约束他们。况且只要我们自己赏罚分明,他们为什么要不听约束呢?依你主意,难道要我们不相信义和团,也跟着你去相信什么康有为,什么保皇党吗?真好没出息的东西!”





“亲爸爸。”光绪偏还不肯屈服，竟又叩头奏道：“保皇党固然不可靠，然而义和团也何尝可靠啊？他们主张新学的人，思想虽未免稍嫌偏激，但多少总还有几分学理上的依据。至于那义和团的神拳，那正是全部骗人的勾当。只听他们口口声声的念着什么佛，什么仙，谁曾见过来？所以照孩子的愚见，这件事还求老佛爷再思忖的好。”

不料太后的个性也是最倔强不过的，她的心里既恼定了光绪，便再也不肯回心了！无论他说得怎样有情有理，她也听不进半句，反觉得他说话里处处含着讥讽，分明有心顶撞，不觉怒火上腾，就把面前的一张桌子拍得震天价响地喝道：

“谁要你这忤逆的畜生多说，不信这一向还把你骂得不够吗？……”

亏得这时候旁边恰好有几个很得太后宠信的宫眷，一瞧形势不好，便忙着上前去劝解，有的把光绪急急推开，有的就想出别的话来和太后兜搭。好容易才把她老人家满腔怒气劝解了开去。然而有此一番争辩之后，朝臣中即使有几个心里明白义和团不是好相识的人，也不敢再向太后进什么忠谏了。一方面端庄两王的势焰更越涨越高，仿佛他们已是支撑全国的大臣了。

记得那年是光绪二十六年，在四五月里，义和团的旗帜就在京城里出现了，一到六月，上面既有太后和端王等庇护，下面又有李来中等几个首领招摇呐喊，京内京外的愚民，顿时就纷纷加入，闹得街道上沸沸扬扬，几乎全是拳民的踪迹，再加他们的手段又来得爽快，撞见一个外国人，拖过来就是一刀，连他是哪一国的人也不问，只杀了就算了。

后来各国公使免不得就要出来交涉。不料主持总理衙门的文年也是端王一党，竟说这是人民的公愤，朝廷未便干涉。各国公使便一面急电本国报告，一面嘱咐自己的侨民暂时不要出门，免得无

缘无故地被杀。

可笑端王等一班老糊涂,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看了这情形,便高兴得了不得。以为外国人果然见义和团害怕了,自己这一番举荐得人,功劳必然不小。便等不及的把李来中等邀来,大加奖励,允许他们即日奏知太后,再发内库上的金银绸缎出来犒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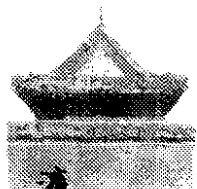
李来中等听了自然也是非常的得意,忙在团内传谕下去,教他们的徒子徒孙继续努力,好成此大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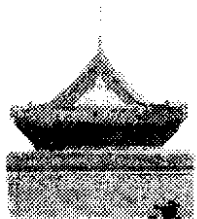
其时外国人都再不敢再走到街上来了,以致他们虽还整天地挥舞着大刀,却不免已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于是几个胆子最泼的家伙,竟不顾一切地直杀进外国人的住宅里去,见人杀人,见狗杀狗。末了还加上一把火,连屋子也替他们烧掉。

此风一开,别的团民哪有不跟上来的。从此只要是一宅洋房和或者比较新式的屋子,他们便不管里面的主人是谁,——假定是中国人便被指为汉奸,——都得冲进去杀一个痛快,烧一个痛快。休说邻近百姓没有谁敢去救护的,就是官兵方面,也只当不知道一样,完全取的旁观态度。

这是外面的情形,再说宫里头,那是更可笑了。一般无知的小太监们,因为瞧太后心里欢喜义和团,也就大为兴奋起来。不知道他们打哪里找来几个拳民,竟私下在颐和园里大伙儿学打神拳。好在李莲英是和端庄两王一气的,见了反觉欢喜,哪里再肯禁止他们,只有光绪一个人偶然在园子里撞见了,心中未免大大不快。可是他至多只能约禁他自己手下的一班太监不去同流合污,哪里管得着余下的一群呢。

最妙不过的要算是端王的儿子溥儀,——那个被太后选作大阿哥的小伙子。从他进宫以后,太后虽也特派徐桐和崇绮两个大臣做他的师傅,教他读书习礼,可是他那野马般的性格,怎肯受此管教,所以任凭两个师傅如何用心教导,他再也不能有什么长进,闹





了几个月,还是两眼漆黑,一肚子的草包。

不料他正经的书虽不高兴读,稀奇古怪的神拳倒觉得非常有味。不久自己头上就扎起红绢来了,浑身上下,也改了红色的短衣短裤,胸口上还挂着几张神符,打扮得象拳民一样。便是他手下的几个小太监,也一律改成拳童装束,整天随着他在宫里东窜西突,大呼小叫,完全失了做大阿哥体统。光绪见了他,正不知道还是笑的好,哭的好。他原是根本不把光绪放在心上的,背后还常常骂他是汉奸,骂他是洋鬼子的徒弟。直到有一次给太后亲自听见了,面上觉得太不好看,同时也讨厌他那副野相,便借题发挥,教人打了他几十下皮鞭,从此他才稍稍敛迹些。

再说外面的义和团们,更是越闹越凶了,光绪虽又一再向太后谏阻,同时太后平日最信任的军机大臣荣禄,也大大的不以此举为然,屡向太后力谏。无奈太后听了端王等一般人的混话,先入为主,竟一概置之脑后,满心只望义和团能够替她把洋鬼子杀干净了。

于是大祸终于闯出来了。

一天德公使克林德正为着本国侨民屡被杀害的事,又去找总理衙门说话。不料才行到半路,就撞着义和团,他们哪里还管得他是什么公使,一瞧见便拦住了去路,偏逢这位德国公使也是倔强性儿,两下一别扭,有个拳民叫做安海的竟挥起大刀来,把他的脑袋砍下了。他们就提着这颗头去向李来中们报功。李等又据情转报端王庄王。这两位太爷一听,明知事情有些不妙,但仗着一股蛮气,哪里就肯软化下来,只得没口嘴地说:“杀得好!杀得好!”

可是他们尽管糊涂,荣禄却还是清楚的。他听到了这消息,便气急败坏地赶进宫去报告太后。这一来可把太后也吓坏了,忙传端王进宫问话,他们自然就老实承认了,那个载勋还死活不知地说:

“老佛爷,不相干的,凭他是公使也罢,老百姓也罢,反正总是一个洋鬼子就完啦!”

光绪那时也在太后旁边坐着，听庄王的话，实在说得太荒谬了，忍不住就抬起头来，怒形于色地驳道：

“你这是什么话？一国的公使，就是一国君主的代表，如今你们把他杀了，德国的君主岂肯干休吗？眼见又要引起一场战事来了。”

端王听光绪驳得凶，便爽快使出蛮性来道：

“要开战就开战好了！咱们有了这许多会打神拳的义民，不怕枪炮，不怕水火，不管他们有多少洋兵来，保管来一个杀一个，怕他们不弄到上表求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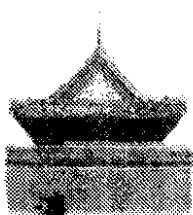
荣禄此时也听不过了，不等他把这起野话说完，早跪上去向太后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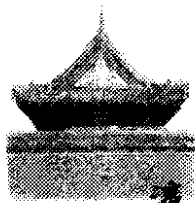
“话虽如此说，太后也千万不可大意！那些义和团虽然忠勇有余，无奈训练的时候毕竟还不够，上起阵来，谁敢保得他们必胜。依臣的愚见，还请太后以国家社稷为重，赶快传旨下去，调儿处兵马来，准备开仗，如若他们拳民愿意打头仗的话，就把官兵调来后援，这样多少可以稳妥些。”

太后比较上还是最信任荣禄的，这时听了他的一片话，也多少有些清醒了。便连连点头道：“不错，不错！”一面忙着吩咐军机处拟了一道上谕，飞电各省督抚，教他们统兵入卫。

在各国方面，本来早已纷纷调动军队，准备要来一个武力解决了。待到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的消息一传出去，战事当然已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而英俄德法等八国的军队，也先后开到了，于是天津的大沽炮台便立刻成了八国联军进攻的目标。

这时，那些义和团们倒果然并不退缩，而且很勇敢地自愿抵挡头阵。在他们迷信神拳极深的头脑里，真有不少人以为自己的神咒是可以抵抗得住枪炮的，所以待外国兵一到，他们便蜂拥而出，嘴里念着咒语，一面把手内的大刀舞得沙唧唧地乱响，打算直扑上去。不料外国兵的大炮才发了几弹，他们这一边已是血肉横飞，尸





如山积了,也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会死的。

他们的首领一瞧情形不好,便忙着卷起了那“扶清灭洋”的大红旗,没命价地逃跑了。还亏后面尚有大队官兵,才得勉强把炮台守住。

这一仗打过之后,官兵方面少不得就要把义和团的神拳如何不可靠的事实飞报上去,荣禄是早已料到的,所以一得到报告,便立即进宫面奏太后。同时光绪也再三的在旁谏劝,希望太后立即约束拳民,一面跟各国讲和。可是太后的心思已经紊乱到了极点,一时竟再也下不出什么决断来。

“老佛爷,请你千万不可听信荣相的话。”待荣禄和光绪离去之后,端王等一班人忙又不顾天日地哄骗太后道:“这是外面的那些武将想抢夺义和团的功劳,才故意制造这种谣言的啊!奴才们也是天天有消息得到的,只听他们说杀了多少洋兵,谁也没有说义和团打过什么败仗,可见全是不确的。何况据许多人报告,荣相如今也吃了洋教了……”

到了这时候,太后自己也知道已成了骑虎之势了。她虽然相信荣禄和光绪都不至于故意制造义和团战败的消息来哄骗自己,但那一天,在颐和园里试演神拳的情景,至今还深深地遗留在她的脑海中。因此她又觉得义和团应该是不会被外国兵杀败的。即使第一阵稍有挫折,终究还不致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再加她瞧端王庄王等一班人的话,说得又是那么斩钉截铁,好象都有一百分把握的样子,于是她只得很温和地答道:

“既然你们说义和团没有打败,我们的心也就放了。不过你们要知道,这一次跟洋人开衅,实在都是你们几个人的主张,我只望你们个个尽心竭力地替我争一口气,别给那些维新派人笑话……”

“太后只管放心,那些义民是一定靠得住的!”端王等自然也

只有硬着头皮，先在嘴上安慰她一阵。

隔了两天他们不知打哪里听来一个消息，说义和团在琉璃河打了一个大胜仗，把八国联军中的一支日本军队杀得落花流水，片甲不回，因此已大大的挫了联军的锐气。这在端王庄王们的心目中，自然是深信不疑的，当下就赶着进宫去向太后报捷。说话的时候，少不得还要加倍的夸奖一番。太后自己又得不到什么准确的消息，听了哪有不信之理。便马上传旨下去，着内库发出大批金银缎匹，派人送到前线去慰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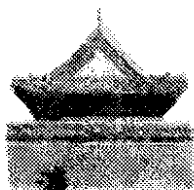
留在京内的一伙义和团，得到了这信息，不由得也格外得意起来。一面加紧攻打东交民巷，一面四出搜刮钱财，不管是什么皇亲国戚，到这时候见了他们，也只有退避三舍，差一些不让他们打进了皇宫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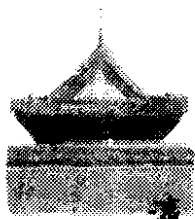
然而事实终于在很短的时期内揭晓了，外国兵仗着优势的炮火，不但杀败了乌合之众的义和团，又且把清朝的几支正规军也攻破了。安居深宫的太后，这一天，自己也清清楚楚地听到了炮声，联军的铁蹄已经密布在北京的郊外了，任凭端王等有多少嘴，也不能再说得太后相信，他们并没有打败仗了。

现在光绪的预测果然就应验了。

那些义和团的拳民，本来中间有十分之六七是盗贼出身的，哪里能遵守什么纪律。打了胜仗，或许还要好些，一打败仗，那是真正糟透了。他们先在保定逼着直隶总督裕禄索饷，这裕禄答应稍迟，后面的外国兵就追上来了。几个义和团的领袖一发狠，竟迁怒裕禄，放把火把他们的衙门烧了，还着实揍了他一顿。虽然还有他的一班手下人拼着死活把他救出了保定，可是他毕竟因为受气不过，就在半路上自尽了。

再说在京城里的许多拳民，自从得到了他们的同党屡战屡败的消息之后，已早就准备着要溜了。但他们觉得仅仅空着手溜出





去,未免太可惜一些,存心还想大大地劫掠一票才走。因此,他们先是逼着端王庄王两个人要饷,弄得端王等没了办法,只好连连的向他们作揖求饶。一面也调他们手下还有千把名“神虎营”的卫兵来保护,才使拳民不曾真的动粗。

不过这样一来,京里的老百姓就倒霉了。这时还有谁能约束这些义和团,只得任凭他们到处放火劫掠。两日夜间,差不多已把京里比较殷实些的人家全烧到了,全抢到了,最后他们才凑八国联军没有把京城团团围住之前,一阵鸟飞鹊乱地走了。

直到这个时候,京里的火焰和京外的炮声,才把太后的头脑完全吓醒了。可是宫里的秩序已开始大乱起来,许多小太监都忙着三三两两地逃出宫去。外面的警报也一阵紧似一阵,第一个来说董福祥马玉昆的兵抵挡不住,京城看看将破,已很够使太后吓得魂不附体了。不料第二个报信的又来说,这一次各国已动了公愤,非一直杀进皇宫,生擒太后和端王庄王等人决不干休。这几句话是更把太后吓软了。还亏光绪多少有些主张,到底不忍坐视,便上前说道:

“亲爸爸,再不能迟疑了!快把荣禄和载澧等一般人召进来商量一下,看看到底有什么办法没有?”

这才提醒了太后,忙叫李莲英等几个大太监赶快出宫去,把这些大臣一起召了进来。

“混账东西,全是你们出的好主意!”端王庄王等一走进宁寿宫,便被太后兜头啐了一口唾沫,戟着双指骂道:“今天的事情全坏在你们这几个混蛋的手里,现在洋兵是杀来了,你们那些宝贝的义和团也走了,我看你们有什么脸来见我……”

说着她自己就放声大哭起来了。端王等本来都是毫无主意的糊涂人,他们也何尝不知道这祸都是他们闯出来的。但要他们想个收拾的办法,哪里能想得出来呢?况且一进来,就给太后一啐一骂一哭,更把他们完全吓昏了,没奈何只得一起跪在地上,你看着我,我

看着你，半晌没有一句话。

“事已如此，请太后不必过分的忧急。”还是大学士徐桐的胆子比较大一些，便首先开口说道：“依臣等的愚见，不妨请太后皇上仍照前一次的办法，姑且往别处去避一避再说。”

太后听了，一时依旧打不定主意。便向荣禄看了一眼，意思是要他也出些主张。

“臣瞧外国人的行动，还不致如何野蛮，只要现在赶快停战议和，太后和皇上都不需避往外边去的。”荣禄似乎很有胆量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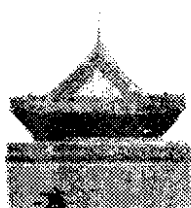
太后便把这三个人的话细细想了一会儿，自己心上毕竟有些害怕，而且城外一声声的炮响，使她实在再不敢留在京里了。于是最后她就决定了这么一个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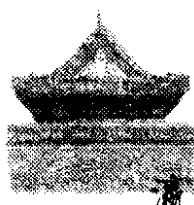
“我和皇上是一国之主，究竟不能不谨慎一些，我们决定暂时就上西路去避避。至于京里的事，既然荣禄你能够相信洋人是文明的，就着你留在朝上，和他们商量，怎样讲和，一切随你瞧着办吧。”

众大臣瞧太后主意已定，也不便再言，就纷纷的散了。

这一天，宫里头真是忙够了，太后一面急急督率着李莲英等把各种最贵重的东西包扎起来，一面还要支配谁该随驾出京，谁不必跟去。因为时间已极仓促，而交通器具又不多，所以她老人家只打算带最少的几个人，凡为她看作无关紧要的，都被抛弃掉，任凭他们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

凑这个天造地设的机会，死不饶人的李莲英，又想起他和光绪的旧恨来了。照他的打算，最好是撺掇太后把光绪也丢在京城里，坐听他去给外国人羞辱，甚至送命。然而这一点他是明知办不到的，太后就第一个不放心让光绪留下来。她担忧外国人见了光绪，会帮助他另外树立起一个新的政权来，把自己推倒。所以她是死活要同着光绪走的。于是李莲英便想到了珍妃，他觉得不得已而求其次，也就很够光绪难堪了。





珍妃是始终被禁闭在冷宫里。不过因为光绪还照例常去探看的缘故,所有外面闹的一番把戏,她已完全知道,只有最后这一出京的计划,为了太后才决定,光绪还不曾来得及告诉她。

在光绪的私心里,正有三种方策在考虑着:第一种方策,就是让太后把他留在京里,和外国人折冲。这倒并不是他真想借用外力来恢复他自己的政权,而是想凑此把珍妃释放出来。——在太后没有归天之前,他已经决定不作任何政治上的企图了,他惟一的渴望就是拯救他心上的爱人。——第二种方策,他打算恳求太后怜悯珍妃的生世,好歹也把她一同带着逃走。第三种方案,也就是最后的一种方策。他希望凑着大家在纷乱不堪的当儿,打发王商或别的心腹人悄悄地去厚贿了那几个看守冷宫的太监,私自把珍妃放了出去,让她自寻安身之地。

不料正当他在这三种方策里迟疑不决的时候,李莲英已怀着一片杀心,抢先向太后动问道:

“奴婢把所有随驾的人全安排好了,现在就剩珍贵妃一个人,不知道究竟该怎么样?老佛爷。”说到这里,他又极狡猾地找上一句道:“我们现在多带一个人,就多一些麻烦。”

太后偏又不能马上听清楚他的话,半晌不做一声。

然而她老人家可并不是在那里为珍妃的生死打算。老实说,她这时候已给城外八国联军所发的大炮声吓昏了,再加残余的义和团在四处放火焚烧,墙坍屋倒和风助火势的种种可怕的声浪,都不断地传进她的耳膜来,使她真有些昏迷了。

她的一生中,由于她个性的坚强,手腕的泼辣,的确可以说从来不曾知道过什么是恐怖的滋味,现在她才尝到了,她为了厌恨新党,为了深恶光绪的推行新政,无端迁怒到了洋鬼子们的头上去。可是洋鬼子们现在把大炮一搬出来,就不由她不害怕了。更从这害怕的心理上面,激醒了她的理智,使她自己也感觉到过去的一番措

置,诚然有不当的地方。

在这忧惧愧悔的心理交并之下,她一时竟想不出李莲英所发的这一问是含着什么意思。

于是李莲英更走得靠近她一些,重复地问道:

“老佛爷,那个珍贵妃应该怎么办呢?她虽是一个女流,但心肠是怪狠毒的,把她留在京里似乎也不妥当吧?”

这几句话一说,太后固然是听清楚了,便是连旁边的光绪也惊得出了一身冷汗。

“亲爸爸,请你开恩吧!”他不顾了一切,跪上去连连碰头奏道:“好在咱们一路总得备车,决不致就会多她一个人的。”

太后听了这两个人的话,并不就说什么,先低着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毅然嘱托李莲英道:

“把她带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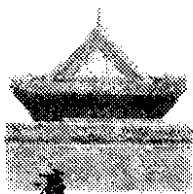
李莲英料得事情已有几分希望,便急带着几个小太监奔出去了。不一会儿,幽囚了好久的珍妃便给他们象押解一样的簇拥来了。她原有的那种美丽的容貌,活泼的身材,已经早就完全消失了。只见满头又长又肮脏的头发里,隐约透露着一张惨白的瘦脸,就是在嘴唇上也找不到一丝血色,浑身的衣服是破旧得比宫里最下级的宫女还不如。如其走到街上去,谁都会当她是一个丐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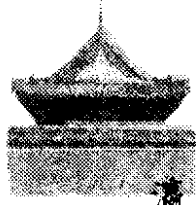
光绪每次去偷看她所能望见的只是她那憔悴的面部,又且在黑夜里,也不能瞧得怎样清楚。这时看见了她的全身,心里不由痛得象绞一样,恨不得把自己的衣服立刻脱下来替她披上去。同时那醋伤了心的隆裕却说说不出的快活,她还在暗暗地诅咒道:

“从今以后,看你还能把我的丈夫夺去不能?”

瑾妃毕竟因为是同胞姊妹的关系,看了她这种狼狈的情景,心里也不免好生凄惶,深深地懊悔自己当初不该帮着隆裕和她吃醋。

最奇怪的要算是太后了,她最初为着怜念珍妃的境遇大半与





自己从前相同的缘故,虽然隆裕们一再向她搬弄是非,她老人家还是很同情她。但在戊戌政变以后,她因为一心认定她是撙掇光绪背叛自己的主犯,所以着实恨透了骨,这时一见她的面,怒火不觉又升上来了。

“这个天下,是你给我们搅坏了,现在洋兵已经杀来,咱倒要问问你,可有什么主见没有?”太后故意这样的问她,可怜的珍妃哪里知道太后的本心呢?还道她老人家真的要她参加些意见,便披肝沥胆地说道:

“老佛爷,这是不妨事的,只要找几个熟悉些洋务的人出面,教他们去跟外国人讲和。照孩子看来,这回事一定马上可以和平解决的。”

“哈哈,好得很!你要我们找熟悉洋务的人,还是依旧请你举荐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出来吧?”太后一提到心病,顿时又把怒气增加了一倍,她只是觑定着跪在地下的珍妃冷笑。

这时,珍妃也知道形势十分不妙。但她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自救呢?没奈何只有浑身索索地抖着。

“老佛爷,咱们的时候可也短得很呢,这一回炮声越来越响了,再不起驾,恐怕就要误事了。”李莲英知道时机已经成熟,哪里再肯放过,便又凑在太后耳朵边说道:“这个珍贵人的事,交给奴婢去办吧!奴婢是早就想得一个很好的办法了。”

光绪越看越急,忙又跪上去抱着太后的膝盖哀求道:

“亲爸爸,亲爸爸!可怜可怜她吧!她实在一些没有罪过的。如果你老人家真不愿把她带着逃走的话,还是放了她,让她自己去逃……命吧!”

“放屁!她是宫里的人,谁能轻易放她出宫。”不料太后竟是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一面又向李莲英点了点头。

这一点头就等于是说,他的话她已经核准了,凭他去办吧。李

莲英得了这一个暗示,可真高兴极了,他觉得光绪的爱人如今是可以任凭他怎样摆布了。这对于光绪自然是一个极大的羞辱,而且或许还会把他自己也一并气死呢?

当下他就绝不怠慢,立即指挥两个太监,先把珍妃的双手绑了,他自己也把衣袖撸起,恶狠狠地揪住了珍妃的长发,径往殿外拖去。珍妃知道是无望了,她爽快咬着牙,一句话不说,连脸上也不见有半点泪水淌下来,真象一个从容就义的忠臣一样。

可是光绪怎样受得住呢?他不由放声大哭起来了。一面还没命的喊道: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他几乎想扑上去,把珍妃抢回来。然而他的心腹太监王商却深恐太后动了怒,连光绪的性命也不保,便舍死忘生的把他抱住了,其余的人也忙帮着劝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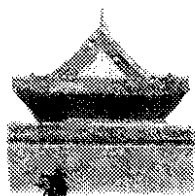
就在这一发千钧的时节,好个聪明的李莲英,既不用刀,也不用绳,竟干脆的就把珍妃一下推往了殿前的一口大井里去,犹恐不死,接着还连连丢下了三四块大石头,然后才挥着双手,得意洋洋地走回来。

这等于是就在光绪面前结果了他爱人的性命。他差不多马上就要发疯了,猛可把双手一挥,竟出其不意的把拉住他的许多人全挣脱了,他飞步望那大井奔去,决意也跳进去追随他的爱人。

“快把他抓回来。”这一下连太后也吓呆了,忙从座位上走下来,拼命地喊着。同时,那些太监也追到了光绪,一窝蜂似的把他拿住了。

“你这样儿还象一个皇帝吗?天下好看的女人多着咧,有什么稀罕呢!”太后半象叱责,半象劝慰地向他高喝着。

光绪欲死不得,惟有抱着头痛哭,任凭太后隆裕等怎样忙碌地收拾一切东西,他连看也不要看一看,直到长行的车马都端整好,





王商等几个人才用尽了气力，把他簇拥上了一架车子，随同太后一起西奔。

这件事把光绪的心整个的击碎了，他从此失却了他的灵魂，变得完全象木头人一样，从北京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北京，他只随着别人上车下车，吃饭睡觉而已。

这件事把光绪的心整个的击碎了，他从此失却了他的灵魂，变得完全象木头人一样，从北京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北京，他只随着别人上车下车，吃饭睡觉而已。



珍妃旧照

这件事把光绪的心整个的击碎了，他从此失却了他的灵魂，变得完全象木头人一样，从北京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北京，他只随着别人上车下车，吃饭睡觉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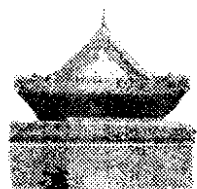
这件事把光绪的心整个的击碎了，他从此失却了他的灵魂，变得完全象木头人一样，从北京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北京，他只随着别人上车下车，吃饭睡觉而已。

三一 皇室出亡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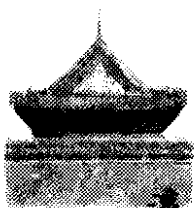
宫里的排场，向来是一直专讲阔绰和奢靡的，这一次的出亡，虽然太后已决定只带最少数的人马和一些最贵重的细软，但就是依着这两个原则办到，最后算一算，应该同去的人已经也在一百名以上了。行李辘重，更不知道收拾了多少。太后透出一种万分依恋的目光向四周看着，恨不得把宫里所有的一切东西，全捆起来带着走，至少是她自己的一部分。

就为这样，他们所需要的车马便一再增加，最后竟加到了极大的数量。最可笑的是李莲英等一般人，依旧张牙舞爪地骄横得了不得，一忽儿嫌这辆车太旧了，一忽儿又说这匹马太瘦了。他们手下的那些小太监也凑着这股势儿滥作威福，这个先把马夫打了一顿，那个又向驾车的逼索什么软垫，有的是嫌坐在骡车的木板上太硬了，太不舒服了，一路嚷的嚷，骂的骂，闹得不成局面了。

太后自己是向来最讲究享受的，如今这样匆匆地驾着骡车出走，她心里自然是万分的委屈的。所以李莲英等这样不顾一切，还要讲排场，讲舒服，她看了不但不以为忤，反觉得都是应该的。



流
台
泣
血
记



光绪在旁边看了这种情景,却禁不住又气又恼。但别人的事他的权力既管不着,同时他也不愿意去管他们。因此他只对自己手下的一班太监很恳切地责劝道:

“你们要明白,这一次我们的出京,可以说完全是一种逃难的性质,不比国家太平的时节,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游玩,那自然可以摆出一些大排场来,处处还好讲究讲究舒服。现在我们只是想逃得性命就够了,怎能不勉强吃些苦呢?假如我们依旧象平日一样的招摇过市,我想不但要给后面的那些洋兵耻笑,便是我们自己的老百姓,也不免要在背后说我们呢!”

经他如此开谕之后,他手下的许多太监,果然就安顿了许多,大家再不喧嚷,只默默地催着车马赶路。

当动身的时候,太后听了李莲英的话,已和隆裕瑾妃等一般人全改了平民的装束,浑身穿着蓝布衣服,一些首饰也不戴,上下不分地混在车子里面,希望一路不致有人瞧破,免得发生危险。惟有光绪一个人却绝不可介意的照常穿着皇帝的服装。

他的惟一忠仆王商,心里早就想劝请他学着太后一样的改装了。不过在动身时为了珍妃的事件,光绪的精神已失了常态,使他有话也不敢向他说,直到大队人马趲行了一日之后,凑大家都在打尖的机会,他便特地找了一身青布衣服来,向光绪说道:

“万岁爷,如今的地面上是非常的不太平,护驾的兵队又少,奴婢瞧着,实在觉得很危险。并且据许多人说,从前线败下来的拳民已经追上来了,要如真给他们认出了皇上的话,他们难免也要啰唆一番,那时真教奴婢们死活不得了。所以照奴婢的浅见,现在还是请皇上也象老佛爷一样的暂时换一身装束吧。穿了这种衣服,坐在车子里面,绝对不会有人瞧得出来了。”

“不。”光绪表示极坚决地拒绝,脸上透着一丝怪惨淡的笑容。“为什么呢?到现在,我还是大清帝国的皇帝啊!做一天皇帝,就得

穿一天皇帝的服装,我又不曾做过什么对不起人的事,谁会来杀害我呢?”

王商也知道他心里有万分的怨抑,再劝是没用的,只得收起了那身青布衣服,很忧郁地退下去了。

其实光绪的意思,不但是说洋兵也不是我去惹来的,义和团也不是我召来的,他们要杀人,自有别人该给他们杀,绝对轮不到自己;同时,他心里还有一重意思,那就是说:我的爱人也给他们杀死了,反正我活着也无聊,就让洋兵或拳民迫来杀死了我也不妨。

的确,珍妃一死,光绪便把自己的性命看得比鸿毛还轻了。他非但不听王商的话,改换服装,并且还不愿意象太后他们那样的蜷伏在车厢里。他只图解闷,爽快毫无遮掩地高高坐在那驾车的人的旁边,他把国仇私恨全丢过了,故意堆着极散淡的神气,一路观望四面的野景,象一个在旅行中的诗人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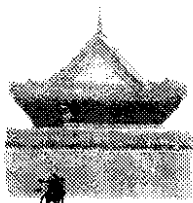
他这种过于随便的行径,倒把那驾车的人吓坏了。他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东西,配和当今的皇帝并肩接臂地坐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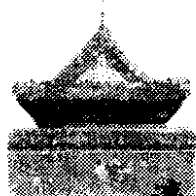
“啊!皇帝老爷,这个小人是万万不敢的!”起初,他简直吓得无从再驾车了,慌忙从车上跳下去,就在泥路上不住地磕着响头,一面哭笑不得地说道:“你老人家欢喜在这儿坐,小的就下车牵着骡子步行一程吧!”

“不用怕,你坐上来有什么关系呢?”光绪透着极和气的态度说:“这么长的路,我们怎好让你步行着去。”

然而这个忠诚的小百姓,哪里有此胆量呢?他真的挽起了自己的衣角,抢在骡子的一边,要实行徒步驾车了。

光绪看他可怜,要想就此缩进车厢里去,好腾出座位来让他,却又受不住那种气闷。没奈何只得跟王商商量,叫他去给那驾车的说,千万不必害怕,好好地依旧坐到他旁边来吧。随便怎样,决不会怪罪他的。





王商虽不很赞成光绪这样抛头露面,但也体谅他心里的烦闷,觉得让他坐在车外多少总可以舒散一下,况且太后和李莲英们的车子都在前面,不致就会见到,便真去向那驾车的说道:

“你一些不用害怕的,我们这位皇上的性格和别人不同,向来不讲究这些,你还是好好的依着他上车去,保管他只有欢喜,不会着恼。”

那驾车的还是不肯,后来王商没了办法,只得哄他如若不上车的话,光绪反要砍掉他的脑袋,他这才战战兢兢地爬上了车子。

偏是越这样,光绪越欢喜他忠厚朴实,一路上竟不断地和他攀谈起来,或是指着一座山,问问他的地名,或是瞧着地下,问问他这一年的收成。最初,这驾车的自然还不大敢开口,往往待光绪问两句,他才回答一句,后来他瞧光绪的态度实在和气得比他在乡里所见的地保皂隶还好说话几分,心中才觉得活动了许多,说话也渐渐顺利起来。他们越谈越投机,阶级的束缚,竟完全打破了。不知道的人真会当他们是两位老朋友的。

中国自有皇帝以来,象光绪这样彻底平民化的,恐怕历史上再找不出第二位吧。

以那时候的交通设备来论,他们这一次的内地旅行,累的是的确受得不小了,一二十天大车上的颠簸,以及一路上吃的麦饭,躺的没有什么锦被绣褥作垫衬的土炕,真使这一群享惯了富贵荣华的凤女天孙,一直从心底里苦起来。

尤其不同的是在平常时候,逢到太后皇上要出门一次,地上先得改换一番面目,那就是把黄沙铺满在地,或他所经过的道路上,作为特别标记,而在这条“御道”的两旁,本来住着的人家或店铺,都得从上一天起就把窗户紧闭,以免窥看。至于本来不住在两旁的人,自然更不许随便走近来了。这些都是在御驾未出发以前,先由当地的官员办妥的。可是这一次事起仓猝,太后和光绪临时才决定

出京的,这样费事的布置,哪里来得及呢?

所以这一次就造化了那些沿路的老百姓们,他们听得太后和皇上的车驾将在他们那里经过,便个个兴奋得了不得,老的扶着小的,男的引着女的,都纷纷拥到了大路上来,争先恐后地想看一看,所谓皇太后和皇上两个人究竟长得比平常人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

起初,那些护卫的禁兵,还想装威作势的把他们吓退下去,但一来是恐怕反要肇祸,二来瞧他们手里都捧着酒食之类,似乎也不能过于推却他们的好意。反正这些酒食,太后和皇上是决计不会吃喝的,接收了下来,无非便宜了他们。因此一任那些老百姓闹闹嘈嘈地拥到车辆边来,他们再也不加驱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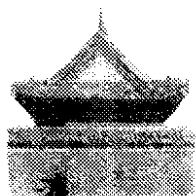
太后和隆裕等几个人是始终躲在车厢里的,虽然她们也知道这些老百姓们,决不会有什么歹意,但她们总觉得很害羞,不好意思走出去领受他们的厚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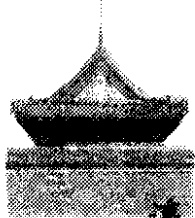
这一天,他们的车马又行到了某一个村镇上。不用说,无数的乡民照例又拥了过来,使他们不能不略停一下,以便接受那些乡民所送的礼物。其中有一个年轻的乡村少妇,一手抱了自己的孩子,一手提着一篮鸡蛋和许多糕饼之类,恰巧挤在光绪所坐的那一辆车子的旁边。对于她,一个皇帝应该穿些什么服色是绝对不知道的,而且他瞧光绪高高地坐在驾车的人的左边,这哪里象个皇帝的样子呢!

她就一心把他当作了宫里的太监,竟老实不客气地把那竹篮授给了他。

“这一些小小的东西,是我特地送给皇帝的。”她透着怪忸怩的神气说道:“东西虽小,可是在我们家里,就剩这一些算最好的了。请你瞧瞧看,皇帝和他的妈妈会不会受我这些东西呢?”

光绪心里,虽觉得好笑,却不愿自己说破,便点了点头,吩咐那





坐在他后面的太监道：

“给她几两银子。”

那乡下妇人怎肯接受呢？忙连连地摇手道：

“不要！不要！我们并不是想讨皇帝的银子才来的，我们只是要孝敬我们的天子，钱是一个也不要的！”

光绪便忍不住向她笑了一笑，顺便还和她兜搭了几句，问她手里抱的孩子是男是女，今年几岁，她丈夫在哪里……那妇人也只当他是一个太监，就毫无顾忌地回答着，直到驾车的人继续把车子赶动。

待到光绪已过去了四五丈路，后面有一辆车子上的太监，便一齐对那妇人做了个鬼脸，异口同声地问道：

“你知道方才和你说话的那一位是谁啊？”

“想必也是在宫里当差的人吧。”

“哈哈，他就是我们的皇上啊！”

这妇人听了，几乎吓得把手里抱的孩子也落下来。

“啊，这教我哪里会想得到呢？”隔了好半晌，她才自言自语地说道：“一个皇帝竟然高兴和我说话，而且神气又是那么的温和，难道我是在做梦吗？”

一路上，光绪始终是这样不分阶级地和他的老百姓周旋着，也许是他个人遭到了极大的创痛之后，对于宫里头的一班人已全无好感，所以见了这些忠厚朴实的老百姓，便越觉得他们的友谊的可贵。这时太后也没有心绪去禁阻他，虽然她是向来最讲究“阶级”和“上下”之分的，但此番因为国家遭了这样的大故，她心里多少也觉得有些惭愧，便特地把光绪放任一下。

这样，光绪是更自由了，他往往会从车子上跳下去，跟那些老百姓们杂在一起（当然多数的老百姓是不知道他是皇帝的。天南地北地谈论着，喝他们的茶，饮他们的酒，吃他们带来的糕饼，完全把

自己也当作一个老百姓一样。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二十年的皇帝,只有这一次才能不经过那些善于文饰的官员的传递,直接听到民间疾苦。从这一点上,他又产生了一个理想:以为这一些真切的认识,将来如若能重掌政权的话,一定可以帮助他格外多做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业的)。

对于许多前来迎接他的官府,他竭力禁止他们不许作各种靡费的供应和无谓的礼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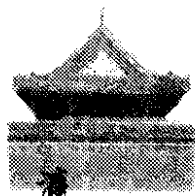
“现在不是铺张扬厉的时候,我们毋庸讳言,这一次我们的出京,完全是一种避难的性质,仿佛失却了老巢的鸟一样。所以绝对不必再象宫里那样的讲究什么排场,讲究什么尊严了。”他用极爽快的语气给那些官员说道:“我们如今别无他求,只望一路上能够多和我们的老百姓亲近亲近,知道一些他们的痛苦,减少一些他们的压迫,总要希望他们先快乐,然后我们才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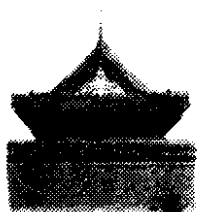
那些官员听了他的话,嘴里虽然诺诺连声地答应着,心中却不免暗暗纳罕。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光绪竟有着这样一副民主主义的新头脑。

光绪也不管他们的反应如何,只觉得这一次的能够亲自和民众接触到,实在是很难得的机会。他并且也知道要是没有这一番义和团的祸乱发生,他就永远不会得到这种机会。而在这一遭以后,这种机会也就永远不能再得的了。

不久他们就到了西安,不论规模大小,终究也算草草地布置了一所皇宫起来。然而他再也过不惯先前那样的幽禁生活了。溱太后在忙着办理拳民这件变乱的善后事宜的机会,他往往带着王商和其余几个太监溜出宫去,随便在城里或乡下闲走,处处留心察访民情,往往就在酒楼茶馆中坐上半天,不拘形迹地和任何人搭谈着。

象这样足足有两年时间,他对于当时民间的一般生活状况,差不多已完全看到了。使他觉得无论吏治方面、赋税方面、教育方面,





真有许多必须改善的地方。同时不觉又燃起了他一颗已死的雄心，他相信只要一朝有机会的话，他决计有把握可以让他的老百姓减少许多的痛苦。

假使有人以为这一个时期太后的所以放任光绪的缘故，仍是为了任用义和团失败后由羞愧而引起的觉悟。或者是她老人家杀死了珍妃，心里对光绪多少觉得有些过分，因此特地这样宽厚起来，那真是大大的错误了，太后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立大阿哥，用义和团，惨杀珍妃，她都知道自己是干错了，可是她的固执坚强的个性，都不容许她自己认错，或者进一步的忏悔，反使她存了一种蛮干到底的用心。

她对于光绪的行动，越是不加干涉，暗地里却越是注意得周密。他的一言一动随时都有人去报告她，渐渐地，光绪心中所蓄的一些极可怜的愿望，已经全让她猜到了。但她还是不动声色，只暗暗盘算起来，在肚子里草就了一个将来如何对付光绪的计划。

依我们后来的猜想，在太后那时候的心思里，不露锋芒的杀机，必然已逐渐的透露了。

袁世凯给光绪所造的一篇谣言，真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最可怕的一篇谣言了。即使事隔多年，太后的心里还时刻牢牢地记着光绪曾经有过一番企图伤害她生命的动作，所以她无论如何也不肯饶恕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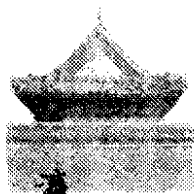
不过我们仍有些怀疑，不知道当太后每次看到光绪那一种愁眉不展的情态时，她老人家的心里，会不会想到这个年轻人的一生的幸福——权位与爱情——是完全断送在自己手里的；同时这个年轻人在名义上永远是她的干儿子，并且在他小的时候，她也非常钟爱过他。

三二 结束他辛酸的一生

太后在逃出北京的时候,总以为不久就可以回去的。不料这一次的事件,竟几个月,半年,一年的迁延下去,直到她足足在西安住满两年,交涉才算办妥,京里的秩序,也逐渐恢复起来。

在这一个时期里,留在北平代表满清政府和各国磋商和议的大臣,名义上共有三位,第一个就是太后最亲信的荣禄,第二个是李鸿章,第三个是庆王奕劻。可是在这三位之中,荣禄的资格虽老,识见虽高,但一向没有办过外交上的案子,充不得正场。那庆王更是毫无所长,只混在里面凑数而已。所以重心其实都在李鸿章一个人身上。

论到李鸿章办理外交的经验,当然是相当丰富的了,他的为人也比较干练机警。可是这一回的事,却实在使他感到很棘手。第一是对方太多,各国纷纷提出主张,满足了这一国,就不能不敷衍那一国;第二是中国的纸老虎已经戳破,已完全到了任人宰割的地位,外交官说话没人撑腰,他的话还有什么力量呢?但李鸿章既已受了朝命,少不得只有舌敝唇焦地和各国公使折冲。无奈他这时候年龄已





此

市

福

壽

经很大,一方面昼夜辛勤,苦思焦虑,一方面又不免为着自己的国家忧愁。因此和议讲得快要成就的当儿,他就精力不济而死了。

荣禄和庆王两个人没有了李鸿章的提调,哪里还能和外国人办什么交涉呢?结果只得委委屈屈地把人家开的条款,全部接受了下来。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丧权辱国的《庚子条约》。

别的损失且不论,单是一笔赔款,就大得骇人,直到现在,中国人民还在那里担负着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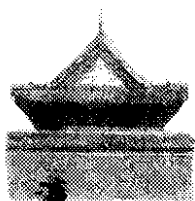
太后对于国家的损失,原是不很在心的。一听到和议已成,北京秩序已恢复,他们可以依旧回京的消息,心里就高兴得了不得,忙教李莲英出去和几个随驾大臣商议,赶快择日回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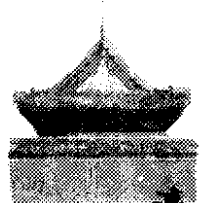
可笑她老人家已不记得来的时候是什么光景了!竟又顺着老脾气,不顾一切地铺张起来。先从西安坐銮舆到大同,然后改坐罩着绣龙黄幔的火车,威威武武地到了京城。那种气派象是一个皇帝出征边蛮,得了胜仗奏凯回京。

光绪的心里自然是万分不赞成。他觉得越是这样铺张,便越是出丑得厉害。因此,他只默默地坐在火车上,半些兴致也没有。当他想到宫内的各处景物时,不禁又想到了他所心爱的珍妃。现在外国军队是退了,宫里的一切,据说也已收拾如旧了,可是他的爱人,却已不能复生了。仅仅这一点,已使他感到这次回京的无味。

火车终于把他们载到了北平。在进城的路上,光绪略略把坐辇上的丝罩拉开一些,想看看都中别后的风物。不料一连看到了好几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外国兵,荷枪实弹地在街上走着,或是在城墙上站着,使他立刻感到一种不能形容的耻辱。可是他们那时候的安全还在这些外国军队的手掌里握着。任凭他们怎样耀武扬威,光绪和太后又有什么办法呢?

就在这种羞愤交并的心理下,光绪垂头丧气地踏进了他的故居。他瞧宫里的建筑倒十九还完好无恙,便是他以前天天带着珍妃





听戏的那个偏殿,也并没有改变。所差的只是再没有知心的人伴他听戏了。

最使他伤心触目的就是李莲英用来淹死珍妃的那一口井。虽然上面已盖了石板,堆了泥土,但在他自己的幻觉里,依旧象有一个张大着的井口,在吞下他的爱人去,几乎使他晕倒在它的旁边。

再说我们的太后,一路上固然是非常的高兴。可是到了京里,一方面看到了那些外国人的傲慢的气概,一方面渐渐地算明白了这一次损失的约数,心里不觉也好生难受起来。虽然有不少的王公大臣,福晋命妇之类,欢天喜地的进来朝贺,她却再也提不起什么兴致了。

在议和谈判未成之前,端王等一般引荐义和团的人,已给各国政府指为祸首,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了。就是那个大阿哥——端王的儿子——溥儀,也因动作粗鲁,行为越礼,触了太后的怒,仍把他撵了出去。所以回京之后,宫里已不再有这些人的踪迹。而光绪的地位似乎也因大阿哥的黜废而重复巩固起来。

还有一点,光绪是应该感谢这一次的变乱的。就是他个人的行动,从此可以比较先前自由一些。因为太后尝过了一次外国人的滋味,已经害怕到了极点,深恐幽禁光绪的事给他们得到了风声,又要向自己提出什么交涉。

对于光绪,仅仅黜废大阿哥和恢复一部分的自由,他是依旧不能满足的。无论如何,他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傀儡式的皇帝,什么权力都没有,充其量只在每次的祭祀大典中露露脸而已,这岂是一个有志气的人所能忍受的呢?因此他心上始终存着一个希望,他相信太后是决不会活到一百岁以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毕竟终有实施他做皇帝的职权的一天。而他久已策划着的各种为人民谋福利的善政,也就可以一一推行了。

然而他自己的心里,虽这样想,太后却一时哪里就会寿终正

寝？况且光绪的本心，也只希望太后在享尽天年之后再归天，并不希望她老人家在短时期内暴卒。所以在太后活着的时节，他只有耐着性子忍受。

悠长的岁月，象蜗牛一样爬过去，一年，两年，都在极愁苦的光阴里消逝了。光绪的生活是永远枯燥得象一个和尚，他自己也不欢喜人家去亲近他，日常总是一个人默默地静坐着，追想过去和珍妃在一处生活的乐趣。

有一天，他忽然告诉那一直忠心于他的太监王商：

“昨夜我在睡梦里见到珍贵人，她向我笑，伴我说话，真象她还活着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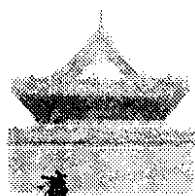
王商是最懂得他的心事的，他自己虽然一向不说，王商也知道，一直在挂念着珍妃。如今他明明白白地说在梦中见到珍妃了，那可见他心里是如何的在渴想着她。于是王商便向他建议，说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喇嘛，道行很高，能够役鬼驱神，使已死的人的魂魄来和生人接见，象活着的一般无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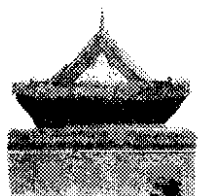
“如若皇上真想见一见珍贵人的话，奴婢可以悄悄地出去，把这位大喇嘛请进宫来。”末了，王商带着怂恿的口气这样问他。

光绪对于神仙佛祖，向来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但这一次实在因为他过于的想念他已死的爱人了，便立即采纳了王商的建议，派他出去宣召那个大喇嘛。

这一夜，天上正刮着大风雨，那会使法术的喇嘛和尚就在光绪宫里卖弄起他的神通来。他教光绪屏声息气地在一张盘龙椅上坐着，自己就打坐在地板上，屋子里什么灯火都没有，只插着一支香，发出极微细的一线火光。王商和其余的太监都已避往了他处去。所以除掉风雨声和殿角上偶然吹动的铃声之外，四周都笼罩在死一般的沉寂里。

当晚那个喇嘛究竟使出了什么神通来，珍妃的灵魂有没有冒





着大风雨吹到光绪的面前？那是永远只能当着一件疑案了。别人所能知道的，只有第二天早上，看见光绪的一双眼里，似乎减少了几分愁思，神气之间，仿佛很满意的样子。

不用说，这件事自然是瞒过了太后做的。其实在这时候，太后根本已没有什么精神来监视光绪。因为她老人家已经病了，国事的棘手和年龄的增长，终于也使她进入了每个人所不能避免的老倦的阶段。最近，她除掉还能进些饭食之外，一切的政事，都已完全不问，每天只在宫内服药将息。

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的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账，不如还是让自己先下手的好。经过了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

“近来奴婢听许多人说，万岁爷的身体很不好。”凑某一个机会，他就悄悄地向太后说，语气是非常的奸猾。“奴婢愿意去瞧瞧他看，或者可以使他的身体好起来。”

他这一串说话的深意，当时太后究竟有没有听清楚？实在没有人敢断定了，但为稍存忠厚起见，我们不妨姑且说她因为病中精神恍惚，所以没有窥测到李莲英的真意。

就在李莲英说过这一番话的第二天，光绪便好端端地也害起很厉害的病来了。当下少不得就召御医进宫诊视，无奈他们谁都想不到其中会有下毒的阴谋。诊下他的脉，一个也说不出是什么病症。只得随便煮一些开胃安神的药让他喝喝，只有光绪自己心里是明白的，他料定必是给李莲英在饮食中下了毒，存心要谋杀他。但李莲英究竟下了什么毒呢？应该怎样才解救得转，他就无法可想了。

那时只有一个人是可以救他的，那就是太后，可惜太后到底不曾出来干涉。于是她就在无形中帮助李莲英达到了目的。

不到两三天工夫，光绪便渐入弥留状态，非但侍候他的人都知

道他已经万无生望,就是他自己也不作重生之想了。记得后来曾有一种传说,指光绪在病重的时候密嘱他兄弟载灃(即后来的摄政王),替他报仇。要他把袁世凯和李莲英两人明正典刑,以泄自己之恨。可是这话似乎并不确,因为后来醇王摄政之后,袁李二人都依旧安然无事。

皇上眼看已不中用了。王商等一般心腹太监便忙着替他更换好一身簇新的龙袍。原来照迷信的说法,一个人临死时所穿的衣服,便是他灵魂所穿的衣服。所以皇帝必须要穿龙袍,好使天上的神道见了,也用接待皇帝的仪式来接待他。

一霎时,皇上病危的消息已传遍了六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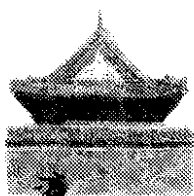
其时,太后的病情也已到了同等的阶段,但她的神智还很清楚,她默默地躺在自己的病榻上,等待着她从小看他长大的好孩子的死讯。也许那时候她还不曾料到自己的生命,也只剩短短的一天工夫了。

消息传到了隆裕的宫里,这个可怜的满怀怨毒的妇人,始终是孤零零地独处着,她的丈夫已经疏远了她好几年了,她似乎只记得光绪还是当年领着她同在御花园中游玩的一个小孩子,就在这种神思昏乱的情况下,她急急赶到了光绪的宫里去,身不由主地长跪在他的面前。

光绪还隐约地可以看到隆裕的影子,耳朵边也还能听到她所说的种种忏悔的说话,但他已经没有精神回答了。同时心里也不愿意开口,只紧紧地合住着双眼。就在这时候,旁边的人都看到他脸上现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象这样的笑容,以前是只有珍妃能够看得见的。

他到底不曾再睁开眼睛来。

在辛酸悲苦的日子中,过了三十多年,光绪皇帝终于抛却了尘世,重新升到了天上去。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EzMjk4Mjh54Cb5Y+w5rOj6KGA6K6w5YWJ57uq5bid5q+V55Sf6KGA5rOq5Y+yLnppcA==",
  "filename_decoded": "11329828_\u701b\u53f0\u6ce3\u8840\u8bb0\u5149\u7eea\u5e1d\u6bd5\u751f\u8840\u6cea\u53f2.zip",
  "filesize": 28766719,
  "md5": "85cb015129b24ec712086a70fe98280b",
  "header_md5": "71f372f925e8ffdb314f30d375ab2ebc",
  "sha1": "3b3f6b902faa93a2afdb1be40656d3a519d81ca0",
  "sha256": "be80fff61d0c137e9b7ceb404d39d4dc2c916289032deb904ddd364a47b19676",
  "crc32": 2481713776,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9873661,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363,
  "pdg_main_pages_max": 363,
  "total_pages": 375,
  "total_pixels": 143105228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